武俠世界

第33年

27

$15.00

編者話

蕭顯先生所著「龍躍深淵」是「飛龍琴劍」之續篇，文中描述漢武帝死後由權臣霍光來扶劉弗陵登位，霍光極力排除異己，派密探、死士不遺餘力剿殺太子黨的殘餘份子，紀靖找尋親生父母，和情侶吳小欣雲海東渡，巧遇雙親朱蝶兒、紀無希，而劉進也從民間找回劉詢，暗中扶助劉詢登位……個中情節複雜曲折，引人入勝，不可不讀！

*　　*　　*

西門丁先生所著「杜一非傳奇故事」之「劍寒脂香」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西門丁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迂迴曲折著稱，深受廣大讀者喜愛，新作刋出，切勿失諸交臂！

歐陽雲飛先生所著中篇故事「豆腐大俠」也由今期起連續刋載，故事情節風趣、幽默，生動活潑。

另有馬騰先生所著「彭城恨」；揚子江先生所著「虎穴三日」，多篇名家佳作，呈現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剃刀J」。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7期
(總號16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故事集

龍躍深淵

蕭顯·文
可飛·圖

易容喬裝　千里尋親

「無心少俠」紀心靜，與「一指判斷，乾坤大道」雲中客分手後，便繼續她的尋人路程，一路出關而去。

荒廟驚魂一夜，偷襲她的人是誰？為甚麼偷襲她？她不知道。救她的人是誰？當今世上，除了那天殺的、負心人紀靖外，誰會懂得「無為劍法」？

這偶然邂逅的「一指判斷，乾坤大道」的算命先生雲中客是誰？為甚在最兇險時，總會忽然出現在她的身邊？她不知道。

這一切的疑問，誰也沒法回答她。

因為誰也不知道「無心少俠」紀心靜到底是誰？

還有，那歷盡磨難、終於練成「苦難無為神功」，既又愛又可恨的「無為大俠」紀靖，到底隱身於何處？

所有這些，誰也不知道，只能順着故事的發展去領會了。

＊　＊　＊

「無心少俠」紀心靜，自然便是那位出自官紳之家的千金小姐吳小欣。

當今世上，身藏武林至寶「玉蟒琴」，能夠以內力彈奏「幻影蓮花琴譜」，更以自身的冰雪聰明，大討當世兩大怪人——琴魔、棋怪歡心，終於領悟「琴棋劍法」精義的人，除了吳小欣，簡直便尋不出第二人了。

吳小欣騎着烏騅馬，沿南盤江北岸的崇山峻嶺向東而行，越過北盤江，來到一處叫桑郎的小鎮。

剛進鎮口，便見一位店小二模樣的漢子打量了她一下，恭敬地說：「少爺是否姓紀的？」

「紀心靜」——吳小欣愕然道：「你怎知我姓紀？」

店小二喜出望外道：「果然你便是紀少爺，小的沒看錯，請紀少爺到敝店住宿。」

吳小欣心道：這店小二好精明，竟事先打探了人家的名姓，便搶先拉生意了！

吳小欣道：「小二哥，貴店叫甚名號？」

店小二道：「敝店叫悅來客棧，這鎮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吳小欣奇道：「既然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你又何必巴巴出鎮口搶生意來了？又沒人與貴店競爭！」

店小二搖頭道：「並非搶生意，而是紀少爺的朋友付了銀兩，吩咐小的在此等候少爺駕臨。」

吳小欣更奇道：「我的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叫甚麼名字？」

店小二笑道：「紀少爺是男的，那朋友自然不會是女的啦！因為女的替男的付錢開客店住宿，小的幾十年尚未碰到。那人把少爺的酒菜、房租、馬料費，全部付了，他對少爺你可細心極了！他還特別打賞了小的一兩銀子，要小的好好侍候少爺！來，小的給你牽馬了。」

吳小欣見問不出個究竟，心道：是誰與我開這玩笑，難道是爹爹的朋友？還是弟弟吳正？但與他們已失散了多時，爹爹又不幸身亡了，世上還有誰知道我這落難女的行踪呢？

轉念又暗道：罷了，反正有人照料，又並非自己開口，就算他認錯了自己，弄錯了，也是他的事，與我無涉！他若存歹心，哼哼，只怕他便找錯人了！

吳小欣這般思忖，便乾脆不想那麼多，跟店小二上悅來客棧去。

吳小欣見店小二果然替自己留了一間上房的客房，心中又奇又好笑，道：「小二哥，我那朋友呢？」

店小二道：「他已走了很久了。」

吳小欣道：「他已走很久了？」

店小二道：「是呵！他留下銀子，吩咐小的幾句，便走了。」

吳小欣忍不住又道：「他姓甚麼？有沒留下字條？」

店小二搖搖頭，道：「他甚麼也沒留下，他是你朋友，姓甚麼你也不知？怎地反問起小的來了？」

吳小欣無言以對，一會又不放心道：「小二哥，你莫非認錯人了？」

店小二道：「絕對不會，少爺的朋友把少爺的面貌、穿着、馬匹顏色、姓氏，均告知小的，小的還會認錯麼？少爺，你若沒別的吩咐，小的這就給你端酒菜來，好麼？」

吳小欣道：「隨便，但小二哥，你若認錯人，搞錯那可怪不得我！」

店小二自負的一笑道：「小的閱客無數，絕不會看錯客人的。」

不一會，店小二便把酒菜端上來了。

有鷄有魚，有名貴的小菜，甚至還有火腿，這均是吳小欣最喜歡吃的。

吳小欣更驚奇了，顯然店小二並沒認錯人，因為若非那人吩咐他，他如何知道自己的口味？

但這人是誰？吳小欣卻百思莫解，她心中道：除了爹、娘、弟弟外，世上還有誰會知道她喜歡吃甚麼？

這人卻如此細心，又如此清楚，他到底是誰？

誰也無法回答她。

吳小欣想了一會，也就不去想了，因為她的確肚子餓了。人的肚子餓了，不管男與女，

都必然不會再思索，吃飽了再說。

但一連十幾日，吳小欣每到一處地方投宿，總有人預先佈置妥當，總有店小二在鎮口迎接，端來的酒菜雖然千變萬化，但總有一兩樣是自己喜歡吃的。

吳小欣心中的好奇，到底按捺不住了。

這天，她來到一個大鎮，又有店小二先一步來接她。

她默不作聲，隨店小二上客店。當店小二端來飯菜時，吳小欣忽然道：「你慢走！我那位朋友是誰？」

店小二堆着笑臉道：「少爺，你那位朋友說，不可說出他的面貌，否則他就殺了小的。」

吳小欣微哼一聲，右手手指向暗處的「玉蟒琴」用力一彈，「叮咚！」一聲響，店小二就如蚱蜢般猛地跳了起來。

店小二一連跳了十幾次，他嚇得臉色都白了。

吳小欣笑道：「如何？小二哥，這蚱蜢之舞好玩麼？」

店小二沒命的搖頭道：

「不……不……不好玩！」

吳小欣笑道：「你替那人隱瞞，戲弄於我，便很好玩麼？」

店小二無奈道：「也……也不好玩。」

吳小欣道：「那你知道該如何啦！」

店小二無奈道：「這人……他有一把年紀了。」

吳小欣一聽，心中更奇，忙道：「你沒有看錯麼？」

店小二道：「絕對沒有。」

吳小欣又道：「他長相如何？」

店小二道：「他來去匆匆，出手闊綽，因此沒有看清，只知他的面色很黃，猶如大病初愈似的。」

吳小欣道：「你沒有看錯？沒隱瞞麼？」

店小二吐舌道：「小的不敢！絕對不敢！因爲……因爲……」

吳小欣道：「因爲甚麼？」

店小二道：「因爲這蚱蜢之舞……比殺了我更令人難受！」

吳小欣噗嗤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你若說出實話，我也不會難爲你，這十兩銀子，你拿去用吧！但絕對不可向任何人洩露，你曾跳蚱蜢之舞，更不可向人透露，我曾打探那人的消息！知道麼？」

店小二沒命的答應，他收下銀兩，慌忙退了出去。

店小二走後，吳小欣對着一桌豐盛的酒菜怔怔的出神。

她想不出在她認識的人中，有哪一個是「上了年紀，黃面孔」的人！

這人對她的行踪瞭如指掌，連她投宿的地方，事先也必安排妥當。

顯然他是一路跟踪自己，那這人的輕功造詣，簡直不可思議，在她的見識中，就連「太上老祖」、「合麗仙母」、「琴魔」、「棋怪」等一干老怪物，亦自歎不如！

這人形同幻影，簡直是自己的影子，如影隨形！

他如此追踪自己，又拚命的討好自己，到底有甚目的？

吳小欣咬牙恨道：「不管如何，此人如此藏頭露尾，戲弄於我，非叫他吃點苦頭不可！」

吳小欣想罷，胡亂吃了一些飯菜，叫店小二進房收拾去了，坐了一會，打算熄燈上床睡了。

就在此時，忽聽瓦面上有輕微的脚步聲響，猶如鼠行蛇竄。

聲音雖然輕微，但吳小欣此時的內力，因那顆「合麗仙丹」果然厲害，她又算脫胎換骨，非比尋常，因此雖未達能察落葉飛花的至高境界，但尋常江湖宵小的行踪，卻甚難再瞞過她的耳目。

吳小欣屈指一彈，桌上的油燈便熄滅了，她隱身在窗口邊，凝神靜氣以待。

窗外，月明星稀，鎮上的人早已睡熟，處處燈火稀落。

忽然，吳小欣聽到瓦面上有人「哎呀」叫了兩聲，接着便有一團黑影從瓦面上翻跌下來，接而又見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快如閃電，向西北方向射去。

吳小欣心中一動，便施展輕功，從窗口躍出，看看翻跌而下的人是誰？

她一看，竟是在荒廟中與自己曾交過手的人，但已被人點了穴道，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顯然這人是來殺自己的，而且一前一後奔掠的，其中一位必是出手相救自己的人。

吳小欣屈指一彈，解了這人的啞穴，道：「是誰點了你的穴道？你到底是誰派來殺人的？」

那人淒厲的長嘯一聲，突然渾身一顫，仆地不起。

吳小欣伸手一探他的鼻孔，已沒了氣息，原來此人已自絕心脈而死了！

吳小欣心中又驚又奇，再也顧不得理會這人，急展輕功，朝西北方向掠去。

她剛掠出鎮北五里，遠遠便見一山坡上，有兩團黑影在廝殺，兩人均身形如電，掌風呼呼厲嘯。

吳小欣停下來，她也不知其中一個是否她的朋友，不知如何出手。

吳小欣忽然微哼一聲，暗道：就算你是暗中助我，但藏頭露尾，戲弄於我，也非讓你吃點苦頭不可。

她心念一轉，便忽爾探手入懷，運氣屈指向「玉蟒琴」一彈，心中暗笑道：「嘿嘿！蚱蜢之舞又出台了……」

「玉蟒琴」叮咚一聲，兩條黑影其中一條，果然猛地向上一跳，但隨即穩住身形，再向另一條黑影攻去。

另一條黑影卻渾然不覺，似乎連「幻影蓮花琴譜」對他亦毫無威脅，而此人的面孔這時轉向吳小欣這邊，吳小欣發覺，此人的面孔竟形如殭屍。

只見「殭屍面孔」一聽琴音，忽然雙掌一旋，向那人推去，那人便如敗絮般凌空飛起，直摔到山坡下了。

「殭屍面孔」冷哼一聲道：「今晚我不殺你，日後若再有人找姓紀的痲煩，殺毋赦！」

「赦」字剛落，那人身形一晃，眨眼便失了踪影，當眞形如鬼魅。

吳小欣心中大奇，她忽然縱身一躍，掠到山坡下面，欲向摔下山坡的那人問個明白。

摔倒的那人忽地從地上躍起，呼地一掌，向吳小欣拍來。

吳小欣一招「紫燕衝天」，身形輕靈如燕，輕易避開那人的掌力。

吳小欣剛欲以琴音傷他，那人身形一閃，宛如鬼影，眨眼便消失在夜色蒼茫的羣峯中了，吳小欣竟連此人的面孔也瞧不清。

至此，吳小欣明白，偷襲她的人絕非等閑之輩，似乎眞的早有預謀，絕非尋常的江湖仇殺，但目的是甚麼？是誰指使？吳小欣一片茫然。

而若非那「殭屍面孔」處處暗護，吳小欣自己也不敢確定是否可以保住生命。

但「殭屍面孔」是誰？他爲甚麼要處處保護她？吳小欣依然百思莫解，一片茫然。

* * *

吳小欣轉回客店，一看外面倒地的那人竟已不見。

她快快的從窗口躍回房內，點亮燈火，只見桌面放了一張字條，上書：「沿途小心，提防暗算，原因何在？紀姓惹禍！」

吳小欣見了，也沒細想，拾起紙條，隨手便撕了，心道：「哼哼！你武功雖然甚高，但藏頭露尾，故意不屑在自己面前露面，誰要你好心，稀罕麼？」

但轉而又想道：「但這鬼人寫的原因何在？紀姓惹禍，倒非虛言，因爲殺手不是揚言，但凡紀姓者均殺毋赦麼？如此看來，那天殺的紀靖勢必兇多吉少了。」

吳小欣這般思忖，倒又替那「天殺的紀靖」擔心起來了。

吳小欣暗道：若得「殭屍面孔」相助，再加自己的琴棋絕學，或可與這等兇人一戰。

吳小欣心中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她動身繼續東行，入夜，來到一處叫之福的小鎮，剛縱馬來到，鎮口便有一位店小二模樣的人走下石階打量着她。

吳小欣不發怒了，她微笑問道：「是一位年約三十的黃面人着你來接我麼？」

店小二驚喜道：「少爺是姓紀的麼？」

吳小欣道：「我正是姓紀的，我那朋友在哪兒？」

店小二道：「他留下銀兩，着小的好好招呼少爺，便說有事先走了。」

吳小欣道：「是他一個人麼？」

店小二道：「是，只他一個。」

吳小欣忽然道：「小二哥，我不住店了。」

店小二一聽大急道：「少爺，不行啊！敝店酒菜、房間都爲少爺預備好了。」

吳小欣道：「那你自己受用吧，反正銀兩已付了！」

店小二大急道：「銀兩是你朋友爲你付的，你不享用，你那朋友怪罪下來，敝店可承擔不起呵！」

吳小欣笑道：「他請客，我未必如願赴約，有甚麼可怪罪的？不說了，我走啦！」

店小二無奈道：「少爺你弱質彬彬，天又黑了，你上哪兒呵？」

吳小欣道：「自然是去追趕我那朋友了。」

店小二道：「少爺，你追不上他的！再說這一帶山裏，虎狼出沒，少爺夜裏趕路，太危險了，不如住一晚再走好麼。」

吳小欣怒道：「我說不住便不住，你囉嗦甚麼？」

店小二嚇得不敢作聲，心道這年頭人變了，不但有人搶着請客，而被請的人偏偏不肯領受，若然如此，那天下的客店，酒館也不必再開張營業了。

吳小欣說不住，便果然不住，她不入鎮，縱馬跨過都柳江，沿江邊小道，直向荒野馳去，竟像與誰賭氣似的。

吳小欣果然在賭氣，心道：我連夜趕路，看你如何跟踪我。

她縱馬在月夜下狂奔，一直跑到深夜，才選了一處背風的地方停下馬來，把馬拴好，自己縱身躍上一棵大樹，打算在樹上睡到天明再趕路。

剛睡了片刻，突然一陣馬嘶聲把她驚醒了，一陣腥風驟起，吳小欣心知有異，撥開濃密的樹葉，在月光下一看，只見一頭斑斕猛虎，怒吼一聲，從深草叢中撲了出來。

一時地動山搖，腥風陣陣。

吳小欣的烏騅馬，刹間被虎威鎮住，作聲不得。

吳小欣大驚，心道：馬被虎吃了，我豈非要步行？

她正欲抽出琴棋劍，把猛虎殺了。

此時但見一團灰影，形如鬼魅似的在月下突然出現，一掌向猛虎拍去，猛虎狂吼一聲，龐大的身軀平空飛起，摔在地上，再也不動。

灰影又輕輕一閃，如煙般消失在山野中。

吳小欣吃了一驚，心道此人的掌力，簡直不可思議。

她縱身下樹，看看那頭巨虎，只見巨虎渾身上下沒一處傷痕，皮毛完好，只是已不動了。吳小欣更驚，心道：這人用的是甚掌法？莫非竟能隔空封脈，暫令老虎不能動彈？

她俯身試試老虎的氣息，這才發覺老虎早就斷氣了。

吳小欣初涉江湖，心中不禁駭然，暗道：這人好厲害的掌力，瞬息之間，一掌便擊斃了一頭猛虎，而且不露傷痕，也不知他使的是甚麼法術？

吳小欣自然尚不明白，但凡內家功力達到超凡入聖境界時，內力可隔空發出，斷其內脈，外表則毫無形相。

吳小欣心中又驚又佩服，不由高聲叫道：「何方高人，既救了我的坐騎，何不現身相見？」

連喊幾聲，山野之中，除了自己的迴音外，全無聲息。

吳小欣知道這人不肯現身相見，失望之餘又有點氣惱這人的傲慢。她不由冷笑一聲道：「雖然你救了我的馬，但畜牲而已，我並不領情，也不見得有甚高明，有本事的你就出來與我一較高下。」

這時，遠處終於有回音了，是幽遠綿長的聲音：「在下這點微末功夫，怎敢與少爺的琴棋劍較量？」

吳小欣又一怔，心道：這人如何知道自己的琴棋劍法？便問道：「你是誰？」

那聲音道：「在下天地不容，區區賤號，何足掛齒？」

吳小欣心道：「這人看來滿肚冤屈，但他如此高深武功，有甚冤屈不可以自己申雪？」她雖然感激他數番相救，但他藏頭露尾，不肯現身相見，卻又令她氣惱。

吳小欣高聲道：「你一路上追踪我幹麼？我不高興你這樣做。」

那人在遠處歎了口氣，道：「在下偶然與少爺同路罷了，既然少爺不高興，在下今後遠避便了。」

吳小欣也不知是恨是喜是惱，「喂！你不能出來一見麼？我有話要求你相助！」

那人道：「你求我相助甚麼？」

吳小欣道：「我……有一位朋友姓紀，目下兇險重重，生命難保，大俠神功蓋世，是否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那人道：「他……你那姓紀朋友，爲甚兇險重重？別人又爲甚要追殺他？」

吳小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有人揚言，但凡天下姓紀的，均要趕盡殺絕，他不幸姓紀，所以難逃殺身之禍！」

那人怒道：「但姓紀便要趕盡殺絕，姓氏乃先天而來，身不由己，天下豈有如此兇殘的人了？」

那人一頓，又道：「少爺不是姓紀麼？難道你便沒有兇險？不怕被人殺絕麼？」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我這紀並非那個紀，所以若要避兇險，只須改個姓便可以了！而且我有大俠你沿途相救，我……我也不見得便怕了彼等，所以大俠最好能助我那姓紀的朋友，他神經兮兮的，我怕他一時大意，便遭人暗算了。」

那人笑道：「你那姓紀的朋友叫甚麼？人在何處？」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他姓紀名靖，人倒沒甚麼，但有時神經兮兮的，教人擔心……他偷偷走了，我也不知他到甚麼地方去了。」

那人又笑道：「你既然不知他踪跡，在下如何助他？而且我若去助他，少爺也姓紀，便不怕那些人把你殺了麼？」

吳小欣傲然道：「我不怕。」

那人又道：「你爲甚麼不怕。」

吳小欣道：「我……我比他細心，而且我也有不許那些人近身的本事，你若有心，便去助他便了。」

那人笑道：「你既然有此本事，他又是你的朋友，爲甚你不去助他？反而要求人？」

吳小欣咬牙道：「我恨他！所以不能見他、助他。」

那人道：「你既然恨他，那就由他遇兇險便了，救他助他怎的？」

吳小欣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但我又不放心他……怕他遇上兇險。」

那人亦歎了口氣，道：「你又恨他，又不想他遇險，你的心情便如此複雜麼？」

吳小欣咬牙道：「我……我的事不必你管，你到底肯不肯出來相見？肯不肯助他？」

那人不管，吳小欣連喊數聲，依然不見回音，知他已走遠了。

吳小欣心中又惱，咬牙道：「不見就不見，稀罕麼。」

她轉頭看看地上的死老虎，她

用劍剖開老虎的胸膛，一看老虎的五臟六腑竟被震得粉碎了。

吳小欣江湖閱歷尚淺，不知這種掌力叫甚麼名堂，但亦知這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本領。

心道：此人若想加害自己，簡直易如反掌，但他每次出手，卻是相救而已。這人到底是誰？他這一走，大概是不會再回轉的了。

吳小欣心中不由有點悵然，她心中雖然只有那天殺的負心人紀靖，但她忽然發覺，江湖兇險，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更好。

但這人既已走了，她也無可奈何，她在樹下再歇息片刻，眼見天色微明，便上馬趕路。她暗暗發誓，非要盡快尋着這該死的紀靖，然後要那「殭屍面孔」與他一戰，挫挫他的傲氣。

中午時分，吳小欣又抵達一座小鎮。她策馬經過一道石橋，進入鎮內，在一間酒館樓前下馬。

店小二見她是一位俏少爺，雖沒人關照，但也很樂意的招呼她到一處光亮的桌前坐下，斟茶倒水，一面問她要吃甚麼。

吳小欣道：「你把店中最好的菜式端來，不必多問。」

吳小欣說着，把一錠白銀扔在桌上，「這夠了麼？」

白銀一錠是十兩，這自然夠之極了。

店小二見這俏少爺出手如此闊綽，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夠！夠！公子爺就要一桌酒菜，也足夠了！」

吳小欣道：「那你揀最好的端三兩樣出來，其餘便打賞給你。」

店小二大喜道：「多謝公子！」他取了銀兩，立刻去辦，這賞銀除去酒菜錢起碼還有五兩，足抵他半月的工資了，他哪有不喜之理。

吳小欣卻道：「小二哥你等一等！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店小二忙道：「公子爺欲打聽甚麼人？」

吳小欣道：「不久前，有沒有一位年輕的男子路經此地？」

店小二道：「公子爺說笑了！」

吳小欣怒道：「我說甚麼笑？」

店小二忙陪笑道：「敝店開門迎客，光顧的年輕男子何止千百？公子爺問這句話，教小的怎麼回話？」

吳小欣一想，不由也自己好笑，心道：「年輕男子」果然甚多，若沒有特徵，的確難以尋找。

吳小欣聰明絕頂，她雖然江湖閱歷甚淺，但她的聰明卻時時可以補救。她笑了笑，便續道：「這人自然是年輕男子，不過他目現藍光，武功高之極了，店小二可有印象？」

店小二道：「敝店常有武林人士歇宿打尖，其中也有武功甚高之輩，但不知這人姓甚名誰？」

吳小欣想了想，便低聲道：「他姓紀名靖，小二哥不可洩露出去！」

店小二聽道：「爲甚麼不可洩露？」

吳小欣道：「你不必多問，只說有沒有見過他便了！」

店小二歎了口氣，道：「姓紀的客人倒遇過幾位，不過現在都不會說話了。」

吳小欣大驚道：「爲甚麼不會說話？」

店小二苦笑道：「那幾位姓紀的客人，離開敝店不到五里，便被人殺了，死了的人又怎會說話？」

吳小欣一聽，登時作聲不得。她閱歷再淺，也知自己已到了是非兇險之地，稍一不愼，便是一場殺身之禍，她不敢再打探了。

不一會酒菜端上來，吳小欣胡亂吃了，再問店小二道：「姓紀的人客，是走哪一條路？」

店小二一聽，嚇得連忙搖手道：「公子爺，這條路你萬萬走不得！」

吳小欣道：「爲甚走不得？我又並非姓紀，怕甚麼？」

店小二吐舌道：「公子爺不知，那一帶奇峯連綿，野草沒徑，林木遮天，處處有蟒蛇虎狼擋道，更有打家劫舍的强盜，公子爺弱質彬彬，雖然並非紀姓，卻也萬萬走不得的！」

吳小欣微微一笑道：「是麼？那就不走吧了！」

吳小欣當晚就在這鎮內歇宿，第二天一早，她動身上路，先是向東行，但隨即一轉，便轉入那條兇險之路。

走了一會，便見眼前果然羣峯連綿，高接雲天，山道險峻，荒草沒徑。

她沿着一條山溪，策馬前行。

山溪兩岸，莽林攔道，怪石橫空，一條盤旋的山徑，時而跨溪過澗，時而深入密林。

吳小欣剛從密林中穿出來，驀地便看見一人躺在路旁的一塊巖石下，痛苦地呻吟。

吳小欣奇道：這人怎會在此？是病倒還是叫强盜傷了？

她走近前一看，不由猛吃一驚，原來這人竟是那個稱「一指判斷乾坤大道」的算命先生雲中客！

吳小欣不禁愕然，忙問道：「雲先生！怎麼是你？你受傷了麼？」

雲中客一見是吳小欣，大喜道：「我自占一卦，卦道有緣千里會相逢，果然非常靈驗！紀少俠，你可好麼？」

吳小欣——「紀心靜」一笑道：

「好！好！但你躺在路邊幹麼？」

雲中客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可不好，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扭傷了腿，動彈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吳小欣對這算命先生甚有好感，聞言便笑道：「你怎的這般不小心？我還以爲强盜把你傷了呢？我看看，你扭傷了哪兒了？」

吳小欣說着，跳下馬來。

雲中客忙搖手道：「不用看，不用看，是扭傷了脚筋而已，紀少俠，你不必管我，你趕路便了，別誤了你的行程。」

吳小欣笑道：「雲先生，說甚麼了？別道彼此相識一場，便是不相識，見你這副模樣，落在荒山野嶺，如何是好？遇上虎狼强盜，豈非白送了生命？你打算去哪兒了？」

雲中客道：「我打算上前面的苗寨。」

吳少欣道：「正好同路，那我就送先生一程吧！」

雲中客忙搖手道：「不行！不行！在下怎敢騎少俠的馬？」

吳小欣笑道：「你客氣甚麼？」說着向雲中客一拉一托，便把他托上馬背上了。她此時的內力已足抵江湖一流高手境界，托一人上馬，自然不費吹灰之力。

雲中客似乎甚爲吃驚，忙連聲道：「這，這不行，不行，在下怎過意得去？」

吳小欣不理他，牽馬而行，一面問道：「你說的苗寨在哪個方向？」

雲中客無奈道：「翻過前面山坳，再穿過一處林子，便到了。少俠，還是你騎馬好了。」

吳小欣板起面孔道：「你別動，否則摔下來，便沒命了。」

這一下，雲中客嚇得不敢動了。

吳小欣又好笑又好氣，道：「雲先生，你自稱一指判斷，乾坤大道，怎的算不出今日出門會遇兇險？」

雲中客歎了口氣，道：「你有所不知，但凡占卦算命的，只說一分眞話，判一點眞情，自己便添一分兇險，因此自古便有能醫者不自醫，能算者不算己之說。而且我也算過，今日是兇日，煞神擋道，兇災難免。」

吳小欣道：「既然如此，你還趕路幹麼？」

雲中客道：「少俠，實不相瞞，我算的此卦雖有兇險，但終有吉星拱照，遇上貴人，逢兇化吉，原來這吉星竟是紀少俠。」

吳小欣笑道：「好！賺個吉星當，倒也不錯！但你每次占算，均很靈驗麼？」

雲中客點點頭道：「我遇上一位不世奇人，傳我占卜星相之學，因此十有八九，倒會靈驗。」

吳小欣一聽忙道：「那先生所判我那朋友，他眞的沒死，仍活在世上麼？先生快下個定奪。」

雲中客見吳小欣眞情流露，焦急之情溢於言表，目中精光一閃，道：「不錯，他仍活在世上，但他的心只怕已死了。」

吳小欣一聽，急得大叫道：「他人既未死，心如何會死？你這先生好沒道理，怎的如此咒他？」

雲中客歎了口氣，苦笑道：「世人但願聽好話，若不順心的，便覺逆耳了！但凡世人所歷苦難太多，雖仍可苟全生命，但於世情已看透，不欲再惹煩惱，只想不問世事，深山隱寂，如此心灰意冷，他的心是否已算死了？」

吳小欣急得滿臉通紅道：「那先生知他是否有回心轉意之日？」

雲中客笑道：「怎樣才算回心轉意？」

吳小欣咬牙道：「例如……例如他尚念着朋友……那情義麼……我也說不清楚，反正就是世間男女之事。」

雲中客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紀少俠是男子漢大丈夫，怎的連人家的男女事也着急起來了？莫非你與他有一段隱秘麼？」

吳小欣臉上忽然一紅，隨即惱怒道：「你問得如此刁鑽幹麼？我與他有甚隱秘？不過想知道到底是否可以再見一面吧了！」

雲中客爲難的道：「這，這就難說了。」

吳小欣道：「如何難法？」

雲中客道：「事涉兩人之事，若僅憑測一人之字，如何可以判準？」

吳小欣忙道：「那如何方可？」

雲中客又道：「若少俠不嫌，那在下就替你試看氣色及掌紋吧。」

吳小欣一聽，連忙伸出手掌，道：「請先生看看便了。」

雲中客在吳小欣掌心上看了一會，再看看吳小欣的臉色，沉吟了一會，這才道：「奇！奇了！怎會如此？」

吳小欣微吃一驚，道：「如何奇法？」

雲中客道：「此掌情感起於水星，水乃陰，此乃女人掌紋之兆，但少俠你卻是男子，這便奇了。」

吳小欣臉上一紅，嗔道：「你管我是男是女，你只說說，我能否與那姓紀的朋友相會便是。」

雲中客微笑道：「此與掌紋有關，少俠情感起於水星，乃感情豐富之相，一旦動情，便刻骨銘心，至死不渝，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看來少俠與其相聚，當爲期不遠矣！」

吳少欣忙道：「爲期多久？」

雲中客微笑道：「多則半月，少則七八日，到時你不必尋他，他亦會現身在你眼前。」

吳少欣大喜道：「你不騙我？」

雲中客笑道：「我若騙你，到時你拆我招牌便了。」

吳小欣不由大喜道：「好！到時，先生可莫怪我不客氣了！但無論如何，這相金還是要付的，先生說收多少？」

雲中客笑道：「租馬亦要錢，少俠把馬讓與我騎，便是抵相金有餘了。」

兩人說着，已翻過一座山坳，前面是一片濃密的林子。

雲中客道：「少俠，穿過這座樹林，那面便是苗寨，但馬想必走累了，是否讓牠歇歇？」

吳小欣道：「先生嫌牠走得慢麼？」

雲中客道：「牠的確走得慢了一點。」

吳小欣笑道：「快了，你不怕摔下來？」

雲中客道：「在下亦曾騎過馬，怎會摔下來了？」

吳小欣好玩之心突起，她忽然一揚馬鞭，「啪」的一聲，馬兒登時撒開四蹄向前面林子飛奔。

吳小欣大笑道：「好！我倒要看看先生的騎術了。」

雲中客在馬背上大呼道：「不好！慢一點兒，別把我摔下來了。」

吳小欣開懷大笑。

那馬兒如箭般射進密林，眨眼不見。

吳小欣擔心雲中客眞會摔下來，便展開身形向密林中掠去。

吳小欣剛掠到林邊，便突然聽雲中客驚叫一聲，接着是馬兒一聲長嘶，「哄」的一聲，一道塵土，夾着殘枝枯葉，從樹林中衝起。

吳小欣向上一掠，掠上樹上，如猿猴般在樹中掠過，突然又聽雲中客哀叫聲道：「大王，饒命……」

吳小欣驚道：莫非有剪徑的强盜出現？她連忙飛速向喊聲處掠去，撥開樹葉向下一看，只見四五條大漢，提着雪亮腰刀，把雲中客從一土坑中提起，另一名大漢已牽住了自己的大黑馬兒。

原來是這幾名賊人，用絆馬索把馬絆倒，雲中客從馬上摔下來，再跌到土坑中去了。

吳小欣先不動聲色，看幾名强盜是何來歷，她越來越學得沉住氣了。

只見一名大漢打量了雲中客一眼，有些疑惑，問道：「你不是那姓紀的小子麼？」

雲中客驚魂未定，渾身抖顫，面如土色，連聲道：「我……我姓雲，並不姓紀……不姓紀。」

另一位大漢奇道：「他果然不像是姓紀的那小子，並非主人說的那樣。」

另一人道：「但這匹馬，明明是那小子的坐騎呵！」

爲首的大漢道：「管他是也不是，殺了再說，反正這是主人的命令，凡姓紀的均要殺，多殺一個有甚麼大不了。」

另一人搖頭道：「殺錯了人，放走了正主兒，主人一怒，我等便沒命了。」

其他大漢面面相覷，道：「那怎麼辦？總不能把他放了呵！」

吳小欣聽到此處，心知這些人並非强盜，顯然又是衝着姓紀的來了。

她心中大怒，暗道姓紀的犯了甚麼大罪？竟欲殺絕？

她一躍而下，突然出現在幾名大漢面前，道：「姓紀的在此，有本事便衝着我來啦！」

幾人一見吳小欣突然現身，先是一怔，接着暗道：這俏公子兒，怎會如此厲害？

「你便是姓紀的逆賊？」爲首的大漢道。

吳小欣怒道：「甚麼姓紀的逆賊？難道一個『紀』姓，便是天大的死罪？簡直胡說八道！說，你們的主子是誰？爲甚專門爲難姓紀之人？」

爲首漢子哈哈大笑道：「早知你是這麼一位俏哥兒，也不必費手脚在這林子擺弄了！好，不殺你，你跟我等走，說不定主人看上你這俏哥兒，給你一份差事，還饒你一命。」

吳小欣見這人說話不乾不淨，突然手起一鞭，迅如電閃，「啪」的一聲，把這大漢的臉抽了一道血痕。

大漢揚刀欲斬，吳小欣又「啪」的把他的腰刀抽落地上。

吳小欣順勢一脚飛起，腰刀直插入一棵樹幹，刀柄仍在顫動不已。

這幾下閃電般的功夫，把其餘大漢震住了，才知這俏哥兒，原來是一位厲害角色。

其實這只是吳小欣的普通抽鞭手勢吧了，如今她的內力已有根基，「琴棋劍」的招式又匪夷所思，舉手投足均出人意料，那爲首大漢連招架之力也沒有，但若她眞的施展出琴棋怪劍，在場的大漢，只怕已立刻無一倖免了。

那算命先生雲中客，在驚惶中忽地精光一閃，似亦因吳小欣的功夫感到驚奇。

幾條大漢面面相覷，似乎欲退

，但明知退則死得更慘，便發一聲喊，突然一擁而上，幾柄利刀，齊向吳小欣劈來。

吳小欣一聲冷笑，道：「你等不想活了麼？」說話間，已如燕子穿林，從刀光中閃出。

她也不必用她的琴棋怪劍，只用一條馬鞭，東抽一下，西揚一鞭，數條大漢，霎間全被她抽翻地上，眼看均活不成了。

吳小欣留下一人，以馬鞭指着他，道：「你想死還是想活？」

普天下自然沒有人想死的，這大漢連忙沒命的道：「想活……想活。」

吳小欣一笑，道：「想活便老實說，你的主子是誰？爲甚要把姓紀的趕盡殺絕？」

那大漢無奈道：「是……是朝廷霍……」

他話尚未說完，驀地樹林深處兩道金光一閃，一奔吳小欣，一取那大漢。

吳小欣身形一閃，順手一鞭，拍飛了暗器，但那大漢卻已被暗器取了生命。

原來那是一隻餵了劇毒的金錢鏢。

吳小欣大怒，她本來已可獲悉幕後殺姓紀的主子是誰，但豈料卻吃了暗算，對方竟連他的手下亦絕不容情，足證其殘忍之極。

吳小欣縱身便向暗器飛來的方向撲去。

雲中客叫道：「少俠小心！」話聲未落，幾道金光閃閃的金錢鏢又向吳小欣射來。

吳小欣揮動馬鞭，立成一道鞭墻，把射來的金錢鏢全數拍落。

她再追出，已不見了人影，樹林中荊棘叢生，草深藤密。

吳小欣搜索了一會，並沒發現任何蛛絲馬跡，才不甘心的轉了回來。

她只見雲中客正把地上的屍體拖到土坑中埋掉，但那大黑馬卻不見了。

吳小欣吃了一驚，忙道：「先生，我那大黑馬兒呢？」

雲中客道：「我見林子那面有片草地，便趕牠去吃草去了。」

吳小欣喜道：「那多謝你啦。」

雲中客道：「少俠說那裏話？我的生命，是少俠救的，就眞是做甚麼，也報答不了少俠呵！」

吳小欣道：「先生言重了，其實是我連累了你，若非是我這個『紀』姓，你不巧與我在一起，你便沒有兇險了。」

雲中客一聽，目中精光迅速一閃，似乎很受感動，忙道：「這都是在下災星未退，倒教少俠費心了，但少俠命逢災劫，今後亦要小心才是，我去替你牽馬來。」

吳小欣道：「不敢勞動先生你……咦？你的脚不是扭傷了麼？」

雲中客笑道：「剛才一嚇，從馬上摔下來，不知怎的，脚傷竟然好了，這是逢兇化吉的徵兆呢。」

吳小欣笑道：「如此，先生該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了。」

她說着，打了一聲哨子，那大黑馬立刻奔到面前，牠的後面，竟然多了一匹白馬兒。

吳小欣奇道：「這是誰的馬兒？」

雲中客道：「大概是剛才那賊人騎來的。」

吳小欣一聽，想起剛才並沒見賊人有騎馬的，心道：莫非另有賊人隱身不成？

她連忙跳上一棵大樹巔，四下一望，並沒發現任何人跡，這才躍下來。

那白馬與大黑馬相依偎在一起，異常親熱，狀如情侶。

雲中客道：「少俠，你的馬是雄的，白馬是雌的，大概是牠來找伴兒了。」

吳小欣一聽雲中客的話中似乎有話，她臉上不由一紅，嗔道：「你管牠是雄是雌？反正你沒坐騎，便騎了牠吧了！」

雲中客連忙搖手道：「不敢，不敢，我騎了牠，若牠的主人尋來了，豈不把我當偷馬賊抓了？」

吳小欣道：「甚麼偷不偷的？反正是牠自己跑來的，你便騎了，也不算偷，你若害怕，便騎我的大黑兒吧！」

雲中客道：「在下怎好騎少俠的馬？我還是騎這匹白馬吧。」

兩人翻身上馬，向前面的苗寨而行。

吳小欣道：「先生到苗寨後，打算再去哪裏？」

雲中客道：「在下到了苗寨後，便打算轉回龍勝，少俠打算上哪兒？」

吳小欣道：「我去資源，尋那……人麼！」

雲中客道：「少俠上資源？又要經過苗兒山呵！少俠，那裏又是强人出沒的地方。」

吳小欣道：「强人出沒又怎麼樣？」

雲中客道：「强人出沒，自然便有兇險呵！少俠不怕麼？」

吳小欣傲然一笑道：「就再多幾個剛才那般强人，我亦未必怕了他們。」

雲中客急道：「少俠武功雖好，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還是小心的好！」

吳小欣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那隱身不見的「殭屍面孔」這麼勸告，不料這算命先生雲中客

亦如此囉嗦！他們又焉知本姑娘已非昔日的弱質女子？

但這話吳小欣不便宣之於口，便一笑置之，不再理會雲中客的嘮叨。

＊　＊　＊

黃昏日落，吳少欣與雲中客並馬出現在苗寨外的一條山路上。

苗寨座落在朝南的小山坡上，是苗家人的一個村落。寨子不大，只有十來戶人家，竹寮茅舍搭架在一條溪水旁。山清水秀，雲霧繚繞，恍似世外桃源。

吳小欣見這般仙景，不由大喜道：「原來此地如此美麗！」

兩人越過寨口的一道木橋，一前一後走進苗寨。

不料偌大苗寨，竟然空無一人，家家戶戶，門戶大開。

兩人均感驚疑，暗道：苗人到哪兒去了？

雲中客道：「莫非苗寨有甚麼不測？若然如此，常找我算命的那老人家也多半不在了！」

吳小欣把大黑馬拴到一棵樹下，便走進附近竹寮看看，一連走了幾家，不但空無一人，便連鷄犬也不見一隻。

終於，兩人在寨尾的小竹寮裏發現了一位年過半百的苗家老太婆。

老太婆驚恐的用眼打量着他們。

雲中客上前一揖道：「老人家，村寨中人到哪兒去了？」

老太婆的目光盯着兩人，並不作答。

雲中客又問了一句，老太婆依然默不作聲，就如啞了。

雲中客向吳小欣笑道：「少俠，她只怕是個聾啞之人，聽不見也說不出了。」

吳小欣笑笑，上前用苗人的土話嘰咕了幾句，老太婆總算說話了，亦用土話嘰咕了幾句，吳小欣不住的點頭。

雲中客忍不住道：「少俠，她說些甚麼？」

吳小欣笑道：「你自稱一指判斷，乾坤大道，難道不知她說甚麼？」

雲中客苦笑道：「這土話不好懂也。」

吳小欣笑道：「幸而我曾跟爹爹學過幾句，不然亦如你般問道於盲了，老太婆道，這寨中之人，因走避大賊，都躲到外面避禍去了。」

雲中客驚道：「大賊可怕，我等不如也離開吧了，這寨子是一塊兇險之地，不宜久留。」

吳小欣道：「天也黑了，你要去哪兒？不怕老虎把你吃了麼？」

雲中客無言以對。

吳小欣笑道：「你快去打水來，我向老太婆借些米來煮飯吃，甚麼大賊，有我在此，他們傷不了你。」

雲中客依然驚道：「少俠武功雖高，但只怕單拳難敵衆手，不如走吧？」

吳小欣不悅道：「你去不去打水？你不去，我一個人拍馬走了，留下你一個人在這兒等大賊殺你。」

雲中客嚇得連忙道：「去！去！我這就馬上去。」

雲中客似乎眞的很怕留下他一個人在此兇地，因此連忙借了一個木桶，去溪邊打了水回來，然後便升火做飯。

吃過後飯，雲中客踱出竹寮，但見一彎明月，升上東邊樹梢。

雲中客看看天上的星斗，不由失聲叫了起來。

吳小欣道：「你又怕甚麼了？」

雲中客道：「少俠，盡快離開此地，越快越好！」

吳小欣不說道：「你又怎的了？」

雲中客道：「在下夜觀天象，只見火星犯太白，應在這苗寨之上，這是刀兵之災。」

吳小欣道：「到別處就沒事了麼？」

雲中客歎了口氣，苦笑道：「如影隨形，如附骨之蛆，躲也躲不了。」

吳小欣笑道：「既然如此，又何必要走？是福是禍，以逸待勞，總比以勞待逸好。」

雲中客無奈，只好不作聲。

吳小欣也不理他，管自走進竹寮，在火堆邊和衣而卧。

雲中客也抱了一捆茅草，在寮外的走廊上，鋪開茅草睡了。

半夜時分，吳小欣此時的內力已登堂入室，稍微一陣响動，她便驚覺了。

她睜開眼皮一看，只見那老太婆輕手輕脚摸出竹寮。

吳小欣奇怪了，暗道：這老太婆難道不怕山賊，半夜三更她出去幹麼？

她不打算驚動她，悄悄地起來，盯着那老太婆的動靜。

只見那老太婆身形敏捷，一下就跳過幾尺寬的小水溪。

吳小欣一怔，原來這老太婆竟是一個懂武功的人，她爲甚麼要扮成一副老態龍鍾模樣？

莫非她是賊人的線眼，故意留在苗寨中麼？好，倒要去看看她弄甚麼名堂。

吳小欣急展輕功，跟了過去。

她的功力比老太婆高了一籌，老太婆自然難於發覺。

吳小欣憑內力，一下聽出一里

的山野，有不少人走動的脚步聲。

老太婆的行動亦快捷異常，直向對面的山頭撲去。

吳小欣本想跟去看看，但又怕雲中子仍在茅寮，怕他有閃失，便轉了回來。

只見雲中客在茅草上睡得正酣，鼾聲如雷，對外面的兇險渾似不覺。

吳小欣心中好笑，暗道：他既知今夜有兇險，竟睡得如死了一般？

吳小欣伸腿把雲中客踢醒了。

雲中客驚醒，睜開眼皮，見眼前站了一個人，嚇得納頭便拜，口中連聲大叫道：「大王饒命，大王饒命……小的算命先生一個，並沒甚麼金銀珠寶……」

吳小欣忍不住大笑起來。「先生，是我。」

雲中客驚疑中藉着月光一看，認出是吳小欣，這才鬆了口氣，連聲道：「原來是少俠……我……我還以爲來了大賊了！」

吳小欣又好笑又好氣，道：「你快起來，大賊眞的來了。」

雲中客嚇得跳了起來，道：「大……大賊在哪裏？」

吳小欣道：「在寨子外面，先生，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他們人多，我恐怕一時照應不及。」

雲中客道：「少俠不與在下一起躲起來？」

吳小欣笑道：「我躲他們幹麼？若躲起來，便壞了紀姓的名頭了。」

雲中客一怔，這才道：「那……那叫老太婆也躲起來吧！」

吳小欣道：「不必了，這老太婆也是賊黨之一。」

雲中客奇道：「怎麼她也是大賊？」

就在此時，一支火箭，直射進寨中來了，接着又接連幾支火箭射來，刹時之間，苗寨的竹寮便相繼起火，火勢很快便封住了出寨的道路。

兩人仍在竹寮裡，「刷刷刷」的七八支火箭射來，「哄」的一聲，大火熊熊。

吳小欣一跺脚道：「看！都是你誤事了！快，你快騎上馬向後山沒火處跑吧！」

「少俠，你呢？」雲中客急道。

「你別管我。」吳小欣道。

她不由分說，拉起雲中客衝出茅寮，手起一鞭，抽斷了馬繮，推了雲中客上馬，直往後山無火處奔去。

只見後山山頂上，亂箭紛紛射來，吳小欣舞起馬鞭，抽落了幾支亂箭，奔到一塊巖石下面，回身一看，整個苗寨已在一片火海之中。

再回頭仔細一瞧，只見四面山頭上都有賊人把守。

吳小欣想了想，便命雲中客跳下白馬，在巖石下伏着不動，自己手起一鞭，趕着白馬往山邊跑去。

月夜中，賊人一見白馬奔出，四面亂箭紛紛射來，轉眼之間，白馬成了一隻箭豬，一聲悲鳴，滾下了山坡。

吳小欣心中痛惜白馬亡身，她怒從心起，舒展輕功，掠上後山頂，在月色下一看，只見十多名賊人，停了射箭，正向山下觀看。

吳小欣如疾鳥般掠入賊人之中，拔出琴棋怪劍，似寒光電閃，口中連叫：「還我白馬命來。」刹間，十多名賊人連叫聲未及發出，每人的喉頭均被刺了一劍，猶如棋子怒射。

吳小欣打出火來，她解決了這一路賊人，免了後顧之憂，又身如飛鴻，驟然出現在西面的山峯上面。

她藉着月色向下一看，只見半山上的草叢，伏了十多名賊人。

吳小欣不及細思，身形即凌空而下，一劍發出，把一名賊人挑起。

這賊人竟無半點反抗，猶如挑起一具殭屍，再定睛一看其他賊人，一個個伏着寂然不動，不見叫喊，也不見逃走。

吳小欣心中大奇，她走近一看，十幾條大漢，原來早已氣絕身亡，渾身上下，竟然沒一處傷痕，就如「殭屍面孔」殺人的手法一般。

吳小欣更奇了，莫非那「殭屍面孔」又來暗中相助麼？

吳小欣再看南面的山峯，只見月光下，幾柄雪白的刀劍，正圍鬥一位灰色長袍人。

吳小欣一時分不清是友是敵，心想不如先除東面的賊人吧。

吳小欣縱身來到東面山坡，一看又不禁愕然，但見東面山坡上，一個個賊人早已屍伏山野，其中一名賊人仍未斷氣，正在呻吟。

吳小欣伸劍一挑賊人，沉聲道：「說！你們是何方賊人？說實話，我或許救你一命。」

那賊人已到最後關頭，但有活命機會，那是決不肯放過的，他喉間咕咕作响，好一會，才迸出幾字道：「……是……霍……派出的……鐵……」

話未說完，便因一陣氣急，斷了大氣。

吳小欣不由皺眉，暗道：怎的又是「霍……」，而且又加上一個「鐵……」這到底是甚麼人？定要置姓紀的於死地？

這時，天色已微明，吳小欣向南面山峯望去，只見那灰袍人正一掌把一名賊徒擊下山峯，他的功力顯然高出賊徒甚多。

吳小欣這時看清了，這灰袍人竟然眞的是「殭屍面孔」！原來又是他在暗中相助。

吳小欣急展輕功掠過去，她要當面向「殭屍面孔」道謝，同時，也欲抓個賊人問清楚，到底「霍……」、「鐵……」是甚麼鬼名堂。

豈料剩下的賊人見勢不妙，已一哄而散，拚命奪路而逃。灰袍人御風般追上峯頂，又把兩人從山峯上擊了下去。

吳小欣趕到南面山峯時，不但灰袍人不見，連賊人也不知影踪了。

山峯頂上留下兩具屍身，其中一人，便是那位化裝成老太婆的賊人，原來卻是個男子。

吳小欣又四周細察，毫無動靜，心道：賊人與灰袍人均已走遠了。

她心中一陣悵然，爲甚那灰袍人總是藏頭露尾不肯現身？

她再等了一會，那灰袍人卻始終不見露面，吳小欣無奈，只好快快的轉回苗寨後山，苗寨的二十多幢竹寮，早已被大火燒爲灰燼了。

吳小欣心中一陣憤怒，心道：爲了殺紀姓人，竟不惜毀人家園，行兇主腦的心腸也太狠了！哼哼，若被我查出是誰，非要他跳上十日十夜蚱蜢之舞不可。

吳小欣來到後山那塊巖石下，只見雲中客仍伏在地上，半個腦袋埋在草堆裏，翹起大半個屁股，那大黑馬卻在山坡上悠閑的吃草。

吳小欣瞧着好笑，她自涉足江湖，久歷風險，又身負上乘武功，先前那種弱質千金的性兒便漸漸變了，變得嬌野起來了。

吳小欣忍住笑，故意放重聲音道：「大王！那巖石下有一條漢子。」隨即又變了大王的聲音道：「走，把他提將來，抽筋剝皮。」

雲中客嚇得跳起，抱頭拔腿便往山下跑。

吳小欣縱身躍過去，一手抓住雲中客的衣領，喝道：「你還想跑麼？」

雲中客頭也不敢回，噗通一下便跪了下來，口中沒命的叫道：「大，大王饒命……這抽筋剝皮不好受，你眞要殺，一刀一個便乾脆多了……但可憐我上有八十歲高堂，要小的奉養，能否饒小的一命？」

吳小欣不由大笑道：「你眞的有八十歲老娘麼？」

雲中客這才轉過頭來，見是吳小欣，眼也瞪大了，愕然道：「原來是少俠？你可把人嚇死了。」

吳小欣道：「你眞的有一位高齡老娘麼？」她此時忽然想起紀靖曾說，他有一位從未見面的娘親——朱蝶兒的事。

雲中客笑道：「假如……不過也只假了一半。」

吳小欣奇道：「眞的一半又如何？」

雲中客道：「我……眞的有一位娘親……不過，他的年紀絕非八十歲而已……」說到此，不由感觸的微歎口氣。

吳小欣幽幽的亦歎了口氣道：「我……我可沒娘親了。」

雲中客奇道：「你娘親如何了？」

吳小欣咬牙道：「被奸人殺害了。」

雲中客同情道：「那少俠豈非成了孤兒？」

吳小欣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我在世上，便唯一只有那位姓紀的朋友了，我只要尋到他，說不定我又有一位娘親了……」

雲中客奇道：「你娘親不是去世了麼？」

吳小欣咬牙道：「但我那朋友有一位娘親，雖然暫時失踪，但我總會替他尋到的，到時……哼哼，一切有娘親她作主，看他……還敢欺負我……麼！」

雲中客道：「既然如此，我也衷心祝你早日尋到你那朋友的娘親。」

吳小欣道：「爲甚麼？」

雲中客歎了口氣，道：「世上的人，當一旦失去娘親的時候，才知道有娘親的寶貴。」

吳小欣一聽，觸動心事，竟不言不語，想得痴了。

好一會，吳小欣才歎了口氣，道：「賊人走了，先生你打算上哪去？」

雲中客道：「賊人不知是哪一路的？」

吳小欣道：「不知道。」

雲中客奇道：「你打了半夜，把他們都打跑了，竟連對方的來路也不知道？」

吳小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我那姓紀的朋友，到底惹下甚麼仇家，竟連累普天下姓紀的均非死不可。」

雲中客一聽大驚道：「這麼說，這決非尋常的山賊囉？」

吳小欣點點頭，道：「當然絕非普通的山賊，他們曾露了一點口風，說甚麼是『霍……』及『鐵……』的人！」

雲中客大奇道：「那『霍……』、『鐵……』又是甚麼？」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我也不知。」

雲中客道：「他們既露了口風，少俠爲甚麼不知？」

吳小欣道：「因爲他們說了這半句，便都去見閻王了。」

雲中客亦失望的歎了口氣，道

：「這便是了，死人當然不會再說下去啦！」

兩人一時無語。吳小欣想了想，便道：「我打算走了，先生有地方去麼？」

雲中客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地已成兇險是非之所，在下只好轉回龍勝謀生。」

「那好，先生，就此別過。」吳小欣說了一句，便翻身上馬，頭也不回，策馬揚鞭，旋風般的走了。

雲中客目送吳小欣離去，目中精光忽地一閃，喃喃的道：「你……你心中難道當眞只有那位紀姓朋友麼？」

雲中客待吳小欣去遠後，忽然一晃身，身形便遠在數十丈外，他的身法快如鬼魅，如何還是那位膽小如鼠的算命先生？

吳小欣一肚子悶氣，她本就沒留意留在山上的雲中客如何了。

她策馬飛奔，眨眼便飛馳下山去了。

渡船相遇　細訴衷情

第二日，晴空萬里。

吳小欣來到一處山野之地，只見山丘下一株古榕，下面有一座茶亭，不少人正在茶亭飲茶稍歇。

吳小欣正感口渴，便跳下馬來，向茶亭走去。

在茶亭喝茶的人，見來了這麼一位俏公子，均不由眼前一亮，衆人的目光，全聚在吳小欣的身上。

吳小欣渾然不覺，她向茶檔走去，賣茶的老漢已從裏面迎了出來，道：「公子爺喝茶麼？請坐。」

吳小欣一笑道：「我當然是來喝茶，不然，我上這幹麼？」

賣茶老漢忙道：「是，是，公子爺要熱的還是涼的？」

吳小欣笑道：「要不冷不熱的。」她把馬鞭往一張無人的桌面一放，坐了下來。

賣茶老漢子道：「公子爺要不要來些吃的？」

吳小欣道：「有甚麼好吃的？」

賣茶老漢道：「好吃的就多啦，花生、瓜子、糖豆、大餅、油條、包子，應有盡有。」

吳小欣覺得這老漢很好，便道：「那就來一碟包子和一碟花生吧。」

賣茶老漢連聲稱是，立刻給吳小欣捧來一碟脆花生和四個包子，外加一壺茶。

吳小欣丟給他一塊碎銀，道：「夠了麼？」

賣茶老漢忙道：「夠！夠極了！有多呢！」

吳小欣道：「有多就作打賞吧！」

賣茶老漢大喜道：「多謝公子爺。」

吳小欣這一下子，令衆茶客更留意她了，但覺這俏公子美如玉樹臨風，人間少見，但也猜想不透，這俏公子怎敢孤身一人，獨闖這荒山野嶺？

吳小欣只作不知衆人的詫異和私議，自管喝茶吃包子。

就在此時，一匹快馬，從西面的山道上疾馳而來，馬上是一位蒙面的藍衣女子，只露出一雙美目，美目卻冰冷如霜劍。

她來到茶亭，向所有人掃了一眼。

這一眼便有如刀劍，掠過各人的臉孔，衆人均感心中一寒。

藍衣女子輕身飛縱下馬，動作輕靈之極，單是這一手下馬的功夫，便達武林高手之列了。

藍衣女子目光落在一位中年戴帽男子身上，鼻孔微哼了一聲。

中年戴帽男子立刻面如土色，他的兩名隨從莫名其妙，輕聲問道：「老爺，這女子是甚麼人？」

戴帽男子低喝道：「別多問，快結帳，走，別讓她注意。」

說着，身也不敢轉過來，背着那藍衣女子，便欲離開茶亭。

藍衣女子忽然輕輕一笑，道：「陳大俠，你怎的不多坐一會？這就走麼？」

這一聲「陳大俠」既出，戴帽男子猶如被釘釘在地上，動彈不得。

其他人也一驚，暗道此人既稱「大俠」，怎的如此害怕一位女子？

藍衣女子頭也不回，依然喝茶。

那戴帽男子咬了咬牙，忽地縱身掠起，動作亦極爲快捷。

豈料藍衣女子隨手一抖，一條軟鞭，快如閃電，便把戴帽男子的後腿扯住，抽了回來。戴帽男子的帽也被這一扯的勁力扯飛了，登時露出一副威風凜凜的武林大俠模樣來。

吳小欣心中不大高興，她但知被稱「大俠」者均是好人，既然是好人，那藍衣女子如此對他，便大大不該了。

她向藍衣女子掃了一眼，忽然探手入懷，運指向那「玉蟒琴」一彈。

「咚」的一聲，琴音直射向那藍衣女子。

琴音未到，藍衣女子已聞「嗤嗤」勁力破空之聲，她神色一凜，似乎也不敢大意，反手把軟鞭一甩，「啪」的一聲脆响，便把琴音反彈射向那戴帽男子——陳大俠。

陳大俠功力顯然稍遜，他未能及早辨聽琴音的厲害，便被琴音射入腦中，不由渾身一顫，隨即如蚱蜢般猛跳了一下。

這蚱蜢之舞的動作，若施在藍

衣女子身上，必定難看極了。

藍衣女子目中一寒，射向吳小欣，微哼了一聲道：「便能把內力注入琴音，也不必如此賣弄！」

吳小欣聽出藍衣女子話中有話，忍不住反譏了一句道：「若女人跳起這蚱蜢之舞，想必好看極了！」

藍衣女子目光如電，驀地落在吳小欣身上，忽然便微哼一聲，道：「何來男女不分的野小子，不分好歹，便欲行走江湖？當今武林後輩，看來越發不長進了！」

吳小欣已知道藍衣女子的厲害，因爲她隨手一鞭，便可把她的琴音反撞向另一面，她若趁勢抽來一鞭，自己便非吃虧不可。

吳小欣不敢亂彈琴了，但心中又氣不過，便道：「武林以俠義爲道，他既稱爲『陳大俠』，想必有其俠義之處，你若是俠道中人，爲何卻要來爲難他？」

藍衣女子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你以爲凡稱大俠者，便必然是俠義之人？」

吳小欣奇道：「難道不是？」

藍衣女子大笑道：「我問你，假如有人連殺人家十口，奪產霸爲己有，這等人是否可以稱爲大俠？」

吳小欣一聽怒道：「是誰如此心狠手辣？」

藍衣女子冷哼一聲，伸手一指「陳大俠」，道：「你問他！」

吳小欣果然問「陳大俠」道：「這狠心狗肺之人，是你麼？」

「陳大俠」喃喃道：「那……那人已經死去多時了！」

吳小欣一聽，又奇道：「喂！大姐姐，他說那人已死去多時了！」

藍衣女子冷冷一笑，道：「有人見難逃劫數，便火燒自己的莊子，又詐稱死亡，泯跡江湖，以爲可以避過討還公道！陳大俠你說這人是誰？」

「陳大俠」似乎已知大限已到，不由喃喃的咬牙恨道：「我……我自己作賤自己，自毀家園，流落江湖，猶如行屍走肉，這懲罰還算不夠麼？何必還要苦苦相逼？」

吳小欣一聽，不由大怒，這才知道那狠心狗肺的人，竟是這位「陳大俠」！

吳小欣驚怒間，抬眼忽見那「陳大俠」的兩名隨從正向藍衣女子背後偷襲，此時她的心已決然的站到藍衣女子一邊，見狀不由驚呼道：「大姐姐小心……」

藍衣女子微微一笑，她腦後猶如長了眼似的，手腕一抖，手中軟鞭宛如蛟龍出海，閃電般撲向那兩名隨從。

但聽「啪啪」兩聲，那兩人已如斷線風箏般，飛出茶亭，直飛上半空，好一會才砰的掉下來，已變了兩具屍體了。

衆茶客眼見死了人，早跑得精光了。

但那「陳大俠」竟呆然不動，大概是走不動了。

吳小欣又驚又奇，道：「大姐姐好厲害的功夫！只是……」

藍衣女子微微一笑，道：「只是下手太狠了點兒，是麼？」

吳小欣點頭道：「是呵！但你怎會知道？」

藍衣女子微笑道：「你必定是初出江湖，不知道江湖的兇險奸詐，這才有這等婦人之仁！你可知死去的兩人，當日向那十位死者下手時，可有皺一皺眉頭？他兩人欲殺我時，又可有絲毫留餘地的念頭？」

吳小欣道：「沒有呵！他們在你背後出手，狠辣之極，直指要害，恨不得立置你於死地！果然沒有半點留情。」

藍衣女子見吳小欣天眞未泯，猶似一塊渾金璞玉，不由微微一笑，心中頓生好感。但見他年紀輕輕，且身負「魔琴」的絕頂神功，卻又暗暗稱奇。

藍衣女子無暇理會吳小欣，倏地向陳大俠轉過身來，沉聲道：「是你自決，還是要我出手？」

陳大俠面色由青轉白，又從白轉青，他咬了咬牙，嗆郎一聲，拔出大刀，但立刻又垂下了。

藍衣女子微哼一聲道：「怎樣？還不出手？你若出手，或許還有萬分之一僥倖！」

陳大俠面如死灰，好一會才咬牙道：「眞的只有兩條路可走？」

藍衣女子冷哼道：「你不必問我，只問你當日是如何回答那十名死者的哀求！」

陳大俠歎了口氣，悶聲道：「那我明白了！既然只有兩條路，那我選自決便了！」

吳小欣不料藍衣女子竟有這般威力，令這等殺人不眨眼的兇徒亦俯首就死，她不由奇道：「你爲甚麼不放膽一拚？她不是說尚有萬分之一僥倖麼？」

陳大俠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不知她的名頭，自然感到奇怪，你若知了，便發覺陳某人所作不寃了！」

陳大俠一頓，忽然仰天大笑道：「當日殺人十口，今日尚可免受分筋錯骨之苦，『寧見閻羅，莫見女媧』，哈哈，堂堂女媧神劍氏今日竟肯法外施仁，陳某人總算不寃！」

陳大俠話音未落，忽地手起一掌，向自己的天靈蓋拍落，登時氣絕身亡。

藍衣女子微哼一聲，連眼眉毛也沒跳上一跳，手起一鞭，便把陳大俠的屍身捲起，向上一甩，那屍身便飛到十丈外的深溝去了。

那茶檔的賣茶老漢見了，這才暗鬆口氣，大概殺人現場離他茶檔遠一點，便可免卻日後的無妄之災了。

吳小欣直看得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心道：她的功力，比「合麗仙母」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武林中何來這許多不世的高人？

藍衣女子斜瞟吳小欣一眼，意味深長的笑笑，便欲上馬離去。

吳小欣這時看清藍衣女子的臉容，見她體格高大，蒙面巾一揚之際，竟是一位丰姿猶存的中年美婦。

她心中一動，不由便叫了一聲道：「女前輩等一等！」

藍衣女子停住身形，道：「你有甚話說？」

吳小欣道：「我只聽女媧乃古代煉石補天之神，但剛才那陳……賊說甚麼『女媧神劍』，又道『寧見閻羅，不見女媧』，未知他指的是誰？前輩能見告麼？」

藍衣女子美目精光一閃，目注吳小欣一會，忽地喃喃的道：「我那苦命的孩……兒，你若健在，娘親倒可以替你選個好媳婦兒！」

吳小欣越發奇怪，忙道：「前輩怎的又孩兒……媳婦的亂叫了？」

藍衣女子微微一笑，道：「我是說，假如我那孩兒尚在人世，娘親一定替他找個像你這般模樣人品的媳婦兒。」

吳小欣臉上一紅，啐道：「前輩說笑了，我是男子，怎可與媳婦兒相比了？」

藍衣女子大笑道：「若姑娘你是男子，那當今世上便沒有雌兒了！你那裝束打扮倒維肖維妙，但你的內息綿柔而長，此乃女性內息之象，單憑此點，便可知你乃女扮男裝無異了！」

吳小欣知藍衣女子的厲害，見她對自己並無惡意，便也坦然的笑道：「若天下皆如前輩的眼力，我這紀心靜的男子姓名，便不叫也吧了！」

那藍衣女子一聽，神色一凜，目注吳小欣，道：「你再說一次，你叫甚麼？」

吳小欣道：「我原來以紀心靜爲姓名呵！」

藍衣女子急道：「哪個紀？哪個心？哪一個靜？少俠你快說！」

吳小欣見藍衣女子焦急之情，溢於言表，完全出自內心的隱衷，便不忍瞞她，坦然道：「紀是一繩綁住自己的『紀』，心是有忍心的『心』，靜是心如水靜的『靜』呀！」

藍衣女子奇道：「少俠你也姓紀？又叫心靜麼？」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我的姑娘面目，已被前輩你識穿了，這紀心靜的姓名麼，自然是假的啦，前輩你如此着急幹麼？」

藍衣女子微歎口氣，喃喃道：「廿三年了！我那孩兒若在，也應該是廿三歲了！」

吳小欣奇道：「前輩有孩兒不見了麼？」

藍衣女子苦笑道：「不，死了！」她一頓，又低言了一句，「若非死了，廿三年來，爲甚麼毫無踪跡？哎！我那苦命的孩子！」

藍衣女子說罷，飛身上馬，頭也不回的飛馳而去了。

* * *

吳小欣怔怔的呆了一會，到底不明白藍衣女子的感慨是甚麼？但心中忽然道：「那天殺的紀靖尋娘親，這中年美婦卻心傷兒死了，若兩者顛倒過來，豈非皆大歡喜？世事偏就如此多災多折磨！」

吳小欣怔呆了一會，到底不能再呆等下去，便歎了口氣，騎上她的大黑馬，向東面疾馳而去。

不久，吳小欣策馬奔進一條十里峽谷中，但見這峽谷的山峯千姿百態，有似老人採藥，有如壽星迎賓，有似猛虎嘯天。

驀地，吳小欣見遠處山峯，有兩條人影，疾如飛鳥般衝落下來，輕功之高，吳小欣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吳小欣直看得驚詫不已，心道：當世中除了「合麗仙母」夫婦，琴魔、棋怪外，竟然尚有如此不世高人？

她一時好奇，便策馬過去，剛到崖下，突地只聽「砰！砰！」兩聲，又見兩條人影從山峯下的亂石草叢中飛彈出來，掠過自己的頭頂，一左一右，跌落在自己馬後不遠之處。

跌落左面的是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人，掃帚眉，吊眼睛，面孔瘦削，顴骨高聳，他一口鮮血噴出，急忙閉目盤腿運功調息。

落在右面的亦是一位中年男子，高額深目，濃眉短鬚，不似中原人士，身穿一套青色衫褲，他傷得更重，一條右臂幾乎被震斷了，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吳小欣驚愕間，突又見亂石草叢中，一人躺在一塊巖石上，也在閉目調息，似已受了內傷。

吳小欣心中大驚，原來此人正是「殭屍面孔」！

她未及細思，急忙一掠上前，正欲探視「殭屍面孔」的傷勢，他忽然一聲驚呼：「小心！背後……」

他不顧自己的內傷，運起勉強凝集的眞氣，一掌發出，接而又是

一口鮮血噴出，人幾乎暈厥過去。

吳小欣在「殭屍面孔」驚呼時，已感一股淩厲的掌力向自己背後壓到，她心知不妙，在危急中，「琴棋怪劍」倏地向後揮出，劍出掌力直飛而過，電光一閃，吊眼黑袍客收掌不及，左臂已被吳小欣的怪劍刺傷。

吳小欣這一招「萬物光」，乃「琴棋怪劍」的精華，出則如雷擊電閃，當世根本無人可以閃避。

吊眼黑袍客雖然功力蓋世，但他既要避開「殭屍面孔」的掌力，吳小欣這一招「萬物光」，便更無法破解，就算沒有「殭屍面孔」先發的掌力，他也決計閃避不了「琴棋怪劍」，因爲這是集了當世兩大隱宿的絕學精華。

吊眼黑袍客倉猝間驟遇此驚人劍招，心中不由一凜，自知決難佔得任何便宜，就向右一掠，右手提起青袍漢，身形一晃，人已躍出數丈之外，轉眼便消失在羣峯中了。

吳小欣正欲追趕，「殭屍面孔」忽地發聲道：「不要追，他的功力，決非你所能敵！徒招失敗而已。」

吳小欣驚道：「憑你的武功，亦非其敵麼？你不是天下無敵麼？」

「殭屍面孔」歎了口氣，苦笑道：「天下之大，人外有人，誰敢自稱天下無敵？不過若非那青袍人從背後偷襲，我與那黑袍人單打獨鬥，倒難分高下。」

吳小欣道：「你……你受傷重麼？」

「殭屍面孔」傲然一笑道：「我與黑袍人對了一掌，他的傷勢並不比我輕鬆！」

吳小欣驚道：「你先中了青袍人的偷襲，再與黑袍人拚掌，竟然不分勝負，那你的內力豈非比黑袍人更強麼？」

「殭屍面孔」淡然一笑道：「誰強誰弱我不知道，但這人武功之高，當世已絕無僅有了！能夠在他手下全身而退，已屬僥倖。」

吳小欣更驚道：「這人是誰？爲甚麼要偷襲你？」

「殭屍面孔」歎了口氣，道：「因爲我曾助你退敵，而彼等卻要殺盡天下姓紀之人，所以我便成了彼等之大敵矣！」

吳小欣怒道：「這等人憑甚麼要殺盡天下紀姓人？這還有天理王法麼？」

「殭屍面孔」苦笑道：「天理王法？他們就是王法！還有甚麼天理可言！」

吳小欣驚道：「那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殭屍面孔」道：「你只要仔細想想，他們爲甚麼要殺絕天下紀姓的人，便不難明白了！」

吳小欣沉吟道：「敢自稱自己便是王法的人，除非是朝廷中人，或者甚至是皇帝老子的心腹；而紀姓中必定有人威脅到皇帝老子的寶座，這才要趕盡殺絕！對了！這必定是皇帝老子派出的殺手！」

「殭屍面孔」道：「你猜中了一半了！」

吳小欣奇道：「那另一半呢？」

「殭屍面孔」道：「皇帝老子只是一位幾歲大的娃娃，因此朝中大權，實際上掌握在攝政大臣霍光手上，霍光爲保住自己的權力，當然要趕盡殺絕一切對他不利的人了！」

吳小欣悟道：「那我明白了，所有這些厲害殺手，均是攝政大臣霍光派出來的，目的是應付對朝廷不利的人，亦即對他霍光的權力不利的人！」

「殭屍面孔」接口道：「曾經造反的太子劉據、皇孫劉進，便是霍光的第一大目標。」

吳小欣道：「太子劉據不是已死了麼？」

「殭屍面孔」道：「劉據雖然死了，但他仍有一子劉進，就算劉進亦已不在人世，但劉進仍有一子劉詢，所以太子黨一日不殺絕，攝政大臣霍光便一日如坐針毡，無論如何亦不得一日安寧，因爲當今的皇位，按長幼排列，應該是非劉進之子劉詢莫屬。」

吳小欣點點頭道：「不錯，這便難怪霍光要派殺手四出搜捕了！不過紀姓的人又威脅到他甚麼了？他非要趕盡殺絕不可？」

「殭屍面孔」道：「聽說紀姓人中，有一位叫紀靖的年輕人，是太子黨人朱蝶兒所生，而他的父親，來頭更大得驚人，竟是楚霸王項羽的表弟，霸王神劍紀無希！因此，這劉邦的後人，對楚霸王的後裔，如何會輕易放過？自然非殺就不甘心了！」

吳小欣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那天殺的負心郎紀靖，曾說過這麼一段傳聞，如今再在這江湖奇人口中證實，看來是不假的了……但這「殭屍面孔」到底是誰？他對紀靖及朝廷之事爲何如此熟悉？又爲甚麼處處暗護於我？好不奇怪！

吳小欣心直口快，她心中存了疑問，便不由衝口而出道：「那你是何人？爲甚對朝廷之事如此熟悉？爲甚知悉紀靖之事？爲甚要暗護於我？」

「殭屍面孔」忽然喃喃的道：「落花流水春去也，換了人間，哎！不說也罷！但我可以告知姑娘你，你若姓紀，便早早隱匿，若不姓紀，那就快復原來名姓，莫因此

而誤送了生命！」

吳小欣一聽，心中更驚奇，忙道：「原來你已知道我是女的，但既然知道，又爲甚麼要暗中保護？」

「殭屍面孔」不由一笑，道：「不爲甚麼，只因爲你自稱姓紀而已！因爲我有一位救命恩人，她的兒子便是紀靖，正被朝廷追殺，所以我已發誓，但凡天下紀姓之人，不知則已，若知便要護其平安脫險！」

吳小欣越來越喜歡這「殭屍面孔」了，她一聽便忍不住笑道：「就算紀靖的娘親於你有救命之恩，你救紀靖便了，又何必去爲天下紀姓人操心？」

「殭屍面孔」道：「此事一言難盡，但我可以坦白一句，就是這場瀰天浩劫，乃因我而起，因此消災解難，便不可推卻了！」

「殭屍面孔」這一表白，吳小欣便忽然若有所悟，她盯着他，笑道：「莫非你與姓劉的太子黨有關連麼？」

「殭屍面孔」忽地仰天長歎道：「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遙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故國不堪回首，不提也罷！」

吳小欣精通詩墨，略一思忖，便明白其話中之意，她不禁驚奇道：「按詩中之意，憂國傷民，大有君王之風，莫非你便是當日的太子劉據麼？」

「殭屍面孔」歎道：「太子劉據屍骨早寒，人死焉能復生？姑娘不問也罷，多問無益，不如沉默。」

吳小欣知他決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便微微一笑，把話拐了一個彎，道：「那前輩日後有甚麼打算？你的傷不要緊麼？」

「殭屍面孔」目中精光一閃，沉聲道：「瀰天浩劫乃因在下而起，但求從中調解，爲天下紀姓人消災解難，稍贖罪孽，也就是了，也不敢思想甚麼日後之事。至於在下的傷勢，倒不必姑娘費心，只須略加調息，便可無恙！」

「殭屍面孔」一頓，又道：「在下大膽奉勸一句，姑娘女扮男裝，不知其意，但無論如何，若非紀姓，不如早返家吧！」

吳小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日來碰上的盡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怪物！她不由格格一笑，道：「江湖原來如此熱鬧，我是決計不返的了！而且我亦無家可歸，也如閣下一般，要尋一位天殺的負心紀姓人！」

「殭屍面孔」一聽，神色一凜，道：「姑娘欲尋的紀姓人是誰？尋他何爲？」

吳小欣笑道：「我……我尋他是爲了要殺他，你卻要救他，彼此路不同，不如分道揚鑣也罷！」

「殭屍面孔」道：「姑娘爲甚要殺他？」

吳小欣咬牙道：「誰叫他無情無義，無心無肺，忍心抛下我孤身一人？」

「殭屍面孔」似乎是此中過來人，他一聽姑娘家之言，忽然便明白其中的奧妙，不由微微一笑道：「但姑娘若把他殺了，豈非更孤單一世麼？」

吳小欣嗔道：「誰說我眞的殺他了？我，我只輕輕的殺他一殺便是了！」

「殭屍面孔」不由大笑道：「好！很好！好一句輕輕的殺他一殺？問世間情是何物？當眞是恨中有愛，愛中有恨……姑娘欲尋的紀姓人到底是誰？」

吳小欣驚道：「我爲甚要告訴你？」

「殭屍面孔」道：「你告訴我，我或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吳小欣想了想，道：「不行，我不能告訴你。」

「殭屍面孔」微笑道：「爲甚麼？你怕我會對他不利？」

吳小欣笑道：「你既發誓要拯救天下有難的紀姓人，爲甚麼會對他不利？」

「殭屍面孔」道：「那你爲甚麼不肯說？」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因爲他的武功比前輩你只强不弱，既然如此，若他自己不能自救，前輩你也未必可以救得了他，所以不告訴你也罷了！」

「殭屍面孔」一聽，並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道：「好！很好！你對他既然如此洞悉，想必已刻骨銘心，今生今世不會或忘了！既然如此，我的擔心倒是多餘的了！告辭了！」

「殭屍面孔」說罷，身形一晃，已遠在數丈之外，再一個起落，便已失了踪影。

吳小欣怔怔的站了一會，不由暗道：這人武功當不在琴魔棋怪之下，當今世上，怎的如此多了這等不世奇人？

她怔怔的呆了一會，荒山野嶺中到底不便久留，便翻身上馬，馳出十里峽谷。

吳小欣在紀靖有可能出現的地方，一連轉了七日，但連他的踪跡也沒探聽到。

她心中又驚又恨，暗道：這人莫非已遭不測了麼？不然爲甚麼竟如石沉大海，毫無訊息？哼哼，假如尋到這天殺的，我非要好好教訓他一頓！就連那雲中客也是胡說八

道，如今已過了十五天了，竟連他的影子也尋不到！

她恨恨的發了一會狠，便猛地一咬牙，暗道：先尋那算命先生雲中客，問個究竟，若他再敢欺騙我，就順手把他的鬼招牌拆了！

吳小欣擔心牽掛那天殺的紀靖，這一腔離情恨怨，便全衝「一指判斷，乾坤大道」的算命先生雲中客來了。

吳小欣第二天就調轉馬頭，重新折轉回去，打探雲中客的下落。

奇怪的是，雲中客也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吳小欣找了一日，附近大小城鎮，竟也沒人知道有這麼一位算命先生的下落。

＊　＊　＊

第二天，吳小欣來到一個名叫觀音渡的地方，正欲渡江過那面的小鎮，但江水茫茫，竟連一隻渡船也不見。

她正想轉到另一面去尋船，此時卻忽見一艘大船，從上流駛來，吳小欣連忙高叫道：「喂，船家，渡我過河可以麼？」

大船泊近江岸，一位紫臉漢子從船艙裏走出來，上下打量了吳小欣一眼，道：「公子你貴姓？」

吳小欣奇道：「你載不載便了，查人家的名姓幹麼？」

紫臉漢呵呵一笑道：「公子有所不知，這條船乃紀姓人造的，專門爲姓紀的人而渡！但姓紀之人，均可免費搭載，熱情招待；但若非紀姓人，那就恕不接待了！公子貴姓呵？」

吳小欣心中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天下當眞因紀姓人亂了套了！有人要殺絕，有人要救盡；有人恨極，又有人愛極；有人避之則吉，卻有人專爲他而渡……天，紀姓人到底是甚麼活寶貝，竟把偌大江湖攪得風起雲湧？」

吳小欣想了想，便笑道：「在下正好姓紀，不知渡也不渡？」

那紫臉漢子一聽，即堆下笑臉道：「既是紀姓，如何不渡？公子請上船。」

吳小欣心中不由好奇，暗道：「怎的一句姓紀，便眞的免費而渡？若天下人皆自認姓紀，那豈非天下人盡皆可渡？他也根本不查證其中的是非眞僞！

吳小欣正猶豫間，那紫臉漢子連聲催促道：「公子若上船過渡，便請快快上船，否則便不等公子了！」

吳小欣心想：錯過了這艘大船，不知甚麼時候方可渡過江去？無奈咬了咬牙，道：「好！就上你的船便了！」

紫臉漢子一聽，便指揮水手放下跳板，先把吳小欣的大黑馬牽上船，然後接吳小欣上船而去。

正要開船時，岸上遠處忽然有人高聲喊道：「船家！船家！等一等！載多我一人好麼？」

說時，那人已跑到岸邊來了。只見他臉上肌肉僵硬，就如天生痲木人似的。

吳小欣心中一動，雖然面容不似，但他的擧止、神態，卻極像她要尋的那人——算命先生雲中客！

這時只見那紫臉漢子也不問對方是否姓紀，便一口拒絕道：「不行！這條船有人包了！」

那人急道：「那多載一人也沒甚麼呀？而且我也出得起船資！」

紫臉漢子想了想，便問吳小欣道：「紀公子，你說載不載這人？」

吳小欣此時細看這人的口音擧止，已確定他是算命先生雲中客無疑，不禁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我正要找他晦氣，不料他竟然自動撞上門來！

吳小欣立刻笑道：「你便載他一程吧。」

紫臉漢子打量了那人一眼，這才放下跳板，道：「既然公子爺答應，你便上船吧！」

那人聽說船家准他上船，大喜，又連稱多謝，連忙走上船來。

紫臉漢子收了跳板，把船撐離江岸，對那人道：「你進船艙去吧，別在這兒妨礙我的工作。」

那人忙道：「是，是，進艙去。」

那人一進船艙，卻與吳小欣打了個照面，不由一怔，似乎並不相識。

吳小欣卻格格一笑，一手把他的衣袖執住，輕聲道：「先生！別來無恙？」

那人喃喃道：「我那是甚麼先生？」

吳小欣冷笑道：「你休想瞞得過我的耳目！你若非那算命先生雲中客，我甘願把腦袋割了！」

那人終於無奈的歎了口氣，道：「既然被少俠識穿，無奈認了吧！」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你既然是雲中客，爲甚麼又要扮成這般模樣？」

那人——雲中客苦笑道：「當今世人只肯聽好話，不願聽眞話，因此在下着實得罪了不少惡人，無辦法，只好隨時轉換身份了，請……請少俠見諒。」

吳小欣冷笑道：「你敢保證，你所說的都是實話麼？」

雲中客道：「在下以人頭擔保，所說字字不虛。」

吳小欣冷笑道：「那你的人頭只怕便要落地了。」

雲中客奇道：「爲甚麼？」

吳小欣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不是判定，我與那姓紀的朋友

，少則七八天，多則十六、七天便可相見？但此時已是第十六天了，依然形踪不見！你所說的是否不實？既然不實，是否謊話？既是謊話，這人頭是否該落地了？」

吳小欣這一連幾個疑問，把雲中客弄得直眨眼，好一會他才忽然失笑道：「少俠所言差矣！」

吳小欣生氣道：「我差甚麼『矣』了？」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當時我判斷，少俠與你那紀姓朋友，少則七、八天，多則十六、七天，便可相逢見面，是也不是？」

吳小欣點點頭道：「不錯！你的確如此判斷！」

雲中客微笑道：「那七加八是否十五？十六加七是廿三？亦即說，十五至廿三天內相逢，亦判斷非虛。」

吳小欣咬牙道：「狡辯！」

雲中客笑道：「好，就算這是狡辯，但原來所說十六、七天，今日是第幾天了？」

吳小欣道：「第十六天哩！」

雲中客呵呵一笑道：「然則第十七天相逢，亦非判錯，是麼？」

吳小欣無言以對，好一會，才咬牙噗嗤一笑道：「好！就算你狡辯成功！不過，你也別高興得太早，反正明日將到，若不相逢，你頭上的人頭，便非割下來不可！」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好，好，且待明日看看便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好，好，你這顆人頭也暫且寄下了！」

雲中客瞥了吳小欣一眼，忽然又歎了口氣，欲說甚麼，卻又忍住。

吳小欣笑道：「你歎甚麼氣？人頭目下依然是你的，不是且待明天再說麼？」

雲中客道：「在下並非爲自己歎氣，而是爲少俠！」

吳小欣奇道：「我？」

雲中客斷然道：「當然是你。」

吳小欣微哼一聲道：「你替我擔心甚麼？」

雲中客道：「在下見少俠你印堂晦暗，恐有不測災危，而且不遠，只怕就在今夜！」

吳小欣一怔道：「我有甚麼災危？你莫又再胡說八道！」

雲中客微微一笑道：「我早就說眞話是沒人願意聽的了，所以還是不說爲妙，免惹禍上身。」

吳小欣道：「你說一半不說一半，不行，你非說完不可！說，我到底有甚麼災禍？」

此時，船頭的那紫臉漢子忽然接口道：「紀公子所言是極，好端端的，有甚災危？若紀公子有禍，豈非連我這船也一併遭殃？你這人休要胡言亂語！」

雲中客微笑道：「在下不過依命理直言罷了，豈敢胡說八道。」

紫臉漢子這時一步跨進船艙來，盯着雲中客道：「你既然如此自負，那看看我的命相又如何了？」

雲中客凝視紫臉漢子，好一會才道：「船家，請恕在下直言，你這相格是死相，今夜只怕有殺身之禍！」

紫臉漢子不由一怔道：「我有殺身之禍！哈哈，我有甚麼殺身之禍？」

雲中客微笑道：「你山根破損眼珠黃，更兼命陷羅針豎，顴硬神昏髮又剛，當主今夜陣中亡！」

紫臉漢子一怔，目中兇光一現，似欲發作，立斃雲中客。

雲中客嚇得連忙道：「這只是在下胡說八道，當不得眞的！」

紫臉漢子厲聲道：「你敢咒我死麼？」

雲中客連忙俯身道：「不敢！不敢！船家恕罪則箇。」

這時船尾有嘶啞聲傳來道：「老二，你怎跟這算命先生一般見識？他胡說八道，你怎也當是眞了？」

紫臉漢子沉聲道：「哼！諒他也不敢！」

紫臉漢子說罷，又狠狠的瞪了雲中客一眼，這才轉回船頭去了。

吳小欣這時忽然想起在苗寨遇賊，不也應了這雲中客的口麼？她不由有點半信半疑，悄聲道：「先生！我今夜眞的有災禍麼？」

雲中客苦笑道：「此乃命理註定，不但今夜，日後只怕也災難重重，連綿不斷。」

吳小欣道：「那如何可以避過？」

雲中客想了想，才沉聲道：「若要避兇去禍，便須改頭換面，勿再以目下形相示人，而且不可過露鋒芒，凡事忍讓，以避小人耳目，或許可免卻。」

吳小欣一聽，道：「先生的意思，即要本少俠從此退出江湖，隱身埋名，不問世事麼？」

雲中客斷然道：「此乃唯一消災去禍之法也！」

吳小欣卻大笑道：「若如此，那倒不如來個千災百危好了！」

雲中客道：「爲甚麼？難道少俠你不怕死麼？」

吳小欣傲然道：「我有未了之事，如何可以退出江湖？而且那等小災小禍，毛頭小賊，也還不在本少俠的眼內！」

雲中客歎了口氣，道：「但還是小心提防的好。」

吳小欣冷哼一聲，不再答理雲中客。

這時船已在江面行了一段小路。

吳小欣因觸動心事而下淚。

時近黃昏，船家給他們送來晚飯，居然甚豐盛，有紅燒魚、辣椒蝦、炒鷄球。

船家更向吳小欣問道：「公子爺可要酒？」

吳小欣問雲中客道：「你喝酒麼？」

雲中客忙道：「喝，喝，有甚麼好酒？」

紫臉漢子瞪了雲中客一眼，似乎暗示他這頓飯並非爲他而設，他不過叨了這公子爺的光吧了！

雲中客卻只作不見。

紫臉漢子見吳小欣望着他，這才無奈的道：「有桂林三花，貴州大麴，紹興的狀元紅。」

雲中客道：「有沒有糯米酒？」

吳小欣一聽「糯米酒」三字，不由望了雲中客一眼，心道：「那天殺的紀靖，也很喜歡飲糯米酒的！自己也曾發誓要學會釀糯米酒，以便日後讓他喝個夠！」

吳小欣見雲中客口味與紀靖相同，對他的反感登時便減了幾分，笑問他道：「先生也喜歡糯米酒麼？」

雲中客連忙點頭道：「喜歡！喜歡極了！」

吳小欣冰雪聰明，便有心考一考他是眞是假，道：「那先生可知道糯米酒有甚好處？」

雲中客笑道：「糯米酒麼，香醇帶甜，補氣補血，男女皆宜。少俠喝了，也有裨益。」

吳小欣臉上忽然一紅，因爲她忽然想起紀靖當日曾笑她道，她若不喝糯米酒，日後生孩子，便少了一種補身佳品。

吳小欣掩飾的一笑，轉臉問紫臉漢子道：「那船家，就來一瓶糯米酒吧！」

紫臉漢子陪笑道：「糯米酒沒有，但桂花陳酒倒跟糯米酒差不多，要麼？」

吳小欣點頭道：「也好，便桂花陳酒吧。」

紫臉漢子答應一聲，連忙出艙拿酒去了。

不一會，便端了一壺桂花陳酒來，正欲替吳小欣和雲中客倒上。

雲中客卻一手接過桂花陳酒壺，拔開蓋子，聞了聞，便笑道：「是，的確很香。」

雲中客笑道：「在下等聞江湖有等技倆，要下迷藥，多選香味濃烈的酒，不知是否這種桂花陳酒？」

紫臉漢子臉色微變，忙道：「先生說笑了！我等是正當船家，豈會幹這等江湖大盜的缺德事？」

吳小欣見兩人對答古怪，一時不知說甚麼好，便冷眼旁觀，不發一語。

雲中客這時點頭微笑道：「是

極，是極，船家果然是正道中人，待客熱情有加，這一杯，便先敬船家吧！」

雲中客說着，便倒了一杯桂花陳酒，雙手向紫臉漢子奉上。

紫臉漢子一見，略一猶豫。

吳小欣立刻警覺道：「你不敢飲麼？」

紫臉漢子咬一咬牙，便忽然道：「好！既然兩位有所疑惑，我就不敢禮讓了！」

他說着，接過那杯桂花陳酒，果然一飲而盡，稍待一會，便退出去了。

吳小欣一見，心中疑慮頓消，反怪雲中客多事，她捧起另一杯桂花酒，輕輕呷了一口，果然香極了，不由大喜道：「雲先生！你也飲吧！莫辜負了船家一番好意！」

雲中客略一沉吟，便笑着捧起一杯，亦一飲而盡。

不一會，吳小欣便連飲了三杯，雲中客也陪着她飲了三杯。

吳小欣吃了一會菜，只覺暢快無比，又再飲了一杯，她眼前一花，便感迷糊起來。

吳小欣心中尚醒，拚命提聚內力，以抵禦酒力的侵襲，豈料這酒力卻厲害無比，她的內力根本抑制不了，不一會，她便一跤仆倒在艙板上了，只是心中還有二分清醒。

這時只見雲中客身子一歪，亦伏在桌上睡着了。

就在此時，紫臉漢子忽然在艙口中探頭一望，然後向後面嘿嘿一笑，道：「老大！終於倒了！」

老大原來是後面掌舵的艄公，他這時亦一掠而至，輕功竟然十分了得。

老大向艙裏望了一下，見裏面兩人果然已寂然不動，這才大喜道：「很好！老二，你果然智機過人，把這鬼靈精算命先生也騙倒了！」

老二笑道：「剛才若非我見機，先服了解藥，當着他兩人面前飲了一杯，還眞不易騙倒他倆呢！」

老大道：「好！我等總算替主人立了一大功！主人有密令下來，說這姓紀的小子，可能與那逆賊紀靖是同一黨，而且關係異乎尋常，只要把這小子捉了，便不怕紀靖這小子不自投羅網了！」

老二一聽亦大笑道：「不錯，主人曾許下諾言，但生擒紀心靜者，賞黃金二千兩；活捉紀靖這逆賊者，賞黃金萬兩！兄弟，看來這一萬二千兩黃金，非我等莫屬了，乖乖，這一萬二千兩黃金，足夠我倆快活過三輩子了！」

兩人說着，一頭鑽進艙來。

老二向雲中客掃了一眼，恨道：「這王八算命先生幾乎壞了我等好事，便送他去餵他的老祖宗吧！」

老大道：「那如何處置這姓紀的小子？」

老二笑道：「他中了我等的獨門迷藥，三日三夜休想醒來，先任他好好睡一覺便了！」

老二說着，便過來一手提起雲中客，雲中客到了他手上，竟如提着一條小魚，顯然他的功力亦高得厲害之極。

吳小欣此時尚有二分清醒，見狀心中恨極，但又苦於無法反抗，更想起自己是女兒身，此時內力全失，若被這兩賊識破身份，被他兩人汚辱，那就當眞生不如死了！還連累了雲先生一條生命！哎，可惜自己不聽他的一番眞話！

吳小欣自苦之際，雲中客已被提到船頭，老二右手向前一抛，要把雲中客抛入江中餵王八。

就在此時，老二的右手忽地向後一旋，反而轉了回來，而且手一鬆，雲中客掉了下來，跌在船頭艙板上。

更奇的是，雲中客跌落之際，他一隻腳恰恰踢在老二腰間，老二忽然就如中邪似的，手舞足蹈的掉進江裏去了。

老大見了大駭，他急奔過去大叫道：「老二！老二！你瘋了麼？」

老二在江水中瘋了似的手舞足蹈，一面拚命飲水，一面掙扎狂舞。

老大如見鬼魅，他也不打算去救老二，連忙奔回船尾，便欲開船。

不料他經過跌在艙板上的雲中客身邊時，不愼一脚把雲中客踢得打了個轉。

老大卻又突然哈哈狂笑，瘋了似的直向船邊奔去，但雖然大笑，但目中卻驚惶之極，猶如嚇破了膽的小鬼，見了閻王爺。

老大一面狂笑着，一面向船邊奔去，他的目光驚惶之極，但身子卻不由自主，猶如被無影鬼魅，推着他向前，噗咚一聲，亦掉落江水中去了。

吳小欣此時已可勉强移動身子，她拚命把眼珠移到船窗，探頭向外一望。

只見老二在水中狂舞，見老大掉下來，登時樂得發狂，一把抱住他，便狂舞起來。老大被老二瘋狂的抱着，根本無法掙脫，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哈哈狂笑，江水也就不斷的灌進肚裏。

這兩名水中好手，此時竟在江中跳起死亡之舞。

這情形任何人見了，亦感到怪異之極。

不一會，兩人狂舞的身形越來越小，因爲江水喝多了，身子沉重，也就沉下去了。

一個巨浪打來，把兩人蓋住，便再沒有浮上來，大概是先去餵他們的老祖宗王八去了。

* * *

吳小欣不禁瞧得目瞪口呆！

但更奇的事又來了，只見雲中客被連踢了兩腳後，不但沒被踢傷，反而因禍得福，被踢醒過來了，他躺在船板上不住的呻吟。

船上尚有二名助手，見狀突然亮出兵器，向雲中客便劈。

雲中客左滾右滾，便避過了兵器，不知怎地，那兩名助手的屁股分別被胡亂掙扎的雲中客踢了一脚，兩人登時亦掉到江中餵王八去了。大船之上，便只剩下雲中客和艙中的吳小欣了。

雲中客這時掙扎着向後艙爬去，他竟然懂得駛船，把船舵一扳，大船便乘風破浪的重新前行了。

吳小欣想叫，但又叫不出聲，見雲中客似乎把她忘了，心中又恨又驚，只好拚命凝聚一口眞氣，支持着向後艙爬去，當她爬到後艙，雲中客連忙伸手來拉她時，吳小欣一陣驚喜，眞氣頓洩，人也立刻完全昏迷了。

雲中客歎了口氣，目中精光突然暴射，他霍地一躍而起，右腳把舵，左腳把吳小欣的身子一勾，便把她輕輕抱入懷中，然後伸手餵了她一粒藥丸，才又把她輕輕放下了。

吳小欣醒來時，已是第二天的拂曉時分。

她睜開眼皮，迷糊中只覺自己仍內力全失，已落在賊人手中，不知怎樣了。

在驚惶中她連忙伸手摸遍自己的衣服，發覺全無異樣，這才稍稍放下心來，心道：假如已被賊人汚辱，那還有臉與那紀靖相逢麼？哎，幸而保住女兒清白之身！

她心中這一輕鬆，人也清醒了許多，她試試活動一下手腳，但感內息奔流，已無阻礙，連忙翻身坐下，運起功來。

她依「合麗仙母」所授的內功心法，功行一周天，頓感渾身精力充沛，雖然肚子空空的，到底可以四處走動了。

她一躍而起，頭頂砰的一下撞上了船艙頂板，這才知道自己原來仍在船上。

算命先生雲中客怎樣了？這是吳小欣清醒後的第二個念頭。雲中客此時在她心中，已非等閑之輩，因爲她想起她在迷糊中時，發覺雲中客原來武功極高，竟能隔空點穴，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若非如此，她與他二人，今晚在船上，必定凶多吉少。

她走出船艙，但見江水滔滔，大船仍在乘風破浪向前急駛。

晨風陣陣，東面已透出幾道光華，黎明終於到了。

吳小欣向船尾走去，這才發覺，原來掌舵的人，竟是那算命先生雲中客！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好呵！雲先生，原來你尚會駕船。」

雲中客笑道：「行走江湖，這等技倆，在下還算懂得一些，不然，偌大一艘空船，沒有艄公、水手，豈非白白着急麼？」

吳小欣咬牙道：「好！你很好！」

雲中客笑道：「我有甚麼好了？」

吳小欣道：「你若不好，如何會識破賊人的毒計？如何能打發他們去餵王八？又如何可保得住你、我的生命？」

雲中客淡然一笑道：「這只是賊人求功心切，貪圖那一萬二千兩賞金，自相殘殺，至全部喪身江底而矣。」

吳小欣咬牙道：「那你便沒有半點作用？」

雲中客笑道：「有倒有一點，我等走江湖賣藝的，身邊自然有提防人家暗算的法寶，例如解迷藥之類的藥丸，在下幸而還備了二粒，一粒自己服了，另一粒順便便餵少俠服下，這都是少俠命大福大，才逢兇化吉。」

吳小欣微哼一聲道：「時至今日，你仍想瞞我麼？」

雲中客聞言一驚道：「在下瞞你甚麼？」

吳小欣道：「你原來懂武功！不但懂，而且高深極了！例如一手隔空點穴功夫，便決非等閒之輩！」

雲中客一聽，目中閃過一絲猶豫，但終於點點頭道：「這等微末本領，在下的確懂得一點，只是本領有限，若不是萬不得已，便不敢輕易使出，今晚無奈之際，只好勉强一試，倒教少俠見笑了。」

吳小欣微微冷笑道：「你當眞是算命先生麼？」

雲中客笑道：「雲中客當然是算命先生。」

吳小欣冷笑道：「那好，今日已是第十七天了，若我未能與那姓紀朋友相逢，你的算卦便不靈了，我就要拆掉你這算命招牌！你的算命招牌藏在哪裏？」

吳小欣作勢要搜雲中客，雲中客嚇得連忙分辯道：「等一等……等一等！」

吳小欣微微冷笑道：「還等甚麼？」她依然口到手到，伸手在雲中客的衣服上亂搜。

雲中客嚇得一手掌舵，一手擋駕，一面道：「今日雖然是第十七天，但只是黎明時分，距離一天過

去尚有整整六個時辰呵！少俠，少俠請別亂來！」

吳小欣手不停，心中暗笑道：「好！那我就先拆你的人皮面具！且看你到底是誰！」原來她已識破雲中客臉上是戴了人皮面具了！

吳小欣故意繼續亂搜，雲中客無奈也只能亂擋駕，因爲他無論如何不能向吳小欣出手，在混亂中，吳小欣的右手突地向上，閃電般的一伸，手指已粘上雲中客的臉頰！

然後又閃電般的向下一掀，一時間，兩人相對而視，均驚奇得目瞪口呆！

吳小欣雖然已意料雲中客必定是甚麼高人，隱藏身份，沿途保護她，但她却想不到這人竟是他！

他，雖然也料到吳小欣已對他的身份起疑，但他在忙亂掩飾身份中，卻忘了一點，就是吳小欣已今非昔比，她的功力，已足可躋身武林一等一高手之列，因此在她驟然出手揭他面具時，他竟然未能及時阻擋！

吳小欣還是吳小欣。

但雲中客卻變回另一個身份，天殺的負心人紀靖！

吳小欣怔了好一會，她心中也不知是甚滋味？驚、喜、恨、怒、怨？都不是，但都有一點。

吳小欣把人皮面具狠狠的拋入江中，咬牙道：「你……你騙得我好苦！」

紀靖歎了口氣，陪笑道：「情不得已，尚請小姐鑑諒。」

紀靖越客氣，吳小欣心中就越氣惱，她緊咬嘴唇道：「我問你，你爲甚麼要不辭而別？我得罪了你甚麼？你如此恨我、討厭我！你今日無論如何要說清楚！否則，哼哼，就算你武功蓋世，本姑娘今日亦要與你決一決勝負！」

紀靖見吳小欣氣得滿臉脹紅，知她眞的是動了火了，連忙解釋道：「你，你聽我說！當日你爹爹不幸身亡，我自愧保護不力，又聽你在痛苦中說了一句，我……我就不忍再傷你的心，只好走開了！」

吳小欣驚愕道：「我當時說甚麼了？」

紀靖喃喃道：「你當時不是說，我好後悔麼？所以……所以……」

吳小欣一聽，登時醒悟紀靖爲甚麼離她而去，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咬牙道：「所以……所以你就不辭而別，捨我而去？」

紀靖苦笑道：「當時我想，我的確是一個不祥之物，你遇上我，你的爹爹就命喪當場，也難怪你心中後悔，我若不離開，豈非也連累了你麼？所以萬般無奈，我才悄悄離開了。」

吳小欣道：「但你明知道我出

來找你，你卻偏要裝神弄鬼，戲弄於我！你……你好沒心肝！」

紀靖忙陪笑道：「我那日與你相會，的確是偶然而逢，起初我尚奇怪，你毫無武功根基，雖然學了『幻影蓮花琴音』，但到底功力未逮，如何可以千里迢迢，來到此地？於是便不欲正面相見，僅在暗中跟隨。」

吳小欣恨恨道：「你既不肯正面相見，又跟隨我幹麼？」

紀靖訕訕道：「我雖然不願露面，但也不忍令你受傷！我……我決不會讓你損一根汗毛的！」

紀靖這一表白，吳小欣心中才稍舒暢些。

她瞪了紀靖一眼，道：「那沿途保護我『殭屍大俠』，也是你請來的麼？」

紀靖沉吟道：「不是，但那人的出現，我亦察覺了，他不但武功極高，而且胸懷廣闊，大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氣度，令人敬佩，我亦正想探悉他的眞正身份，但他對你似乎眞的出自一番好意。」

吳小欣點點頭道：「不錯，他曾道：當今這場彌天浩劫，是因他而起，所以他要發誓救助天下姓紀之人。我倒是沾了你這紀姓之光了！」

紀靖見吳小欣的氣又來了，嚇得他連忙轉了話題道：「我在你四周，一直不離，但有一段時間，我並不在你身邊，這段時間是誰教你的武功？贈你那奇妙的魔琴？」

吳小欣聽紀靖提起這事，她的火氣就忘了發作，得意的笑道：「你莫以爲你這『無爲大俠』便很了不起！你知道這玉蟒琴和棋劍是誰贈給我麼？告訴你，是當世兩大高人琴魔和棋怪！他們還授我一套『琴棋怪劍』法！你敢與琴棋劍比試一下麼？哼！」

紀靖見她餘怒未息，連忙陪笑道：「當世四大奇人，全是你的師傅，太上老祖、合麗仙母、琴魔、棋怪，無一不是驚天動地的人物，你集四人的絕學於一身，你的本事比我强多了，我如何敢跟你比試！」

吳小欣卻不吃這一套，她瞪了紀靖一眼，哼了一聲道：「你別以爲讚美我，我便饒你了！哼，除非你能說出一個我可以接受的原因，那就另當別論。」

紀靖無奈的一笑，道：「你眞的要知道？」

吳小欣斷然道：「當然！除非你願意與我比試！」

紀靖道：「我問你，欣妹，你出來行走，女扮男裝，是不是以紀心靜這名字自稱？」

吳小欣臉上一紅道：「不錯！誰叫你忽然不辭而別？我氣不過，便胡亂以紀爲姓，心道：你紀靖若因姓紀被人殺了，我也不想獨留世上，乾脆也被他們殺害算了！」

紀靖心中不由感動，喃喃道：「這你又何苦？你知道麼，爲甚麼總有人要殺絕姓紀的？」

吳小欣心中一動，忽然想起那「殭屍面孔」的話，便點點頭道：「知道！」

紀靖奇道：「你知道甚麼？」

吳小欣得意的一笑，道：「聽說紀姓人得罪了當今太上皇攝政大臣霍光，所以霍光勢必要殺盡天下的紀姓之人！你紀靖恰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紀靖又驚又奇，忙道：「不錯，紀某人的確是這場天下紀姓人大災難的罪魁禍首！因紀某人之故，已不知有多少人慘作無頭冤鬼了！但你如何會得知？而且如此肯定？」

吳小欣格格一笑，她在紀靖面前，不知不覺，已恢復她少女的嬌態了，「不但如此，我還知道，目下江湖風起雲湧，最大的禍根，是朝廷派出大批殺手，朝廷的目標有二，其一是清剿太子黨劉據的餘孽；其二是追殺據說是甚麼霸王項羽的後裔紀姓人！而你紀靖恰恰是朝廷二大目標之一。」

紀靖不由一怔，道：「的確如此！但你如何得知？欣妹！」

吳小欣笑道：「你以爲就是你知道江湖兇險麼？我的靖哥哥！欣妹我就不知道？告訴你，我還知道許多許多！」

紀靖不由目瞪口呆道：「若非我紀靖一直在你身邊，你這番話說出，別人必定斷認你是朝廷的探子了！你到底還知道甚麼？」

吳小欣卻哈哈大笑道：「不知道。」

紀靖不明所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吳小欣笑得花枝亂顫，道：「不知道便是所知的都說了，不知的還說甚麼！傻子！但你又還知道甚麼？」

紀靖沉吟道：「霍光的陰謀尚不止此，他除了欣妹所知的兩大目標外，尚有一條毒計，就是四出挑起武林各門各派的大仇殺，結果是武林各門各派的實力大大消耗，對朝廷的潛在威脅便大大減少了！而且尚可拉攏一些武林中人，爲他賣命！」

吳小欣咬牙道：「姓霍的好毒辣的手段！」

紀靖點點頭道：「霍光的毒計果然狠絕，武林人士爲求自保，已有不少投效於他，爲他賣命，反過來又四出殘殺不肯依附於他的人，當今武林腥風血雨，連我亦不知能否全身而退，所以，所以我才悄悄

離去，以免連累於你，望欣妹諒我。」

吳小欣微哼一聲，道：「好！就算你這解釋有一半道理，但你既然明知我已決心非找到你不可，為甚麼還不肯正面出來與我相見？」

紀靖微笑道：「我當日與你分手後，的確有心不再過問江湖中事，恰好碰上一位江湖奇人，精於堪輿風水算命之學，我便求他傳我三幾手絕學，以便隱姓埋名，憑此技藝謀生，恰恰遇上欣妹妹！因此將錯就錯，以算命先生的面目出現，一方面穩住你的心緒，另一方面也暗中保護，希望你終能知難而退，以免因紀某而誤送生命！」

吳小欣咬牙道：「但你又知不知道，就算是刀山火海，為了你、我，我也敢去闖一闖？」

紀靖長歎一聲，道：「若我不知道，我還會在你身邊出現麼？但你這又何苦？」

吳小欣見紀靖眞情流露，表白心跡，心中大感欣慰，氣兒也因此消去大半了。

直到這時，她這才又為紀靖的處境擔心起來，因為他目下已成衆矢之的，不但朝廷非追殺他不可，而且武林中人，對他亦不懷好意，他的處境可謂兇險之極。

而且在這船上，他為救自己，露了一手獨門「無為神功」，一下子除去船上的賊衆，此事必然已暴露他的身份，危機只怕已不遠矣！

吳小欣想到此處，呆呆的盯着紀靖，不由唔唔吃驚，然後又幽幽的歎了口氣。

＊　＊　＊

紀靖此時已完全明白，吳小欣對他的確一片深情，他心中感動，又大感欣慰，因此也精神起來，但感有此紅顏知己，夫復何求？

忽然見吳小欣幽幽歎氣，不知她又觸起甚麼心事，便忙道：「欣妹歎甚麼氣？」

吳小欣不答，定定的目注紀靖一會，才幽幽的道：「我在看，你到底是否夭折短命的相貌！」

紀靖不由失笑道：「怎的了？欣妹，你幾時也學會算命占卦了？」

吳小欣並沒笑，認眞的道：「你不要笑，常言道醫者不自醫，卜者不自卜，我雖然不懂醫卜，但好歹還有一點常識，人道男子命運，首重橫眉，若眉薄而疏，則短命夭折之相。」

紀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那我的眉毛濃而黑，便必非短命夭折之相了！是麼？我的大風水先生！」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我亦聞說的確如此，但目下你兇險不少，偌大江湖已難以容身，這長壽剛烈之相，只怕有點不實了！」

紀靖一聽，也立刻明白，原來吳小欣是為他目下的處境擔心了。他不由淡淡的一笑，道：「欣妹放心，我雖然已成衆矢之的，不但朝廷必欲追殺，而且武林中人亦窺伺不休，因為一萬兩黃金，那對任何人均是一種强烈的引誘！但你知道我練的是甚麼功夫？」

吳小欣道：「無為神功啊？」

紀靖微微一笑，道：「不錯，的確是無為神功，但近日我已參透無為神功的根源所在，便是苦難，當一個人受的苦難越多，假如他能頂得住苦難的殘酷折磨，他就自然而然練成一種功夫，這功夫也就叫苦難神功！一個練成苦難神功的人，世上還有甚麼兇險可以擊倒他？」

吳小欣依然不放心道：「你的功夫雖然厲害，但雙拳難敵四手，如此衆多高手衝你而來，你如何招架？」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人在江湖，偏逢紀姓，身不由己，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他一頓，又咬牙道：「有等强人，千萬別惹我紀某人生氣，否則，哼哼，便皇帝老子，紀某人也不會對他客氣！」

吳小欣心中一動，暗道那「殭屍面孔」功力蓋世，而且專門保護天下姓紀之人，若能與此人會合，自己這一面的勝算便大許多了！

吳少欣這般思忖，便忙對紀靖道：「對了！靖哥哥，我想起一個人，他或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紀靖奇道：「他是誰？」

吳小欣道：「不知道，但我與他曾有一面之緣，他亦數次助我脫險，我曾問他為何要救我？他說武林這場彌天浩劫乃因他而起，姓紀的人無辜被連累，所以他要救助天下遇難的紀姓之人。我當時恰恰是以『紀心靜』這名字出現的！」

紀靖微一點頭道：「你是說那類似殭屍的大俠麼？」

吳小欣笑道：「不錯，正是那位殭屍面孔！他之所以助我，看來倒是出於一番好意。」

紀靖奇道：「我當時亦發覺，此人武功之高，不在紀某人之下，當今世上，誰有這等功力？可以斷定，他並非四大隱宿之一，那他到底是誰？」

吳小欣一聽，不禁格格一笑，因為她又想起她碰見的一個人！

吳小欣道：「殭屍面孔到底是誰，我不知道，但天下的奇人當眞不可勝數！例如我曾遇見的一位中年美婦，她的功力，便驚世駭俗！靖哥哥你信不信？」

紀靖微笑道：「好啊！欣妹你這美公子甫現江湖，便把一干奇人引出來了！但這中年美婦到底如何

厲害？」

吳小欣道：「她如何厲害我說不清楚，但我當時以玄天老祖的幻影蓮花琴音去試她，卻被她以一條軟鞭把琴音反彈牽引，擊向她要懲治的惡徒陳大俠，把陳大俠弄得跳起蚱蜢之舞！這當眞不可思議。然後陳大俠在她面前，竟然不敢作任何反抗，自擊天靈蓋而亡，陳大俠臨死時尚慶幸的自言自語。」

紀靖眼睛不由一亮，道：「他自言自語甚麼？」

吳小欣道：「這陳大俠自言自語道：寧見閻羅，不見女媧！在女媧神劍手下，能免分筋錯骨之苦，也算是他天大的運氣了，就是這麼一句。」

紀靖一聽，不由神往的道：「不錯！果然是她老人家！」

吳小欣奇道：「這老人家是誰？」

紀靖搖頭道：「不知道。」

吳小欣又好笑又好氣，道：「你若不知道，果然甚麼？」

紀靖笑道：「我聽人說，江湖近日出現了久寂的女媧神劍氏的踪跡，但女媧神劍氏一出，那等武林敗類便該倒霉了！你所見到的，或許便是那位女媧神劍氏了！若眞的是她，陳大俠必定死有餘辜，他不加反抗，算他聰明，因為據說當今世上，誰若見到這神劍氏亮出女媧劍的，那他的死狀必定比不見的痛苦千百倍！」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那比起靖哥哥你的無為神劍又如何？」

紀靖苦笑道：「根本無法比較！」

吳小欣奇道：「為甚麼？」

紀靖道：「無為劍法乃一種以靜制動，專門尋隙而突進的劍法；但女媧劍法，卻是以女媧煉石補天為根基，專門為塡補劍法的破綻而創練；因此無為劍法既無隙可進，女媧劍法亦無破可補，便鬥上三日三夜，亦決沒有任何結果！既然如此，還比較甚麼？」

吳小欣不服氣道：「那比起我的琴棋怪劍，又如何了？」

紀靖沉吟道：「我曾見過欣妹你出劍，琴棋劍當以『突出奇兵，縱橫馳騁、包容天地』見長，女媧劍法欲補琴棋劍之破綻固然不易，但琴棋劍欲包容女媧劍法亦很艱難，所以，所以……」

吳小欣嗔道：「所以甚麼？你說嘛！靖哥哥！」

紀靖笑笑道：「我說出來你別生氣，你身負的琴棋劍法，當今世上任何劍法均可一鬥，但一來欣妹的功力未逮，二來女媧劍法非人間劍法，所以遇上女媧神劍氏，還是稍為收斂為妙，否則便會落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吳小欣一聽，卻沒有生氣，反而連連點頭道：「是呵！這女媧神劍氏簡直不是人間之物，她乍現乍沒，就如天上的仙客似的！」

紀靖見她對「女媧神劍氏」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由微微一笑，心道：你畢竟初出江湖，雖然身負當世四大隱宿的絕學，但距大成尚有一段距離。

吳小欣見紀靖微笑不語，知他心中又動了甚麼念頭了，便格格一笑道：「你別胡思亂想！靖哥哥，你以為那女媧神劍氏果眞如此厲害麼？依我看只怕未必！」

紀靖見吳小欣忽然道出這一句，奇道：「為甚麼？欣妹。」

吳小欣笑道：「女媧神劍氏若如此厲害，那天下之事，有甚麼可以難倒她？但她偏偏就因她的兒子死了，弄得她失魂落魄，見了我便忍不住叨念，說甚麼她兒子若在，便非要替他找……找我這麼一位媳婦兒！你說，她雖然厲害，是否仍有難決之事？」

紀靖一聽，心中忽然一動，他也不知為甚麼，就如心靈感應似的忙道：「那女媧神劍氏是否年約五十？而且身軀高大？甚有男子氣度？欣妹你快說。」

吳小欣眨了眨眼，她忽然亦明白紀靖所指，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你瞎猜甚麼？靖哥哥，你聽說她有個兒子，便想起你娘親來了？是也不是？」

紀靖悶聲不語，顯然他的心事被吳小欣一言道破了。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但那位女媧神劍氏曾親口對我說，她的兒子早已死了！因此，因此……」

紀靖道：「因此甚麼？你說吧，欣妹，別怕我難過。」

吳小欣道：「因此她絕不可能是你娘親！因為你還健在，她的兒子卻早死了！」

紀靖亦歎了口氣，苦笑道：「其實就算是我的娘親，一個分別廿多年的兒子，不是等如早就死了麼！」

吳小欣冰雪聰明，一聽便知紀靖又為此事難過，便連忙安慰道：「假如你娘親仍然健在，那總有一日會尋到的，但我……我的父母卻永遠沉寂了！」

吳小欣安慰紀靖，但她觸動心事，自己卻悲傷起來，眼圈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

紀靖反過來安慰她道：「哎，欣妹你別難過，只要我尋到娘親，不就等如你尋到娘了麼？我想她一定很喜歡你……你……」

吳小欣見他說得吞吞吐吐，不由又破涕為笑道：「你，你甚麼？你想說，她一定很喜歡我這媳婦兒麼！哎喲，不說了！羞死人啦！」

紀靖被她這麼一嚷，雖然船上沒有第三者，但臉上也不覺脹紅了，心道：有紅顏知己如此，夫復何求？上天雖然降我於災難，但也賜我一段良緣，總算不薄了！

紀靖的求生欲望忽然强烈起來了，他絕不甘心就此輕輕了卻一生，他要戰勝災難，而決不被災難壓倒！

因爲他除了要好好珍惜吳小欣這一位紅顏知己，更要尋找娘親，以慰她思兒廿多年之苦楚。

紀靖沉吟間，吳小欣忽然很認眞的道：「你不能被他們害死！靖哥哥！」

紀靖微笑道：「爲甚麼？」

吳小欣咬牙道：「因爲你一身兼負爲慈母、爲妻兒的兩大重任！」

紀靖不由歎了口氣，道：「不錯！我亦有同感，爲了你，爲了娘親，我絕不會氣餒，決與惡運鬥上一鬥。可惜的是你我勢單力弱，對手勢力龐大，就算要奮起反抗，只怕亦無濟於事。」

吳小欣默然不語，似在沉思。她忽然若有所思的道：「靖哥哥，你看……假如當世中三劍一掌聯起手來，是否足以抵抗朝廷的龐大勢力？」

紀靖奇道：「是哪三劍一掌？」

吳小欣得意的格格一笑道：「三劍自然是女媧神劍、無爲神劍，加上我的琴棋怪劍，那一掌當然是那殭屍面孔的殭屍神掌啦！」

紀靖不由目瞪口呆道：「若三劍一掌四人聯手，當世中果然無人可以抵禦。但你怎會想到這古怪主意？而且女媧神劍氏是甚麼人？那殭屍面孔又是甚麼人？他倆豈會依從你的主意與我等聯手退敵？虧你想到這古怪主意。」

吳小欣微笑道：「不，事在人爲，最不可能的事往往也最可能發生，你知道他們二人的弱點麼？」

紀靖搖頭道：「我與他們素未謀面，如何知道？」

吳小欣微笑道：「你自然不會知道，但我知道。殭屍面孔不是曾流露內心隱秘，說這場瀰天浩劫是因他而起的麼？因此若我估計不差，他必然與朝廷追剿的太子黨有關，甚至可能是太子黨中的首要人物，而你又恰好是朝廷追殺的人。因此你與殭屍面孔可說是同一個敵人，這便是彼此聯手的最大動力，而且殭屍面孔亦的確在拚命解救紀姓人的危難，單憑這一點，便足以令你們彼此聯手退敵了啦！我的靖哥哥！」

吳小欣這一推算，紀靖亦不禁微微點頭道：「你說得也有道理，殭屍面孔若眞的是太子黨的人，那與我的娘親朱蝶兒便是同黨中人，紀某人不幸被扯進這漩渦，彼此的確有可能聯手反抗；但女媧神劍氏來無踪去無跡，乃仙客一類的人物，而且她與我等素未謀面，如何肯與我等聯手？」

吳小欣微微一笑道：「這便需要你靖哥哥親自出馬了，你知道麼？女媧神劍氏的思兒心切，這便是她的弱點，只要靖哥哥設法與她見面，說你正在尋找娘親，她一聽，愛屋及烏，必定對你憐愛有加，那時再求她助一臂之力，她就必定會一口答允了！」

紀靖一聽，卻斷然的拒絕道：「不行，我決不能利用她的思兒之情！」

吳小欣咬牙道：「爲甚麼？」

紀靖歎了口氣道：「你我均知道沒有娘親的苦楚，她思兒之苦，當不下你我，又何忍再去挑起她的隱痛？」

吳小欣見紀靖神態決然，知決難說服他了，她眼珠一轉，忽然換了另一種口氣道：「嘿嘿，我看你亦並非眞的同情女媧神劍氏的苦處！」

紀靖苦笑道：「爲甚麼？」

吳小欣微哼一聲道：「你若同情她思兒的苦楚，爲何不委屈一下自己，與她親近，暫慰她多年來思兒的苦處？哼哼，連這點也做不到，還說甚麼同情人家，不忍傷她的心，這不是假惺惺麼？我的紀大俠！」

紀靖被吳小欣這一激，心中不由同情那女媧神劍氏的苦楚，暗道：若小欣的話可行，那自己委屈一下，也算不了甚麼。

紀靖不由苦笑道：「就算依你之言，一時之間，也難與女媧神劍氏相遇啊！」

吳小欣知紀靖終於心動了，她深知紀靖這人，一旦心動，便決不會中途變卦，不由大喜道：「你若有心想尋女媧神劍氏，此事便包在我身上便了。」

紀靖道：「那目下如何打算？」

吳小欣得意的格格一笑道：「目下甚麼也不幹，就是快馬行船，待到了前面雲海鎭，本姑娘自有主意。」

紀靖無奈笑道：「好，一切就依你這女諸葛吧！」

兩人於是齊心協力，駕船東渡。兩人形如情侶，形影不離，但甚守規矩，雖然是孤男寡女，在一條孤船上日夜相對，卻僅依偎一道，決不逾越男女肉體相觸這一道溝渠。

雲海東渡　巧遇雙親

船在江中急行了兩日兩夜，第三天的清早，便抵達沿江大鎭雲海。雲海鎭不遠，便是吳小欣遇見「女媧神劍氏」的地方。

雲海鎭中非常熱鬧，這天早上又恰逢集市的時光，街上車水馬龍，行人如鯽，不可勝數，擾擾攘攘的向集市湧去。

吳小欣卻堅持不逛集市，她爲行走方便，堅持男裝打扮，紀靖爲不惹人注目，也依然是「一指判斷、乾坤大道」的算命先生雲中客。

但兩人並不知道，吳小欣這麼一位俏人兒，扮成男裝便是一位俏公子，一位俏公子跟隨一位算命先生行走江湖，這種搭配本身就已令人矚目。

吳小欣自恃有紀靖在她身邊，膽子更大了，她也不管街上的人盡盯着她看，瞧瞧雲中客，又瞧瞧她，有的便忍不住搖頭道：「哎，世風日下，大戶人家的公子亦跟着江湖術士離家出走了！」

把個吳小欣說得笑彎了腰。

兩人來到一家客館，也並非借宿，而是向掌櫃租借筆墨，一筆一墨一叠紙，付銀一兩，這買賣是誰都肯幹的。

掌櫃收了銀兩，立刻便把紙張筆墨弄來了。吳小欣攤開白紙，略一沉吟，便在白紙上娟秀的寫道：「尋娘啓事：茲有兒子一人，虛渡廿三，欲尋生身親娘，凡天下不見兒郎廿三載的，便請到訴兒不見廿三年、欲替兒子尋娘婦兒的地方相見！知名不具。」

吳小欣一連寫了近百張，然後把幾名鎭中小混混招到身前，笑着道：「有筆買賣不知你等可願幹？」

這班小混混年紀最大的不過十五歲，聽說有大生意，意料賺的錢銀必多，哪有不沒命的答應之理！

吳小欣笑道：「那好極，我先教你們唱一首歌，道：尋娘，尋娘，尋到月亮上！尋娘，尋娘，尋到山茶檔！就這幾句，你等一邊沿街大唱，一面把這些白紙黑字貼到人多聚集的地方，每貼一張，便把那牆上的顏色抹一把在衣服上，然後回來，再有打賞。」

吳小欣把三兩碎銀分給五名小混混，五名小混混見一下子有大筆收穫，連忙沒命的捧起白紙黑字，大唱着「尋娘」，出去貼紙去了。

紀靖不由目瞪口呆，他喃喃道：「你……你這是幹甚麼了？」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傻子！此乃尋女媧神劍氏的妙法，待會你便知道其中的奧妙了！」

兩人說時，那班小混混已貼完了紙，趕回來了。

吳小欣見他們身上衣服五顏六色，便大喜道：「好！你們果然盡心盡力，這兒還有三兩銀，你們拿去分了吧！有興趣的，便再唱下去，誰唱得最好最响，誰就再有一兩銀打賞。」

這班小混混接了賞銀，均樂得眉開眼笑，一窩蜂似的跑了出去，在大街小巷，放盡喉嚨，拚命的大唱「尋娘歌」，一時間，整個雲海鎭到處均是「尋娘，尋娘，尋到月亮上！尋娘，尋娘，尋到山茶檔！」的歌聲。

紀靖苦笑道：「我的吳妹子！你想必是打算把雲海鎭鬧個天翻地覆了！你不怕把我等身份均暴露了麼？」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傻子！尋娘的人天下間多的是，又何止你靖哥哥一人啊？而且那紙、那歌並沒名沒姓，誰知道是你紀靖來此地尋娘了？」

紀靖又好笑又好氣道：「既然如此，你那歌、那紙又有何用？就算眞有人聽了，也斷不會想到是我紀靖尋娘！」

吳小欣用手一戳紀靖的鼻子，道：「你呀，甚麼都好，就是心眼太死板了點！我那紙上不是寫了，要訴兒不見了廿三年、欲替兒尋娘婦兒的人，到說這話的地方去麼？那女媧神劍氏是何等聰明的人物，她一見白紙黑字，哪有不想起當日她在山茶檔出手懲治陳大俠的事？她想起了，自然便會想起我這個女扮男裝的俏公子兒，她思兒心切，哪有不立刻趕來見面之理？你明白了麼？傻子！」

吳小欣這一說，紀靖這才明白，她所謂的「尋娘」，其實是幌子，目的不過是要女媧神劍氏現身罷了。

紀靖無奈的苦笑，暗道：「若女媧神劍氏眞的露面，小欣的辦法倒可安慰她一時，但日後若明白眞相，豈不更令她難過？哎！但願這女媧神劍氏眞的是娘親朱蝶兒便皆大歡喜了！不過天下事豈有如此如意，有娘尋不到兒，有兒卻尋不到娘，世上就當眞如此無奈！」

吳小欣見紀靖悶聲不語，忙道：「靖哥哥，你在想甚麼？不想幹了麼？」

紀靖搖搖頭道：「我沒想甚麼，我只是忽然想，假如她眞的是我的娘親朱蝶兒，彼此的煩惱不就煙消雲散了麼？可惜世事根本不會如此如意。此時就算我想不幹也不行了！」

吳小欣笑道：「這個當然，但你亦知道其中的奧妙麼？」

紀靖歎了口氣，道：「若女媧神劍氏眞如你所說的思兒心切，她見了白紙黑字，或聽到風聲，必會不顧一切趕來一探究竟，此時你便不讓她出來，也決計不行了。假若她出來後不見你我在那茶檔等候，你以爲她會如何？只怕她一怒之下，殺百數十人，那是彈指之間的事

而已。」

吳小欣得意的大笑道：「不錯！我就正是算準你靖哥哥俠義心腸，到此地步，必然不忍坐視無辜送死，所以你就算變卦，也決不行了！這叫既可引蛇出洞，又可固鎖猴兒，一箭雙雕，奇哉妙極！」

紀靖苦笑道：「碰上你這鬼靈精，算我紀靖倒霉了！但目下如何處之？」

吳小欣大笑道：「傻子！漁翁的網已撒出去了，目下正是等着收穫的時候了。不到那山野茶檔，難道還可以一走了之麼？」

紀靖無奈的一笑道：「看來也只好硬着頭皮走下去了！你引路吧，欣妹，這便去那茶檔便了！」

吳小欣笑道：「紀大俠怎地忽然焦急起來了？」

紀靖苦笑道：「女媧神劍氏的劍法天下無人可以尅敵，若她出來時不見人，只怕立刻便有人要遭殃了，快走吧！」

吳小欣大笑道：「好，好！這便請上路，我的紀大俠！」

兩人向掌櫃結了紙張筆墨賬，便很快的離開，急急的出了城，直向那山野中的茶檔奔去。吳小欣為不想惹人注目，連她那匹大黑馬也暫時寄養在客店中了。

兩人雖然不敢當衆施展輕功身法，但兩人此時的功力已非同小可，因此身子不見晃動，脚下卻猶如行雲流水，不一會便來到那山野中的山茶檔了。

那守茶檔的依然是那位老漢。

吳小欣與紀靖尚未坐下，那賣茶老漢便笑着迎上來，道：「公子爺又轉回來了麼？請坐，茶水馬上就送上。」

賣茶老漢上次得過吳小欣的慷慨打賞，所以對她特別熱情，但對紀靖這位窮算命先生卻僅招呼一句而已。

紀靖也沒介意，心中反而一喜道：「看來欣妹果然來過此地，那她所說的遇上女媧神劍氏也決非虛言了！」

吳小欣笑着答應着老漢，吩咐他送幾款點心來。

吳小欣吃着，笑問老漢道：「今日好清閑啊！」

賣茶老漢陪笑道：「天色尚早，這山野之地，未到中午，來往人自然不多，公子爺是最早的一個了！」

吳小欣往四周溜了一眼，果然茶客絕無僅有，除了紀靖，便是她自己，不由好笑道：「是，老伯，我等心急等人，所以來早了。」

賣茶老漢道：「公子爺等甚麼人？說出來老漢或許可幫公子爺忙。」

吳小欣微笑道：「兒子尋娘，娘尋兒子，兒子等娘，娘卻未來。」

賣茶老漢聽得糊裡糊塗，喃喃道：「這尋娘，尋娘，兒子，娘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兒子是誰？娘親又是甚麼樣子？」

吳小欣笑道：「這兒子麼，自然是有眼有鼻的男子，這娘親麼，當然是有口有耳的婦人啦，哈哈！」

吳小欣說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賣茶老漢也跟着笑了，他心道：反正只要你出得起茶錢，就坐上半日，陪你笑半天又有何相干。

紀靖卻沒笑，因為他沒這種心情，他忽然覺得，自己很想早點見到那女媧神劍氏，這不知是甚麼原因，或許是他忽然很同情她思兒的苦處了。

紀靖拿眼制止吳小欣胡鬧下去，雖然紀靖沒說話，但吳小欣冰雪聰明，憑紀靖這一眼，便知他心中想說甚麼了。

吳小欣不禁呵呵一笑，故意向賣茶老漢道：「好，老伯，不說了，再說下去，有人會罵我了。」

賣茶老漢一心想討好吳小欣，可多得幾塊賞銀，聞言忙道：「誰捨得駡公子爺你啊？你一位如此英俊不凡的少年郎，當眞天上僅有地上無，誰敢駡你，那這人必定是沒心肝了！」

吳小欣樂得大笑道：「喂！想駡人的那人聽到沒有？人家旁觀者也說你無心肝呢！」

紀靖悶聲不响，更沒丁點笑容。

吳小欣狠狠的瞪了紀靖一眼，待賣茶老漢走開了，才恨恨的道：「你怎麼了？人家想方設法逗你笑一笑，你卻苦着面孔，猶如殭屍似的……」

此時紀靖忽然道：「等一等，欣妹！五里的山峯上，有人正在廝殺，打得很厲害呢！要不要趕去看看？」

吳小欣一怔道：「你眞的聽到廝殺聲？我怎地聽不到？」

紀靖微微一笑道：「你只顧說笑，當局者迷，自然聽不到了。」

吳小欣咬牙道：「你這旁觀者就很清楚？走，快去看看！若非有人在廝殺，我可要罰你……罰你……」

紀靖笑道：「罰我甚麼？」

吳小欣咬唇道：「罰你親吻我十次！哎喲，羞死人，不說啦！」

紀靖不由呵呵一笑，道：「不說便不說，走，去看看！」

他說着，身子一晃，人已遠在十丈之外了，吳小欣也跟了上去。

兩人急掠了數里，驀地便停住了脚步。

只見在數十丈遠處的山路，有數條人影乍合乍分，驀地其中一位男子被一個黑衣老者震了一掌，蹬蹬蹬的連退三步，一口鮮血噴了出來，顯然受傷不輕。

黑衣老者冷哼一聲道：「姓劉的，今日休怪老夫手下無情，這可是霍大人的鐵令，怪不得老夫！」

黑衣老者說着，便一掌向那姓劉的男子拍去。

姓劉的男子本已受傷，黑衣老者這一掌又凌厲無比，眼看這一掌便足以置他於死命了。

就在此時，一道銀影突地凌空而降，銀光倏地迎向黑衣老者的右掌。

黑衣老者這一掌已存心置「姓劉的」男子於死地，因此功力已提聚八成以上，這一掌的力道，按黑衣老者的功力，擊石石碎，擊金金裂，若打在人身上面，當會立即五臟俱裂。

但奇怪的是，當銀光向黑衣老者的掌迎去時，銀光更熾，黑衣老者卻目中一凜，忙收掌不迭，似乎對這股銀光甚為忌憚。

銀光亦一晃即收，並不趁勢進擊，在銀光燦爛中，一聲淡淡的女人聲道：「北極老人，何必為弄權之人賣命？見好即收吧，以存你一世英名。」

黑衣老者竟是武林隱者北極老祖！

這一聲呼喚，落在數十丈外的紀靖耳中，他心中亦不由一震，因為他雖然沒有領教過北極老祖的厲害，但他的兩名徒弟北極刀使者和北極劍使者，卻是當年有份追殺他的人，他倆的功力便足登頂尖高手之列了，何況是兩人的師父北極老祖親自出馬？

不知怎的，紀靖竟替神秘銀衣女人擔心起來，但他亦知此時他不便插手，因為一來不知雙方的身份，二來這等武林名宿的拚鬥，若有人貿然插手，對方不但不會領情，相反會被視為奇耻大辱。

武林高手脾氣的怪異，紀靖領教得多了，他不想貿然出面。

北極老祖僵立了一會，似在衡量雙方的情勢，終於他微哼一聲，沉聲道：「女媧……神劍氏！你……你為何要架這樑子？你知道姓劉的眞正身份麼？你救了他，知道後果會怎樣嗎？」

銀衣女子竟是那位江湖黑白兩道聞風喪膽的「女媧神劍氏」！

這話傳入吳小欣耳中，她的俏目不由瞪得滾圓。因為她此時不但隱隱猜到那「姓劉的」男子的身份，更欲急於知道「女媧神劍氏」的背景。

只聽女媧神劍氏淡然一笑，輕輕的道了一句：「情天恨海裏，落日故人情，離恨天已破，女媧又何忍不加以煉石補天？尚望北極老人鑑諒。」

北極老祖沉默了好一會，他終於微微歎口氣，喃喃地道：「女媧神劍氏，一出果然可補離恨天，但你必須明白，你今日架了這樑子，從此便不會再有安寧日子了！你可想到其中的利害關係？畢竟人力不可勝天啊！」

女媧神劍氏微笑道：「女媧神劍原為補天而設，若天有缺陷，而不作修補，豈非枉稱女媧神劍氏麼？你走吧，念你成名不易，在武林中亦無大惡，神劍氏也不難為你。」

北極老祖咬了咬牙，長嘯一聲，終於一掠而去，身法快如閃電。

女媧神劍氏瞥一眼正運功療傷的男子，沉聲道：「喂，你沒事麼？」

運功療傷的男子歎了口氣，道：「若非在下受傷在前，北極老祖一記極光神掌，也還傷不了我！多謝女媧神劍氏相救，在下已無大礙了。」

女媧神劍氏微微一笑，道：「果然不愧無影大俠！好，好，劉家總算有後了！」

那面吳小欣一聽，心中大急，她聽出女媧神劍氏有離去之意，她若一走，普天下誰可阻得住她？

吳小欣顧不得招呼紀靖，忽地一個急縱，身形如燕般向那山地投去，一面尖聲大叫道：「女媧老前輩，等一等！」

紀靖一見，心中一凜，恐怕吳小欣因而惹怒了女媧神劍氏，後果將不堪設想，便也連忙飛掠而去。

吳小欣雖然先發，但紀靖怕她遇險，輕功身法全力施展之下，身如電光，一劃而至，比吳小欣快了一步，落在女媧神劍氏面前。

* * *

女媧神劍氏因紀靖的絕頂輕功身法使她眼神一亮，但她的臉是以銀布蒙住的，因此見不到她的表情。

但她最感興趣的，不是兩人的武功，而是吳小欣的突然出現。

女媧神劍氏瞥一眼後至的吳小欣，雙目如電，投在她身上，微微一笑道：「姑娘，又是你麼？怎不在山茶檔等候女媧氏了？」

吳小欣不由一怔，但隨即省悟，格格一笑道：「老前輩好眼力，過目不忘，一下便認出是小女子我了！」

女媧神劍氏微笑道：「你這小女子！古靈精怪，上次欲以琴音傷我，今回又誘我出來，到底想弄甚麼新花樣了？」

紀靖見吳小欣對女媧神劍氏不以為然，嬉笑無禮，心中一凜，唯

恐這等世外高人脾性古怪，會對吳小欣不利，便不由暗自凝神戒備，只須女媧神劍氏稍有異動，他的軟劍便會出招救援。

吳小欣卻渾然不覺，直把女媧神劍氏視作久別的親人似的，她又格格一笑，道：「老前輩難道已見到，聽到小女子的街招和傳言了？」

女媧神劍氏不由呵呵一笑，道：「你這刁鑽古怪女娃兒，不但亂貼街招，而且引誘頑童，週遭亂唱亂叫，直欲把雲海鎮鬧個天翻地覆了？」

吳小欣亦大笑道：「好極了！一首『尋娘歌』，果然把前輩引出來了！」

女媧神劍氏目光一沉，道：「我果然被引出來了，但你不知，你許下的諾言若不兌現，還能在我面前頑皮麼？」

此時那「姓劉的」男子亦已運功療傷畢，他一躍而起，恰好與吳小欣打了照面，兩人均目瞪口呆的怔住了。

「姓劉的」男子輕咦一聲，道：「原來是紀公子？」

吳小欣卻瞪大眼珠，道：「你……你原來是殭屍面孔大俠！不，劉大俠！」

「姓劉的」男子原來果然是那位曾數次救過吳小欣，又發誓救助天下所有紀姓人的「殭屍面孔」殭屍大俠。

女媧神劍氏亦微吃一驚，道：「劉大俠怎的認識這女娃兒？」

「劉大俠」歎了口氣，道：「江湖這場大浩劫，全因我劉氏而起，因此我曾發誓，但凡天下姓紀的人有難，我均義不容辭去救助。因爲我知道紀大俠被人追殺，又知道她自稱紀心靜，因此就暗暗跟踪保護，稍盡棉力，僅因此有一面之緣而已，其實說不上是認識。」

「劉大俠」這麼一說，不但女媧神劍氏，就連紀靖也明白，吳小欣所說的，竟無半句虛言。

女媧神劍氏臉上開始有了笑容了，雖然她的臉用銀布蒙住，但她的眼神卻掩飾不了她對吳小欣的喜歡，但也帶着明顯的焦慮。

女媧神劍氏盯着吳小欣道：「你所說的有人尋娘之事，可是眞的？到底是誰尋娘尋了廿三年了？」

吳小欣微微一笑道：「有人尋娘，當然是眞的，而且他的確尋了廿三年了！」

女媧神劍氏一聽，越發緊張的道：「他是誰？你爲何如此肯定他尋娘尋了廿三年？」

吳小欣格格一笑，伸手一指紀靖道：「他從出生起便是孤兒，到今日他廿三歲了，普天下孤兒誰不念娘？誰不尋根？所以我敢肯定，他尋娘必定已尋了廿三年了！至於他是誰麼？老前輩你問他好了，我也不敢回話。」

女媧神劍氏奇道：「你爲甚麼不敢？有我和劉大俠在場，還怕有人難爲你麼？」

吳小欣歎了口氣，幽幽的道：「他這個人好起來，令人恨不得含在嘴裏；但倔起來，卻令人氣恨極了！他若不願回答啊，只怕連前輩你亦難奈他一根毫毛！」

劉大俠一聽，他似乎是過來人了，不由微微一笑道：「這就叫愛之深、恨之切吧？」

女媧神劍氏卻再沒心思理會吳小欣說話，她此時一雙俏目，緊緊的盯在紀靖的臉上，目不轉睛，好一會，才沉聲道：「年輕人，你姓甚名誰？能坦白告訴我麼？」

紀靖的目光與女媧神劍氏相觸，不知怎地，他竟有一種親情洋溢的感覺，他的心一酸，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或許是人的心靈感應吧？

紀靖但覺得，他不能隱瞞她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因此他毫不猶豫，便坦然的道：「我姓紀名靖。」

女媧神劍氏一聽，這位功力通玄的武林隱宿，身子竟不由一震，立刻緊張的道：「甚麼紀？甚麼靖？是誰替你改的？你……你快說！」

紀靖觸動心境，不由歎了口氣，道：「紀是無法無紀的『紀』，靖是盡肅天下奸徒的『靖』，但誰也沒有替我命名！」

女媧神劍氏一聽，又大急道：「爲甚麼？」

紀靖苦笑道：「也沒甚麼，因爲我出生便是不幸的孤兒。」

女媧神劍氏道：「你今年多大了？」

紀靖道：「孤兒尋根，出生伊始，大概已足達廿三年了！」

女媧神劍氏心神大震，一時間竟默默無言，不知紀靖回答她的意思。

吳小欣一聽笑道：「前輩，尋娘尋了廿三年，出生伊始，豈非今日已是廿三歲了麼？」

女媧神劍氏神色更緊張了，她目不轉睛的盯着紀靖道：「你的養父姓紀名大力，是也不是？」

紀靖未及答話，吳小欣已搶着道：「是啊！他的養父的確姓紀名大力！」

女媧神劍氏急道：「紀大力現今何在？」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義父已被人殺害了！」

女媧神劍氏不由一震，道：「誰殺害他？爲甚麼要殺他？」

紀靖咬牙道：「不爲甚麼，僅僅因爲他姓紀而已。」

吳小欣連忙接口道：「也因爲紀大叔是靖哥哥的養父，因此那等人便非殺紀大叔不可！」

女媧神劍氏咬牙道：「那等人是誰？」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前輩問劉大俠便一清二楚了。」

女媧神劍氏一聽，目光霍地投到劉大俠身上。

劉大俠點點頭，苦笑道：「她說的半點不錯，此事我的確最清楚了！」

女媧神劍氏奇道：「爲甚麼你最清楚？」

劉大俠道：「因爲此事乃因姓劉的而起，我姓劉的如何不清楚？當年太子黨的事，神劍氏想必也聽過了吧？實不相瞞，在下便是當年那位亡命天涯的皇孫劉進！」

劉大俠此言一出，不但紀靖猛吃一驚，吳小欣目瞪口呆，就連女媧神劍氏因他的突然坦白身份而微吃一驚，雖然她早就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了。

吳小欣先就忍不住失聲叫道：「你……你劉大俠！竟是太子劉據的兒子劉進皇孫？這是眞是假？」

劉大俠歎了口氣，忽然伸手往臉上一抹，他的手上多了一塊人皮面具，但他的「殭屍面孔」卻立刻不見了，換成一位神清氣朗、甚有長者氣派的中年男子。

劉大俠苦笑道：「十幾年來，自先父去世後，我這眞面目今日第一次示人。」

吳小欣盯着劉大俠，喃喃的道：「當年的皇孫公子，竟成了一位身懷絕頂神功的武林大俠？這不是白日夢吧？」

女媧神劍氏忽然微歎口氣，道：「眞的，他的確是故人之後。」

吳小欣奇道：「前輩怎會如此肯定？」

女媧神劍氏目中閃過一抹感慨的神色，隨即伸手把蒙臉的銀布一揭，微笑道：「姑娘，你看看我是否有資格作他的證人了？」

吳小欣和紀靖一看，原來女媧神劍氏是一位風韻猶存的婦人，她說不上很美麗，但她身上那種清爽的神氣，卻令人不敢仰視。

吳小欣和紀靖目呆口訥間，那劉大俠一見女媧神劍氏露出眞容，也不禁驚奇的輕咦一聲，隨即向她俯身一揖，朗聲道：「故人不肖子劉進，拜見朱女俠！」

吳小欣尚不明所以，女媧神劍氏居然泰然的受了劉大俠一揖，微微一笑道：「劉皇孫別來無恙？」

皇孫劉進歎了口氣，苦笑道：「不算太好，今日若非朱女俠現身相救，在下只怕已喪在奸人之手了。」

女媧神劍氏呵呵一笑，道：「目下天道已屆將變之期，劉皇孫大概已到苦盡甘來的時候了！」

劉進淡然一笑道：「劉某豈敢奢望？目下奸臣當權，勢力龐大，江湖掀起陣陣腥風血雨，劉某自身難保，還敢奢求甚麼復位之望麼？」

朱女俠微一搖頭，斷然道：「不然，物極必反，此乃天道將變之兆，兇極化善，盛極而衰，劉皇孫難道忘了捨一身而爲天下百姓的勇氣麼？」

劉進一聽，良久沉吟不語。

這當兒紀靖根本沒理會劉大俠到底是誰，他望着女媧神劍氏失聲的叫道：「朱前輩失踪廿三年的兒子，胸前是否有一塊雲狀紅斑？」

女媧神劍氏一聽，渾身一抖，緊張得一手執住紀靖的手，道：「這是我在孩子出生時，在他胸膛上留下的印記！你……你怎的知道？」

紀靖一聽，忽然便拜倒在女媧神劍氏的脚下。

女媧神劍氏一時驚愕，道：「紀少俠，你這是幹甚麼了？」

吳小欣也被他弄糊塗了，心中連聲大叫道：「傻子！便要做戲，也不必做得如此逼眞啊！怎的不分青紅皂白，便跪在人家的脚下了，這天殺的大傻子！」

紀靖突然把自己的前胸衣服一扯，但見他的胸膛，竟然清晰的印着一塊雲狀的紅斑印。

紀靖喃喃的道：「孩兒拜見娘親……整整廿三年了！」

女媧神劍氏一見紀靖胸上的印記，登時呆了，好一會，她才向紀靖輕輕一托，紀靖身不由己的站了起來。

女媧神劍氏仔細的審視紀靖胸膛印記，好一會，她忽然一手把紀靖扯進懷裏，悽清幽麗的雙目竟然掉下一串眼淚，但卻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吳小欣簡直被連番的突變弄呆了，她喃喃的咬牙道：「我若非身處夢中，便是眼前這些武林名宿瘋了！怎地變出這等驚天動地的神話故事出來？」

劉進卻早有所料的微微一笑，他向女媧神劍氏拱手賀道：「好，恭喜朱女俠，含辛茹苦尋兒廿三年，今日終於大團圓了！」

吳小欣一聽，這才猛地想起叫了一句：「前輩，你……你當眞是靖哥哥的娘親朱蝶兒？」

女媧神劍氏這時才稍稍回過神來，她的目光落在吳小欣身上，用心的瞧了一會，才微微一笑道：「靖兒，這位姑娘眞名是甚麼？」

紀靖臉上一紅，道：「娘親，她……她叫吳小欣姑娘，她的爹娘也是被朝廷的殺手殺害了！」

劉進一聽，感觸的歎了口氣，道：「她的爹爹是否提督大人吳正將軍？堂堂封疆大臣亦被霍光一伙殘殺，他們造的孽不能再大了！」

女媧神劍氏原來便是當年的落難女朱蝶兒！

她在密洞中與當年的「霸王神劍紀無希」一段神交後，誕下紀靖，逼於無奈，把他送去一戶姓紀的人家，便潛心學藝，霸王神劍終有大成，然後她又結合自己的悟性，以及自己女子體力、特色，在「霸王神劍」的基礎上，去其霸氣，融入柔和綿密，終於獨創出一套令武林震驚的「女媧神劍」，她亦因此被世人稱爲「女媧神劍氏」。

女媧神劍氏甫出江湖便驚天動地，這套劍法不在於善攻，而是善補，普天下任何一種劍法，在「女媧神劍」面前均有破漏，而只要有一點微細的破漏，就足令「女媧神劍」替其「補漏」，而一經「補漏」，對手就避無可避，除了降服外，便是死亡。

朱蝶兒對世情已心灰意冷，她亦無意再嫁人，當她的「女媧神劍」大成，在江湖中四出尋兒時，便順便懲處一些奸徒，她出手根本沒有門戶之分，不管黑道、白道，只要有眞憑實據的作惡事例，犯到她手上，便無一倖免，江湖中因此便有「寧見閻羅，不見女媧」的可怕傳聞。

「女媧神劍」朱蝶兒生逢亂世，歷盡苦難，與百年前的先人一夕「神交」，竟然懷孕，誕下紀靖，這一段往事的本身，就已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了。

＊　＊　＊

這時紀靖尚沉浸在孤兒初認母的喜悅中，忘了問一個久潛他胸間的疑問，母子倆經過一陣激蕩，心緒便慢慢平復下來。

紀靖忽然目注朱蝶兒，很認眞的道：「娘親，我的爹爹眞的是楚霸王的表弟，霸王神劍紀無希麼？」

「女媧神劍」朱蝶兒臉上不禁一熱，因爲她直到今日，兒子已廿三歲了，實際上並沒有接近過任何一位男子，她的心態，其實與一位未出嫁的姑娘差不了多少，所以紀靖向她提出這疑問，她頓感一陣難堪，不知如何回答。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吳小欣的在場，而且她還是紀靖的心上人，朱蝶兒意料中的未來媳婦，你叫朱蝶兒如何能把當日那一幕近乎神話的奇事坦白於口？

「劉大俠」皇孫劉進見狀，他是過來人，知道朱蝶兒的苦衷，便向紀靖微笑道：「紀兄弟，你過來，劉某把此事說給你知，你是有權知道其中的內幕的。」

紀靖依言走到劉進身邊，劉進於是便把朱蝶兒當日被朝廷追殺，避入山洞，遇上「霸王神劍」紀無希生前伏下的玄機妙算，朱蝶兒爲父報仇心切，終於甘願陷身紀無希的「離別情網」中的一段神奇往事說了。

劉進知這段往事也是他爹爹太子劉據生前對他說的，所以他雖然並非親自目睹，但也確信不疑。

紀靖聽了劉進一番陳述，他不由怔怔的呆了，他想不到江湖的傳聞竟然如此千眞萬確，他的確是當年「霸王神劍」紀無希的兒子，而他的娘親朱蝶兒竟然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未婚媽媽」。

好一會，紀靖才長長的歎了口氣。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深知紀靖一時間還是無法接受這個神話般的現實，便默不作聲，任紀靖自己先行去體會。

在場中，最吃驚的是吳小欣了！她這時便如傻子般的呆立不動，口中喃喃的低嚷道：「瘋了？作夢？還是白日見鬼？不然，怎地忽然鑽出這麼幾宗神機莫測的怪事？」

吳小欣見無人答她，也無人理會她，她到底也按捺不住了，便一手把紀靖扯到一旁，咬牙道：「靖哥哥，你咬我一口試試看！快咬啊！」

紀靖苦笑道：「欣妹你瘋了，我咬你幹甚麼？」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你咬我一口，我試試看痛不痛，便知我是否在作夢了！不然你快告訴我，他們剛才所說的一切，到底是眞是假了？」

紀靖歎了口氣，點點頭道：「是眞的，半點不假！」

吳小欣咬牙道：「你憑甚麼如此肯定？」

紀靖苦笑道：「當日養父把我送去青城山，臨別時曾對我說，你胸膛那塊雲狀紅斑，是你的生母留下的，你日後憑此便可與娘親相認，普天下就只有你娘親知道你胸膛有這一個印記！她是我的娘親朱蝶兒無疑，所以劉皇孫說的我生父紀無希的故事，自然亦是千眞萬確了！」

吳小欣咬牙道：「霸王神劍紀無希早已作古，你娘親怎可與他結合生子？」

紀靖不知如何回答吳小欣這疑問，因爲他與吳小欣均是未婚男女，如何說得清這等男女玄秘之事？

「吳姑娘，你日後與靖兒正式結爲夫婦，你……你便明白其中的因由了。」

就在此時，吳小欣耳中忽然鑽入一縷聲音，這顯然是「女媧神劍氏」朱蝶兒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對她說的。

吳小欣一聽，俏臉不由「刷」地一紅，因爲她再傻，也知道「男女結合」是怎麼回事，她因此羞得不敢再開口了。

山野一時間變得一片沉寂，因爲誰也不再說話，在場中人均逢不世奇事，不能不信，亦不得不信。

好一會，「女媧神劍氏」朱蝶兒才擺脫初爲人母的震撼，她功力通玄，心境也很快平復，她向紀靖和吳小欣微微一笑道：「靖兒，你和吳姑娘今後有何打算？」

吳小欣不等紀靖答話，便搶先笑道：「朱前輩既然是靖哥哥的娘親，不知我該稱呼你老人家甚麼了？」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微笑道：「你這女娃兒刁鑽古怪，討人喜愛，你喜歡稱呼甚麼都可以。」

吳小欣臉紅紅的道：「那小欣稱你娘親好麼？」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道：「爲甚麼？」

吳小欣咬唇道：「你是紀靖的娘親，我稱他靖哥哥，你豈非與我的娘親一樣麼？」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樂得呵呵笑道：「欣兒，你這是故意討我喜歡麼？」

吳小欣亦笑道：「不是，前輩名震武林，能稱你作娘親，是我的福氣。」

朱蝶兒未及作聲，劉進已接口道：「只怕朱伯母不願做你的娘親，不認你這個女兒！」

吳小欣咬牙道：「爲甚麼不認？不肯？你又不是朱伯母！」

劉進呵呵笑道：「不爲甚麼，因爲她想你稱她一聲『婆婆』，她想叫你一聲『媳婦』而已。」

吳小欣一聽，臉上飛紅，跺脚不依道：「我不依！你這個皇孫竟也取笑人家了！」

朱蝶兒、劉進見吳小欣這副嬌態，均不由莞爾一笑。

紀靖卻沒作聲，因爲他的臉早就脹紅了。

朱蝶兒想了想，便問劉進道：「劉皇孫尋到你的兒子劉詢了麼？」

劉進歎了口氣，道：「當日劉某父子匆匆離京，遺下妻兒，泰半已被皇祖父殺害了！聽說只有小子劉詢有人冒險救走，此後便不知下落了。若詢兒尚在人世，他也應該是廿三歲了。」

吳小欣道：「這豈非與靖哥哥同年麼？」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歎了口氣，道：「不錯，目下距當年的瀰天慘禍已廿三年了，也應該是朝廷更替之期了。」

朱蝶兒一頓，目注劉進道：「未知劉皇孫對此有何打算？」

劉進苦笑道：「當年慘禍累及無辜，劉某一直耿耿難安，禍根至今復熾，我又何忍再去火上加油，再令天下百姓慘遭屠禍？」

朱蝶兒微微一笑道：「劉皇孫此言差矣，知否目下連番屠戮全因霍光而起？朝中有此權臣，百姓豈有安樂日子？若劉皇孫眞的顧念天下黎民，便應當機立斷，趁此大亂之機，重返朝廷，重掌朝政，施仁政於民，則天下百姓幸甚，望劉皇孫三思。」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慨然陳辭，不但劉進吃了一驚，就連紀靖和吳小欣亦暗道：她原來熱血未減，依然大義凜然，莫非這便是「霸王神劍」的氣質所致麼？

劉進沉吟了好一會，才道：「劉某本已對世情心灰意冷，但朱伯母所言亦有其理，不過劉某就算有此雄心壯志，目下劉某已是孤家寡人，朝廷高手林立，我這點本領只怕亦無濟於事，徒增殺戮而已！」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微微一笑道：「不然，天下事只怕名不正則言不順，只要劉皇孫肯挺身而出，振臂一呼，老身深信，天下臣民必不乏人響應，而且此事不必與其鬥力，鬥智足可取勝。」

劉進奇道：「如今朝廷霍光掌政，重權在握，如何與其鬥智？鬥力更不必論了！」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微笑道：「當今皇位原來應屬太子劉據，再傳便數劉皇孫，然後第三代便是劉皇孫的兒子劉詢了。」

劉進道：「但父王及劉某已蒙叛逆之名，朝廷大臣豈肯依附？」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道：「不然，劉皇孫父子雖被判以叛逆之名，但你的兒子劉詢卻是清白之身，按朝廷法度，繼承皇位，理所當然。因此只要逼霍光首肯，再秘密串連朝中大臣，聯合上表，逼霍光答應，劉詢繼登帝位，並非不可能之事！」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但劉詢目下下落不明，還談甚麼繼登帝位了？」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目注吳小欣微笑道：「這便要欣兒你盡一分力了，當然還有靖兒！」

劉進一聽，心中一動，暗道：假如眞能有在場三人相助，憑他們的藝業，當今世上的確無人可以阻擋這股巨力！

劉皇孫心中雖然動念，但未知吳小欣和紀靖的反應，便不敢明言甚麼。

吳小欣道：「劉詢是否登帝位，那是他劉家的事，紀家和我吳小欣爲何要爲他人作嫁衣？」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微笑不語，卻目視紀靖，似乎希望他代她回答，自然亦有考究兒子處事能力的意思。

紀靖歎了口氣道：「欣妹，你所說的只是其中的一面，但尚有更深一層的因果，卻是因果必然。你試想想，若任由霍光專權，濫殺無辜，天下百姓將再有多少人遭殃？這是從大處去看！」

朱蝶兒一聽，微笑道：「很好，靖兒，你甚有見地，雖受了廿三年苦楚亦不寃了。但你知道此事尚有小處麼？你如何去看？」

紀靖尚未答話，吳小欣已笑着回答道：「小處麼，自然亦爲了紀家和吳家着想了。」

劉進一聽，亦大感興趣，微笑接口道：「爲甚麼？吳姑娘。」

吳小欣道：「目下紀家是朝廷追殺的欽犯，這是無可置疑的了；就算吳家，也未能倖免。更慘無人道的是，朝廷一日未能把靖哥哥緝拿，便一日濫殺天下姓紀之人，更挑起江湖仇殺，長此下去，不但國將不國，家亦無家，因此爲家爲國，爲公爲私，均應出力，以成其事，劉皇爺，是麼？」

劉進歎了口氣，苦笑道：「劉某已是一介草民，何來皇爺之說？而且劉家一脈重登帝位之事，非劉某所願，劉某發誓，今生亦不再染指朝政，但爲天下百姓着想，小兒不得不出面收拾殘局而已。吳姑娘、紀少俠能鼎力相助，劉某固然感激，但兩位若欲置身事外，劉某亦決不敢相强，尚望兩位鑑諒。」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劉皇爺果然以仁待人，不如便由你殺返朝廷，做回皇帝便了，何必再去尋甚麼皇太孫來繼位？」

「女媧神劍」朱蝶兒斷然的道：「不可！皇有皇法，名不正則言不順，劉皇孫尚是叛逆之身，他若出面爭位，朝中大臣必生疑慮，天下便從此多事了！但若由他的兒子皇太孫劉詢繼位，則上合天心，中順皇法，下符民意，大事成矣，望劉皇孫當機立斷。」

劉進沉吟半晌，終於道：「事已至此，一切但憑朱伯母裁決吧！」

朱蝶兒點點頭，決然道：「那好極！助皇太孫劉詢復位之事就此定了！老身與劉皇孫即先行潛入宮中，探聽動靜，半月後在那山茶檔會合，再行商議下一步大計便了。」

當下劉進、紀靖、吳小欣再無異議，助皇太孫劉詢復位之事的第一步行動，便定下來了。

* * *

四人均是江湖兒女，對兒女私情均能淡然處之。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臨別，特別說了一句，「靖兒，千萬照應好欣兒的安全！」

朱蝶兒說罷，重行蒙上銀布，回復「女媧神劍氏」的英姿，與劉皇孫一道飛掠而去，竟然頭也不回。

母子相分廿三年，甫一相逢，立刻又分開，紀靖目送娘親背影，心中不禁悵然。

吳小欣見狀，格格一笑道：「靖哥哥埋怨娘親不肯多留，以訴母子相分之苦麼？」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娘親果然是世外高人，於世間兒女私事早已參透，不以爲意了！」言下之間，頗有怨意。

吳小欣不由微微一笑，輕聲道：「靖哥哥，其實你錯怪娘親待你的一番深意了！」

紀靖道：「娘親似不以我這兒子爲念，有何深意？」

吳小欣道：「你試想想，靖哥哥，你目下最大的危機是甚麼？」

紀靖道：「自然是被朝廷瘋狂追殺啦！」

吳小欣道：「不錯，這是你目下的最大的危機！但解救之法卻有大小之分，朱老前輩守在你身邊，憑她的本事，自然可保你生命，但僅一時，並不長久。唯一的根本辦法，是除去引發危機的禍根，然後可保你長久安穩！那麼，這除禍根的辦法，你也知道是甚麼了！」

紀靖想了想，不由亦霍然而悟道：「除禍根的辦法，便是改朝換代，把當今的暴政除去，一切禍害自然亦隨之消除了！是啊，娘親果然用心良苦！」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你現在明白了，還不立刻依娘親的主意行事麼？」

紀靖一笑，便不再猶豫，暫且拋開兒女私情，爲公爲私、爲家爲國、爲人爲己，決然的投入助皇太孫劉詢復位的大業去了。

* * *

紀靖與吳小欣二人向京城方向進發，在中途的一處大鎮，二人改換了行裝，吳小欣回復了女兒身，顯得更千嬌百媚，紀靖也不再以算命先生打扮，恢復了他原來的裝扮，但見他神清目朗，雖非特別英俊，但一股俠氣卻令人不敢輕侮。

二人展開輕功，在郊外向京城急掠。他們的輕功，在當世中已足躋身高手之列，因此半日不到，近三百里路便落在他們的身後了，眼看不消半日，便可趕抵京城近郊。

吳小欣見紀靖飛掠了半日，依然氣不喘汗不見，顯然內力比她深厚多了。

她心中不服，便忽然放慢脚步，道：「靖哥哥，打個賭如何？」

紀靖不徐不疾的奔行，微笑道

：「打甚麼賭？」

吳小欣笑道：「此時距京城不遠，也已近傍晚，便賭賭誰先趕到京城好麼？」

紀靖搖頭道：「不賭！」

吳小欣道：「爲甚麼不賭？」

紀靖道：「京城高手林立，豈容大意？而且時近晚上，留你一人在路上，我豈放心？娘親吩咐我照應你安全，我不會讓你離開我半步的。」

吳小欣一聽，甜甜的一笑道：「那好，你若不賭，我就一個人偷偷跑去，先把奸臣霍光殺了，看你賭不賭？」

紀靖知吳小欣說得出便敢做，她若眞箇如此，便把娘親定下的大計破壞了，而且她也極爲兇險，便無奈一笑道：「如何賭？你且說說看！」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我早知你決不肯放我獨自離去的。這樣吧，我倆在此地兵分兩路，你向東，我向西，然後在城下會合，誰先到便贏了，誰就得聽誰的話，你敢不敢賭？」

紀靖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向西是一條近路，你自然先到一步，但他怕吳小欣使性子，便故意勉强的答應道：「那好吧，你是女孩子，就讓你先走一步。」

吳小欣笑道：「你不要讓我，總之你從東走，我從西去，一齊起步。」

紀靖笑道：「好吧，走！」

紀靖說着，二人果然分成東、西兩個方向，向京城北門處掠去。

紀靖向東奔了一段，突地停住，猛一轉身，尾隨吳小欣向西面掠去。

他不敢施展全力，否則讓吳小欣發覺，她不知又另外想出甚麼鬼賭法了。

這一延緩，紀靖與吳小欣便拉開了一段距離。不過紀靖相信憑自己的功力，相距二、三里，任何人也休想把他擺脫。他只要保持這段距離，到最後施展全力，繞東而進，便可與吳小欣同時抵達。

不分勝負，這是一個最妙的結局。

紀靖心中想得如意，固此在後面聽風辨器，不徐不疾的尾隨。

不一會，夜幕便把山野城郊罩住了。

在奔行中的紀靖突聽前面三里遠處隱隱傳來吳小欣一聲嬌叱道：「老東西……敢阻我去路麼？我憑甚麼要答你……」

接而又聽一聲厲如夜梟般的老人話聲道：「你這女娃兒！敢對老夫如此無禮？你知道老夫是誰嗎？」

吳小欣的聲音又道：「我管你老東西是誰！你擋住我去路，令我輸了打賭，你便該死之極！還想我答話麼！哼哼！」

紀靖一聽，便知吳小欣惹禍了，因爲那老者的聲音寒冷如冰，透人心肺，可知他內力深厚，已達不可思議的地步。吳小欣求勝心切，必定惹怒這等江湖怪傑了。

紀靖擔心吳小欣的安危，便顧不得甚麼打賭，如飛的向响聲處掠去。

紀靖向前掠了片刻，便見月色如水，照在一條寬達數十丈的大江上，原來竟已到達京城近郊的護城河了。

但見在大河邊上，吳小欣已與一位灰袍老者大打出手，她連琴棋怪劍也使出來了。

灰袍老者掌力之勁，令人駭然，紀靖尚未走近三丈，便感掌風如刀，刮面刺痛。

吳小欣早已鬢髮凌亂，衣衫不整，此時全靠她那精妙無比的琴棋怪劍術和琴棋無方的玄妙步法，勉强支撐着，令那灰袍老者不敢過份逼近，否則她早已命喪對方的掌下了。

紀靖一見，心中不禁懍然，暗道：吳小欣的琴棋怪劍集天下兩大奇人琴魔、棋怪的絕學而成，當世中根本無人可破，連他自己亦僅能不敗而已，但在灰袍老者的手下竟處處受制，僅可勉强自保，由此足見灰袍老者的武功，比娘親朱蝶兒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灰袍老者身如幻影，出手如閃電，面對吳小欣全力施展的琴棋怪劍，尚游刃有餘，從容不迫，一邊隨手拍出一掌，逼開吳小欣的怪劍，一面沉聲道：「很好，女娃兒，當世從沒有一人能在老夫手下避過三招，你竟可連接老夫二十三招，很好，妙極了！琴魔、棋怪兩老不死是你甚麼人？說！」

吳小欣雖已處於極不利的境地，但她氣喘着，依然不肯氣餒，怒道：「憑甚麼我要答你？說！你是甚麼人？竟敢阻本姑娘去路！」

灰袍老者似已不耐了，他微哼一聲，道：「你這娃兒，老夫好言問你，竟敢如此無禮，你以爲老夫無法傷你麼？」

灰袍老者說着，目中精光暴射，渾身骨骼突發奇响，掌力驟增一倍，猶如平地陡刮一陣龍捲風，拔樹搬石，無堅不摧，一下便蕩開吳小欣的琴棋劍氣。

吳小欣被壓得氣也喘不過來，別說出手了，她的空門登時大開。

灰袍老者嘿的一聲，他恨吳小欣無禮，手起一掌，在無可能達到的方位，向吳小欣的背後拍去。

「老人家，掌下留人！」

紀靖一見，身如電奔，一晃而

至，先出聲示警，再手起一掌，向灰袍老者的頂部拍去，他的用意非常明顯，他只是意在救人，並非欲與老者拚命，只要老者迴掌自救，他這一掌便互相抵消了。

灰袍老者輕咦一聲，他大概也已知道出掌人的內力驚人，不敢托大，反掌一掄，橫架於頂，與紀靖拚了一掌。

但聽「砰」的一聲，雙方身形均驟地凌空飛起。

灰袍老者被震落江中，紀靖落地時，心血翻滾，口一張，一口鮮血便噴了出來。

吳小欣驚魂甫定，在死門關上撿回一命，她向落地之人定睛一看，才發現原來是紀靖！又見他噴血而跌，心中如遭電殛，連忙飛身奔去，沒命的尖叫道：「靖哥哥，你如何了？」

紀靖搖搖頭，盤膝而坐，輕聲道：「無礙，我以無爲眞氣調息一會，可保無恙。」

吳小欣咬牙恨道：「那老鬼把你傷了，我去一劍把他殺了！」她的意料中，灰袍老者亦必定受傷，趁此時必可把他殺了。

吳小欣說時，果然恨恨的向江邊欲奔，紀靖連忙喘着氣道：「欣妹慢行！這位老人家對我等似無惡意，不可乘人之危！哎，假如他的掌力再提升一成，紀某人不但救不了你，反而必喪身江邊……」

就在此時，江水「嘩啦」一聲驟響，一條灰影從江水中飛了起來，直落在兩人不到三丈距離。

他正是剛被震飛落江的灰袍老者！他的衣衫竟然滴水不沾，而且毫無受傷的跡象。

吳小欣如見鬼魅，她倒吸一口冷氣，琴棋怪劍一橫，擋在紀靖身前，咬牙道：「你……你是人是鬼？你要殺，殺我便了，不可傷他！」

灰袍老者忽然大笑，聲如怪梟，令人毛骨悚然，他的雙目藍光閃閃，猶如森森鬼火，在月色下更倍添恐怖。

吳小欣咬牙顫聲道：「你……你笑甚麼？」

灰袍老者笑聲一頓，沉聲道：「你這女娃兒，雖然無禮，大關節處却不含糊，肯以身相救殉情。憑這一點老夫便不會傷他了，其實剛才老夫欲殺他易如反掌，雖然老夫亦必定受傷不輕。」

吳小欣奇道：「爲甚麼你不殺他？」

灰袍老者冷哼一聲道：「這小子捨身救你，又先出聲示警，並不作偷襲的打算，足證這小子心性寬厚，用情之專，當世少見。老夫曾發誓，天下人皆可殺，專情重義的男女是唯一的例外。老夫念在這小子的面上，連你也不殺了，你快帶他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紀靖一聽，猛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霍然而起，道：「前輩莫非便是傳說中『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的『灰衣銀狐』麼？」

灰袍老者一聽，目中精光暴射，盯着紀靖厲聲道：「你怎知老夫的名號來歷？說，不得隱瞞半字！」看他的神情，只要紀靖的回答稍有不對，他便會下殺手了。

吳小欣見狀，心中不由捏了把冷汗，暗恨道：你這天殺的，在這時還賣弄你那算命術幹麼？你只要說差一句，這鬼物便會殺你了。

紀靖卻渾然不覺，坦然一笑道：「前輩自稱天下人均可殺，獨不殺專情重義之人，這豈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麼？由此晚輩便不難猜破，前輩必是『灰衣銀狐』老人了！」

灰袍老者一聽，目光便大爲和緩，甚至居然露出一絲笑意，他目注紀靖道：「很好，天下任何人說的話，老夫可以不信，但你小子的話，老夫卻相信是衷心眞言。」

吳小欣咬牙道：「你……你爲甚麼還會相信他？」

灰衣銀狐道：「因爲這小子居然練成『無爲神功』，普天下只有大智大勇大誠之人，方可有望練成！他既然是失傳已久的無爲神功傳人，老夫便信得五體投地了！」

紀靖一聽，心中不由暗暗佩服，這灰衣銀狐果然厲害，甫接一掌，便知對手的武功家數，這等閱歷，江湖中大概亦僅此一人而已。

灰衣銀狐見兩小不作聲，他居然自己解釋道：「你倆必定奇怪，老夫怎地一下子便識破小子你練的功夫了？」

吳小欣此時已沒那麼恨灰衣銀狐了，聞言便忍不住接口道：「是啊！你如何得知？你又並非未卜先知的神仙！」

灰衣銀狐微微一笑，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的授藝恩師便是百多年前的無爲神僧？他老人家花了畢生的心血，曾創下一套內功心法，就叫『無爲內功心法』，可惜老夫資質不佳，窮一生心力，亦難參透其中奧秘，豈料小兄弟你小小年紀，在無爲神功上卻已有大成！小兄弟可否告知老夫，你的無爲神功是誰所傳授？」

紀靖此時已確信灰袍老者是「灰衣銀狐」無疑，便坦然一笑道：「是，前輩，晚輩所練的無爲神功，其實是偶爾領悟而創的，根本無人傳授。」

灰衣銀狐一聽，不由呆了一陣，喃喃地道：「若非你已練成無爲神功，你這無師自通的話，老夫被殺了也不會相信！但小兄弟是如何悟創出來的？」

紀靖有點喜歡灰衣銀狐的率直，便坦然把當日他受盡折磨、垂死之際，目睹行雲流水，垂死之軀忽然自癒的奇事說了一遍，末了道：「晚輩九死一生之餘，忽遇此奇緣，起初尚不自知，後來才悟出『有爲即無爲，無爲即有爲』的道理，便自稱這爲『無爲內功心法』了！」

灰衣銀狐良久沉吟不語，好一會，他忽然擊掌大叫道：「好！妙極了！果然是『有爲即無爲，無爲即有爲』，多謝小兄弟提點！」

灰衣銀狐說時，竟向紀靖深深一揖，意態甚爲眞誠，感謝之情溢於言表，就如紀靖忽然成了他的師父似的。

吳小欣呆了，心道：片刻之前還是生死相拚的大對頭，眨眼間便成了恩師摯友似的，這灰衣銀狐老頭子大概是瘋了！

吳小欣此時尚不理解，醉心於武功、花幾十年未能參透其中的奧秘，卻忽然被人一言道破，因而徹悟其中的精義，這種猶如大旱逢甘露的感激之情，實非語言可形容的。

灰衣銀狐此時就恰恰處於這種心境中。

紀靖淡然一笑，道：「老前輩功力通玄，其實對這『無爲神功』學與不學，並無甚麼區別，毋須介意！」

灰衣銀狐微笑道：「好！小兄弟心地仁厚，處處顧及人家的顏面，若這女娃兒能有小兄弟這般心性，今晚這場架便打不成了！」

吳小欣吐了吐舌頭道：「你不知道你剛才突然出現，是多麼嚇人啊！老前輩，坦白說吧，剛才我正與這傻子打賭，看誰先到京……哎喲，不說這個……誰知被你阻住去路，眼見輸定了，心中能不急麼？」

灰衣銀狐笑道：「你這娃兒，剛才我問你有否碰見過姓紀的人，你偏不答，老夫忍不住便出手了！」

紀靖一聽，忙道：「老前輩要找的紀姓人，到底是誰？找他幹甚麼？」

灰衣銀狐歎了口氣，道：「這話若換了是任何其他人問老夫，老夫保證他必然不會再問第二句，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紀靖奇道：「爲甚麼？」

灰衣銀狐道：「不爲甚麼，因爲你練成無爲神功，這是老夫唯一佩服的功夫，否則老夫早就出手，人死了，自然不會再問第二句。」

吳小欣奇道：「就問了這一句，老前輩便要殺人了？」

灰衣銀狐歎了口氣，道：「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吳小欣天眞的一笑道：「老前輩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的灰衣銀狐大俠啊！」

灰衣銀狐淡淡的道：「那只是江湖中人道聽途說而已。女娃兒，你看老夫多大年紀了？你大膽說吧，老夫答應絕不怪你。」

吳小欣目注灰衣銀狐，格格一笑道：「老前輩神清目朗，表面看不足六十，但老前輩既說二百年前的無爲神僧是你師父，那老前輩必定已達百多歲了。」

灰衣銀狐點點頭道：「不錯，你這女娃兒果然聰明，抓住老夫一句話便推算出老夫的年紀，老夫的確是百多歲了。你們聽過楚霸王項羽有一位表弟，叫『霸王神劍』紀無希麼？」

紀靖一聽，暗吃一驚，忙道：「聽過，那是一位近乎神仙般的人物麼！」

灰衣銀狐歎了口氣道：「你錯了，紀無希並非神仙，也絕非鬼魅，而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物。」

吳小欣一聽，俏臉已脹得通紅，她似乎已在灰衣銀狐的神態上意料到一點甚麼，她失聲的道：「老前輩是說，『霸王神劍』紀無希依然在世麼？」

灰衣銀狐斷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普天下只有老夫可以說，紀無希依然活在世上。」

紀靖、吳小欣不約而同的急道：「老前輩……爲甚麼？」

灰衣銀狐苦笑道：「因爲老夫便是『霸王神劍』紀無希老頭子！」

扶助皇孫　繼承帝位

灰衣銀狐此言一出，猶如月夜中忽然響了一個驚雷，「轟」的一聲，把紀靖和吳小欣震呆了。

吳小欣俏臉脹得通紅，她目瞪口呆的盯着灰衣銀狐，好一會不能說也不能動。

紀靖卻喃喃地道：「瘋了！世事若這般湊巧，那世人就必定是瘋了！老天，他眞的是『霸王神劍』紀無希麼？」

灰衣銀狐微哼一聲，沉聲道：「紀無希便是紀無希了，有甚麼大驚小怪的！小兄弟，你到底姓甚名誰？是誰家的子弟？能告訴老夫麼？你若不說，老夫亦不勉强。」

紀靖喃喃道：「你爲甚麼……不勉强？」

灰衣銀狐大笑道：「老夫的身世從不對人道，若有人敢問，這人就必死無疑。老夫今日破例在小兄弟面前說了，這是老夫咎由自取，並不希望小兄弟有任何回報。」

紀靖按捺心神，吸了一口氣，把浮動的氣息控制住，這才緩緩的道：「晚輩說一個故事，前輩可願

聽麼？」

灰衣銀狐目中藍光一閃，笑道：「只要是小兄弟說的，老夫便洗耳恭聽。」

紀靖忙道：「不敢，這故事是說，廿三年前，有一位被朝廷追殺的落難女子，逃入一處山洞，卻陷進一位不世奇人的圈套，無奈與奇人留下的元精神交，終懷了這位奇人的孩子……後來孩子出世了，落難女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別處撫養，她自己便留在山洞中苦練武功，以報全家被朝廷殺害之仇！廿多年後，落難女重出江湖時，世事已歷變滄桑了……」

灰衣銀狐聽到此處，目中藍光大盛，熾烈如鬼火，他目不轉睛的盯着紀靖，沉聲道：「小兄弟，你怎會知道這故事？這落難女是誰？她誕下的孩子……孩子尚在人世麼？你！……請你快說。」

紀靖喃喃道：「也沒甚麼要說的了……這落難女的名字叫朱蝶兒，那孩子麼……自然是姓紀了……」

灰衣銀狐一聽，歡喜得以手加額，連聲道：「老天！老天……你總算施一點恩惠於老夫了。」

紀靖喃喃道：「你……你高興甚麼？」

灰衣銀狐呵呵大笑道：「老夫今年一百多歲，終生未娶，於此之際卻忽然天降驕子……老天，你說老夫能不高興麼！咦？是了，老夫近日亦聽說江湖中出了一位年輕怪傑，這小子武功古怪之極，而且恰好姓紀，老夫這才重出江湖，打聽一下，這姓紀的小子到底是誰……你爲甚麼會知道這段奇事？」

這時，不但紀靖已知灰衣銀狐是誰，連吳小欣亦霍然醒悟了。

天下事任何東西均可偽裝，但人的感情是唯一的例外，僅看灰衣銀狐狂喜之情，便知他必與那「故事」有極深的淵源了。

吳小欣不由咬牙道：「前輩……他自然知道……他若不知道，這天下便少了三位大瘋子了。」

灰衣銀狐卻根本不理會吳小欣的驚愕，盯着紀靖，連聲催促道：「小兄弟，說呵！你到底爲甚麼會知道這故事。」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因爲晚輩便是那不幸的孤兒，甫降臨人世便是沒父沒母的不幸孩子。」

灰衣銀狐一聽，身子驀地一抖，他猛然伸手向紀靖一招，紀靖便突感一股强大之極的牽引力扯他上前，他暗歎口氣，並沒運功相抗，雖然他要脫出這牽力並不太難，任由把他牽扯上前。

灰衣銀狐把紀靖一手執住，眼睛湊到紀靖的臉上，目光閃閃，在紀靖臉上旋轉，終於灰衣銀狐長長的歎了口氣。

吳小欣一見，大驚道：「前……輩！你就算發現有甚不對，也莫要發怒呵！」

灰衣銀狐苦笑道：「老夫爲甚要發怒？」

吳小欣道：「你老……畢竟上了年紀，老眼不免有點那個……昏花！而且是黑夜，你老瞧錯了甚麼，以爲靖哥哥他欺騙你，你一生氣，靖哥哥便完了。」

灰衣銀狐呵呵大笑道：「老夫夜裏隔百丈可辨針蠅，這咫尺之距，老夫會看不清楚？會瞧錯……好，女娃兒，你既然是他的朋友，老夫就破例讓你看看老夫的眞正面目。」

灰衣銀狐說着，微一運氣，原來慘灰的臉上忽然紅潤起來，臉上的鬍鬚也忽然縮了進去，眨眼便變回一位英氣不凡的中年男子。

吳小欣不由湊近前去，她仔細一瞧，心頭不由猛地一震！因爲她發覺，這「灰衣銀狐」與紀靖，此時併排站立，兩人的體態相貌，竟如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顯然，那「故事」所說的一切，是千眞萬確的了，而且竟然有這般奇妙的結局。

吳小欣呆了，她甚至連點點頭的動作也忘了。

灰衣銀狐和紀靖此時盯着吳小欣，不約而同的齊聲道：「女娃兒，欣妹，如何了？」

吳小欣用力的晃了晃腦袋。

灰衣銀狐驚道：「不對麼？」

吳小欣回過神來了，她格格一笑，道：「我沒說不對呵！」

紀靖也急道：「那你搖頭幹麼？」

吳小欣笑道：「我被弄懵了，因此先自清醒一下，這叫搖頭擺腦。」

灰衣銀狐忙道：「那便有點相似了？」

吳小欣歎了口氣，苦笑道：「何止相似？若有人說，你們不是一脈而出，那便殺了我也斷斷不信。」

吳小欣此言一出，灰衣銀狐與紀靖均不由自主的「咦」了一聲，然後兩人霍的雙目對視，又一會，兩人均喃喃的道：「這……這是眞的了。」

吳小欣道：「甚麼眞的假的？你們快說清楚呵！」

灰衣銀狐不理吳小欣的驚疑，忽地伸手把紀靖拚命的抱住，唯恐他突然會失去，失聲的大叫道：「孩子……你眞是我的孩兒，你眞是我的兒子……我可憐的孩子……不，今後老夫決不會讓你再受苦了。」

紀靖喃喃的不知嚷着甚麼，這「爹爹」兩字，他一時間也不知該叫還是不叫。

吳小欣卻簡直連話也不能說了，她實在不敢確定，一位百多歲的老人，是否可以有一位廿三歲的兒子，偏偏這「兒子」還是她心愛的靖哥哥。

此時此刻，一位百多歲的老人，一位中年美婦，一位年輕的男子，併列於世，彼此從未謀面，但忽然之間，卻說這是一家人，父母和孩子，這是現實還是神話？神話還是現實？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激動中忽然才醒起問了一句：「孩兒……你……你到底叫甚麼名字了？」

紀靖喃喃的道：「靖！肅清天下奸邪的『靖』。」

紀無希一聽，大喜道：「很好！紀靖，是誰替你改的？」

紀靖道：「當然是娘親呀，不好麼？」

紀無希忙道：「好！好！但凡娘親改的名字，均好之極了！靖兒，你……娘親到底姓甚名誰？」

紀無希這句話，若換了任何人說出口，別人必定認爲他是瘋子，一個連孩子也廿三歲的父親，竟連妻子的姓名也不知道，這不是呆子便是瘋子。

但這話出在紀無希口中，卻是天經地義一般的眞誠，因爲這三人的結合，本身就是當世的一大奇跡。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她便是那位落難女朱蝶兒……」

吳小欣終於掙扎出一句話來了。「也就是名震江湖的女媧神劍氏。」

紀無希一聽，驚喜道：「女媧神劍氏？江湖傳聞『寧見閻羅，不見女媧』的女媧神劍氏麼？」

紀靖點點頭道：「是，娘親便是女媧神劍氏！你……爹……一切待見了娘親再說清楚，好麼？」

紀無希大笑，道：「很好，靖兒，這等奇跡，你一時之間是決不會相信的了，這『爹爹』兩字也決計叫不出口，不要緊，不要緊，慢慢來，待見了你娘親蝶兒，一切就眞相大白了，到時老夫再接你母子到我的銀狐宮隱居便了，好麼？靖兒。」

紀靖見他樂昏了頭，說話也有點顛三倒四，便笑笑點頭道：「好，見了娘親再說吧！」

吳小欣一聽，忍不住道：「紀老前輩，這銀狐宮好玩麼？」

紀無希道：「當然好玩，但老夫從來不許任何外人涉足，便皇帝老子也不可以。」

吳小欣笑道：「便連我也不准麼？」

紀無希爲難道：「你是靖兒的……朋友，並非姓紀，是否算外人？老夫一時也說不清楚，因此甚感爲難。」

吳小欣格格一笑道：「那朱伯母是否姓紀？紀前輩又爲何允她進銀狐宮？」

紀無希瞪眼道：「朱蝶兒替老夫生了孩子，她便是我的妻子，她不可以，誰可以？」

吳小欣大笑道：「我亦是靖哥哥的妻子，我不可以，誰可以？」

紀無希一時語塞，喃喃道：「是呵！靖兒年紀長大了，他自然要娶妻生子，切莫如老夫這般胡鬧了，你既是靖兒的妻子，那是紀某人的甚麼？」

吳小欣格格一笑，臉紅道：「我便是你的媳婦兒呵。」

紀無希一聽，不由亦大笑道：「很好！彼此是一家子，自然不是外人，喂，媳婦兒，老夫准你進銀狐宮便了。」

吳小欣滿臉緋紅，咬牙嗔道：「啐！沒大沒小的，誰稀罕了？」

話雖如此，吳小欣卻甜甜的笑了。

直到這時，紀靖才記得一個很重要的疑念，他非要問清楚不可，紀靖道：「當日娘親在山洞中見到的枯骨，不是你麼？你不是死了麼？」

紀無希道：「傻孩子，老夫若死了，如何會站在你面前？當日老夫忽萌避世之念，但一時間又死不了，於是便佈下機關，留下元精，再去山野處搬一副枯骨進洞，權充老夫替身，然後老夫就避入深山，建銀狐宮去了，銀狐宮建成之日，廿多年竟過去了，老夫依然死不去，此時忽然又聽說江湖中出了一位姓紀的年輕怪傑，老夫一時好奇，這才出宮來了。」

吳小欣笑道：「怪不得紀前輩一見我，便問是否認識一位姓紀的小子。」

紀無希點點頭道：「是呵！當時你爲甚麼不坦白告知老夫？不然，也不致打這場架了。」

吳小欣歎了口氣，道：「你知道你苦難的孩兒，因姓了你這個『紀』字，被人瘋狂追殺麼？我怎能隨便告訴你。」

紀無希一聽，怒道：「誰敢如此欺負我紀某人的兒子？」

吳小欣道：「這對頭大得驚人，紀前輩怕麼？」

紀無希大笑道：「當今世上，紀某人還怕誰？就算是皇帝老子，也不在紀某人眼內。」

吳小欣笑道：「恰恰是皇帝老子，外加一個攝政大臣霍光，派出無數高手，要追殺你的寶貝兒子。」

紀無希咬牙道：「朝廷爲甚麼

要追殺他？」

吳小欣道：「不因甚麼，就因爲紀前輩是楚霸王項羽的表弟，靖哥哥被認定是你的兒子，項羽是劉家的死對頭，你說朝廷會放過項羽的親裔麼？」

紀無希目中藍光大熾，他霍地轉向紀靖，沉聲道：「靖兒，眞的如此麼？」

紀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只怕假不了。」

紀無希一聽，怒道：「姓劉姓霍的如此可惡，紀某人便先給點教訓他們嚐嚐……你兩人不必進城了，先去找你娘親，半月後我再與你等相會，然後同上銀狐宮，再不管它天翻地覆了。」

紀無希說罷，長嘯一聲，身如閃電，凌空而掠，長嘯聲滾滾不絕。

紀靖便連出聲阻止的機會也沒有，他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你告訴他幹麼？」

吳小欣笑道：「好呵！果然是父子情深，雖然口中不說，其實心中已叫了千遍百遍爹爹了。」

紀靖苦笑道：「我就怕他破壞了娘親根除禍根的大計。」

吳小欣微笑道：「憑紀前輩的武功，當今世上誰可阻他？便讓他先給點厲害霍光及皇帝老子瞧瞧，我等再行事，便方便多了。」

紀靖搖頭道：「不對，娘親說，此事只宜智取，不宜力敵，紀……他雖然武功蓋世，但亦決鬥不過朝廷的千軍萬馬，他若有三長兩短，我……我如何心安？」

吳小欣笑道：「傻子，你既然擔心他的安危，爲甚不立刻跟上前去？反正我等的任務也是進京打探消息，正好一舉兩得麼。」

紀靖想了想，便點頭微笑道：「很好，欣妹，你果然是女中諸葛，便依你吧。」

吳小欣笑笑，沒再說甚麼，兩人併肩，向前面的京城方向掠去。

* * *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身如奔電，直射京城。

此時已是黎明時分，是皇帝上朝的時刻。

小皇帝劉弗陵正坐於龍椅上，攝政大臣霍光坐在皇帝的下手，威風凜凜，似乎他才是眞正的皇帝。

其餘朝中大臣，分列於殿下兩側。

劉弗陵不知說了句甚麼，霍光便代皇帝宣道：「有事速奏，無事退朝……」

霍光話音未落，一名負責通傳的太監已氣喘吁吁的跑了進來，跪下奏道：「陛下……霍大人，殿外有一位自稱楚霸王項羽親裔的紀姓人，欲闖殿面見陛下，如何處置，請陛下宣示……」

小皇帝劉弗陵孩子心性，他一聽便立刻嚷道：「好啊！人說楚霸王項羽當年如何威猛，我倒要看看他的親裔到底如何，快宣他進殿見駕。」

霍光一聽，臉色一凜，轉頭厲聲道：「不行，朝廷重地，豈容妖人亂進？」

霍光此時的神態，根本不像臣屬對皇上，反像老子對兒子一般。

劉弗陵素來怕霍光，見他面如寒霜，便嚇得不敢作聲。

霍光又代皇帝傳宣道：「着殿前校尉，把妖人趕走，若再犯上，就地處斬。」

通傳的太監連忙領旨出去了。

不一會，一位殿校尉便匆匆而進，跪下奏道：「陛下……姓紀的妖人不但不走，已大步從殿外而進了……」

劉弗陵嚇得沒了主意，連話也說不出來。

霍光皺眉，厲聲道：「混帳，怎不立地處斬，容他亂闖？」

殿前校尉嚇得連連叩頭道：「稟霍大人……此人武功蓋世，小的等委實阻擋不住……請霍大人示下。」

霍光聞言一凜，但他到底老謀深算，處變不驚，心道：小小一名妖人，就算你武功再厲害，也敢到朝中撒野麼？

霍光當即厲聲下令道：「宣十大錦衣衛，把妖人擒了，若敢反抗，殺毋赦。」

負責宮廷禁衛的十大錦衣衛，均屬一流好手，通常對付妖人，僅出一、二人，便可立奏奇功，此時十人併出，足證霍光對「楚霸王」三字亦心有餘悸。

十大錦衣衛閃電直奔而出，朝中大臣才暗鬆口氣，心道：十大錦衣衛既出，當世中有誰可以力拒？殿外妖人必定束手就擒了。

朝中大臣心念未畢，便聽殿外突地响起一陣厲如夜梟的長嘯聲，其聲滾滾不絕，刺人心脈。

朝中大臣有體力稍弱的，早就冷汗汩汩而下，直如置身冰窟。

霍光正欲發聲，奇事突出。

只見紅光一閃，一條大漢，已如人球般的飛撞進來，砰的摔跌在霍光座前。

霍光瞥眼一看，這人球竟是身穿紅袍的十大錦衣衛之首——錦衣老大。

錦衣老大實際即十大錦衣衛的首領，武功在十大錦衣衛中無人可與之匹敵。

霍光一見，心中不由大震，厲聲道：「你！如何了？」

錦衣老大失魂落魄的大叫道：「稟……稟霍大人……那人不是

人……簡直是會妖術的鬼怪……」

霍光怒道：「光天化日，何來妖怪，你等十人，難道竟擒不下一名妖人麼？」

錦衣老大失聲嚷道：「此人出手便如放出電殛……末將甫與之相觸，便身不由己被撞飛十丈，末將不信邪，再撲上前，豈料妖人大手一推，隔空便把末將撞飛進來了……」

錦衣老大此言一出，朝中大臣均目瞪口呆，暗道：當世中眞有妖魔鬼怪不成？

霍光正要傳命，請出他自己的心腹——霍府死士。

此時卻見幾道黑影飛進殿內，共是九條，恰恰是其餘九名錦衣衛的人球。

霍光再鎮靜，這時也不由呆了一呆。

就在此時，殿外已响起一聲梟嘯，隨即有人大笑道：「老夫要進就進，當今世上誰可阻擋老夫了。」

話音未落，一條灰影已如鬼魅似的閃到殿上，一面桀桀的冷笑，一面向皇帝及霍光這面緩步走來。

殿上錦衣校尉，見狀大吃一驚，刀劍齊舉，指向灰袍人。

霍光正要下令亂刀斬殺此人。

龍座上的小皇帝劉弗陵不知哪來的勇氣，或者是他孩子氣未脫吧，見狀竟大聲叫道：「衆衛士不得無禮，放此人進殿，待朕看看。」

衆錦衣校尉見皇帝有旨，便不敢亂動；但見霍光未有表示，又不敢放下兵器，僵僵的呆立着，其狀甚爲可笑。

灰袍人目中藍光閃閃，忽地射在劉弗陵身上，微一點頭，又射向霍光，冷哼一下，隨即伸指頭輕輕一彈，衆衛士手執的刀劍，竟立刻化作碎片掉落地上。

灰袍人大步而進，一面微微冷笑道：「區區玩藝，便阻得了老夫麼？」

灰袍人道罷，大步走到御案前，距御案上的小皇帝及攝政大臣霍光，只隔一丈之遠。

灰袍人目注皇帝和霍光，挺身而立，不必說跪拜，就連一聲稱呼也沒有。

霍光驚魂甫定，硬挺着厲聲道：「你是誰？敢硬闖金鑾大殿？」

灰袍人根本不理霍光，卻向劉弗陵點點頭，道：「你便是當今漢朝皇帝麼？」

劉弗陵孩子心性，見了灰袍人也不太驚慌，見平日害怕的霍光也被此人傲視，心中一陣高興，又覺得好玩極了，因此笑着道：「是呵！他們要我坐上這位子，我推不掉，只好坐上去了，你是何方高人？教我一教，以手指彈刀劍化碎片的玩意好麼？」

灰袍人一聽，不由咧嘴一笑，臉上的寒霜因而亦減去了一點，他呵呵一笑，道：「這玩意你想學麼？」

劉弗陵點頭道：「是呵！你教我好麼？我可以叫人搬十斤黃金來與你交換。」

灰袍人笑道：「皇帝娃兒，你知道老夫是誰麼？你不怕老夫把你殺了？」

劉弗陵笑道：「我知道，你自稱是楚霸王項羽的親裔麼，我想，楚霸王項羽乃人中豪傑，頂天立地，決不會傷害一個弱兒，你既然是楚霸王的親裔，必有楚霸王的寬宏氣度，豈會對一位孩子下手？因此我決不怕你對我不利。」

灰袍人果然便是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

紀無希一聽劉弗陵如此有趣，不由呵呵一笑，他點點頭，說：「很好，楚霸王有你這一位知音人，他雖在九泉之下，亦必哈哈大笑。好，你很好，就憑你這一句，老頭灰衣銀狐紀無希便決不會傷你一根汗毛。」

此時，在紀無希與劉弗陵對答時，霍光已用手勢，向丈外的心腹大臣傳令，調他的霍府死士上殿護駕去了。

紀無希卻似渾然不覺，他話一頓，又向劉弗陵道：「你既然如此看重楚霸王，爲甚麼要下旨追殺他的親裔紀姓人了？」

劉弗陵道：「這是霍大人說的，我便照做了，但這不好玩麼？」

紀無希又好氣又好笑，道：「不好玩！」

劉弗陵笑道：「不好玩？便不玩吧了！霍大人，這位高人說此事不好玩，便不要再玩了吧！」

霍光冷哼一聲，心中對紀無希恨之入骨，因爲他與劉弗陵這一問一答，就把他挾天子以令天下的野心暴露於滿朝文武大臣面前了。

這種事看來是決不會發生的，因爲滿朝文武大臣誰敢在他面前與皇帝如此對話，但豈料卻被紀無希輕易便辦到了。

紀無希霍地目光一轉，射向霍光臉上，冷如冰刀，沉聲道：「姓霍的，你聽到了麼？」

霍光心中恨不得立刻亂刀把紀無希剁成肉醬，但他亦知此時未到時機，因爲他與自己相距不足一丈，他要取自己生命，那簡直易如反掌，但他又知決不能在他面前示弱，否則，他的攝政大臣重位不但不保，甚至會被朝中大臣一哄而起，逼皇帝治他欺君犯上的滅族罪名。

霍光牙痛似的哼了一聲，道：「大膽妖人……我……沒聽到甚麼。」霍光打定主意，拖一拖再作

打算。

紀無希自負武功蓋世，根本不留意霍光的心計，他厲聲道：「皇帝說，要你停止追殺姓紀之人！你聽到了麼？」

霍光眼珠一轉，道：「聽到如何？聽不到又如何？」

紀無希冷哼一聲，道：「聽到了，你就立刻下令停止追殺紀姓之人，老夫可饒你一命。若聽不到，哼哼，那就休怪老夫出手無情。」

霍光目光向殿外掃去，見依然毫無動靜，不知他的「霍府死士」甚麼時候可趕上殿來，無奈只好放緩口氣，道：「就算本座聽到了，亦不能妄下定論。」

紀無希怒道：「爲甚麼？」

霍光道：「此乃朝廷大事，豈容草率決定？本座勸你還是自動先行退出殿外，或可免治你的死罪。」

紀無希一聽，仰頭大笑，聲如悶雷，震撼大殿，笑聲中，紀無希道：「當今之世，誰敢自誇可以定我紀無希的罪了。」

紀無希一頓，目中藍光大熾，投在霍光臉上，一字一句道：「姓霍的！老夫給你三句話的時間，是否答允下令停止追殺，過了三句話，哼哼，老夫管教你漢室朝廷，滿殿血肉橫飛，老夫言出必行！」

紀無希立刻便喊了第一聲。

滿朝文武大臣心中均一寒，均暗道：霍光該死，專橫弄權，殘殺無辜，死有餘辜，但他若不答應，殿上之人，只怕無一倖免。

霍光臉上的肌肉亦不由猛地一抖。

「二！」紀無希負手而立，隨口道出了第二聲。

文武大臣中，有膽小的，雙腳抖顫，已幾乎站不住了。

霍光額上亦開始冒出冷汗，他深知自己的生命已到繫於一線之時了。

霍光的心一陣搖晃，生死關頭，甚麼權位，便降爲次要了，因爲人有命在，才能享受權力的好處，但若死了，這權位是決不能帶入地府中去的。

霍光正要在紀無希喊出「三」時，趕在他前面發聲答應。

就在此時，呼呼呼呼的一連四聲，四條人影已如閃電般，從殿上的上下左右四個方位撲了上來，霎間橫在霍光前面，把皇帝與霍光及紀無希隔開了。

四人之中，竟有一僧一道一喇嘛一方士。

這四人一出現，霍光就大大鬆了口氣，他立刻又神氣起來，厲聲道：「姓紀的妖人！就憑你硬闖金鑾大殿這一條，你便死有餘辜，還想與本座理論朝政麼？」

這一下變化快如閃電，紀無希的「三」字竟未來得及道出。

紀無希見狀微哼一聲，道：「很好，這第三聲老夫並未道出，暫時便不取你生命便了。但阻我之人必死無疑，老夫言出必行，休怪白白送死了。」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說話從來說一不二，他既說給霍光三聲時間，他只說了二聲，尚差一聲，他便決不會再向霍光出手了。

那一僧一道一喇嘛一方士一聽，不由均哈哈一笑，狀甚不屑。

一僧道：「老僧歡喜佛，今日喜歡紀施主高招，特來領教。」

一道道：「貧道北極老祖，專門超渡犯上作亂的逆賊。」

一喇嘛道：「本座血宗法王，專門以血練功，素聞中原高手內功深厚，其血多有補益，特來吸收一、二。」

一方士道：「本人無方玄士，殺人毫無方法，舉手之勞而已！」

這四人自報名頭，殿上文武百官，有識貨的均悚然而驚，暗道：四人中無一不是厲害之極的殺手，不料竟被霍光收羅旗下，幸而沒與他結怨，否則只怕連半個時辰也活不了。

霍光此時得意之極，他呵呵大笑道：「怎麼樣，姓紀的，你自稱楚霸王親裔，就算在本座四大死士面前自決，也死得瞑目了吧！」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聽四人這麼一報名號，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老夫隱居銀狐宮多年，江湖中何處鑽出這四頭不知天高地厚的怪物了？

紀無希惱恨這四頭怪物助虎爲患，便有心以彼等來殺鷄儆猴。

他微哼一聲，也不答話，右手一晃，隔空一掌便向北極老祖拍去，他最恨這等以朝廷衛道之士自居的奴才，因此便先選中他來開第一個殺戒。

北極老祖料不到紀無希的功力竟達如此深厚地步，他根本不必運氣，眞力說來就來，事前沒有半點朕兆。

到他驚覺時，已感一股氣勁如山似海的撞到，他的氣息亦不由一窒。

北極老祖也非等閑之輩，他怒叫一聲，猛一咬牙，也一掌向紀無希拍去。

只聽一聲悶响，北極老祖已吃了大虧，因爲他發覺他的掌力與對方相觸後，由於强弱之故，他自己的掌力竟被對方吸去，接着便反撞而來，對方的掌力加上自己的掌力，北極老祖如何抵擋得住？他悶哼一聲，一口鮮血便噴了出來。

北極老祖顯然已受重傷了，但紀無希恨他這種奴才，便不容情，

右掌一翻，又一股强大的內力撞去，把北極老祖逼得步步倒退，眼看便要全身經脈盡斷而亡。

歡喜佛、血宗法王、無方玄士三人一見，這才知紀無希的功力已到非人的境界。

三人心中均一凜，暗道：今日已退無可退，三人若不合力出手救助北極老祖，眼看四人也休想再活着返霍府享福了。

歡喜佛、血宗法王沉吼一聲，各向紀無希拍出一掌。

紀無希左、右掌一翻，雙雙接了二人一掌，但見歡喜佛蹬蹬的退了二步，血宗法王的臉現血光，紀無希同時應接三大高手的掌力，亦身體一陣搖晃！顯然他一人接三人的內力，已很勉强了。

無方玄士一見，見機不可失，便立刻探手入懷，摸出一把銅鈴，向紀無希猛力一晃。

但聽「叮」的一聲脆响，鈴聲直射紀無希的耳膜，强如紀無希，渾身亦不由一震。

原來無方玄士這一柄銅鈴，是用童子血泡浸而成，消魂落魄，厲害之極。

紀無希偏偏練的是童子功，畢生未近女色，因此對「童血落魂鈴」便特別敏感；再加上他練的是正宗內功心法，根本不足以抵抗無方玄士這等偏方邪術。

更不幸的是紀無希正以全力與當世三大高手以內力相拚，面對「童血落魂鈴」，他就更吃虧了。

鈴聲一响，紀無希便渾身一震，鈴聲再响，紀無希身子又一抖，鈴聲不斷射來，紀無希便身如篩糠，抖個不停，他的心神受制，內力亦因此大爲減退。

歡喜佛、北極老祖、血宗法王登時一鬆，均知這是無方玄士的「童血落魂鈴」大起妙用了。

此消彼長，紀無希不但不能逼退歡喜佛等三人，而且他自己反而被逼得步步後退。

紀無希只消再退多十步，距皇帝的御案稍遠，霍光去了心頭大顧忌，便會斷然下令，向紀無希下毒手了。

紀無希已自知危機轉瞬即至，他拚命催激眞氣，但往往稍一凝聚，「叮」的一聲，他心神震撼之下，又立刻被化掉了，他不禁仰頭歎道：「江湖之大，當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罷！罷！罷！紀某人今日拚却殘軀，爲救孩兒，與弄權奸賊拚個同歸於盡。」

紀無希主意已定，便無人可以阻止，他猛一咬牙，全力運氣，全身骨骼咯咯暴响，目中藍光大熾，這是他以畢生的功力，準備作拚死的一擊。

這一擊勢必驚天動地，不但霍光必死無疑，就連小皇帝、歡喜佛、北極老祖、血宗法王、無方玄士等人，亦將與紀無希一道，同化模糊血肉。

霍光尚不知道自己亦危在旦夕，他見紀無希已萬分狼狽，不禁哈哈狂笑道：「甚麼楚霸王親裔、霸王神劍！紀老賊，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了……」

「……未必！未必……」

就在此時，殿外忽然傳來一陣清嘯，話聲未落，琴聲已起，但聽「鏗鏘」一聲，殿中滿朝文武百官，包括小皇帝劉弗陵，攝政大臣霍光，均如蚱蜢似的猛地向上一跳。

接而又傳來一聲女子的尖笑道：「紀老前輩，女娃兒這蚱蜢之舞好看麼？嘻嘻嘻……」

* * *

正與紀無希以死相拚的歡喜佛、北極老祖、血宗法王三人，因內力已被消耗不少，因此琴音入耳，亦不能抗拒，身如蚱蜢，猛地向上一跳。

三人這一跳，紀無希頓感壓力大減，他的內力便足以抵銷無方玄士的「童血落魂鈴」擾亂了。

此消彼長之下，無方玄士先就蹬蹬的連退十步。

歡喜佛、北極老祖、血宗法王等三人，亦哇的一聲，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一鈴一琴，同樣承受，紀無希力敵四大高手，尚有餘力作最後一擊，但四大高手卻如遭電殛，同告受創，强弱之分，立可判斷。

紀無希聽那長嘯聲，便知是誰來了，他精神不由大振，內力更爲充盛，他呵呵一笑，道：「好！很好！上場不離父子兵，今日我父子二人，大鬧姓劉的金鑾殿，也教彼見識一下楚霸王親裔的威力。」

在琴音飛揚中，又傳來一聲女子的尖笑道：「紀老爺子，甚麼上陣不離父子兵？我這小媳婦兒，難道便不算數麼……我不依呵！」

紀無希一聽，又驚又喜道：「是姓吳的女娃兒麼？你這琴聲比琴魔那老怪物强多了，是誰教你的琴譜的？」

女子尖笑道：「我義父太上老祖、義母合麗仙母教的。」

紀無希道：「叫甚名堂？」

女子尖笑道：「幻影蓮花琴譜，但彈奏之琴，卻是合麗仙母的千年玉蟒琴……紀老爺子，這妖人之士，用鈴聲算計你，小媳婦兒替你出氣，教他跳十日十夜蚱蜢之舞好麼？」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樂得哈哈大笑，連聲道：「好！好！好！小媳婦兒，你這蚱蜢之舞好看極了，今日就算紀家父、子、媳三人，大鬧劉家金鑾殿吧！」

在滿朝文武百官震驚聲中，兩條人影，疾如奔電，已從殿外射入，霍地便落在紀無希的身邊，兩條人影，正是及時趕到的吳小欣和紀靖。

紀靖見紀無希口氣雖硬，但以內力相拚之下，已很狼狽，衣衫盡濕，鬢髮凌亂，心中不由一痛，或許這便是父子血脈相通吧，他也不加思索，驀地雙掌一翻一旋，便把歡喜佛、血宗法王、北極老祖等三人的掌力全數接過來了，他的身法輕鬆自如之極。

紀無希登時脫困，他連忙屏息運氣，以便及早恢復，再作拚鬥。

無方玄士此時已自顧不暇，正發瘋的搖動銅鈴，與吳小欣的「幻影蓮花琴音」相抗，根本無餘力相助歡喜佛等三人了。

但吳小欣亦不輕鬆，因爲她忽然感到心神浮蕩，內力大受影响，原來那是因「童血落魂鈴」聲惑心之故。

吳小欣內力受影响，彈出的「幻影蓮花琴音」威力便打折扣，因此無方玄士居然可以應付，不但鎮定下來，不再驚惶，還能不時以內力催激銅鈴，向吳小欣的琴音反撞。

紀靖一人接下三大高手的掌力，雖然他是生力軍，但昨晚不幸與紀無希對掌時受傷，功力便有所不足，因此只能勉強接住，欲加反擊，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幸而他練的是無爲苦難神功，對手的壓力越大，他就越神定氣閑，在氣度上，已給對手一種無形的威懾，不敢拚盡全力，因此雙方尚可保持不勝不敗的局面。

紀無希經剛才內力劇烈消耗，已近强弩之末，幸而紀靖及時替下他，他才有調息回氣的寶貴機會，此時他亦忙於運氣調息，以作全力一擊，因此也無暇助吳小欣和紀靖。

霍光雖然不懂武功，但他老謀深算，見狀略一沉吟，便明白其中的奧妙，他不由嘿嘿一陣冷笑，厲聲道：「汝等再硬拚下去，必死無疑，不如束手就擒，或可保存生命。」

紀無希怒哼一聲道：「放屁！紀某人要取你生命，易如反掌，豈會束手就擒。」

霍光嘿嘿冷笑道：「聽說你極重承諾，言出必行，你第三聲既未來得及喊出，你便不能向本座下手，朝廷尚有千軍萬馬，你就算把本座四大死士殺了，亦未必可在千軍萬馬中全身而退，紀大俠難道沒有自知之明麼？」

紀無希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心道：老夫拚盡全力，要殺霍光不難，但如此一來，靖兒、欣兒便必定難逃一死，因爲就算他兩人武功再高，亦決難抵擋朝廷的千軍萬馬，若送了兩條小生命，豈非不合算之極？

如何了斷，紀無希此時亦不禁費煞思量，不知如何是好。

霍光見紀無希默不作聲，不由又呵呵一笑，道：「本座所言，絕無虛話，紀大俠若肯自決，本座答應，放他們二人生命，這對你已是合算之極了。」

紀無希微哼一聲道：「如何合算？」

霍光道：「你年紀當已過八十，一條老命，換兩條小生命，豈非合算之極。」

紀無希默然不語，好一會，他忽然厲聲道：「姓霍的，你說話可算數？」

霍光冷哼一聲道：「本座素以鐵腕處政，但也不致於說三反四，只要你當場自決，本座放他們二人一條生路便是。」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默默想了想，便仰頭歎道：「老夫縱橫四海，所向無敵，不料今日一時魯莽，陷入奸賊算計之中，又豈忍連累了後輩？罷！罷！罷！朝廷既欲殺姓紀的然後快，老夫今日就成全你等吧……」

紀靖、吳小欣一聽，心頭不由大震，暗道：「紀無希爲了我們，竟眞的連自己的老命也不要了，他若眞的如此，自己這一生如何心安？這萬萬不能。」

但他二人全力拚鬥之下，已根本無力開口發話。

霍光見狀，不由得意的哈哈大笑。

「霍大人未免笑得太早了……嘿嘿！」

此時忽地响起一聲冷哼，聲未落，霍光眼前已多了二位蒙面男女，二人身法之快，猶勝鬼魅。

霍光大驚道：「你！你們是誰？」

只見面蒙銀布的女子微哼一聲道：「有情人無情客離恨天，老身是專補離恨天的女媧神劍氏。」

蒙面女子此言一出，金鑾殿上，滿朝文武，莫不悚然，因爲「女媧神劍氏」名頭太响亮了，當世誰不知道「寧見閻王，莫見女媧」八字？

因此衆人連那殭屍一般面孔的男子也忽略了。

紀靖和吳小欣一聽，卻精神大振，內力亦因而大增，與對手保持不敗的局面。

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一聽蒙面女子自報名號，渾身不由一抖，急道：「你……你便是女媧神劍氏朱蝶兒？」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微歎口氣，道：「此時此地非說話之機，一切且待日後再說吧。」

紀無希一聽，便登時明白朱蝶兒話中的含意，她其實已坦承她與自己的微妙關係了。他心中不由一陣激蕩，內力也迅速的恢復，不禁呵呵一聲長笑道：「好！好極了！今日這才叫一家子大鬧金鑾殿。」

原來「女媧神劍氏」朱蝶兒，與「殭屍面孔」男子，早就潛入京城，隱身金鑾殿外，殿內的一切早就落入他二人的眼內。

霍光此時才留意自己的眼前尚有一位面孔如殭屍的男子，他又驚又奇，尖聲道：「你！你又是誰？」

「殭屍面孔」男子歎了口氣，道：「活而不活，不活而活，劉某不外一具活殭屍而已！」

「殭屍面孔」男子自然便是皇孫劉進。他此言一出，霍光不由心中一凜，道：「你！你姓劉麼？」

劉皇孫苦笑道：「姓劉又如何？與天子同姓，其實也並無甚麼好處。」

小皇帝劉弗陵一見，不由拍手道：「好呵！金鑾殿今日越發熱鬧了。」

霍光厲聲道：「陛下！朝廷今日生死關頭，不可胡鬧。」

小皇帝見霍光生氣，便不敢作聲了。

劉皇孫見小皇帝果然被霍光控制得極嚴，這小皇帝按輩份應該是他的子侄輩，他對霍光的所爲更爲反感，不禁微哼一聲，道：「你身爲朝廷大臣，竟對皇帝如此無禮，難道不怕治你欺君犯上之罪麼？」

霍光大笑道：「本座身爲攝政大臣，本座之令亦即君令，誰敢不從？誰敢治本座之罪？」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目光一轉，射在霍光臉上，寒如冰刀，沉聲道：「聞名不如見面，果然是挾天子以令天下的一代權臣！霍光，你已製造了不少離恨天，老身今日便來修補一二，你認命吧了！」

霍光大笑道：「本座手掌朝廷兵權，單是本座的四大死士，已足可抵擋你等妖孽，何況尚有千軍萬馬等着護駕呢！你等妖孽今日就算趁亂把本座殺了，亦必定粉身碎骨，決難生出京城。」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見霍光果然死硬，心道：若硬拚之下，果然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她目光一轉，便有了計較。只見她疾如電閃，探手入懷，輕輕一拍，一道劍光便直奔霍光面前，旋了一匝，又疾速飛回。

霍光但覺頭頂一涼，伸手一摸，頭髮已被劍光削掉一邊了。

他就算再硬，此時也不由心膽俱裂，喃喃的叫道：「女媧補天神劍……女媧補天神劍……哎！」

「女媧神劍氏」朱蝶兒露了這一手驚人絕學，在場中識貨的人甚多，就連歡喜佛、北極老祖、血宗法王等三人，雖在拚鬥之中，目睹之下心中亦不禁駭然，暗道：這一劍若是衝自己而來，自家的人頭只怕早已落地了。

三人心中一怯，鬥志登時大減，內力便更快衰竭，身子搖晃不定。

紀靖的無爲眞氣，恰恰最善乘虛而進，歡喜佛等三人內力稍縮，無爲眞氣便一閃而入，在三人的胸口各猛然一刺。

歡喜佛、血宗法王突感心頭猛地一跳，如遭電殛，蹬蹬蹬的連退三步，被這突然而來的絕不可能發生的反擊弄呆了。

北極老祖本已受傷，連番拚鬥之下，傷勢更重，內力已消耗殆盡，不堪這突然而來要命的一擊，心如刀割，竟一跌坐地，再也掙扎不起。

無方玄士本來與吳小欣功力相當，他幾十年苦練的邪功，也厲害無比，但乍見場上如此突變，心中一驚，內力收控不住，「童血落魂鈴」聲稍弱，琴音便突射而進，「叮噹」一聲，無方玄士身不由己，便猛地向上一跳。

「叮噹」之聲連响，無方玄士跳得越發厲害，漸而連銅鈴也把揑不住，摔掉在地。

紀無希見狀，他吃了這見鬼銅鈴的虧，心中恨它之極，突然嘿的一聲，向銅鈴拍了一掌，一陣金屬碎裂之聲响過，銅鈴竟化成了碎片。

無方玄士失了這厲害法寶，有力也無處使了，再加吳小欣的琴音已失去任何抗禦力，越發厲害，完全把他控制，他便身不由己的越跳越急，越跳越勁。

吳小欣此時已游刃有餘，她格格一笑，道：「紀老爺子，這蚱蜢之舞好看麼？」

紀無希笑道：「好便好了，但只他一人跳獨脚舞，似乎不大熱鬧呵！那小皇帝見了，也覺沒趣。」

吳小欣聞言向龍座上一望，見小皇帝劉弗陵果然瞧得津津有味，她不由格格大笑，道：「喂！小皇帝，你嫌不夠熱鬧麼？」

小皇帝劉弗陵笑道：「若能熱鬧一些，自然更好看了。」

吳小欣眼珠一轉，射向霍光，格格一笑道：「好極，那我就請多一些舞客下場吧了！」她恨霍光心狠手辣，竟要逼紀無希自盡，便微一運氣，手指頭再伸出一根，二指彈琴，向琴一彈，一縷琴音，便逕直向霍光射去。

「叮噹」一聲，霍光立刻從大臣座上跳了起來，再一聲叮噹，他便

身不由己，從高高的御案上跳了下來，在金鑾殿上，當着文武百官跳起蚱蜢之舞來了。

小皇帝劉弗陵一見，他平日對這霍光又恨又怕，此時見他跳得好看，不由拍手大笑道：「好呵！好看極了。」

文武百官中，平日有不滿霍光專橫弄權的大臣，此時也解恨似的大笑起來。不過也有不少霍光的心腹大臣不敢笑。

小皇帝劉弗陵五歲登皇位，從未試過今日如此開心，他忽然大笑着道：「好呵！衆卿家笑得好極了，但不笑的，便是對朕不忠，怕了霍大人，既然怕了他，那就也陪他下場跳蚱蜢之舞吧。」

吳小欣也是大孩子心性，她一聽便笑道：「是！草民遵旨。」

她於是連伸十根指頭，點向玉蟒琴，她每根指頭一點，文武百官中但沉默不笑的，便有一人跳了出來，加入舞陣，八根指頭出齊，便有八位不笑的大臣陪霍光在狂跳不已！

吳小欣此時十根指頭連彈，心神貫注，全力施爲，「幻影蓮花琴音」的威力發揮到極點，當眞驚天動地。

她從「坤主柔」到「動也剛」，從「動也剛」轉爲「靜而德」，又轉「主而常」，再變「萬物光」，最後幻化爲「幻影蓮花琴音」的最高境界——「承天行」。

金鑾殿上，全部受琴音所制，文武百官，但稍有正氣之士，均被琴音把正氣激發出來，人人均感大義凜然，不屑於權臣的專橫弄政。

大將軍趙充國先就大步出班，向小皇帝劉弗陵奏道：「陛下，臣趙充國有事啓奏。」

劉弗陵很喜歡這位大將軍，一見他出班，便笑嘻嘻的道：「趙將軍有甚話說？」

趙充國奏道：「陛下年幼，可有思念陛下的兄長輩？」

劉弗陵笑道：「有呵！我很孤單，若大哥劉詢在世，我便可以與他一道玩耍了，但不知大哥是否仍在世間？」

趙充國此時與「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及劉皇孫交換了一下眼色，見朱蝶兒和劉皇孫微一點頭，便當即道：「陛下大哥劉詢仍在世間，只是受盡苦楚，不敢入朝見駕。」

劉弗陵笑道：「大哥會對我好麼？」

趙充國忙道：「陛下大哥劉詢，才學奇高，爲人善良，性情溫和，必待陛下親如手足。」

劉弗陵孩子心性，聞言便大喜道：「那好呵！快請大哥劉詢回宮，我這皇帝也不幹了……」

趙充國忙道：「陛下不做，該誰登帝位？」

劉弗陵嘻嘻一笑道：「若大哥劉詢肯做，便讓他做吧！」

趙充國一聽，忙轉身向文武百官道：「各位同僚，聽淸陛下宣示了麼？」

此時金鑾殿上正氣充盛，稍有正氣的文武百官，均變得大義凜然，均暗道：權臣挾天子以令天下的局面再不能維持下去了，於是均毫不畏懼的回道：「臣等遵旨。」

皇帝的金口既開，不管這皇帝年齡大小，他說的話，決定做的事，便鐵規一般的定下來了。

這便是皇朝的特色。

霍光此時耳能聽，脚在跳，口卻不能言，只急得他眞的發狂的跳起蚱蜢之舞來了。

＊　＊　＊

這一切均是「女媧神劍氏」的補天行動。

亦是她助太子後人復國的大計。

十八年前，太子劉據兵敗與劉進逃出長安城，他和劉進的所有姬妾全被漢武帝處死。

劉進有一位兒子劉詢，當時年僅一歲，被收押入天牢。

當時的天牢獄長丙吉，知太子劉據的寃枉，又可憐劉詢的悲慘身世，便特別選了兩名性情忠厚的女犯人，負責哺育劉詢，並將劉詢與兩名女犯人移到地勢較高、較乾燥的牢房。

丙吉每隔一天，必前去探望一次。

漢武帝晚年患病，有一方士奏稱：「長安天牢冒出天子氣！」

漢武帝大驚，下令長安所有監獄囚犯，不論大小輕重，一律格殺勿論。

當兵臨天牢時，丙吉動員獄卒等拒不開門，丙吉道：「任何一個沒判死罪的人，均不應處死，這是高祖定下的法律，人人均應遵從，雖天子亦不能例外。」

雙方相持到天亮，兵將仍未進得天牢，便跑去向漢武帝奏報丙吉如何抗拒旨意，要治丙吉的死罪。

漢武帝卻忽然醒悟，道：「此乃天意。」於是下旨大赦天下。

這時長安所有監獄，均已伏屍遍地，唯獨天牢，由於丙吉的原故，未枉殺一人，皇曾孫劉詢亦因此而保存生命。

劉詢留在天牢，丙吉曾托人送他出去，但誰也不敢收留，丙吉只好把他留在獄中，將自己的俸祿分一半給劉詢。

劉詢八歲時，丙吉才偷偷把他送去外婆家裏，從此，劉詢便流落在民間了。

直到十八歲這年，劉詢依然是一個市井手作業民，但他好學不倦

，白天做活掙錢養活自己和外婆，晚上便讀書及練武。

到他十八歲時，他已很有學問，精通武藝，更深知民間的一切疾苦。

就在此時，「女媧神劍氏」朱蝶兒，已暗中助劉皇孫把劉詢尋到了。

於是才聯合紀靖、吳小欣、劉進三人之力，進行助太子後人復國的大計。

恰好此時突然出現一位「灰衣銀狐——霸王神劍」紀無希，「女媧神劍氏」無形中多了一大臂助。

楚霸王項羽的親裔——紀姓一家人，終於以無上的實力與妙法，大鬧金鑾殿，震住權臣的氣焰，令皇帝親開金口，向滿朝文武口宣聖旨，成了不容更變的鐵則。

不久，小皇帝劉弗陵一病去世，由於有皇帝的口諭聖旨，因此大將軍趙充國便毅然迎返劉詢，進登皇位。

事實證明「女媧神劍氏」的補天有功於民，因爲劉詢不失爲一位好皇帝，他受盡苦難，深知民間疾苦，因此在位數年，多行仁政，勤奮治國，改變了漢武帝治下的一系列苛政嚴刑，天下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但直到此時，劉詢尚不知道自己爲甚得以復位，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劉皇孫劉進是生是死，這是他終生的一大遺憾。

一天晚上，劉詢已回返寢宮，還未安息之際，忽聽外面有侍衛大叫一聲道：「保護聖上，有刺客。」

劉詢吃了一驚，連忙從床上一躍而起，他想不出有誰會來行刺他？

從寢宮屋頂上躍下三男兩女，均身輕如燕，踏地無痕，其輕功之高，簡直匪夷所思。

躍下來的五人，均以面巾蒙上，因此不知其年歲、身份，但誰也沒携兵器，因此來意甚爲可疑。

此時已有衛士一擁而上，便要動手，五人中有一女子聲音道：「吾等只是欲訪故人，並非刺客，請稍安毋躁，幸勿誤會。」

衛宮將領都大錦，性情暴烈，聞言大喝道：「哪有夜裏闖宮訪客，必是刺客無疑，還不束手就擒。」說着就想動手緝拿。

此時，無數衛士亦一擁而上，爲數近百，均是宮中的一流好手。

五人均神態安然，近百錦衣衛並不在他們眼內，其中有一位「殭屍面孔」男子微笑道：「我等確實僅夜訪皇帝，別無他意，若有惡意，豈是你等區區百人所能阻止？快退下去，免誤送生命。」

衆衛士有人驀地想起不久前，同樣是三男二女大鬧金鑾殿的事，心中一凜，不禁先生怯意，緩緩的向後退了。

但有不知厲害的仍躍躍欲試，只是未得皇帝聖旨，不敢動手而已。

此時劉詢已步出中庭，見狀淡然一笑道：「朕行事上不愧天，下不負地，中不失民，有甚麼可怕？衆衛士放他們進殿吧了！」

五人中一位特別老態的男子忽然桀桀一笑，聲如夜梟，怪叫道：「這等破銅爛鐵，便欲阻擋老夫了麼？」

他說着，伸出指頭，向衆衛士高擧的刀槍劍戟一彈，只聽嗤嗤有聲，一道電光劃過衆衛士，人人均感手中一輕，刀槍劍戟的前半部已霍然而逝，只剩一截空柄。

在長笑聲中，五人把脚一跺，身如飛燕，凌空而起，越過衆衛士的頭頂，落在殿中劉詢面前。

五人在劉詢面前挺立不動，既不開口，也不行禮，只是目灼灼的盯着他瞧。

劉詢大奇道：「五位高人請坐。」

五人並未坐下，「殭屍面孔」男子道：「皇上近日還好麼？」

劉詢道：「好！好……但請教大俠高姓大名？」

「殭屍面孔」男子盯着劉詢，細看不已，這時才忽然醒悟似的道：「啊！不必問我等姓名來歷，一切心知便了。」

劉詢奇道：「爲甚麼？難道夤夜訪朕，連來意也不說麼？」

「殭屍面孔」男子歎了口氣，道：「知亦不知，不知亦知……」

這時又有一女子脆聲的一笑，道：「說即是不說，不說亦說，劉大俠，是麼？」

劉詢這時才知道「殭屍面孔」男子原來姓劉，他不由大奇道：「原來是劉大俠，與朕同姓，不知是否可有見過朕的生父皇孫劉進麼？」

劉大俠歎了口氣，苦笑道：「見倒見過，但聽說他已看透世情，今後也不會再出現了。」

那中年女子接口道：「只要皇上勵精圖治，百姓安樂，天下太平，吾等從此亦不會再在皇上面前出現。」

少女格格一笑道：「這便是說，你只要做個好皇帝，便只管安心做下去，我敢擔保，當今世上再無人可以動搖你了。」

劉詢肅然道：「姑娘所言甚是，朕從囚犯，到市井之民，受盡磨難，親嚐民間百苦，豈會忘記民安則天下太平的道理？」

其中一位年輕的男子點點頭道：「是，此乃肺腑之言。」

那少女笑道：「你怎能如此確定？」

年輕男子歎了口氣道：「因爲我亦如他一般曾受無數苦難，終悟出一種武功，就如他受盡艱辛，亦得出一條如何治國安天下的結論。」

少女格格笑道：「那就不枉你辛苦一場了吧？」

年輕男子亦笑道：「這就叫紀姓人一家子，終於成就了一位好皇帝了。」

少女道：「啐！誰跟你一家子了？」

那夜梟怪叫似的老年男子大笑道：「很好！你既說並非一家子，那老夫的銀狐宮便閉門拒納了。」

老年男子說罷，轉身領先飛掠而去，其餘一女二男亦相繼縱掠而去。

那少女急得大叫道：「喂！紀老爺子……誰說不是一家子了……」

話音未落，少女急得一跺脚，人如飛煙，轉瞬逝去。

衆百衛士直瞧得目瞪口呆，心道：若這五人眞欲行刺，便十個皇上的人頭也落地了。

劉詢怔怔的目送五人離去，不知怎的，他心中忽地一陣悵然，心道：自己在那「劉大俠」面前，爲甚麼竟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

他是誰？

而這紀姓的一家子究竟是誰呢？

他的生身父親在哪裏？

他扶上這九五之尊？

這一切均是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了。

但有一點，劉詢卻非常清楚，他必須很好的參透如何治國安民的道理，不然，當這五人再度在他面前出現時，便決不會如今晚般從容而去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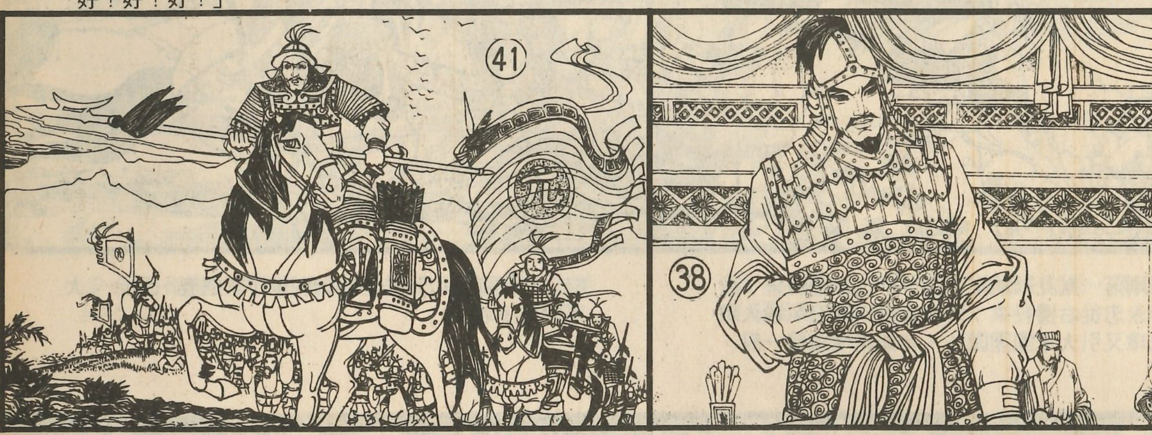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四

取金陵（二）

張龍 · 編繪

37　正在這時，探馬來報，說元將蠻子海牙領兵十萬，進犯太平；陳兆先領兵五萬，擋住了太平城北面的交通要道，似有圍攻之勢。

40　朱元璋點頭允諾，並說：「蠻子海牙的部隊離此不遠，可設奇兵取勝。」常遇春靈機一動，便在朱元璋耳邊如此這般地輕語一番，朱元璋邊聽邊點頭說：「好！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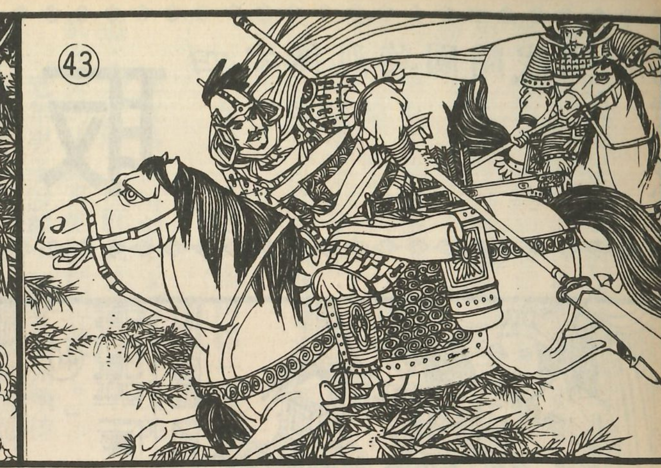
38　這樣一來，使朱元璋南北交通被阻，糧草斷絕。朱元璋沉思道：我將士都在江南，家小都在淮西，今元兵所爲，是絕我咽喉啊！

41　常遇春當即率領三萬精兵，直奔蠻子海牙。蠻子海牙見朱元璋的隊伍浩浩蕩蕩而來，便縱馬持戟迎戰。



39　李善長說：「蠻子海牙和陳兆先合兵來犯，若攻其一處，彼必互相救應，難以取勝。可傳令湯和、廖永安等領兵二萬，去攻陳兆先。我與其餘將領保主帥進攻蠻子海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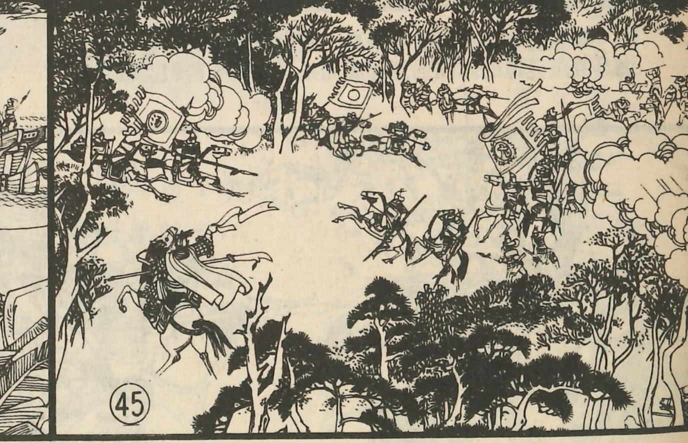
42　常遇春撥馬上前，對蠻子海牙說：「你在采石磯被我殺得落花流水，今日還有何面目再來同我開戰？」蠻子海牙也不言語，舞戟直取常遇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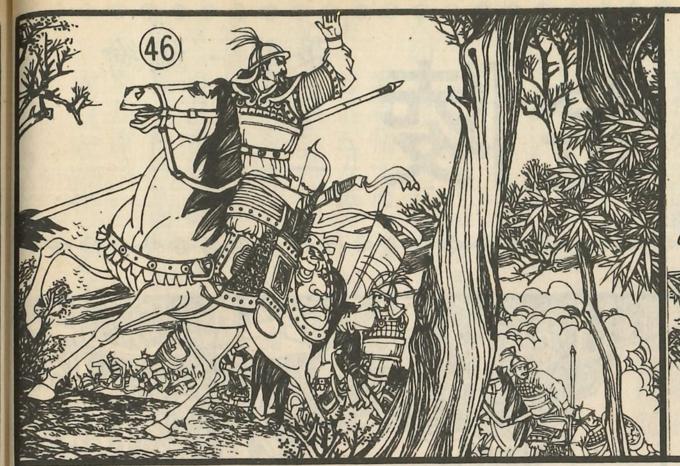
43　兩個人鬥了幾個回合，突見常遇春把身子橫貼在馬上，轉身便走。



44　蠻子海牙以爲是他的戟刺傷了常遇春，便命令大軍緊緊追趕。



45　常遇春跑了一陣，見敵人已進入了埋伏圈，便將號帶一拉，只聽見樹林中炮聲連天，金鼓齊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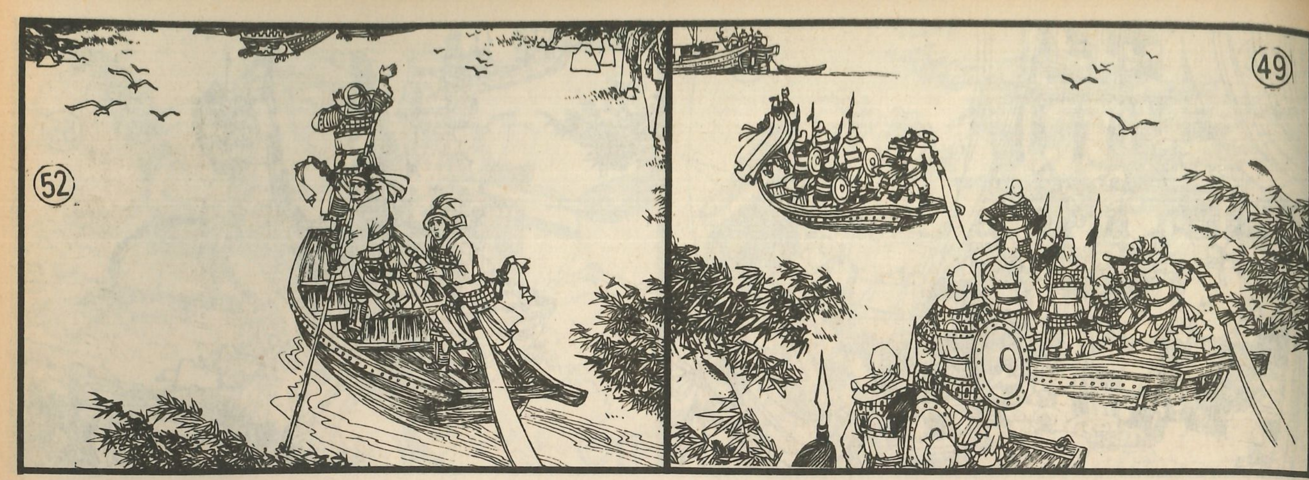
46　蠻子海牙見中了埋伏，大聲地呼喊：「快退，我們中埋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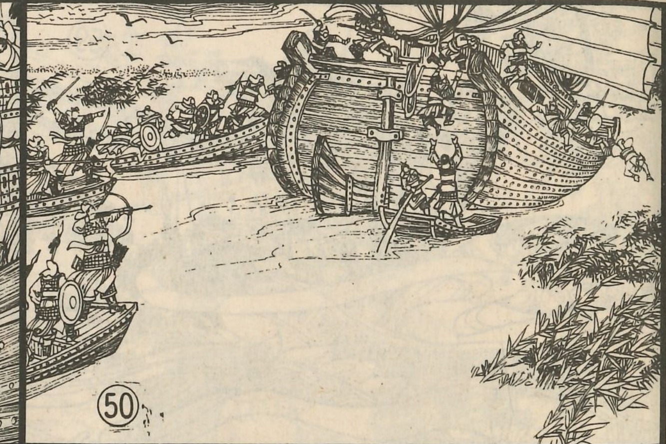
47　話音剛落，就見耿炳文、陸仲亨從左邊殺來；俞通海、廖永忠從右邊殺來；常遇春撥馬回刀，殺入敵陣；朱元璋又引大軍團團圍住，有如銅墻鐵壁一般。



48　蠻子海牙腹背受敵，哪裏還顧得士兵死活？他奮力突圍到江邊，登上江邊的元兵船隻倉皇逃命。



49　蠻子海牙剛剛開船離去，常遇春率兵趕到江邊，駕船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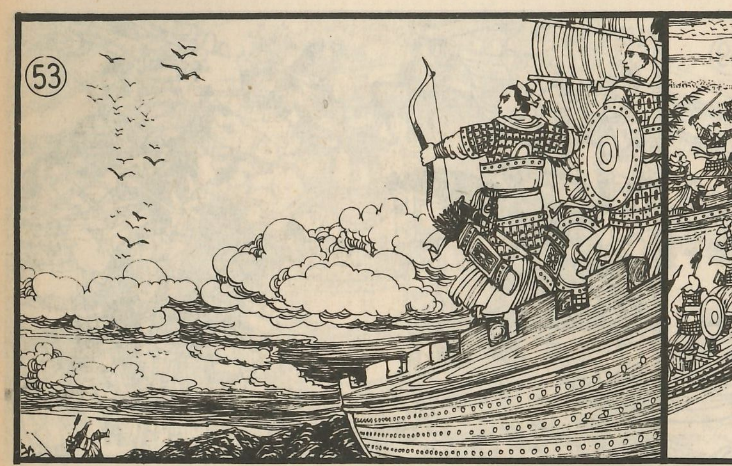


50　追至江心，常遇春飛身躍上敵船，揮刀大殺大砍，元兵紛紛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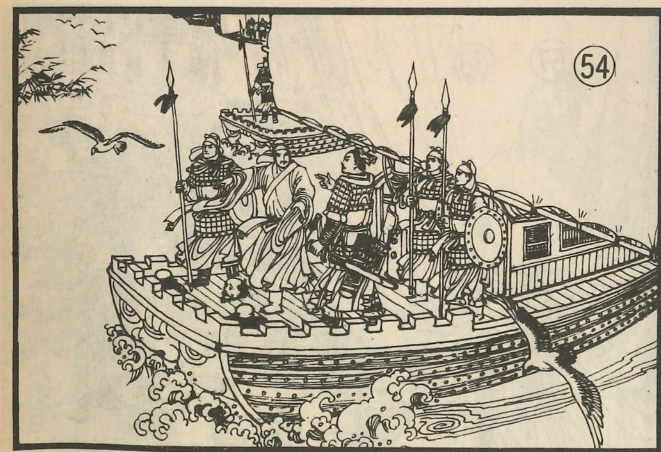


51　蠻子海牙見事不好，急忙改乘一艘小船，向西敗逃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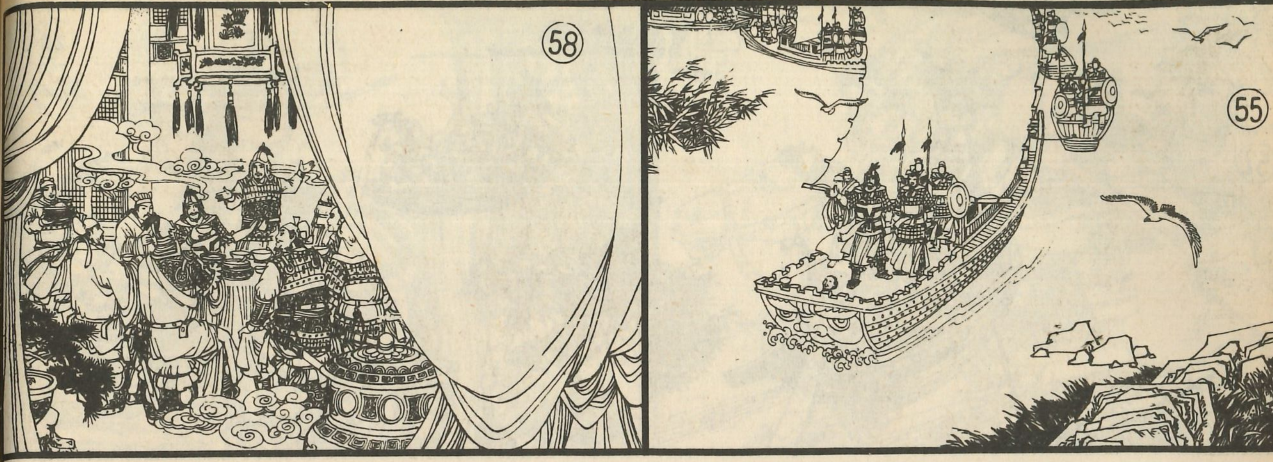
52　蠻子海牙逃了一陣，忽然看見幾隻沒有旗號的大船沿江而來。他以爲遇見了自己的水軍，連忙大聲呼救。



53　站在船頭的將軍射出一箭，蠻子海牙應聲倒在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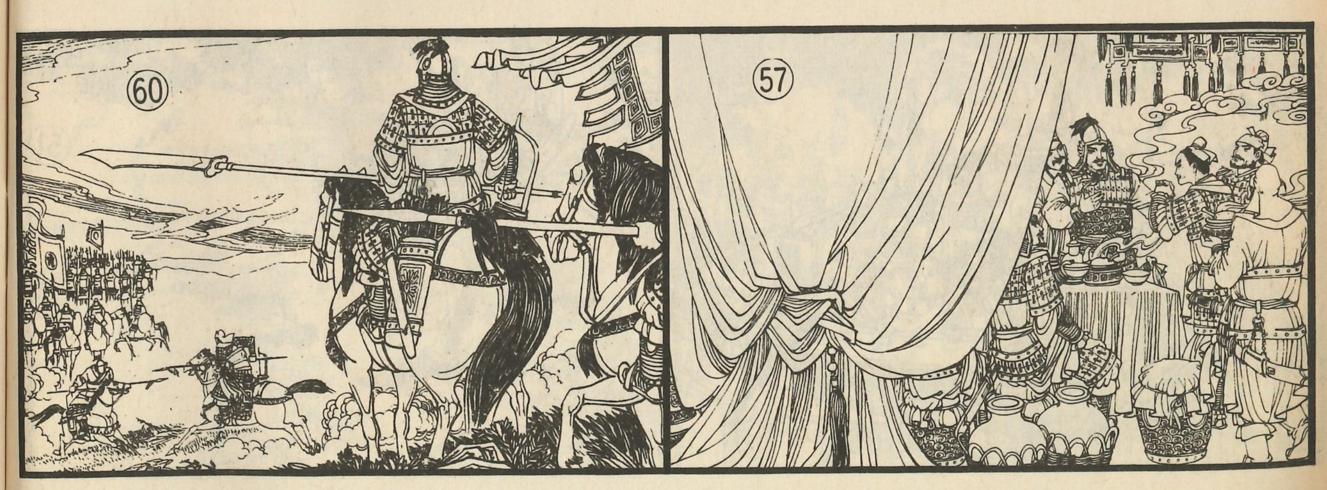
54　原來，蠻子海牙遇見的是朱文英將軍率領的水軍。朱文英射死了蠻子海牙後，用劍割下了他的首級，向常遇春的船隊靠攏。



55　常遇春一見心中大喜，急忙與朱文英合兵一處，向江口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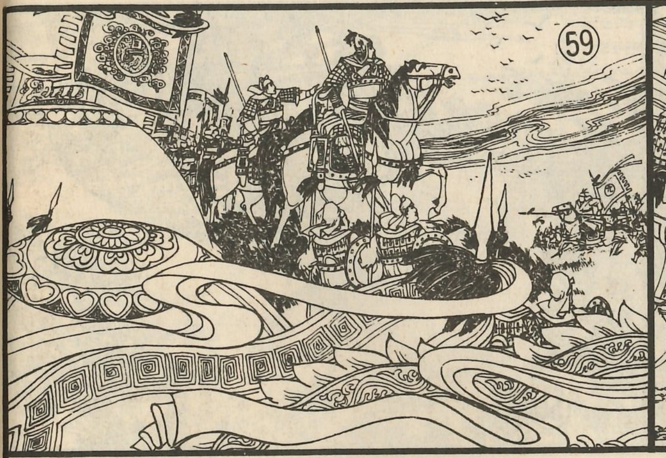


56　常遇春在江口登岸，同朱文英來到朱元璋面前，說：「朱文英將軍在江上巡邏，恰遇蠻子海牙的戰船，一箭將他射死，特獻上首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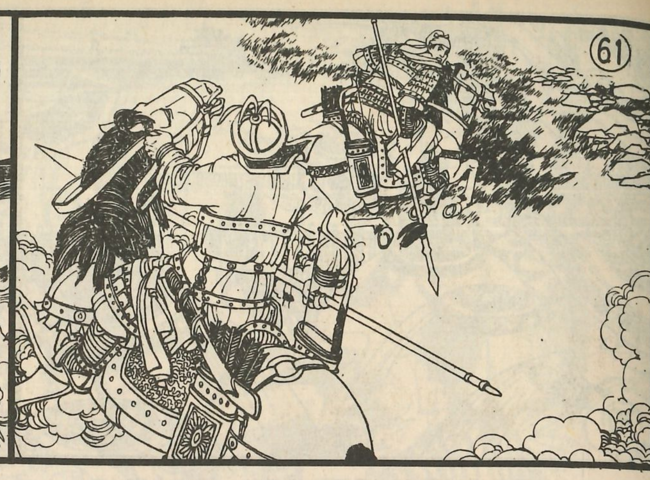
57　朱元璋十分高興，設宴爲他們慶功。席間，朱元璋拉過朱文英說：「你本是定遠人，沐光的兒子。你父是我的好朋友。你一歲時，父親不幸病故，我將你收留身邊，跟我姓朱，現在你已成年，還是姓沐，叫沐英吧！」

58　營帳內頻頻擧杯，慶賀勝利。朱元璋却對大家說：「今日雖然獲勝，但還不能太高興。因爲湯和、廖永安二將軍還在苦戰。待他們得勝回營時，我們再擧杯共飲。」衆將點頭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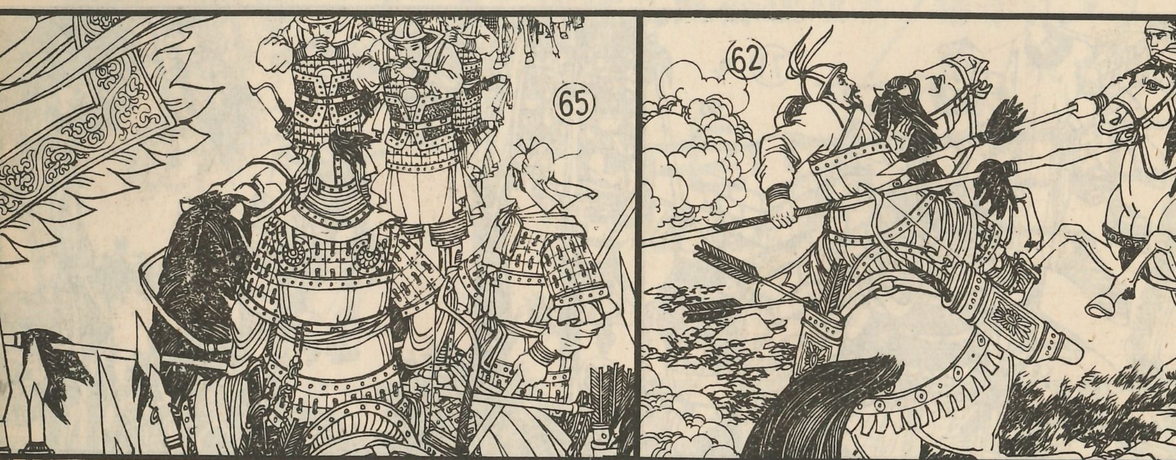


59　再說湯和等率兵行至方山路，剛剛紮下營寨，忽見那陳也先，挺槍飛也似地殺將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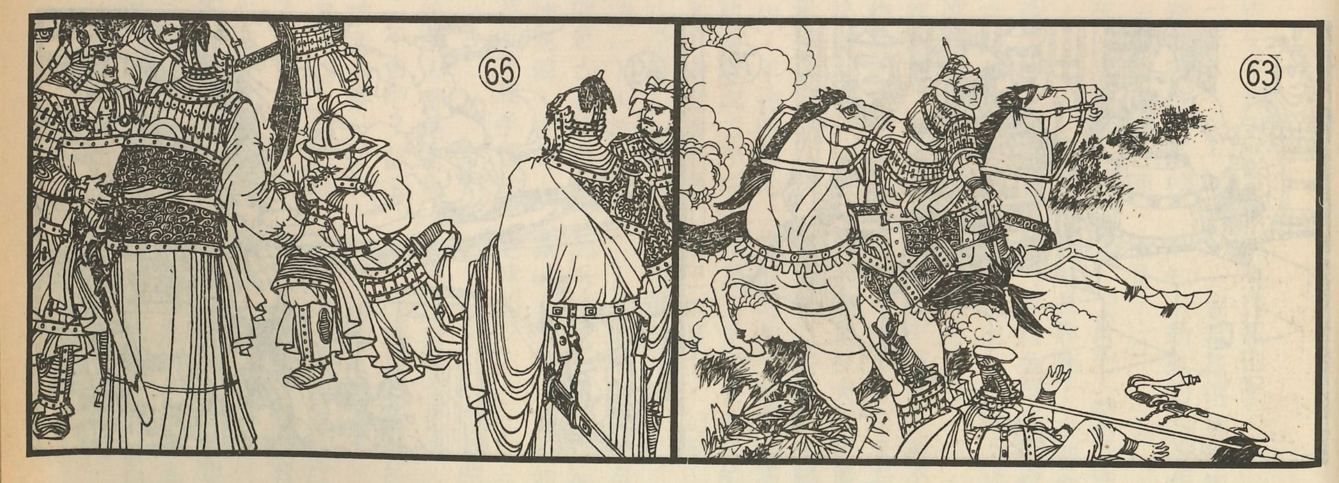
60　廖永安怒從心來，罵道：「你這忘恩負義的賊徒，我主帥待你不薄，你却忍心傷害他。你還有何面目來戰！」說罷，拍馬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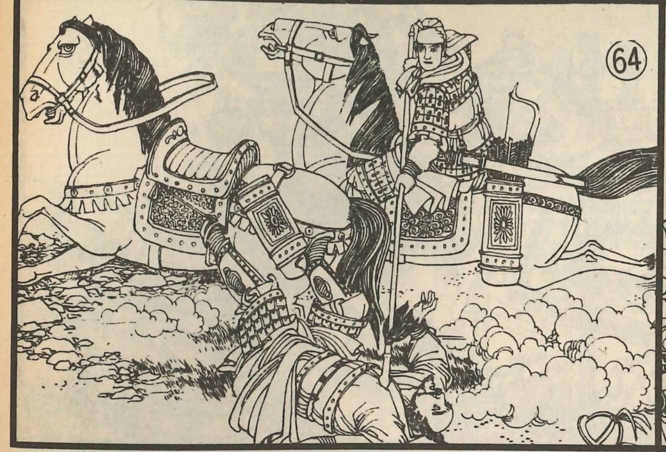
61　雙方戰了三十餘合，沒分勝負。廖永安心生一計，撥馬退走。陳也先拍馬緊追。



62　大約行了三里地，廖永安大叫一聲：「你來得好！」說罷，掉轉馬頭，挺着長槍，向陳也先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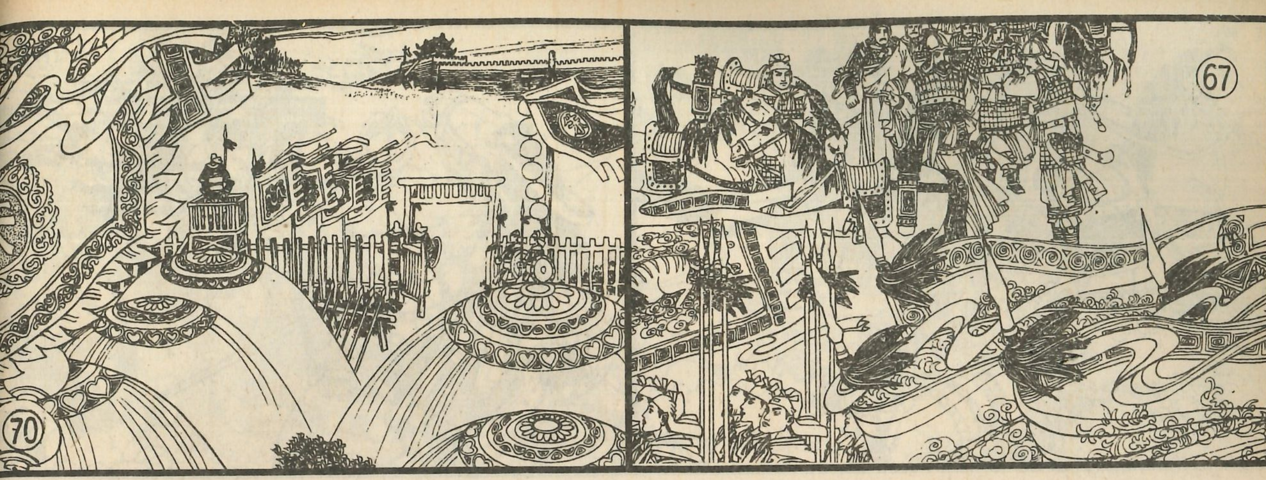
63　陳也先把身一閃，避過了槍頭，誰知用勁過猛，身子一歪竟掉下馬來，一隻脚却被脚鐙纏住。



64　陳也先被馬倒拖着奔跑。廖永安緊緊追上，挺槍便刺，正中陳也先的心窩。陳也先即時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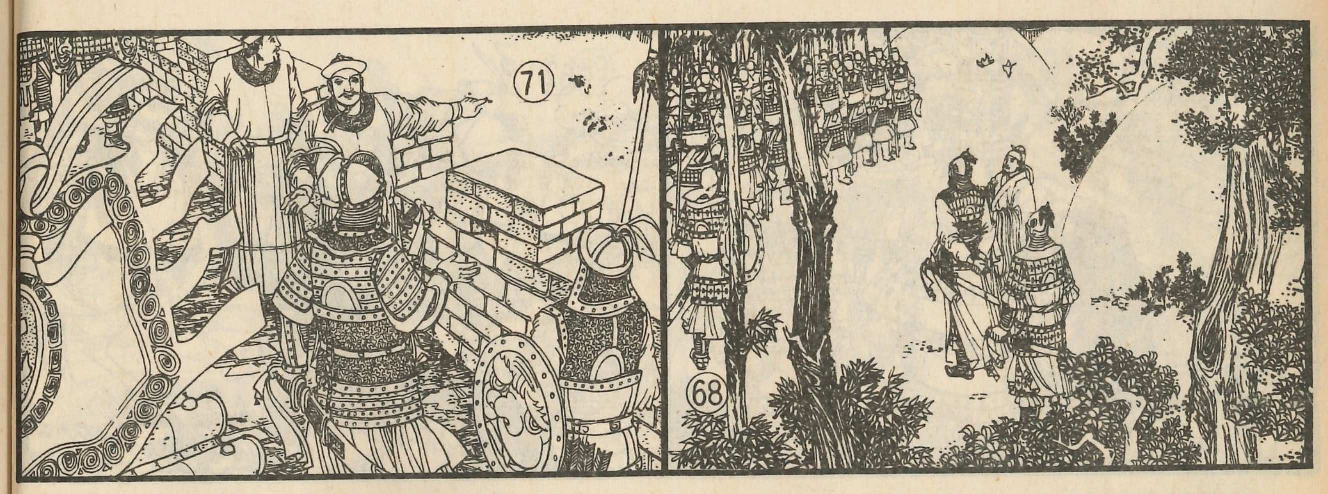
65　陳也先的兒子陳兆先眼看大勢已去，只好率衆向湯和投降。

66　湯和領着陳兆先來到朱元璋面前，陳兆先跪拜說：「我是叛臣陳也先之子，願受殺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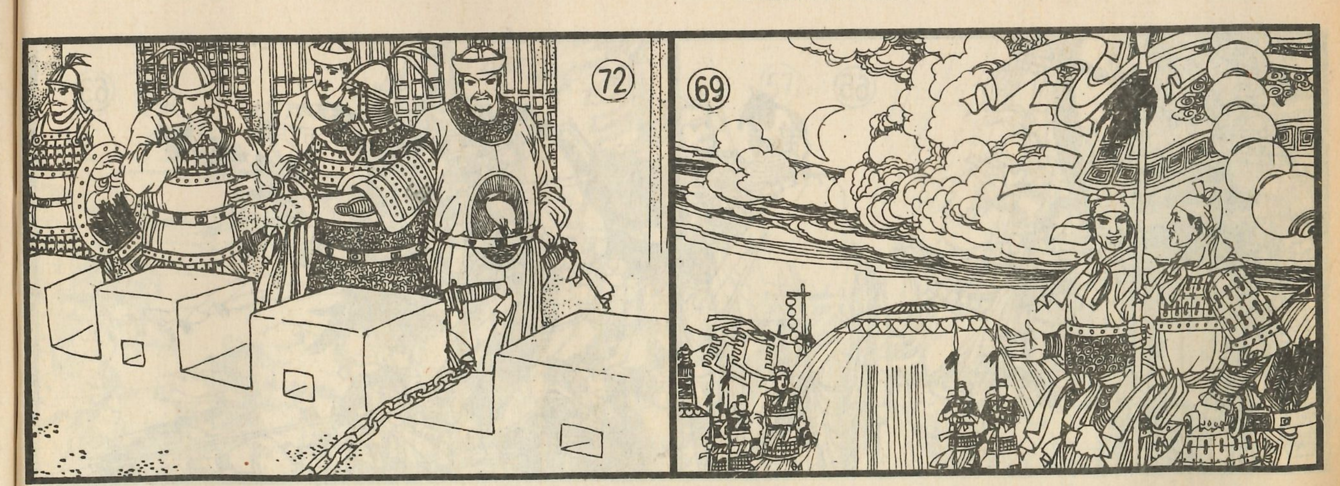
67　朱元璋沉思片刻，便說：「你旣誠心歸服，何必受戮！希你爲民立功，英勇殺敵。」說罷，即任命他爲左軍掠陣頭目。

70　朱元璋消滅了金陵周圍的元兵後，親率大軍來到金陵城下北門外安營紮寨。



68　朱元璋任用陳兆先的同時，還命馮國用在陳兆先降兵中選了五百名精兵留在自己身邊作爲衛隊。這五百名士兵受到如此重用，受寵若驚，個個精神百倍，準備爲朱元璋效力。

71　守城的元將曹良臣得知此訊，頓時惶惶不安，忙問文官福壽有何妙策？福壽說：「常言道『軍行百里，不戰自疲』。乘其不備，劫他營寨，必獲大勝。」



69　晚上，朱元璋命令陳兆先帶領這五百士兵擔任營中警衛，只留馮國用一人在床前。朱元璋解甲脫衣，熟睡達旦。這些人見朱元璋對他們如此信任，非常感動，都把朱元璋比做自己的再生父母。

72　曹良臣聽罷，心中大喜，說：「此計甚妙。」於是曹良臣決定當夜四更去劫朱元璋的營寨。

（待續）



俠情哀艷倫理短篇／揚子江・文
可飛・圖

虎穴三日

苦心除叛逆　慧劍斬情絲

悅來茶樓是北京天子脚下所有茶樓中最具規模的一家。

這並非說此樓建築宏偉，雕樑畫棟，而是字號老，貨眞價實，而且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計等都十分和氣的緣故。

其實原因還不是這些，而是有些王孫公子，偶爾在此雅集，於是地方仕紳商賈，也就趨之若鶩了。

午時稍過，茶客已上了五成，這時有六七個四海鏢局的鏢師，被伙計引往後樓。前後樓上由一道憑空甬通連接，後樓是雅座。

伙計送上茶退出，年約四旬的李朋說：「諸位有沒有聽說大牢中剛剛解來一個欽犯？大約在旬日之內就要……」似乎作刀切狀。

金維基打量四週一下，放低聲音說道：「還有個消息，各位也許還沒有聽說過吧？據風傳，在此人行刑之前，有幾個武林高手想劫獄……」

除了李朋，其餘的人都爲之色變。其中一人說：「不會吧？姑不論這是天子脚下，禁衛森嚴，而且這欽犯又是反清復明的『天地會』餘孽，誰有這種膽量？」

金維基笑笑，把聲音壓得更低，說：「李兄，恐怕你們仍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李朋說：「金兄一向消息靈通，誰不知道你和幾位王爺府中的護院來往甚密呢？」

金維基得意地笑笑道：「據我所知，劫獄的人並非是爲了救人，而是……」

「金兄，據說經常說半截話的人不長壽啊！」李朋拿話激他。

因爲金維基的確經常自各親王府中帶出一些連下級府衙都無法得悉的消息。

本來這是絕對不可以洩漏的機密，可是，十來隻期待和敬慕的眼神對他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勵。他所以能在這些鏢師中鶴立鷄羣，可不是他的身手比別人高明，而是他的預言，十中有九中的，漸漸地，他自己也產生了幻覺——他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正因爲有這種自負，他沒有多加考慮其他後果，他說：「據說劫獄的人不是爲了救他，而是爲了讓他速死！」

「這……」所有的鏢師都愕住了，因爲這說法不通。

一個反抗大清的欽犯，旬日內就要行刑，劫獄者不是爲了救人，而是爲了加速其死亡時刻，這些人要不是活膩了想自殺，必定是些大瘋子。

於是所有的疑問，都幾乎同一問題。然而，金維基所知道的只有這些，卻又故作神秘地說道：「哥們，天機不可洩漏，小弟已經洩漏

了不少，好在旬日間就有個水落石出，大家等着看看就是了。」

其餘的人還要繼續逼問，只可惜金維基根本不知道下文，過了一會，鏢師陸續離去，只剩下金維基和李朋二人，這時一個楞頭楞腦的年輕人一脚插了進來。

別看他楞頭楞腦地，稚氣未除，衣着却十分講究，海藍軟緞夾袍，上有醬紫色團花坎肩，壽字瓜皮帽，正前方那塊頗大的白玉，在琉璃廠一帶的古董店中，一定能標個好價錢。

金維基在這個地頭上很熟，凡是幾位王爺的貝勒，不但認識，而且都能叫出名來，甚至對他們的交遊和愛好也都能如數家珍。

他打量那小子，年約十七八歲，不超過二十，氣宇不凡，不像是來自仕紳商賈，但他却從未見過。

「喂！你們兩個是不是鏢師？」

既然金、李二人都是不認識這小子，而他的態度竟是如此的不客氣，金維基又是一個倚老賣老的人，這就不大愉快，他打量那少年一下：「小伙子，你是和誰說話？」

「嘿！這裡除了你們兩人之外，還有的是甚麼人？」

金維基傲然說：「在這地面上，不認識我們二人，可眞是孤陋寡聞了！」

年輕人大聲說道：「別那麼神氣好不好？我問你們是不是鏢師？」

金維基道：「小伙子，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年輕人道：「如果你們是鏢師，就報出名來，說出是那一家鏢行的？如果不是，那眞是掃興了。」

金、李二人互相掃視了一下，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李朋啞然說道：「小子，你聽着，我們都是四海鏢局的鏢師，我叫李朋，這位是金維基師傅，更是名震……」

「好啦，好啦！」年輕人頗感興奮，把衣袖一挽，說：「四海鏢局的鏢師，勉勉強強可以作我的拳靶子，來來來，你們倆聯手試試看，如果你們二人能夠和我打成平手，我決定給你們找個更好的差事，如果二十招以內不敵，嗨！那就太使我失望了……」

看他的神色，他眞希望金、李二人在聯手之下能和他打成平手，而且還不能超過二十招。這口氣大得邪，不禁激得金維基性起，冷笑說道：「小子，金某何等身份，豈能和你這種沒受過教養的人一般見識？」

「老雜碎，你可別在這兒吹牛，一旦我動上手，可有你們好看的啦！」

一句「老雜碎」使金維基霍然站起，指着年輕人怒聲道：「小崽子，爺們要不教訓你，你那知天高地厚？如果眞有一套，你就……」

沒等他把話說完，年輕人像自冰坡上滑下來，臂沒抖，衣角未動，伸手便去抓金維基肩頭來。

金、李二人微吃了一驚，金維基按桌而起，「孽龍抖甲」，勉強閃過一抓，李朋慢了一步，被那年輕人把他的髮辮抓住了！

「哈……」年輕人天眞地大笑着道：「不成，我要去找四海鏢局的頭目，他讓你們這種貨色去護鏢，那簡直是……」

李朋一手抓住自己辮子的根部，另一手以「雲龍探爪」攻出，金維基在桌上一墊足，兇狠地向年輕人踢出一脚。

可是年輕人扯着李朋的辮子轉動趨前，金維基、李朋二人的攻擊全部落空，年輕人打着「哈哈」，金、李二人却氣得連連怒吼。

如果他們聰明理智些，早該收手了，這也是素來高估了自己，養成了自大狂的心理，二十招一過，年輕人在抖手把李朋甩出的同時，奇妙的手掌在金維基的肘關節上摸了一下，金維基痛叫着，動作稍緩，被人家一脚踢了個狗吃屎。

兩個鏢師都在呼呼的牛喘，簡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但年輕人却身向門外看熱鬧的一個衣衫不整，相貌不俗的落魄青年人說：「你剛才說甚麼來？」

落魄青年茫然地說：「像你這樣好的身手，我能說些甚麼呢？」

「不，你好像說了一句……一句……噢！對了！你說『還不錯』！是不是這句話？」

落魄青年笑了笑道：「這，我可就記不起來了！」

年輕人再次挽挽衣袖說：「聽你的口氣，似乎我這兩手並不使你滿意，你的口氣，可就比這兩個老傢伙還大得多了！」

金維基紫脹的面孔逐漸恢復，沉聲道：「小子，留下姓名和落脚之地，咱們得好好見個眞章，剛才失手，只怪我們看你太年輕，一時粗心大意罷了……」

「聽着，」年輕人道：「你們兩個如果再不走，我就把你們兩個從樓窗中擲出去！」

李朋扯了金維基一下，說：「朋友，留下個地址好嗎？」

「不必！今後我會常到這茶樓來，只要你們敢來，有的是機會。」

金、李二人心中有數，再躭下去可能弄個灰頭土臉，四海鏢局這碗飯就不用吃了，好在這裡只有一個落魄青年人，也不相識，二人互視一眼，悻悻而去。

「怎麼樣？」年輕人道：「還是那句話，你如果能接上二十招而不

敗，你就不用這麼潦倒了！」

落魄青年道：「這話得說明白一點，如果我的運氣好，僥倖擋過二十招，你能給我找個吃飯的地方嗎？」

「嘖嘖！」年輕人搖搖頭道：「連吃飯都沒法張羅了！可憐啊，可憐！告訴我，餓肚是甚麼的滋味？」

落魄青年想了一下，慨然道：「這是很難形容的，簡單地說：冬天餓肚子會更加寒冷打戰，夏天餓肚子就會出虛汗。」

「眞可惜！我長了這麼大，眞希望體會一下餓肚子的滋味，可是一直沒有這種機會。」年輕人說：「總是在根本還不餓的時候，飯就擺了上來！」

落魄青年惋惜地道：「可惜呀！可惜，這種寶貴的經驗，你都沒有經歷過，你活了十七八歲，簡直是白活了！」

「不，我十九歲。」年輕人連忙糾正，他說：「你一定也不超過十七歲吧？如果換了別人，就不會羨慕一個穿不好，吃不飽的人，可是我很想試一下，只可惜我辦不到。」

「爲甚麼？」

「因爲有人不許我那樣，我要是那樣做，嘿！罪名可多了！甚麼大逆不道啦，造反啦！沒有出息啦，等等都搬了出來啦！」年輕人無奈地道：「反正我現在開始羨慕你了！但是，你必須接下我二十招才行。」

落魄青年嘆了口氣道：「你那麼厲害，我怎麼成？」

「聽你的口氣，一定練過武功。」

「練是練過的，可是，和你比起來，我一點把握都沒有。」落魄青年說：「所以，我很佩服你。」

「佩服我？」年輕人幼稚地笑笑，道：「就因爲我剛才打敗了兩個蹩脚的鏢師？」

落魄青年說：「其實他們二人在鏢行中，已不算是蹩脚的貨色，而我所羨慕你的，並不是這個，而是你對自己很有信心。」

年輕人偏頭想了一想，似乎想通了青年人最後那句話的含義，不禁喜形於色道：「你幾乎可以接我二十招，但沒有信心，是不是這意思？」

「是的，你很聰明……」

「噢！那太好了！」年輕人激動地道：「我一直想找一個武功和我差不多的年輕人，却始終找不到，嗯！奇怪了，你怎麼會有這種身手？你的武功叫甚麼名稱？」

落魄青年說：「其實我的武功很差，我只聽我表叔說，我學的是『幻龍三探爪』。」

「甚麼？『幻龍三探爪』？」年輕人想了一下，大笑道：「你八成在騙人，我怎麼沒有聽說過這種武功呢？」

落魄青年苦笑道：「所以嘛！我說我的武功很差，像你這樣的高手，都沒聽說過我學的武功名稱呢！」

「算了，算了，咱們不說這個。」年輕人說：「我們還是比較一下吧……」

這小子說打就打，身子一滑，以「五行大挪移」身法欺上來，又是剛才抓金維基那一手，但落魄青年突然伸手，在對方手心上撓了一下，年輕人放手退了一步，茫然道：「你爲甚麼在我手心撓了一下，有這種招式嗎？」

落魄青年笑笑說：「其實沒有這種怪招，只是我一時情急，就這樣做了，儘管不登大雅，不也能使你收招撤退嗎？」

「怪招，怪招！這次不算，」年輕人說道：「不管怎麼樣，你總是和剛才那兩個老傢伙不同！」

落魄青年說：「有甚麼不同？」

年輕人說：「我覺得剛才那兩塊料，我就是盡力教他們，也教不出名堂來，而你……」

落魄青年喜形於色道：「你是說我比他們有出息些？」

年輕人說：「來吧！看來咱們眞有師徒之緣呢！你準備了……」再次滑近，掌影如浪，暗勁潮湧，一口氣攻出七八招，就在他堪堪抓住落魄青年的髮辮時，落魄青年突然轉身，掌緣掃過年輕人的「臂臑」，微微一麻，忙不迭地向後滑出三步。

「噫？你這小子學得好快呀！這一手我剛剛對付那兩塊料時用過，你馬上就能記住，天才，天才！」

落魄青年搔搔頭皮說：「不錯，我這人別無所長，就是會模仿別人，看過一遍就不會忘，所以應該說你更是天才。」

「我是天才？」

「不是嗎？要不是你的招式管用，我就是偷學了也用不上呀！」

「對，對，」年輕人說：「咱們再來一次，不管勝負如何，你吃飯的問題，我負責爲你張羅就是，你如果再能用我的招式勝了我，就請你做護院，如果敗給我，我收你作徒弟。」

「咱們一言爲定，」落魄青年說：「你可不能反悔呀！」

「這是甚麼話？看招……」年輕人似乎拿出了看家本領，柔中帶剛的拳掌，配合「五行大挪移」，看起來很俊，因而使落魄青年手忙脚亂的，應敵手法就顯得拙劣，看來既不幹淨也不俐落。

然而，年輕人的幾招殺手，落魄青年却又在岌岌可危，手忙脚亂之下勉强應付過去，就在第十九招半時，年輕人大叫着：「你要輸了！」輕飄飄地送出一叠掌浪，「拍」地一聲，正中落魄青年的屁股，落魄青年栽出四五步，倚在墻上喘着說：「老兄，我服是服了，可是你的招數也不太文雅。」

年輕人得意地擄下衣袖，說：「小子你想賴皮，輸了不認賬？」

「這是甚麼話？」落魄青年說：「我是說，那裡不好打，爲甚麼專摸人家屁股？」

年輕人說：「彼此，彼此，你撓我的手心，我打你的屁股，這是作師父的對你的教訓。不過，你小子看來要走運，從今以後，吃飯就不必發愁了！」

落魄青年吐了口唾沫，說：「老兄，不怕你見笑，我的肚子已經餓了。」

「別沒有出息好不好？」年輕人道：「本來我可以請你到飯館去吃一頓，但回家吃比飯館好些，不過我有點奇怪，像你那種拖泥帶水的章法，如何能避過我幾次的狠招？」

落魄青年說：「也許正如你老兄剛才所說的，我大概要走運了吧？俗語說：運氣來了，城墻擋不住，說也不信，連我也弄不清，剛才是怎麼樣應付過去的。」

「算了，也許傻人有傻福。我看你也不是塊甚麼了不起的材料，當護院嘛，還差一點，照料馬匹嘛，又有點大才小用，咱們走吧！反正我已經答應了你，總不能失信，你總不會只能吃甚麼也不會做吧？」

「那裡，像你那麼精明，應該看出我不是一個只能吃飯不會做事的人吧？」

二人出了茶樓，小二牽過一匹健馬，年輕人先上了馬，說：「你是上來還是走路？」

落魄青年說：「既然只有一匹馬，作徒弟的那有騎馬的份兒？」

「很好！」年輕人興奮地說：「說也不信，第一次作人家師父，可眞是過癮哩，小子，你試過這種滋味嗎？」

落魄青年跟在馬屁股後面，說：「你這是挖苦人，像我這塊料，那能爲人師表呢？」

年輕人說：「其實你也不要小看自己，將來我教你幾手之後，不也可以作別人的師父嗎？就以那兩個鏢師來說，和你比起來，可就窩囊得多了。」

二人路過之處，路人匆匆閃開讓路，在一邊指指點點，最後來到一幢巨大宅第的側門，年輕人下馬，由落魄青年牽馬入內，這裡是溜馬場吧！場邊還有箭靶，不下三五畝，一些下人遠遠就向年輕人施禮。

落魄青年驚奇地道：「這是甚麼地方啊？我長了這麼大，可沒有見過這種場面啦！」

年輕人說：「小子，事到如今，我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我也太馬虎了！」

落魄青年道：「這叫做有其徒必有其師，我姓古，單名一個丁字。叫起來很順口，也非常好記，師父你的大名是……」

「我姓金，至於爲師的名字，不久你就知道了。」

原來這裡是大清皇室律親王的府邸，金納鐸是律親王的內侄，也是律親王千金穆秀貞格格的表弟。

本來金納鐸有點孩子氣，而且喜歡惹事，親王不大喜歡他，但福晋却很喜歡他，因爲他是福晋娘家的侄子，而穆秀貞格格比較和他接近，却是因爲他們都會武功之故。

金納鐸叫古丁先去下房中待命，他直接來找穆秀貞表姐，這內宅本來是不能亂闖，金納鐸是例外的。

在格格的卧室門外，金納鐸被小婢擋了駕，小婢福了一福，說：「表少爺，格格在午睡，現在不可驚擾。」

金納鐸大聲道：「妳就說我有事情和她商量。」

「格格在午睡嘛！小婢擔當不起。」

「妳擔當不起，我來擔當。」金納鐸就要進屋。

「表少爺，王爺可不喜歡這一套啊！」小婢再次伸手擋住了他說：「你要爲下人們想一想嘛！」

金納鐸嚷嚷着說：「表姐，我有要緊的事和妳商量，妳眞的在午睡嗎？」

格格在房中不耐煩的說道：「表弟，我是在睡，可是被你吵醒了，你以後能不能懂事一點呢？」

「喳！」金納鐸說：「表姐，我收了一個徒弟，手底下有一套，我想請妳給他在府中安插個工作。」

「表弟，這種事情要和總管去商量，找我幹甚麼？」

金納鐸低聲道：「表姐，總管很囉嗦，我不喜歡他，如果表姐不敢負責，我只好去找他去了。」

「哼！別看你傻，有時候也會用點機心呢！」格格說：「那人多大年紀，叫甚麼名字，以前幹甚麼的？是滿人還是漢人，告訴你，是漢人就免談。」

「這……」金納鐸說：「這人和我的年紀差不多，頂多大一二歲，名叫古丁，以前是……幹鏢師的，聽口音嘛，似乎是旗人……」

格格說：「馬上弄清楚，如果

是滿人，可以試用，就暫時叫他照料五頭巨獒好了，他能行嗎？」

「我想一定能行。」

「記住，不是旗人可不能收容。」

「喳！」金納鐸說：「謝謝表姐……」

＊　＊　＊

古丁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飯，然後金納鐸帶他到獒園去。

那是一個偏院，有五個木造的狗屋，每個狗屋，都有半間屋子那麼大，這是自偏院大門上的小門望進去的，白天巨獒不能出此偏院，晚上才放出來。

「古丁，你看見了沒有？這外面的四頭，每一頭都有牛犢那麼大，普通武師調理不了牠們，如果是黑夜，牠們還會伏在暗處裡偷襲。」

「不是有五頭嗎？另一頭呢？」

「在狗屋內。」金納鐸道：「不到緊要關頭，不放出來。」

古丁道道：「爲甚麼？是不是野性未除，容易傷人？」

金納鐸道：「據說是一頭瘋狗。」

古丁道：「既是一頭瘋狗，牠不但攻擊敵人，也會攻擊自己人，牠是敵友不分的。」

金納鐸說：「但這頭瘋獒和一般瘋犬不同……古丁，你能幹這個活兒嗎？」

古丁道：「狗嘛，我是養過，可是這種巨獒還是第一次看到過，不過我想，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狗總是狗嗎！」

金納鐸道：「現在就進去試試看吧！不行再不用勉强，還有一點你記住，巨獒如果攻擊你，可不能打傷牠們……這是我姑父——王爺的心愛寵物。」

古丁搔搔頭皮說：「爲了飯碗，我也只好試試看了。」

金納鐸開了門，領先走了進去，帶古丁進入就閉上了門，四頭巨獒本是躺在樹蔭下的，馬上敵意地站了起來。

「古丁，這可要看你的了……」

他退到一邊，撮口發出一陣怪音，於是四頭躍躍欲撲的巨獒中的三頭，暫時收斂了敵意，其中一頭悶聲不響，以血紅的眸子盯住了古丁，繞着他緩緩游走。

不論甚麼狗，都具有狠性，有訓練的狗，非但知道攻敵的咽喉，而且會選擇死角，輕輕張口，顎骨上發出「咯咯」聲音。

古丁搓着手說：「金納鐸，這畜生是個高手，我有點怕……」

「別窩囊好不好，再說，這是一個好差事，王爺出獵，你可以隨行，出獵一次，賞賜很多。」金納鐸說：「況且，你小子如果善解人意的話，王爺一高興，也許能賞賜你一官半職的……」

「你是說，整天和狗輩爲伍的人，也能作官？」

「你講話怎麼那樣不中聽？」金納鐸說：「只要王爺高興，誰都可以作官。」

「金納鐸，這畜生很陰險，似乎牠走的步法都合乎五行之位，如果我應付不了，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

「好啦，好啦，你放心！我既然把你引進王爺府，那能不關照你？」

巨獒似乎找到了弱點，趁古丁說話分神，口中「嗚」地一聲自側面猛撲過來，凌空嚼噬他頸上的大血管。

人的大血管在頸部左邊，這畜生選擇的地方一點也沒有錯。

古丁驚呼着，手忙脚亂地揮舞手掌，狗在半空中還會偏頭閃避，終於攫住了古丁。

於是人狗抱在一起，狗已張開血盆大口，要噬他的頸部，古丁大叫着：「金納鐸……金納鐸，救人哪，你不能見死不救啊……」

金納鐸正感奇怪，以古丁的身手，應該能閃避巨獒的撲噬，甚至於根本不會讓巨獒攫住才對，也許是巨獒先聲奪人，一時慌了手脚吧？金納鐸一掠而至，正要出手，忽見巨獒收斂了兇惡的撲噬，輕吠着撤下了前爪，而且向古丁搖尾巴。

「古丁，你眞是命大。」金納鐸說：「我剛捏了一把汗，看起來你的運氣還不錯，牠和你有點緣份嘛！」

古丁喘着說：「現在也祇能說人狗之間也有所謂緣份了。大概這畜生也知道我古丁落魄潦倒，誠心要賞我一碗飯吃……金納鐸，你看我還合格嗎？」

「小子，你剛才叫我甚麼來？」

「這……」古丁歉然道：「請原諒，我差點忘了，你是我的師父，此後請你隨時提醒我，我這人的記性很壞！」

「嗯！勉强可以合格了，看到了沒有？」金納鐸說：「由於這一頭是另外三頭的首領，牠對你和善，其他三頭已經不把你當作外人了，走，我帶你去見見總管……」

總管蘇達海是鑲黃旗人，據說王爺想提拔他，把他外放個知縣，但蘇達海寧願留下作總管，表面上看來他有點自暴自棄，也可以說是一份愚忠，其實他很聰明，在王府中作總管，不論權勢和財富，都不比一個知縣差些。

蘇達海短小精幹，他打量人在刹那間就可以完成，所以，有很多人以爲蘇達海很馬虎，也可以說是

很驕傲，不屑多看人一眼，其實不然的。

「古丁老弟，你既是表少爺推薦的，又經格格恩准，我當然沒有意見。」蘇達海說：「你自以爲能應付得了嗎？」

「總管你多提拔，不會的，我師父會隨時指點我。」

「那太好了，過去這五頭巨獒本是由我照料，事情太多，我實在無法兼顧，所以有時表少爺也幫幫忙。」蘇達海道：「古老弟能代勞，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更重要的是，我看古老弟也十分可靠。」

「謝謝總管，」古丁說：「這也祇能說，我和那些狗輩有點緣份哪。」

金納鐸說：「蘇總管，古丁是我的徒弟，你以後不必稱他老弟，就直接呼他的名字好了！」

二人離開了蘇總管的院落時，蘇達海破例送到院門外。金納鐸把古丁送到指定的住處，那是狗院旁，他說：「小子，你的確是走運了，蘇達海對一個下人那樣客氣，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也是第一遭的呢！」

「師父你太客氣了，蘇總管雖然地位尊崇，又蒙王爺倚重，你是王爺近親，福晋的姪子，格格的表弟，他總要讓你三分啦！」

馴犬工作，連日進行，十分順利，據金納鐸說，當初他來此接近巨獒時，在半月之後，巨獒才被馴服，聽他的命令，但古丁祇費了兩天時間就做到了。

＊　＊　＊

這是古丁來到王府第三天午夜之後，聽金納鐸說，王爺和兵部尚書要連夜提審死囚犯。本來死囚即將行刑，沒有重審的必要，不知爲了甚麼，王爺又要重審。

金納鐸叮囑再三，這件事不可洩漏出去，因爲這死囚公孫玉是欽犯。

現在，古丁和衣躺在床上，閉目假寢，心潮起伏，熱血沸騰。

總管蘇達海曾經是大內錦衣衛，也是東海門下高手，而格格穆秀貞却是天山神僧的得意弟子。

院中傳來輕微的衣袂飄風聲，像一片敗葉落在門外。

古丁沒有動，也沒有睜眼，過了一會，門上傳來了「剝剝」聲，說：「古師傅睡了嗎？」

「誰呀？」古丁睡意朦朧地坐了起來。

「我是格格穆秀貞，眞抱歉，早知古師傅睡了，我不該打擾你的……」

「原來是格格，這是下人的住所，恕我不便請妳進來。」古丁說：「格格有甚麼差遣，就請吩咐吧！」

穆秀貞道：「古師傅不必客氣，本格格從不計較身份，請開門吧！」

古丁開門肅客入內，說：「古人有云『深夜客來茶當酒』的雅人興致，可惜這裡連茶也沒有！」

「古師傅不必張羅，也用不着張羅，本格格以前雖未與你謀面，却是久聞大名……」

「格格妳會認識我這個無名小卒？」

格格笑起來很美，今夜未戴牌坊冠，僅有頭飾，也未穿高底鞋，另有一番風韻。

她哂然道：「近三五年來，在北六省內，提起『八荒劍客』東方明那個名，誰人不知道……」

古丁面色微微一變，說道：「此人之名，在下也聽說過，如果格格把在下當作東方明，那就……」

穆秀貞揮手阻止他的下文，冷傲地說：「東方明，你不必再狡辯了，因爲，你的行藏已露了。」

「我？」古丁笑着說：「看來我眞是時來運轉了……」

穆秀貞說：「自你被表弟引進王府，我就在暗中注意着你，其實你馴獒的方式稀疏平常，也祇能騙騙金納鐸而已，因爲你只是制服了牠，而不是馴服了牠。」

古丁的面色逐漸沉下來，但不出聲。

「我相信以蘇總管閱人經驗，不可能不懷疑你的來意，只是他以爲還不到時候而已。」穆秀貞說：「如果你還不承認，我可以說出你今晚所做的一些事……」

古丁突然騰身而起，隱於樑上，就在穆秀貞仰頭打量，蓄勢開了門戶時，一條人影疾瀉而下，幻出一片爪浪，身法、掌法，既奇又快，只要把任何一式虛掌當作實的，穆秀貞非挨一下重手不可。

然而，她的身子一陣旋轉挪移，翠袖飄忽之間，人影突然由合而分，是古丁先抽身退後的。

格格又笑了起來，氣定神閒，但古丁却冷冷地一哂道：「在下別師下山時，師尊也曾暗示，有一位師姐來自權宦世家，原來師父說的就是妳……」

「不錯，彼此既是同門，你就該聽師姐指揮……」

東方明斷然道：「妳我身份不同，立場迴異，恕在下不便受妳牽制。」

穆秀貞道：「師弟，你我雖未謀面，應該神交已久，你可否告知此次混入王府的眞正企圖？」

東方明啞然說：「道不同不相爲謀，恕我不能奉告。」

穆秀貞笑笑說：「其實你說不說都是一樣，今夜父王和兵部尚書準備在這兒夜審欽犯公孫玉，你不過想來劫人而已。」

東方明冷笑不語，穆秀貞說：「其實公孫玉是『天地會』漏網餘孽，被清廷派出高手誘捕擒獲，根本不須重審，況且行刑之期近在眉睫。但有人來說，當年『天地會』負責人公孫大器雖然反清最力，死於他手下的清廷大員及地方官吏不在少數，他的侄子公孫玉却並未參與其事，因而武林中有些人頗爲他不平，而有重審之議……」

東方明冷峻地道：「師姐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穆秀貞道：「冤有頭，債有主，如果公孫玉眞的未曾殘害朝廷命官，也未主張以激烈行動報復，處死他是不公平的。須知新舊朝代更替，孤臣孽子，懷舊之情是在所難免，豈可因此而興大獄……」

東方明神色稍緩，說：「這些小弟已知，但以清廷某些好殺者來說，要無罪開釋公孫玉，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穆秀貞道：「如果無此可能，父王就不必獨排衆議，臨刑重審了！」

東方明冷然道：「小弟此來，也是暗暗偷看提審死囚是否對公孫玉公允而已。」

「不見得吧？」穆秀貞說：「師弟到此地步還不說實話嗎？你眞以爲你的行爲詭秘，能瞞過蘇總管也能瞞過我嗎？」

東方明冷笑不語，穆秀貞道：「本來我並不想揭穿，現在祇好說了出來了，你一來此，先馴服了巨獒，爲了救人之舉舖路，然後在王府各院都暗暗裝了火藥，在緊要關頭，只要發出幾支火龍鏢就可以引發，以便聲東擊西，便予救人。

「另外，你在王府西邊廟中寄放了兩匹健馬，以備救出人後立即逃亡……」

東方明神色微變說：「事已至此，小弟不須再瞞，『天地會』當年瓦解冰消，慘絕人寰，公孫大俠爲復明而犧牲，全家滅亡……」

「不！」穆秀貞說：「據說公孫大器尚有一子公孫平未死。」

東方明啞然道：「那只是清廷不想輕饒公孫玉的藉口而已。據我們知，『天地會』只剩下一個公孫玉，師姐難道就不能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份上，放公孫玉一馬嗎？」

穆秀貞凝視東方明一陣，似乎仍在仔細觀察他內心眞正的想法，她說：「師弟，走入師門的時間來說，我比你早，應該是你的師姐，但若論年齡，你可能比我大一歲，我今年二十歲……」

「不錯，我今年二十二歲。」東方明說：「若論年齡，我是妳的師兄。」

穆秀貞說：「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親王的格格，我雖然有同情之心，畢竟不能夠釋手劫人……」

東方明說：「如果師姐能袖手不管，故作不知，我自信可以救他出去，可是，師姐要設法把蘇總管絆住，錦衣衛的人，我自有辦法應付。」

「一定有幫手吧！」穆秀貞說：「我剛才試出，師傅教你的似乎另有精粹招式，錦衣衛固不乏高手，單打獨鬥却無一是你的對手，然而，提審死囚是件大事，據說至少要派五至七個高手來……」

「當然，幹這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大事，一個人怎成？」

「師弟，可以說說是些甚麼人物嗎？」

「師姐放心，凡是來此的人物，都是年輕一輩的頂尖人物。」東方明說：「還有一事請師姐放心，反清復明雖仍在進行，但吾人不能不信氣數，我們不做不可爲之事，我們只在救人，絕不動王爺及兵部尚書一根汗毛！」

穆秀貞似乎信了他話，點點頭道：「咱們一言爲定。既然如此，我也要告訴你，本來預定今夜提審公孫玉，因風聞武林中人想騷動，又……」她傾聽了一陣之後低聲道：「確實時間是後天午夜。」

「謝謝師姐奧援，小弟僅代『天地會』仙遊的長輩們向師姐致謝。」

穆秀貞突然柔情似水地走近，說：「師弟，我這樣做，一半基於對正義的同情，另一半是基於師兄妹之間的情感……」

「謝謝師姐，時候不早了，師姐請回房休息吧！」

穆秀貞似乎還不想走，但礙於格格身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師弟，你也休息吧！我走了！」

「師姐，人言可畏，請恕小弟，不便遠送了……」

穆秀貞在門口停住，低聲道：「師弟，如果此番事了，你能留在京城，愚姐也好就近照料你……」

「謝謝！師姐，你明知我是做不到的，這一點還請師姐見諒。」

穆秀貞悄悄離去，東方明熄燈上床，以他的造詣，馬上發覺窗外有人覬覦了。而且還能大略猜出此人的身份，因爲在王府中，具有這等功力的人，除了穆秀貞，那只有總管蘇達海了。恐怕連金納鐸那渾小子都辦不到，但他根本未放在心上，含笑入睡。

第二天金納鐸又教東方明馴犬，東方明隱隱發現有五七個打扮成侍僕模樣的漢子，在一邊看熱鬧，他馬上就可以猜出這些人的身份了，甚至於其中一人，他還見過的，那就是剛被大內錦衣衛網羅的黑道

煞星「一品鈎」姜濤。

馴犬場內有幾個稻草和破布紮成的假人，但爲了逼眞而具有實效，假人可以活動，並能施出攻擊、閃避的簡單招式。那是以傀儡戲方式，由人操縱，操縱者在地面下特設地窖內。所以在上面的古丁一看，疑似眞人。

東方明下令操縱假人者開始活動，立即唆使狗隻向不同方位撲噬。

但是，巨獒似乎不大起勁，撲空一二次就不再進攻了。

「小子！」金納鐸完全是以師父的姿態吆喝着。

「喳！」東方明道：「師傅有何吩咐。」

「今個兒是怎麼一回事？越馴越退步了。」金納鐸道：「巨獒的兇性似乎是完全消失了囉！」

「師傅，我也想不出理由，也許……是因爲馴前我餵過牠們……」

「這不結了嗎？」金納鐸道：「以後記住，馴後才能餵牠，而且永遠不能餵得太飽！」

「喳！」

金納鐸向場邊的蘇達海及那幾個漢子瞟了一眼，顯示出師傅的威風，然後叫東方明引犬跳躍，消耗體內食物。一個時辰之後，又在假人身上衣服內放進了兔、獐之類的鮮肉，這兩個假人，一男一女，女的胸前隆起的乳房，就是用兩隻兔子緊綑在衣服內的稻草上。

這時東方明再次下令使假人晃動，牽狗退到十步之外，巨獒肚內的食物已消化得差不多了，嗅到肉味，兇性大發，東方明發出口令，放了二獒。

甲獒撲向男假人，兩次撲空，第三次噬中假人的咽喉，把一塊獐肉咬了下來。

乙獒凌空撲向女假人胸部，被閃過之後，回身反撲，再被閃過，但巨獒的反應奇快，動作迅捷，凌空一扭身咬中女假人的左乳部，「叭」地一聲，把左乳撕了下來。

鮮血淋漓，女假人還發出了一聲慘叫，乙獒並不馬上享用那塊兔肉，再次撲噬右乳，這樣馴犬，是使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貪嘴，須在絕對擊倒敵人之後才能享受戰利品。

女假人盡一切努力閃避，並揮臂掃擊，却無法避過巨獒的靈活和迅速的噬撲，當右乳上也發出撕裂聲時，女假人嘶叫着作垂死一擊。

巨獒雖被擊中一下，仍然以利爪划開了女假人的衣服和肚腸。

「小子，這還差不多！」金納鐸拍拍東方明的肩膊，老氣橫秋地道：「我告訴你的一些技巧和忌諱，你要牢牢的記住，不能讓人家說我的徒弟沒有出息。」

「喳！」

蘇達海自幾個大漢身後退走，嘴角上露着嘲弄笑意。而此刻在後樓上窗內向下覬覦的格格穆秀貞，也露着啞然的笑意。

* * *

爲了提審公孫玉，從大牢到王府這一段路上戒備森嚴，當囚犯還未到達王府之前，金納鐸來到東方明的屋中，說：「小子，今天晚上你不可出屋。」

「爲甚麼？」

「因提審欽犯，府中五步一哨，十步一卡。」金納鐸道：「王府中由蘇總管和六七個錦衣衛負責，路上由九門提督調兵護送，當然，主要還是由高手戒備。」

東方明說：「師父，如果不提醒我，我還眞不知道事情有這麼嚴重呢？那我只好提早睡覺了！」

金納鐸剛走，窗子微响，一條人影帶着一股幽香瀉入，東方明道：「師姐深夜來此，一定是爲了……」

「我特地來交代你，內外戒備森嚴，千萬要小心，能救則救，絕對不能勉強。」

「師姐放心，我有完全的準備。」

「放火分散府中實力這一手未必有用，到時候你可以看我樓中燈光決定逃走路線，紅爲北、綠爲南、黃爲東、紫爲西，如果我樓中一片漆黑，那就表示任何方向都有危險，必須暫時到我樓中避一下。」

「師姐，妳不必擔心，我不是只憑血氣之勇那種人。」

「這個我知道，但我仍要提醒你，錦衣衛調來七個，個個都不是庸手，但最不好調理的是蘇總管。」穆秀貞說：「師弟，如果重審結果，公孫玉僥倖被赦無罪呢？」

「師姐，妳認爲有此可能嗎？」

「師弟，你要知道，在即將處決之前重審，已經有六七成的希望可以減刑或赦免，我以爲，你要動手，也必須待重審有了結果之後再決定。」

「師姐，我正是這個意思，但有一點我又不能不顧慮，清廷知道必有人盡一切努力劫人，會不會詐作赦免，却暗中處死他呢？」

穆秀貞道：「這是不可能的，處決欽犯是一件大事，必須取信於民，也能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無人敢擅毀國律的。」

「既然如此，我決定依照師姐的指示去做。」東方明答道。

穆秀貞正色說道：「師弟，事到如今，似乎不該再問你這句話，這也是師姐對你一番關切。」

「師姐有話儘管問好了！」

穆秀貞問道：「你確實以爲冒此大險劫持公孫玉是値得嗎？傳說他當年並沒有太積極仇視清廷，也正因爲如此，才會有重審之議的事發生呀！」

「師姐，救人的事絕對不能改變，別人對公孫玉的看法，可能有意中傷，以便瓦解劫人者對公孫玉的信任。」

* * *

提審死囚公孫玉，由夤夜開審，一個半時辰內結束，結論是：儘管公孫玉當年反清不太激烈，畢竟沒有擁護清廷反對「天地會」的行動，死刑可免，發配邊疆執行勞役十年，以觀後效。

而且連夜起解，由三個高手押送，乘篷車出城。

這結果是穆秀貞暗暗通知東方明的，東方明聞訊立即離去。

接着，蘇達海到他的住所察看，證明他已離走之後，發出得意的狂笑，但離開王府的東方明此刻也發出成竹在胸的冷笑。

篷車出城往西，速度很快，似乎想在天亮之前多趕一程。

在拂曉之前，篷車在一片棗林中休息，這時一條人影自樹上飄落而下來。

押解的三個高手，似乎都不認識東方明，其中二人護車，一人上前攔截，沉喝一聲道：「來人是那一位道上朋友？」

「東方明。」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八荒劍客』東方大俠，不知在此相遇是否巧合？」

東方明哈哈大笑道：「就算巧合好了！但在下要帶走車中人！」

「東方大俠可知車中何人？」高手甲道：「此人乃是欽犯，要押解邊疆服刑，大俠不至冒此大不諱吧？」

東方明道：「在東方明的心目中，公孫玉並未犯罪，自然並不承認清廷所加於他身上的罪名了！」

高手甲沉聲道：「東方大俠一定要救人，可不能怪我等不講江湖規矩了。」

東方明冷笑道：「三位不必介意，你們職責在身，只管一齊上吧！」

高手甲見東方明根本未亮劍，也不屑撤下腰上的軟鞭，徒手攻上來。

他一出手，東方明就知此人是華山門下，身手不弱，但比起「一品鈎」姜濤來，仍要遜色不少。

僅十招不到，高手甲就被東方明一疊掌浪砸出三步，高手乙也撲了出來，此人出手前兩手空空，但在眨眼間，雙手就有了兩柄牛耳尖刀。這是星宿海怪叟的招牌，以小巧功夫聞名武林，此人顯然是宿海怪叟的首徒「葉知秋」蕭林了。

加上蕭林，情況就顯不同了，牛耳尖刀詭詐百出，配上小巧輕功，全是近身相搏的路數，但東方明仍不屑亮劍。

他以爲多一個蕭林，只不過是多耗盞茶工夫而已。

這邊三人打得塵土飛揚，樹折枝殘，篷車邊守護的一個高手和車把式，正在緊張地注意車內囚犯。

就在這時，勁急風聲急瀉而至，車邊高手急轉身，兩段枯枝已到五尺以內，本是短的在後，長的超前。

但當他伸手去撥長的樹枝時，短的忽然變快，閃無可閃，「叭」地一聲，擊中他的太陽穴，原地倒下。

蕭林和另一個聞聲，發現護車的已倒下，却未見敵踪，精神難免分散，東方明以連環掌砸出一個。

蕭林揉身撲上，東方明待尖刀接近，翻腕抓住了刀身。

蕭林自持牛耳尖刀並非凡鐵，冷笑着一扭刀身，企圖毀了東方明的右手，那知「嗆郎」聲中，刀身竟斷成三截。

就在蕭林驚愣的刹那間，幾乎同時中了一抓和一脚，身子飛出尚未落地已昏了過去。

以樹枝襲人的高手始終未現身，東方明知道是誰，因爲他認識那種手法——「流星趕月」。車把式被他擊昏在車下，東方明打開車門說：「公孫兄，你還好吧！小弟東方明……」

「東方弟……此恩此德……愚兄不知何以爲報了……」嗓音已被梗住。

「公孫兄，快伏在小弟背上，咱們要儘快離開這裡……」

天才朦朧亮，他們向南轉東，趕了十來里路，在一座斷垣殘壁的破祠堂中停了下來，公孫玉三十左右，雖憔悴落魄，衣衫不整，却掩不住他的英俊瀟洒。

「東方弟，請受愚兄一拜……」公孫玉作勢要跪，東方明扶住了他，說：「公孫兄，自己人不可多禮。」

「東方弟，當今之世，肯冒此大險，深入虎穴救我者，恐怕也只有您一人了！」

東方明望着公孫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公孫兄，其實這句話是應該這樣說，當今之世，有膽量深入虎穴救你的人，確實不多了……」

「東方老弟……」公孫玉目中閃過一抹驚色，立即苦笑道：「愚兄久聞老弟你武功蓋世，遊戲人間，詼諧成性……」

「公孫玉，你眞以爲自己的聰明可以掩盡天下耳目嗎？」東方明

突然轉過身來，以冷電似的目光望着公孫玉。

公孫玉道：「東方老弟，你……你又要開玩笑了……」

「開玩笑？誰和你這種陰狠毒辣，狠心狗肺的人開玩笑了。」

公孫玉一直在苦笑，表示他對東方明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感到驚異不解，說：「東方老弟，現在實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東方明揮手打斷他的下文，冷峻地說：「告訴你，我去年偶爾聽到一句流言，說你可能是清廷毀滅『天地會』的內應，這句話當時使我有不值一哂的感覺，但是，我不由自主地，開始留意這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了，經過一年多的奔波偵察，我終於找到了證據。」

「不，東方老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天地會』負責人公孫大器是家叔，我又是由他自幼養大的……」

「不錯，正因爲如此，你才更無人性。」東方明切齒地道：「一個人要作喪盡天良的事，一定有其動機，第一，在『天地會』未被消滅之前一年，派你到徐州辦事，你却把帶去的公費五百兩銀子用在一名紅妓女白小憐身上，回去又報假帳，結果徐州方面的同道告密，公孫前輩並未當衆宣佈你的罪狀，却在背後說出你的罪狀，打你一個耳光，也許正因爲他爲你留了這點面子，無人知道你做過迷戀妓女被責之事，你才敢和清廷走狗裡應外合，結果凡是重要人物，十之八九都被殺死……」

「不，老弟，你不能血口噴人，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再說我也沒有在徐州迷戀妓女被叔父責罰過！」

「事到如今，你還想狡賴？」東方明掏出一隻兩寸多長的白玉精雕的小虎，一字一字地說：「你總該知道這是何人終年戴在身上的信物吧？」

儘管公孫玉城府極深，如果說不知此物，可能更會惹人疑念，他失聲道：「這不是堂弟公孫平的信物嗎？聽說他當年死在亂軍之中，他的信物怎會在你的身上？」

「告訴你吧！」東方明冷峻地說：「『天地會』中重要人物仍有三人倖存，包括公孫平在內，這大概是上天有眼，不忍斷公孫大俠之後。這東西是公孫平在我來此之前交給我的。因爲我們都曾想到，你一定不會承認犯罪事實，原因很簡單，僅存的三人當年都受了傷，而且一直未能會合，你以爲他們都不知道到底是否還有其他僥倖生存的人。」

「不，東方明，你不該聽信一面之詞，請你告訴我，是誰說的？」公孫玉忿怒地道：「我公孫玉爲『天地會』坐牢，甚至於差點問斬，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但絕未想到竟然有人懷疑我的忠貞……」

東方明氣極而笑，說：「第二，你受了格格穆秀貞的蠱惑，一心一意想攀龍附鳳，你在大牢中倍受優待，有離職之獄卒可以作證，而且穆秀貞還去看過你兩次。」

公孫玉仍在抱頭作氣怒狀，但已無法反駁。東方明說：「清廷利用你毀了『天地會』，經過三年來的調查，還有重要人物倖存，雖無太大作用，但人心思漢，怕他們仍在民間鼓吹反清，於是又生一計……」

「東方明，你我往日無怨無仇，你爲我羅致這此罪狀，到底居心何在？」

東方明續說道：「他們這計策仍然很絕，表面上仍以格格爲餌，示意將來要嫁給你，就叫你合作，放出空氣，說是要處決你，而押往京城，待這謠言傳遍武林之後，再傳出消息，王爺要重審你，到那三位倖存者或其他同道自投羅網，但他們祇發現我一人來此，遂又改變了計劃，準備在重審減刑之後，發配邊疆時，故意在途中被人劫走，這樣『天地會』倖存者，就再也不會懷疑你了，然後，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各個除去。」

「不，不……」公孫玉大叫着，悲呼着說：「東方明，如果眞是那樣，在王府中你會先被除去的……」

東方明道：「姑不論要除去我並不容易，即使能做到，也不是徹底根除異己之策，因爲清廷這次下令，要清除所有『天地會』餘孽，甚至包括同情『天地會』的份子，要做得那麼徹底，你必須見到所有倖存的人，弄清虛實，才能俟機一網打盡。」

「東方明……我求求你，這眞的是有人陷害，請你三思……千萬別中了奸人一石兩鳥的詭計。」

東方明走近，指着他的臉孔冷厲地道：「我所以沒把公孫平帶來，是因爲我有辦法使你認罪，告訴你，我曾三次夜探兵部尚書府，聽他和其妻交談，另外，在未進入王府之前，也夜探了二次，其中一次是尚書與親王密商重審減刑，然後縱你重入武林作徹底消滅『天地會』之計，那天晚上，我差點兒被穆秀貞發覺我潛入王府。」

公孫玉還要繼續狡賴，東方明「嗆」地一聲，長劍出鞘，他這柄吹毛斷髮的紫霓劍是無人不知道，現在，公孫玉已經不能不考慮應變了。

那知紫霓劍起落間。「嗆郎」一聲，公孫玉的手銬被切斷落地了，

公孫玉心中，昇起了無窮的希望，再一劍掃下去，脚鐐也應劍而斷了。

公孫玉心想：東方明，這是天意，你就認命了吧。

「公孫玉，我要宰你，必須使你口服心服，而且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他用劍一指，說：「在那院角敗葉下面，有一支長劍。」

公孫玉現在更有信心了，這些年來，他結識了大內所有的高手，武功精進不少，而且當年在「天地會」中，當他有了反叛之心時起，就以各種方式，騙取幾位頂尖高手人物的絕學，因而，他早有信心除去倖存的幾位高手了。

這時，公孫玉一劍在手，仍未露出猙獰之色，其深沉陰詐由此可見，他含淚唏噓說：「愚兄雖是痴長幾歲，仍非你的對手，老弟，你就不能再給我一段時間來證明我的清白嗎？」

東方明輕蔑地道：「公孫玉，你再狡詐，也不會有人上你的當了！我知道你不是庸手，但是我仍願冒這個險……」

劍氣逼人，公孫玉已經攻出一劍。東方明若不是深知他的爲人，這一劍可能閃不過去。

惡鬥開始，公孫玉是背水一戰，招招狠辣陰毒，而且所學博雜，可以說，若非對手是「八荒劍客」東方明，這一場惡鬥，不會超過三十個照面就能立見勝負。

即使如此，東方明在十五招以內也略顯力不從心。因爲對方用了幾招「天地會」和大內高手罕見的絕學。

「天山神僧」晚年頗爲後悔把絕學傳給格格穆秀貞，因而，在精研，重研武功之後，傾囊傳授了東方明，即是如此，在公孫玉的詭詐出招之下，近百招時，一式怪招把東方明的長衫挑了個洞，尚幸僅傷及皮肉。

苦戰一直持續到第三百個回合，二人都是汗透浹背，頭上冒着熱氣，二人在出招之前，只要估計錯誤，任何一方面，都有立斃當場之可能。

太陽又高高的昇起，但這一帶荒無人跡。

但是，苦戰在刹那間突起變化，公孫玉似是乏力，手臂受傷倒退時，東方明人到劍到，但公孫玉迴劍疾掃，形成一道劍網。

那知東方明知道對方是誘敵，待劍網威勢略減時，一劍插入劍網，慘叫聲破空而起。

東方明退出三步，拄劍喘氣，公孫玉搖晃一陣，原地倒下時，劍尖指向自己心窩，劍透背心。

這種死法，不知是否他死前頓悟，抑是至死不悟？死狀十分慘烈。

然而，就在東方明正要離去時，自破廟祠內閃出一人，正是格格穆秀貞。東方明臨危不亂，因爲他畢竟爲「天地會」除去一害。

他說：「師姐，妳來得正是時候，我和妳動手不可能支持三百招了。」

「師弟，你看錯人了……」

「我沒看錯，我知道，妳曾參與定計利用公孫玉……」

「不錯，但我身爲格格，不能拒絕皇家交辦的事，所以，我祇能虛與委蛇，見機行事。」穆秀貞道：「當然，我的援手，也是有限度的。」

「師姐是否因小弟殺了公孫玉，仍想俟機利用小弟，達到預期目的？」

穆秀貞甩甩頭，十分委屈地說：「師弟，師恩浩蕩，我豈能忘？再說，像公孫玉那種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陰毒小人，又豈是我心目中的人？」

東方明喟然道：「師姐能是非分明，小弟敬佩不已。」

「師姐並不要你敬佩，因爲我很慚愧，沒有幫你太大的忙，但你近來在暗中偵察的一舉一動，我都知道，因爲，我對你極有信心。自你以那方式進入王府，而且計劃週密，我就對你十分欽慕了……」

「師姐，爲了顧全妳的身份，我必須馬上離開。」東方明抱拳轉身欲去。

「師弟，以你的聰明，應該知道我對你的期許，我……」穆秀貞本是十分爽朗的少女，現在也不禁羞人答答，欲語還休。

東方明微微一震，肅然道：「師姐，妳我身份懸殊，而小弟萍踪無定，也不忍誤了妳的青春。」

「師弟，我雖身爲格格，但却志在江湖，今後，只要你不激烈反清，我可以儘量的遷就你……」

「氣數之說，吾人不能不信，是以復明已不可爲，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痛，大漢子孫無時或忘，師姐如能爲小弟設身處地想想，小弟感恩不盡，師姐垂顧之情，小弟當永誌不忘，後會有期，就此別過……」再一抱拳，跟蹌出祠而去。

穆秀貞落寞地跟到祠外，她幾次啓口欲喚，終於打消主意，東方明的身影逐漸自她那淚幕中消失！

她喃喃自語着道：「師弟，後會有期……」

（完）

樂天游傳奇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彭城恨

彭城會友　牽涉官非

五月。

彭城。

天氣說熱不熱。

東門外，草綠花紅，百花溪畔，滿是遊人。

樂天游來到百花溪畔。

溪畔，有士子把酒吟詩作對，有裙裾翩翩的少女於花間追逐撲蝶，更有可愛的孩童在草地上嬉逐玩耍，此情此景，恍似一幅圖畫——郊遊圖。

樂天游信馬而行，受到那畫圖般的情景感染，人也輕鬆愉快起來。

想到即將與友相聚，不由一陣雀躍，禁不住輕踢馬腹，坐騎立刻腳步一快，順着溪邊往東門輕快地走去。

從東門入城，樂天游將坐騎的速度減慢下來，坐騎以緩步順着大街往前走，馬蹄敲在石板鋪的街道上，得得作响。

來到十字路口前，略為猶豫一下，樂天游往左一帶馬韁，胯下坐騎便轉入南面大街，往前走去。

走前約十丈左右，樂天游突然往左一帶馬首，坐騎靈捷地轉入一條橫街內。

橫街長不過十丈，近街口那一截是幾戶人家。打後那一截兩邊是墻壁，盡頭處是一座大宅子，滿有氣派的大門正對街口。任何人只要經過街口，都會看到橫街盡頭處那座有如虎踞般的大宅子。

樂天游想到快要看到好友，嘴角不由泛起一抹愉快的笑意，雙腳不由輕夾一下馬腹，催馬快行。

胯下坐騎以快步往那一座氣派不凡的大宅子走去。

還未走到大門前，樂天游突然收斂住一直泛現在嘴角邊的笑意，詫異地看着那緊閉着的大門口。

這個時候，雖然已是午後，斜陽西墜，距黃昏仍有大半個時辰左右，距天黑更有一段時間，這時刻，又怎會大門緊閉，把門的漢子也不在，這不是透着奇怪嗎？

樂天游記得清清楚楚，上一次他來時(約年多兩年前)，兩扇大門是敞開的，門前階上兩邊，站着兩個雄赳赳的漢子，更添氣勢。如今卻人不見，門緊閉，怎不叫樂天游感到奇怪。

莫非楚家出了甚麼事？

樂天游在大門前將坐騎勒停，下馬，打量了一下看上去沒有甚麼異樣的宅子大門，才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門階。

在門階上站住，樂天游猶疑了一下，才舉手抓住大門上的黃銅獸環——敲門。

裏面即時有人「應門」。

但卻不是「誰呀」？又或是「甚麼人」？而是一聲斷喝：「拿下！」

人隨聲現，左右兩邊的門牆上躍落七八條人影，凌空向樂天游灑下三四張繩網！

樂天游於喝聲入耳的刹那，即時有反應，身形倏矮，上身向後一仰，腳下一蹬，向後倒縱出去。

「砰」然一聲大响，兩扇緊閉着的大門飛脫，飛撞向倒縱出去的樂天游。同時間，一條人影幾乎是貼在一扇倒飛出去的大門上，穿過那撒下來的繩網。

樂天游倒躍落階下丈外的地上，以雙手着地，正欲撐跳起來，一眼瞥到其中一扇大門像一堵墻般向自己飛撞過來，禁不住吃一驚，疾忙左手抬，右手斜撐，往左邊斜滾開去。

那扇大門就在那刹那「砰！」一聲震响，碎裂四濺激射！

樂天游的反應不可謂不快，震响聲中，人已急墮落地，仍然着了道兒。

一塊碎木飛擊在他的左股側上，痛得他「哼」了一聲。

門碎人現，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的精壯漢子，一雙環眼烱烱生光，配上那一圈濃密的繞腮鬍，仿似一頭猛虎。

那漢子身穿公服，顯見是官門中人。

樂天游莫名其妙地遭到襲擊，股側上挨了一下，惱怒異常，正欲躍起撲擊，一眼瞥到那漢子穿一身公服，不由心中一凜，忙刹住勢子，疾聲道：「閣下何人？因何襲擊在下？」

那漢子頓時收住勢子，虎視眈眈地道：「吾乃彭城縣總捕頭方鐵虎是也！逆賊還不束手就縛！可知拒捕乃是一條大罪？可以格殺勿論！」

就這打話之間，那七八個欲以繩網擒下樂天游的人，已將樂天游圍堵起來。一式捕快裝束，腰掛鐐銬，有手執鋼刀的，有拿鐵尺的，亦有拿鐵鏈的，一個個作勢欲動。

樂天游聽聞那繞腮鬍漢子自稱彭城總捕頭，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心裏生出一絲懷疑：此人身手如此高明，不似是衙門中的飯囊草包，莫非是冒認喬裝的不成？

「某家初來乍到，閣下怎知某家犯了法？」樂天游一手搭在腰間的三截槍上。

那自稱總捕頭的方鐵虎道：「逆賊，既來楚家找人，敢說不認識楚中雄？」

樂天游道：「某家此來，正是要找楚兄，某家與楚兄乃是好友！難道這也犯了法？」

方鐵虎哼了一聲。「楚中雄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你既與他是好友，不就是同黨，巡按使王大人已下了手令，務必一網打盡楚逆之同黨，嘿嘿，識時務的，乖乖受縛，或有一條生路，要不，格殺勿論！」

樂天游越聽越心驚。「楚兄犯了何罪？」

「楚逆勾結賊寇，圖謀造反，大逆不道，乃是誅九族的大罪！」

樂天游暗暗吃驚。「楚兄乃江湖中人，淡泊功名，醉心武技，怎會大逆不道，犯上作亂？」

「罪証確鑿！你還替楚逆抵賴，你這逆賊居心叵測！」方鐵虎環眼暴睜，咄咄逼人。

樂天游吸口氣，力持鎮定。「某家剛由丹陽鎮趕來，欲與楚兄叙舊，對楚兄之事，一無所知，方總捕頭怎可將某家一概而論，還請總捕頭明察。」

方鐵虎雙眼一翻，氣勢洶洶。「管你是誰，本捕頭既奉命緝拿與楚逆有關連之人，見一個拿一個。若查明清白無罪，自會釋放。若再不束手受縛，別怪本捕頭手下不留情！」

樂天游衡量情勢，對方好明顯皂白不分，自己若是束手就擒，無異送羊入虎口，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三十六着，還是走為上着。只有脫了身，才能查清楚好友楚中雄是否眞的犯了謀反作亂之大罪。主意一定，頓時鎮定下來。「官字兩個口，某家若是束手受縛，焉知總捕頭你會不會秉公辦理。何況，某家一向不喜與官府打交道，某家不想成為階下囚，任人漁肉！」

「大膽逆賊，竟敢抗官拒捕！給吾拿下！格殺勿論！」方鐵虎可是說動手便動手，吆喝聲中，疾撲向樂天游。

其他八個捕快立時吆喝一聲，各自揮刀舞尺撲向樂天游。

樂天游雖然股側仍然隱隱作痛，卻無礙他的身手動作，烈嘯聲中，身形有如一股龍捲風般，旋拔起來。

八個撲擊去的捕快才觸到那股激旋的無形氣流，便被那股强勁無比的激旋氣流撞擊得打着轉跌出七、八尺外，跌倒下去，還繼續在地上打滾出老遠才能夠穩住身形。

如厲害的龍捲風！

獨有方鐵虎沒有被那股强勁的氣旋撞跌開去。

「好高明的龍捲身法！」方鐵虎帶吃驚的一聲吆喝中縱躍起來，一掌插向樂天游的左臂！

樂天游右掌橫刀切，截擊方鐵虎那一掌！「好精湛的千鈞神功！」

由千鈞神功，他猛然想起一個人。「秦一鈞是閣下的甚麼人？」

樂天游口中的秦一鈞，乃是千鈞神功的始創者，方鐵虎既然會千鈞神功，與秦一鈞必定有關係。所以，他才會有此一問。

就這說話之間，樂、方兩人已交手六招。

「那是家師！」方鐵虎一拳擊向樂天游的左膝。

方鐵虎那一招乃是怪招。也可說是如意算盤，無論樂天游封擋或是閃避，都會露出空門，他就可以乘隙而入。

那知道他的如意算盤却打不靈。

樂天游既不閃避，也不封擋，而是以攻對攻，一掌拍向他的右腰部位。

樂天游這一着可是方鐵虎意料不到的，那刹那，不由自主，猶豫了一下。

方鐵虎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沒有把握他的出手一招快過樂天游那一招。

一刹那的猶豫，令到方鐵虎吃了虧。

只聽「啪」的一聲，樂天游那一掌已擊在方鐵虎的腰上！雖則那一掌擊在他腰上的刹那他急忙卸勁，仍然被擊得張口痛叫一聲，橫飛開去！

兩人在空中交手之經過，只是眨眼間的事情，那幾個捕快只有睜着眼瞧着的份兒，誰也幫不上方頭兒的忙。

一招擊飛方鐵虎，樂天游並沒有追擊，藉那一擊之力，身形凌空一個斜翻，接一掠，掠上丈外左邊的墻頭上，順着墻頭再往前掠，就在那些捕快的呼喝喊殺聲中，已掠上靠街口那一截的房屋頂上，如飛掠去。

那些捕快追到街口，眼見樂天游已飛掠得幾乎看不到，那裏追得上，只好在街口停下來，目送樂天游逸去。

方鐵虎落在地上，幾乎站不穩，往前蹌了一步，一手撫着腰，弓着腰往街口奔去。

那些捕快看到頭兒奔來，馬上說道：「頭兒，被那逆賊跑了！」

亦有人問：「頭兒，傷得重嗎？」

方鐵虎哼了一聲，收住腳步。「嘿嘿！若捉到那逆賊，我要好好侍候他一番！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接一揮手！「回衙門去！你奶奶的都是飯桶！一個逆賊都追截不到！」

八個捕快不敢哼聲，臉上訕訕的，但也有人心裏不服氣。「你奶奶的，你是頭兒，平日自誇身手如何了得，連一個逆賊也鬥不過，却來怪我們！」

不過，亦有人巴結地走上去。「頭兒，很痛吧，待俺扶你回衙門。」扶着方鐵虎，往街口走去。

* * *

樂天游並沒有「逃」出彭城。

他在城中一家叫雲來的客棧住下來。

對於在楚家門前的遭遇，他至今仍然不明因由，就算再次冒險，也要查明箇中眞相。

他不是一個怕事的人。

何況，事情還關係到他的好友——楚中雄闔家之生死，說甚麼他也要弄個明白。

在房間內，樂天游褪下褲子瞧一下被碎門塊擊中的股側，那裏原來瘀腫了一大塊，從身上拿出隨身帶備的刀傷葯，敷在傷處，再從包袱中拿出一塊汗巾，撕開來，將傷處包紮好。

紮好褲頭，吁口氣，坐在床沿上思量了一會，樂天游決定到酒樓去喝兩杯。

其實，他並不是志在喝酒，是想在那些地方打聽一點有關楚中雄的消息。

酒樓、茶館，從來都是三教九流的集中地，亦是消息流通散佈的地方，到那種地方去，最容易聽到本地發生的事情。

才走到門口，樂天游突然想起一件事，馬上折回床前，拿起放在床上的包袱，從裏面拿出一塊人皮面具，揣入懷中，才離開房間，走出客棧。

在一條無人的後巷內，樂天游將人皮面具拿出來，往臉面上仔細地「貼」上去，輕輕地按搓了一會，到他走出後巷時，他的相貌已改變了——一個左頰上有一塊比拇指略大的烏青色的中年人，比他原先的樣子「老」了十年有多。

在一家叫日月樓的酒樓前停下來，樂天游略為打量一下頗具氣派的門面，腳步一動，大步走進去。

他本想直上二樓的，臨時又改變主意，打聽消息，當然要在人「雜」的地方，樓上雅坐，客人大都是讀書人或是達官商賈，當然不及樓下的客人那麼口沒遮攔，消息靈通。

一個店伙趕前招呼，樂天游點點頭，跟那店伙走到一副空座頭前，拉開欖子坐下來，那店伙殷勤地抹拭一下桌面，含笑道：「客官，吃喝些甚麼？」

樂天游道：「來一壺酒，一盤鹹牛肉，一盤饅頭。」

店伙連聲應答，馬上去拿酒來。

乘這空隙，樂天游打量一下店堂內的情形，發覺店堂內的客人雖然疏落，估計上了五成座。這個時候，仍然上了五成座位，可見這家酒樓的生意不俗。

他還發現，座上客大多是販夫走卒之流。

這些人，消息最多。

果然，坐在距樂天游兩張桌子外的那一桌客人——三個長相粗魯的漢子，正在粗聲大氣地說着一件事。「老黑，東門外昨晚發生了一件命案，你知道嗎？」說話的是一個大鼻頭，一圈鬍子參差不齊的漢子。

坐在那大鼻頭漢子對面膚色黝黑的那個漢子骨嘟一聲吞下一大口酒，用粗大的手掌抹抹嘴巴，才搖頭道：「沒有聽聞，怎麼？東門外有人被殺？怎麼回事？」

答話的並不是那個大鼻頭的漢子，而是坐在兩人之間瘦削但一身皮肉很結實的漢子。「老黑，昨晚又到那個『臭皮子』那裏泡啊！昨晚發生了那麼大件事，你居然懵然不知！」

老黑神色有點尷尬，大嘴一咧，說道：「刀把子，快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瘦削漢子——刀把子道：「昨晚入黑後，一個女子被淫賊姦殺了！」

「有這種事！」老黑重重地將酒壺放在桌子上，驚異地睜大雙眼。「那個女子是甚麼人？捉到那個淫賊沒有？」

大鼻頭漢子道：「若捉到了，今日還不轟動全城？聽說，被姦殺的那個女子乃是知縣大人的一個表親，今年才十七歲。」

「可惜，可惜！」老黑連聲說着，拿起杯子一口將杯中的酒吞掉。

大鼻頭漢子與刀把子看着，互相覷了一眼，同聲道：「老黑，可惜甚麼？」

老黑一拍大腿。「他奶奶的，十七歲一個黃花閨女，一下子便被人姦殺了，你兩位不覺得可惜嗎？」

至此，大鼻頭及刀把子才明白老黑的意思。兩人交換了眼色，一齊指着老黑，笑罵道：「老黑！你這個好色之徒，就只會想到這種事，小心終有一日，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老黑對兩個同伴的說話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哈地笑了一聲，大聲道：「古時，不是有個甚麼聖人說過，食色性也。男子漢大丈夫，若不好色，怎算是條漢子！哈哈，那些有錢的員外，達官，誰個不三妻四妾？皇帝老子更厲害，妃嬪三千！他們又怎樣？」

大鼻頭與刀把子被老黑說得無話可說。

因為，老黑說的是實情。

樂天游聽着，不禁啞然失笑。

店伙早已將他要的酒食拿來，樂天游邊喝邊吃邊聽，可是，却聽不到有人談說有關楚中雄「謀反作亂」那回事，自不免有點失望。

不知不覺間，樂天游將一壺酒喝光了，招呼一個店伙再送一壺酒來。

看看第二壺酒快喝光，樂天游打算結賬離去，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

酒樓外面驀地響起一聲吆喝：「臭丫頭！看妳跑得了！」

吆喝聲才入耳，一個女子「颯」地竄掠入店內，像受驚的兔子般往樓上竄掠上去。

緊接着，是一聲吼喝：「跑啊！老子若讓妳這個丫頭跑了，老子不姓樊！」一個身形魁梧的漢子餓虎般撲入店內，往樓上衝去。

那個女子已竄掠上樓上。

可是，樓上即時起了一陣騷動，驚叫及叱喝聲，跟着，那女子倉皇自樓上躍掠下來，在樓梯上跟那個身材魁梧的漢子遇上，那漢子大喝一聲，探手向那女子的當胸抓去！「臭丫頭，還想跑！」

那女子驚叫一聲，身形急矮，颯一聲自那漢子的右臂下穿過，再自樓欄扶手間隙間「飛」出，翩然落在店堂地上。

店堂內的食客看着，禁不住發出一陣叫好聲。

樂天游看着，也禁不住在心裏讚一聲：「好精靈的身法！」

那漢子一手抓空，被那女子像泥鰍般自脅下溜掉，更加暴怒，吼叫一聲，身形一個斜翻，翻出欄外，落在地上，恰好截住那個欲竄出門外的女子。

店堂內的食客見有熱鬧看，大部份人都沒有走，只有幾個膽小的急急結賬走了，其他的人離得近的忙閃避開去，距離較遠的乾脆坐着不動。

樂天游亦是坐在欖上不動。

他不但想看熱鬧，也想弄清楚，那個身形魁梧的漢子，為何追擊那個女子。

那女子看年紀不超過二十歲，身形婀娜嬌健，樣子很好看，眼見去路被堵截住，眼中閃過一抹驚色，反應却很快，即時一個旋身，往裏面掠去。

驀地，樓板響起一下「咯勒」碎裂聲，一條人影自一個乍然破裂開來的樓板洞中疾墮下來，腳還未沾地，斗大的拳頭已經疾擊向那女子的左肩胸部位。

那女子才往裏竄，一人陡他從樓洞中墮下來，出手攔阻，慌不迭身一窒，斜閃開去。

那魁梧漢子沉「嘿」一聲：「還想溜？」一個斜撲，雙手有如虎爪般，上抓那少女的肩膊，下抓其腰下近臀部的地方。

魁梧漢子那一抓明顯的下流，旁觀的人中響起一陣哄叫聲。

也有人叫「下流」。

樂天游幾乎忍不住出手救助那

少女，但却忍住了。

那少女怒叱一聲，猛地一個轉身，雙手一招雙龍攫珠，直取那魁梧漢子的雙眼。

魁梧漢子上身一昂，頭一偏，招式却不變！

那女子一招落空，欲避不及，眼看便會被魁梧漢子抓住肩膊頭及臂部，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驀地，一件物事「啪」地一聲，擊在那面有得色的魅梧漢子面上，痛叫聲中，退了一步。

旁觀的人看到，擊在魁梧漢子面上的物事，是一塊牛肉，頓時發出一陣哄笑聲。

那女子免於受辱，驚魂甫定，恨那魁梧漢子下流，哼了一聲，一腳踢向對方的腰部。

她却忘了那個自樓洞中穿下來，截住她去路的瘦削漢子。

要不是樂天游及時出手逼得瘦削漢子撤招，那女子早已被其制住。

不用說，擊中魁梧漢子臉上的那塊牛肉，是樂天游擲出的。

「朋友，兩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少女，不怕難爲情，被人笑嗎？」樂天游擋在那女子身前，看着那瘦削漢子。

瘦削漢子還未答話，那魁梧漢子發出一聲怒吼，撲向樂天游。

他是憤於樂天游做架樑，暗算他，令他當衆出醜！

那女子嬌叱一聲，出手攔截。

兩個人立時打起來。

瘦削漢子就在這時發話。「老子們的事，你管不着！識相的，馬上滾，要不，教你知道厲害！」一臉兇惡之色。

樂天游冷笑一聲。「朋友，不管你有多厲害，若不將事情說個明白，我管定了這件閒事！」

「找死！」瘦削漢子厲叱一聲，欺身出招，雙手如鷹爪攫擊般，向樂天游的面門及胸腹部位招呼。

俗語有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瘦削漢子一招擊出，旁觀的人只覺眼一花，兩片爪影罩住了樂天游的面門及胸腹部位，有人禁不住喝彩，亦有人發出驚叫，替樂天游擔心，怕招架不了。

樂天游心中一凜，低估了對方的身手，疾忙上身一仰，飛腳踢向對方的小腹。

瘦削漢子沉嘿一聲，左手倏沉，抓向樂天游的右腳膝頭！

樂天游急忙縮腳，上身一挺，一掌拍向對方的腰背要害！

瘦削漢子顯然也料不到樂天游的身手這樣高明，一個側轉，右爪如啄，啄向樂天游的掌心。

樂天游化掌爲拳，跟瘦削漢子來一招硬碰。

瘦削漢子發出一聲冷笑。「丹鳳啄」啄擊在樂天游的拳頭上。

拳啄相擊，瘦削漢子立時知道吃了虧，有如啄在一塊鐵上一樣，五指隱隱作痛，縮手撤招不迭。

樂天游右拳倏地往前擊去。

瘦削漢子閃避不及，「砰」的一聲，左胸上挨了一拳，「蹬蹬蹬」連退四五步，口角溢血，硬是將一口湧出來的血壓下去！

旁觀的人發出喝彩聲。

樂天游並沒有乘勢進擊，喝一聲：「停手！」

回應的是一聲驚叫。

樂天游疾忙往那女子瞧去，原來那女子一隻衣袖被撕抓下一大截，露出一截白膩的玉臂，在那魁梧漢子的壓逼下，連連後退，險象環生。

樂天游不敢怠慢，立刻撲過去，一招劈山截江，硬是將魁梧漢子截下來。「朋友，你的朋友已傷在我手上，還不停手？以一對一，你以爲討得了好？」

那魁梧漢子忙往瘦削漢子瞧去，瘦削漢子剛好壓抑不住那口在胸中翻湧的氣血，張口「哇」地一聲吐出一口血來，身子晃了晃，幾乎站不住。

「怎麼樣？」樂天游冷冷道。

魁梧漢子猶豫了一下，瞪着那女子，張聲道：「臭丫頭！今日暫且放過妳，日後再找妳算賬。」話落，搶到瘦削漢子身前，扶住他，往店外急走。

旁觀的人向樂天游發出一陣歡呼聲。

店老闆見打鬥結束，店內沒有損毀甚麼物件，一顆心才放下來，長長吁口氣。

那女子感激地向樂天游深施一禮。「謝前輩仗義援手之恩。」

樂天游忙還禮，「姑娘，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請問前輩高姓大名？」女子問。

樂天游毫不遲疑。「某家樂天游。」

「小女子見過樂前輩。」女子重新施禮。

樂天游還禮，心裏暗自好笑——那女子居然稱呼他前輩，生受了。

「姑娘怎樣稱呼？」他問。

「小女子唐寧。」

「唐姑娘，請問是怎麼回事？那兩個人是甚麼人？」

那女子，唐寧正欲開口，忽然省覺到自己幾乎裸着一條手臂，衆目睽睽之下，頓時難爲情起來，忙用另一隻衣袖掩住那隻裸露的手臂，垂下頭，不敢看人。

樂天游看着，忙從身上脫下衣，遞給那女子。「唐姑娘，若不……嫌棄，請拿去遮掩一下。」

唐寧抬眼瞥一下樂天游，感激地道：「謝謝。」接過外衣，披在身上，將那條手臂掩起來。

驀地，她吃驚地扭頭往門外張望一眼，擔心地道：「樂前輩，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那兩個……惡人可能會糾衆趕回來……恐怕很難脫身。」

樂天游闖蕩江湖這些年，天不怕，地不怕，連死也不怕，才不怕那兩個漢子會糾衆回來，轉念想到那兩個漢子若眞的糾衆回來找晦氣，動起手來，這個地方肯定會遭池魚之殃，因而點頭道：「唐姑娘，樂某送妳離開這裏。」

唐寧點點頭，往店外走去。

樂天游跟着唐寧走。

＊　＊　＊

唐寧住在城北那頭一座小宅子。

屋內除了她，沒有別的人。

樂天游雖然心裏很好奇，怎麼只有她一個人，但又不好動問，太冒昧了。

唐寧入房換衣衫時，樂天游一個人坐在廳中，心裏暗地思忖：這唐姑娘看來是城裏人，怎麼不見她的家人？她到底是甚麼人，那兩個漢子又是甚麼人？

對唐寧他可說是一無所知，他心裏的疑問自然得不到答案。

呆坐了一會，唐寧從房內走出來，樂天游一眼看到，不由目光一亮。

唐寧穿了襲鵝黃鑲線的衣裙，本來有點散亂的頭髮梳得齊整細緻，臉面似也抹過了，自房中走出來時，身形款擺婀娜，比在酒樓店堂跟那兩個漢子動手時，明麗嬌柔多了，像是換了個人。

唐寧抬眼瞥到樂天游目光直直地看着她，不由臉上一羞，微微垂首道：「樂前輩，要你呆等，眞不好意思。」

樂天游被唐寧「一言」驚醒，發覺自己失態，亦不由臉上發熱，忙收回目光。「唐姑娘，沒有受傷吧？」

唐寧輕搖頭。「多謝前輩關心，小女子萬幸，沒有受傷。」

「那兩個漢子到底是甚麼人？」樂天游忍不住問。

「他們是城裏人稱彭城一霸秦獨秀的手下，身形魁梧的那個名叫甘健，外號力拔山河，瘦削的名叫趙操，外號長天一鷹。」

「唐姑娘跟他們有仇？」

唐寧搖搖頭。

「那他們爲何跟你過不去？」

唐寧用力咬咬嘴唇，憤憤道：「小女是看不過他們強搶女子，跟他們理論，他們仗着人多勢衆，欲將我也捉回去，小女子寡不敵衆，只好逃……幸好遇上前輩，要不，準會被那兩個狗腿擒捉回去，受他們凌辱。」

「强搶女子，還有王法嗎？」樂天游憤憤道。

「本城總捕頭方鐵虎跟秦獨秀是拜把兄弟，知縣大人受其賄賂，那裏還去管他們的所爲！」唐寧憤憤不平。

「那彭城一霸胡作非爲，難道沒有……」

唐寧道：「秦家財雄勢大，手下狗腿爪牙衆多，加上有官家勢力，誰敢惹他，除非不想活。」

「那豈不是無法無天，任其漁肉？」

「那有甚麼辦法？」唐寧道：「肉在俎上，只有任其漁肉。」

「秦家在城裏那處？」

「城南大街向北那頭。」

樂天游站起來，正想告辭，忽然想到一件事，當下問道：「唐姑娘，請問認識楚中雄嗎？」

唐寧搖搖頭。「小女子並不認識楚中雄大俠，不過，楚家跟秦家皆是彭城最有名望的家族。小女子倒是聽聞過楚大俠的大名，楚家與秦家一正一邪，本來勢力相埒，自從秦家勾結官府後，便壓倒了楚家。」

「可有聽聞楚家出了事？」

唐寧搖搖頭。「兩日前，小女子才從外地返來，沒有聽聞楚家出了事。」

一頓，接問。「樂前輩，楚家出了事？」

樂天游猶豫了一下，搖頭道：「樂某也不清楚。唐姑娘，告辭了，一個人可要小心點啊，秦家那兩個狗腿不知道妳住在這裏吧？」

唐寧搖搖頭。「不知道，謝樂前輩你關心，小女子自會小心的了。」

樂天游向唐寧抱拳一拱。「告辭。」移步向屋門那邊走去。

唐寧口裏說一聲：「樂前輩好走。」送他出門外，才返身走回屋內，將屋門關上。

樂天游沒有再到別處逛，返回客棧，在返回客棧之前，他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收好。

＊　＊　＊

爲了決定去夜探秦家還是再去楚家探查一下，樂天游一直拿不定主意，直到更鼓三傳，他才拿定主意，先到秦家去探查一下，俗語謂救人如救火，唐寧口中那個秦家爪牙擄回去的少女若不盡快將之救出來，說不定她已遇害。

先救人，再去查明楚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主意既定，樂天游馬上離開客棧，從客棧的側面越墻而出，一溜烟往秦家所在的城南大街掠去。

三更天時，所有人家都已經睡

了，四下裏黑沉沉，靜寂寂的，倒是方便樂天游的行動。

夜探秦家，樂天游仍然帶上人皮面具。

他並不是怕暴露自己的眞面目，而是爲了方便在城裏逗留，才戴上人皮面具。

唐寧沒有騙樂天游，秦家確是在南大街靠北那一截，大門直向着大街，是龍吸水的格局，黑壓壓的一大片房屋，座北向南，佔地比楚家還多。

秦家的人大概已經睡了，偌大的一片宅子內，黑沉沉的，看不到一點燈光。

樂天游自左邊的圍墻翻掠入秦家宅裏面，由於對秦家的情形一無所知，因此，決定亂撞亂碰。

認準了左邊不遠處有一列房屋，樂天游身法有如魅影般，向那邊掠去。

掠到那列房屋的後面，樂天游才看出，那列房屋不是住人的，要不是堆放雜物的地方，或是糧倉，又或是……總之不是住人的。

原來，那列房屋幾乎是密封的，只有後面那堵墻上，靠瓦檐的地方(起碼有一丈四五高下)，才開了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口，這種屋子怎會住人，不悶死才怪。

樂天游原以爲是供人住宿的房屋，只要有人，他就不難問出日間被擄來的女子關在那裏，憑他的身手，要制住一個睡覺的人，易如反掌。

在那列房屋後面匿了一會，他已找到下一個目標，正欲掠去，却被一聲驀然響起的呻吟聲將他留住。

那一下呻吟聲很細微，若是換了常人，肯定聽不到的。

樂天游耳目聰靈，聽出那聲呻吟是從前面的一個小窗口內傳出來的。

莫非這是關禁人的地方？

此念才起，樂天游馬上便否定了。

關押人的地方，怎會沒有人在外面看守巡查？

既然不是關押人的地方，又不是用來居住的，那麼，那一聲呻吟到底是甚麼人發出的？

這可勾起了樂天游的好奇心，非要弄個清楚明白不可。

他躡足走到前面，在發生呻吟聲的那間房子的門前停下來，打量一眼那兩扇關閉着的大門。

大門上掛着一把鎖，却並不是將兩扇大門鎖着，而是掛在左邊那扇門上的銅環上。

樂天游迅速地在前面掠看了一遍，其他的門戶都是被鎖上的，獨有那一間屋子例外，沒有鎖上。

樂天游將耳朵貼在門縫上細聽，起初聽不到聲息，一會，便聽到一陣隱約可聞的喘息聲。

屋內有人。

到底是甚麼人？

會不會是那個日間被擄回來的女子？

樂天游試着輕輕推門，裏面顯然上了閂。

他以右手掌按在門閂的部位，暗運內勁，將門閂震斷。

只聽「哼」的一聲微響，門閂被震斷，那兩扇門亦應聲開了。

樂天游再一推，將門推開一些，閃身入內，接將兩扇門掩上。

他似乎聽到屋內響起一陣細碎的「悉索」聲，由於屋內太黑暗，在閃入屋內的刹那，他幾乎甚麼也看不到。

不過，憑他的功力，他很快便隱約看到屋內的情形。

屋內堆放了不少枱椅等雜物，看來，這一間屋子確是放雜物的地方。

那爲何有人在內？

驀地，他瞥到屋子的一角，有人影顯現，再看清楚，確是沒有眼花看錯，立刻竄撲過去。

屋角那裏確是有人。

而且，不是一個，是兩個。

一男一女。

男的正從女的身上爬起來。

樂天游一眼看清楚，不由窒住。

眼前的情形，好明顯，那一男一女躲在屋內一角幹那種男歡女愛的那回事！

那雙男女大概是驚覺到有人入屋，慌忙爬起身，怎知仍被樂天游看到。

本來，在這種情形下，那雙男女在驚惶之下，會發出驚叫聲，但那雙男女却沒有，只是急急地往地上抓衣衫，遮掩赤裸的身體。

那雙男女大概不想因爲發出驚叫聲而驚動別的人，因而壓抑着，不敢發出驚叫聲。

樂天游這幾年在江湖上到處「遊蕩」，甚麼驚險古怪的事情沒有見過？獨是沒有見過眼前這種叫人心頭急跳，大感尷尬的事情。

幸好，屋內很黑暗，只隱約看到那兩條肉蟲的狼狽樣子，若是光天化日之下，更加尷尬。

尷尬歸尷尬，樂天游却沒有忘記自己置身於甚麼環境中，飛快地出手點了那雙男女的穴道，並低聲警告：「別叫，否則，出乖露醜的是你們！」

那雙男女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看着樂天游。「你是……誰……想怎樣？」那個男的畢竟比較膽大，囁嚅地問。

樂天游用腳挑起地上一件衣衫，蓋在那個女的身上。「你兩個自身難保，還管我是甚麼人？」

一頓，跟着又道：「若不想醜事外揚，快說今日日間擄回來的女子關在那裏？」

那個男的遲疑了一下，才道：「我說了……你要放了我倆。」

樂天游道：「別跟我討價還價！說不說？」

「說呀！」那個女的情急地催促男的。

「聽說，關在第二進的小別院中……」

「座落那個方向？」

「西面。」

「別騙我！」樂天游道：「要不，我回來將你兩個綑在一起，放在外面。」

「不要！」那兩個男女齊聲道：「怎敢騙你。」

「若說的是實話，兩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樂天游說完，轉身掠出屋外，看到不遠處一棵大樹，馬上竄掠過去，躍上樹上，居高臨下，找尋關禁着那個被擄回來的那個女子的所在——小別院。

他很快便找到那個小別院的所在，從樹上掠向一處屋檐，往認定的所在掠去。

* * *

第二進的西面，確是有一個小別院。

樂天游潛入院內，狸猫一樣竄到院中那幢竹叢花樹掩映的房屋前。

小別院中，就只有那幢房屋。

那幢房屋如此雅緻，不像是關人的地方。樂天游雖然心有所疑，却沒有懷疑那雙男女會騙他，諒他們也不敢。

掩到那幢房屋前，樂天游意外地發現，房子的一角紗窗內，有燈光透出。

既有燈光透出，表示那裏有人，樂天游立刻往那角紗窗下悄沒聲地竄過去。

靠着紗窗左角，樂天游往裏面窺看。

窗內的情景，令他怒憤塡膺！

窗內，是一間佈置華麗的房間，一張錦繡華榻上，躺着一個全身赤裸的青年，醜態畢露，床邊地上，躺着一個同樣身子赤裸，雙手被反綁起來，身上滿是傷痕的少女，一雙大睜着的眼睛凝而不動，看樣子，已被姦虐致死！

此情此景，怎不令一腔熱血的樂天游怒憤、難過！

世間上竟有這種連禽獸也不如的人。

難以抑制的憤怒，令到樂天游忘了身在何處，怒吼一聲，破窗撞入裏面！

可是，他却一頭撞入一堵堅硬如鐵的物事上，震得他頭痛欲裂，雙眼發黑！却清楚地聽到「砰」的一聲響。

屋內即時響起惶急的嘶叫聲：「快來人啊！有刺客！」

一陣急驟的銅鑼聲即時響起，震破了夜空。

樂天游一跤跌在地上，立刻一躍而起，一手按在額上，腫起了一大塊！吸口氣，瞥到那個紗窗雖被撞破，却赫然多了一堵黑忽忽的物事，看清楚，是一塊鐵板！

這情形，好明顯窗上裝上機關，那紗窗就是機關！只要碰觸到那紗窗，裏面就會落下一塊鐵板，將窗口堵起來。

鑼聲驚動了宅子內的人，刹那間喧嘩聲，吆喝聲四起。樂天游搓搓額頭，瞥到院外燈光點點飛快地向這邊移動，不敢再逗留，急忙竄向院子的右邊墻下，聳身越過院墻，還未落地，一眼瞥到幾個人手持燈籠往這邊奔來，眼見無法避得了，只好掠落地上，直往那幾個執刀握棍的漢子撲去！

那幾個人中，有人發出大叫聲：「刺客在這裏，快來人呀！」

叫聲未過，樂天游已撲到那幾個漢子前面，張口發出一聲虎吼，衝入那幾個漢子之中。

那刹那，刀光棍影中，慘叫聲，幾個漢子東倒西歪，樂天游自那幾個漢子中穿出，聳身躍掠起來，閃沒在左邊一片房舍的陰影中。

* * *

秦府上下擾攘了足有二個更次，才安靜下來。

秦府中人不但捉不到刺客，甚至連刺客甚麼模樣也不知道。

秦府主人秦獨秀爲此大發雷霆，却於事無補。

一衆狗腿都不敢吭聲。

秦獨秀發完脾氣後，急急來到小別院，看看兒子有沒有事。

在那幢雅緻的房屋內，秦獨秀看到他那個有怪癖的寶貝兒子秦寶生。

秦寶生已穿上衣衫，房內地上那個被虐殺的女子亦已被抬走，只不過一地點點滴滴的血漬仍未抹去。

秦寶生已經二十歲，看上去跟常人沒有兩樣。可是，秦府上下人等都知道，秦大少爺不但好色，還有怪癖，每當他獸性大發的時候，會像野獸一樣淫虐女子，被淫虐的女子越痛苦，他便越興奮，直到那女子奄奄一息，他也達到興奮的頂點，滿足他的怪癖。

打從他十五歲開始，被他淫虐姦殺的女子不下十人。

秦府的丫環婢女，聞其名而喪膽。

秦獨秀對這個有怪癖的兒子，寵之、縱之。

他雖然有兩個兒子，但另一個兒子却是個白痴，因之，雖則長子有怪癖，平時跟常人沒有分別，自不然將一切希望都放在長子的身上，自然對他寵縱了。

對於兒子的怪行，秦獨秀已見慣不怪，看到兒子平安無事，心頭才放下來。「寶兒，沒事吧？可有受驚？」

秦寶生眼中發出獸光。「爹，捉到那個刺客沒有？孩兒要將他親手殺死！」

秦獨秀搖搖頭。「統通都是飯桶！居然連一個刺客也捉不到，氣煞為父！」

「爹，一定要替孩兒捉到那個刺客！」秦寶生磨着牙。「那該殺的幾乎嚇破孩兒的膽！」

秦獨秀拍拍兒子的手臂。「寶兒，為父一定替你捉到那個刺客，讓你出口氣。」

秦寶生臉上現出一絲殘忍的笑意。「爹，孩兒一定要那該死的刺客好受！」

秦獨秀打個呵欠。「寶兒，睡一會吧，明早為父叫灶房燉個參湯給你定驚。」

「爹，你也回房睡吧。」秦寶生將父親送出房外。

秦獨秀返回睡處前，吩咐守在院中的護院嚴加防守，不得怠懈。

* * *

樂天游離開秦府後，馬上趕去楚家。

雖則這一次未能從秦府中救出那個被擄去的少女，但証實了一件事，唐寧沒有騙他。

他在心裏發誓，無論如何，也要誅殺那個暴虐狂的青年，替彭城除一害！

在趕往楚家的途中，樂天游忽然發覺有人暗中跟着他，却詐作不知，於掠下一處屋檐時，一個沒頭觔斗，翻掠到檐下，手一探，抓住一根檐桁，蝙蝠一樣掛在上面。

未幾，他聽到瓦面上响起一陣掠空聲，掠瞥到一條人影自瓦檐上飛掠向地上。

樂天游忽地心頭一動，原來是個女的！

那掠落三丈過外地上的人影，身形婀娜，男子漢斷不會有那種身形。

那女子是甚麼人？為何跟着我？

樂天游心裏接連閃過兩個疑問。那人影大概忽然失了跟踪的目標，掠落地上後，沒有繼續往前掠，剎住身形，四下張望。

就在那女子往屋檐這邊張望時，樂天游「颯」地一聲，像一隻蝙蝠般，自檐下飛掠出去。

那女子乍見一條人影自檐下飛掠過來，吃了一驚，却不動，睜着一雙眸光閃閃的眼睛，看着飛掠過來的樂天游！

人未到，樂天游已認出那條人影是甚麼人！「是妳，唐姑娘！」話聲未落，人已落在那人影身前。

那人影先是愕了一下，繼之意外，驚喜地道：「樂前輩！」

那條人影確是唐寧。

樂天游透口氣。「唐姑娘，為何跟着樂某？」

唐寧在樂天游的臉上溜了一眼。「咦，樂前輩，怎麼額上腫起一塊？」

樂天游聽她一說，不由伸手往額上腫起的地方撫摸一下，尷尬地道：「在秦府一個窗戶上撞出來的？」

唐寧驚詫地道：「以樂前輩的身手，怎會在窗上撞出腫塊來？」

樂天游苦笑一聲：「那窗上裝了機關，樂某一頭撞在窗上，觸動機關，窗上現出一塊鐵板來……樂某……吃了個虧！」

一頓，跟着又道：「唐姑娘，那個被秦家擄回去的女子，已經……死了。」

唐寧一聽，眼中射出憤恨的光芒，失聲道：「死了？」

樂天游難過地點點頭。「唐姑娘，妳也想去救人？」

唐寧點點頭。「小女子去到秦家外，裏面燈光通明，吆喝吶喊之聲陣陣，小女子知道，秦家必是發生了甚麼事，不方便進去救人，很想知道裏面發生了甚麼事，正欲找個地方居高往內俯望，突然間看到一條人影自秦家內掠出來，小女子忽然想知道潛入秦家內……的人是甚麼人，便暗中跟下去，怎知被前輩發覺。」

「唐姑娘俠義過人，巾幗不讓鬚眉，令人敬佩。」樂天游說的是心裏話。

唐寧眼眸閃亮起來，略帶羞澀地道：「樂前非謬讚了。比起前輩之見義勇為，小女子實在不值一提。」

樂天游忽然想起還要趕去楚家，說道：「唐姑娘，樂某還有事要辦，就此別過。」向唐寧抱拳一拱，一陣風般往前掠去。

唐寧想不到樂天游說走便走，愕了愕，有點失望地往城北那頭掠去。

* * *

樂天游掠入楚家內，但見裏面黑沉沉，靜悄悄，甚麼動靜也沒有。

在楚家內搜索了一遍，連個人影也沒有看到，屋內的物件都凌亂不堪，顯是被人搜查過。教樂天游感到心安的是，沒有發現死人。

眼前的情形，莫非那個總捕頭方鐵虎說的是實話，楚中雄一家被

官府關入牢中？

他本想趕去縣牢探查，看看天色已快破曉，加上又不知縣牢在那裏，因而打消了念頭，返回客棧睡一會，天亮後再作打算。

正當他欲離開楚家的時侯，驀地發現一條魅影閃沒於通往後花園的月洞門後。那刹那，他以為自己眼花看錯了，轉念一想，不可能的，立刻往月洞門那邊掠去。

掠到月洞門前，他沒有從中穿過去，而是躍掠上月洞門左邊的墻頭上，往花園那邊張望。

這樣，就不會被匿在月洞後的人出手襲擊。

在江湖上遊蕩了幾年，他已學會了隨機應變。

月洞門後倒沒有匿着人，但在距月洞門約丈外的一座假山上，却伏着一條人影！

若不是躍掠上墻頭，很難發現假山上那條人影。

樂天游立刻向墻頭上掠往那座假山。

「卡」的一下機簧聲響，樂天游心頭一驚，疾如隕星般墜落地上，只聽一片「嗤嗤」破空聲自身上激响，不由捏把冷汗。

要不是反應夠快，他肯定會被那片激射過來的暗器射中。

絕無疑問，那片暗器是以機簧發射出來的。

腳才沾地，他立刻像箭矢一樣標射向假山下。

又是一片「嗤嗤」激响聲乍响，接「篤篤」一片暗器射沒入地上的聲响，樂天游慶幸自己沒有停留在地上，要不，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避不過那片射沒在地上的暗器。

才掠到假山下，他立刻往上遙劈一掌。

只聽「喀勒」一聲，假山上面的一小截被强勁的掌力震斷，倒折下去！

匿伏在假山上的人頓時藏身不住，於頂尖那截倒塌下去的刹那，急不迭橫射開去，掠向一叢花樹上。

「好傢伙，那裏走！」樂天游低叱一聲，自假山下標射向那叢花樹上。

那條人影陡地凌空扭身回手，响起「卡」的一下機簧聲。

樂天游心中一驚，急忙身腰一擺，斜掠開去。

他馬上發覺上了那個人的當。

機簧聲響後，並沒有響起暗器的激射聲！

換言之，那人只是虛張聲勢。

樂天游立刻墜落地上，那條人影已自花叢上往下掠射。樂天游當然不會放過那條人影讓他逃逸，身形急縱，追掠過去。

那條人影直往園中深處掠去。

掠到一個荷池邊，樂天游已追上那人影。

樂天游的輕功比那人影高明多了。

那人影陡然回身，將手上的物事砸向樂天游，跟着反身躍入池中。

可惜，那人低估了樂天游的身手。

樂天游於那人回身的刹那，大吃一驚，以為那人發射暗器，疾忙身形一伏，瞥到那人並不是發射暗器，而是將手上一個黑忽忽的匣子脫手砸來，心頭一寬的刹那，閃電般出掌擊向砸來的物事，將砸來的物事擊得倒射回去，「啪」地一聲，擊在那人的臀部上。

那人剛縱起，投射落池中，被那物事擊在臀部上，身子頓時一窒一沉，發出一聲痛叫，一隻足踝已被樂天游把探手攫住！

那人的半截身體已越出木欄外面，若不是足踝被抓住，已經投落池中。

那人身子擱在欄杆上，上落不是，被樂天游出手連點他腰背數穴，頓時動彈不得。

樂天游將那人一把提起來，放在地上，俯視着那人。

那人是個年約五十上下的老蒼頭，睜着一雙眼看着樂天游，一點也不驚恐，只有憎恨。

「閣下是甚麼人？為何在楚府鬼鬼祟祟的？」樂天游目注着那老蒼頭。

那老蒼頭咬着牙道：「你為何闖入楚家？哼，既然落在你手上，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別想從我口中問出甚麼？」

樂天游心頭一動。「閣下以為我是官府的人，或是楚家的對頭人？」

那老蒼頭兩道目光在樂天游的臉面上溜了一轉。「若不是官府的人，怎會潛入楚家到處搜查？」

至此，樂天游猜到那老蒼頭是甚麼人了，為了消除對方的疑慮，必須令對方相信自己。「你聽着，某家姓樂，名天游，乃是楚家主人楚天雄的知交好友。日間樂某來到楚家，欲與楚中雄兄歡叙，那知道却被一個自稱彭城總捕頭的公差率衆伏擊，樂某僥倖脫身，為了查清楚楚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樂某才夜探楚家……」

「樂天游，原來你就是家主人的好友樂大俠！」那老蒼頭驚喜無限。「這太好了！樂大俠，你還認得小的嗎？小的叫王天福，負責打理花園，大約二年前，樂大俠你到府中作客，有一次跟家主人在荷池畔的亭中喝酒，小的有幸在旁侍候，未知樂大俠還有記憶否？」

（未完·一）

上文提要：陳淵首次別師下山，獨自上雪山，無意中發現一雪人，却是被凍僵的妙齡女子，陳淵救下少女，在山傍石屋中取火，並以自己身體溫暖少女，救回一命，還替迷糊中少女脫去濕衣，雖是孤男寡女，陳淵却目不斜視，忠厚至誠，突然有人聲來至，爲避嫌疑，陳淵速離石屋。來人是少女天嬌姑娘，一口咬定少女失去清白以及殺父之兇手均是陳淵所爲……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雪嶺梅嬌

峨嵋山上訪神尼　狹路相逢兩冤家

那朱梅……必是悲痛得連聲音也有些兒沙啞了，而且那聲調中又多哀愁多低柔啊，說道：「做甚麼啊？天嬌姐姐。」

紅衣女……不錯，天嬌，她叫天嬌，眞是艷麗得如一代天嬌，眞是令人見上一眼，便永難忘，他雖沒轉過頭來，但聞其聲，聽朱梅呼喚，也像在眼前一樣。

一聲輕而又沉重的聲音，是甚麼放落桌面的聲響，紅衣的天嬌姑娘，必又切齒了，只聽她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說道：「你，見過這劍沒有？」

陳淵不用回望，也明白了，必是他的劍，陡然間，起了個閃電般的衝動，若然倏地斜身，他必可抓回劍來，但，不可，顯然這天嬌姑娘並未認出他來。未辯白沒澄清，即使把劍搶到手，豈不反成了不打自招。招認他殺了人，殺了這可憐的朱梅姑娘的老父！更不敢想像的是，她的清白，既除去她的衣衫，無論如何，也就知道是他脫去了她的衣衫，天啦，這怎麼可以，即使不疑心他殺了人，即使相信他並未污了她的清白，也會把這個純潔的，麗質天生的可憐的姑娘羞死了。

不，永不能讓她知道。

謝天謝地，紅衣的天嬌姑娘，顯然沒認出他來。

手中的酒杯擱下了，顯然朱梅姑娘以搖頭作答，可憐的朱梅姑娘，必是悲傷得失去了驚疑。

只聽那天嬌姑娘的牙兒咬得格格之作響，那本來清脆的聲音，一但沉下來，竟會令人不寒而慄，說道：「我從……那松下的大石上拾來……」

朱梅姑娘發出一聲驚呼，不過又低又輕，必是已瞠目結舌，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切齒的天嬌姑娘又在說了，那話聲，簡直是牙縫中迸出來的，說道：「你瞧！竟然是把削鐵如泥的寶劍，大雪封山，眞是千山鳥飛絕，萬里人踪滅，這寶劍何來，怎會……留在那石上？」

「你……天嬌姊姊，你是說，就是這劍……就是那賊用這劍殺死我爹……」

「你不識這劍，而且，劍在石上，劍上亦無雪花，顯然是殺了人後，才放在石上的，朱老伯隱居在那邛崍山中，你說過，知道的人少之又少，何況大雪封山，必不會有故人來訪！」

不用回頭，也知那朱梅姑娘又已淚流滿面了，也咽哽得不能出聲。

那天嬌姑娘哼了一聲，又道：「這劍，既然是把寶劍，必是那人走得匆忙，忘了取回的，要知何人殺死朱老伯，這劍便成唯一的綫索了。故爾，我叫你背在背上，而且要亮出劍來，教人一眼便可看到。」

朱梅姑娘也在切齒，也說出話來了，說道：「天嬌姊姊，你說得不錯，找到這劍的主人，便找到了……我的……殺父……仇人。」

那陳淵心中眞是寒透了，眞不願看，甚至不敢想，那麼嬌柔、秀麗、超逸出塵的姑娘，此刻，她的一雙美目中，一定噴出仇恨的怒焰了，而仇恨的，竟然是他，天啦！

眞不願看，但又實在忍不住，陳淵側了側身子，假裝呼喚小二哥，眼角兒却掃向身後，可嚇了他一大跳，因爲紅衣的天嬌姑娘，也正向店堂中掃了一眼，目光眞是碰個正着，登時心着慌，眞像打起鼓來。

但他白躭心了，天嬌姑娘分明認不出他來，當眞，都在飛掠中錯身而過，自然快上加快，快得只見一影一晃而已，如何認得出他來，他不也認不出人家來，何況，當時他的外衣拿在手中，此刻却穿在身上。

何況，眞要感謝那小二哥，一見便已說得明白，鶴鳴山中來，兩個姑娘豈有聽不到的，再說，任誰，即使這兩個姑娘都有一身了得功夫，必也看不出，至少，乍然一見，看不出他也有一身功夫，眞像個文弱的書生，不，應該說是一個窮相公，就像小二哥稱呼他的一樣。

他心下才定了些，只聽啪的一聲響，登時心下又緊了，不用瞧，只聽聲響，已知是甚麼東西扔在桌上了，他的書，那道德五千言。

果然，那天嬌姑娘的聲音又在說了，道：「還有，這本書，我發現時，這書壓在劍下，嘿嘿！朱梅妹妹，你瞧，書上這名兒。」

「陳……淵。」

陳淵，當眞，書上有他的名兒，他的心不僅寒透了，而且往下沉，直往下沉，像要沉入無底的深淵。

天嬌姑娘的聲音陡然間，冷得像寒冰。說：「對，陳淵，書壓在劍下，自然同屬一人。」

「你是說……」朱梅姑娘的聲顫抖起來：「你是說……殺我爹的人，名叫陳淵。」

「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不知道，沒聽過這個名兒？」

朱梅姑娘一定在搖頭，她當然不知，沒聽到過，他初離師門，初下武當，初次在江湖上行走，和她爹也毫無瓜葛。

「既然有了劍，又有了名兒，便不難尋訪了。」天嬌姑娘的聲音，說道：「你爹既是慘死在這劍下，殺你爹的，當然就是這陳淵了，現在，你明白了麼？爲何回到這客棧，却不讓你回房。」

只聽恨聲又從朱梅的牙齒中，一個字一個字地迸出來，說道：「店堂中，稠人廣衆，讓人人見到劍和書，都已落在我們手中。」

「劍在你背上，書在你懷裡，劍非凡鐵，書上有名。」

「那賊子……非要取回不可。」

「不敢明裡下手，也要千方百計，暗中下手。這殺人賊……」

「陳……淵！」

「任他……陳淵這個賊子，任他六臂三頭，也逃不出我的劍下。」

「我我……一定……」牙縫中迸出的話聲，令陳淵打了個寒顫，朱梅姑娘，這眞是那麼嬌俏柔美，那麼清逸出塵的朱梅姑娘在說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迸出牙縫來，說：「以這賊子劍，取這賊子首級，還有……挖出這賊子的心肝來。」

天啦！陳淵的心不僅往下沉，簡直沉入冰窟裡了。

「還……有，當眞。」天嬌姑娘又在說了，不過有些遲疑，道：「當眞，我我……我再問你一句。」

「你……說甚麼啊？」

「朱梅妹妹，我們是不是情同姊妹？」

「比嫡親的姊妹還要親，天嬌姊姊，難道我不是當你是我的親姊姊。」

「好！」天嬌姑娘說：「我再問你一句，你沒覺得，身上……身上有些兒……異樣麼？」

「沒……有啊？」

「究竟有，還是沒有？」

「我……我凍僵了，失去了自覺，若不是姊姊即時趕到相救，必已死了，我只覺得……覺得……」

「正是……」天嬌姑娘道：「你失去知覺時，被人……脫去了衣裳，而且……脫光了衣裳……」

「甚麼……」朱梅姑娘顯然一怔，道：「難道不是姊姊你……你替我脫去了衣裳，天嬌姊姊，你怎麼瞪着我啊？」

陳淵心下坦然，她仍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怎會有異樣呢？當然沒有。說來可也眞奇，當朱梅姑娘赤裸的身體在懷，也許那時他急切救人，何況那身軀如此冰凍寒涼，豈僅無遐思綺念，甚至絲毫雜念也不生，而今，也許那時眞多一眼也沒，也不敢瞧人家，現在，才知她是如此清麗姣美，眞是美絕人寰，那一幕，那裸體在懷的一幕，竟又上心頭，那心兒不但蕩了起來，臉兒上，也感到熱熱的。

咗！他是個頂天立地，鐵錚錚的男兒，怎能，怎可以睹美色，就生出綺思邪念來。

心生羞愧，那心也正，竟也誠了，那心兒也不蕩了。便又聽到那

天嬌姑娘又在說了，道：「當然……是我脫去了你的衣裳。且不說這些了，看來，你是食不下嚥的，來，我們回房去，可憐的……妹妹，你體力未復，又奔馳了這麼遠，快去歇一會兒，不過，從現在起，無時，無刻，你那劍都要放在順手邊，記住了。」

「但願……那賊子，即刻就現身出來。」

有了凳子移動的聲響，腳步聲，若不是他全神貫注，幾乎聽不出來，他已見識過天嬌姑娘飛掠的功夫，不在他之下，可知這朱梅也已達到了點地無聲的境界，亦不在這天嬌姑娘之下。

那麼清麗秀美，那麼嬌柔的姑娘，話聲怎會這麼冷啊，眞令他心上寒透了。

不過，却也鬆了一口氣，還只是那紅衣的天嬌姑娘疑心她在失去知覺時，被人糟蹋失去了清白而已，顯然不願在她老父慘死，新遭慘變，悲傷之極時，再增添她的羞辱悲痛。

可知眞是情同姊妹，天嬌姑娘眞好，只是心下懷疑，並不說出來，而且，承認是她脫去了朱梅姑娘的衣裳。

陳淵對這天嬌姑娘，竟然心下生出感激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被寃屈，被誤會，他好心救人，而且救活了，倒被人家誤會是殺人的兇手，糟蹋了朱梅姑娘的清白，若發現他就是那書劍的主人，豈會放過他，而他，竟然心生感激。

其實，一點兒也不難明白，只因那朱梅姑娘太美了，若不是太純潔，心地太善良，豈會如是清麗絕塵，美絕人寰，若然知道是被一個陌生的男子漢脫去了她的衣裳，脫光了她的衣裳，豈不羞死，那麼，他不是救人，而是殺人，眞成了殺人的兇手了。

而且，是這樣一個清麗絕塵，美絕人寰的姑娘，豈僅罕見，世間之上，天下之大，絕不會找出第二個來。

那細碎的腳步聲，遠去，不聞了，他大大地，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相公！相公你！怎麼啦。」

「啊啊！」

那小二哥不知何時來到桌前，他竟然不覺察，原來替他送了兩碟菜來，已擺在桌上了，他竟然不覺。

那小二哥笑得怪異，湊近過來，低聲道：「人家姑娘已走了，已回房去啦。」

那作小二哥的，見多識廣，也必然精靈，令他如何不尷尬，不料小二哥又低聲道：「我見相公是讀書人，又是好人，這才多一句話兒，這江湖之中，是那僧道乞丐，尤其是婦人女子，最是招惹不得的，何況還是美貌的姑娘，相公你請想想，若是平常普通的女子，敢行走在江湖之上麼？何況這兩個姑娘身背寶劍。」

「是，」陳淵說：「多謝你提醒。」

那是午後時光，店堂人客稀少，最近的人客，也隔着幾張桌面。

那小二哥竟然更靠近了些，不，不是閒得無聊，也不是多話，仍然低聲，却正容道：「適才我見那洪姑娘又拿出一把劍來，放在桌上，分明是相公隨身攜帶的，那書也分明是相公之物……」

陳淵大吃一驚，當眞，他落店與離去時，都書劍隨手，而且拿在手中，小二哥如何不見，如何認不得。

那小二哥繼續說道：「初時以爲你們是同行同道，但却分明又陌生不相識，我見那洪姑娘面色很不好，不知相公的書劍，怎會到了這洪姑娘手中？」

陳淵忙道：「你說甚麼？那紅衣的姑娘姓洪？」

「洪天嬌。」當眞，落店要留名，人家小二哥當然曉得，說道：「眞是個紅了的指天椒兒，最是惹不得的，前番路過，也落脚在我們這店中，有一個年輕的人客，多瞧了她們一眼，差點被她把眼珠子挖出來，還是穿墨綠彩色的朱姑娘性情和善，勸說阻止了，但那年輕的人客，已吃了大苦頭，故爾……故爾我多口一句，相公休怪。」

那年頭，讀書人，講究的是禮、樂、射、御、書、數，稱爲六藝，多佩劍作爲裝飾，是以小二哥不以他携劍爲奇。顯然人家是好心好意，不過是關心躭心而已。

那陳淵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原來那紅衣姑娘名叫洪天嬌，之所以要朱梅姑娘把他的劍背在身上，就是要找出劍的主人來，要他自己找上門來，若然一問，豈不立即知道是他所有了。

何況，住店要留名，他又豈有不留下姓名的，而他的名字已留在書上了。

這一驚，端的非同小可，要洗脫殺人的嫌疑，非要辯白的，但那麼一來，可就招認是他脫去朱梅姑娘的衣裳了，天啊，這麼一個美絕人寰，清麗出塵的姑娘，怎能教她終生蒙羞，豈不令她羞死。

不！不能，沒人相信他會面對這麼美的姑娘，赤裸了身體，又已昏迷，竟然會無動於衷的。

不可，他寧可被誤會，蒙受不白之寃，也不能讓這朱梅姑娘疑心她已失去了清白，他知道，這樣清麗出塵的姑娘，也越更純更節烈，

必不欲生了。

此時不走，不趕快離去，更待何時，當下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多謝小二哥提醒，我有急事，這就得走。」

「相公請留步，這銀子……」

「小二哥，你留下買杯茶喝，却是要相煩一事，若那兩位姑娘問起，休言那那劍書是我之物，也不知陳淵是何許人。」

小二哥拿着銀子，雖是愕然，却也省得，在他身後說道：「相公放心，我連聽也沒聽過這名兒，也沒見過那書、劍。」

「多謝，有勞了。」

陳淵早走出店去了，那敢停留，不到頓飯工夫，已過了邛崍縣城，黃昏時候，已到了蒲江，來到洪雅，已是萬家燈火了。

當眞是，峨嵋山月半輪秋。即使那兩位姑娘已查出他即是陳淵，也不會追來，也是趕不上了，他的心兒才定了下來。

他的心一定下來，遙見那映在天幕上的巍巍峨嵋，宛若人在畫中，見畫意，立生詩情。

現在，他才明白，爲何山名峨嵋了，原來月下的山影，眞如新月娥眉。

噩夢，不僅在洪雅的那一晚，他一再從噩夢中醒來，過去的一天，也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眞是打那兒說起，不僅失了恩師所賜的性命相連的寶劍，失去了愛不釋手的書，而且那書與劍，反而成了他殺人的如山鐵證。

他蒙受了不白之寃，成了殺人兇手，不能，也不可辯白，甚至不可辯說，只因爲他救了一個姑娘的性命，把一個九死一生的姑娘的性命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甚至，不能讓人知道，因爲他要顧全那一個清麗出塵的姑娘清白，甚至不能，不可以讓那姑娘知道。

天啊，這是打那兒說起，天亮了，出得城來，遙望那宛若娥眉的峨嵋山影，陳淵長長地，長長地嘆了口氣，苦笑着，搖了搖頭，自從昨日出得大邑縣城，那苦笑就出現在他唇邊，不曾消逝過了，不僅回想起來，甚至無時、無刻，他都會不自覺地搖起頭來。

眞是冷冷、清清、戚戚，雖然沒降雪，但寒冬的晨早，走在道上，倍覺嚴寒。

峨嵋已在望了，這樣的寒冬天氣，這樣早的清晨，那會有遊人在途，遊人也不會北邊去，甚至沒有一個進香的人，走在前往峨嵋的道上，陳淵如何不倍覺凄清，如何又不戚戚。

但他的脚步却不沉重，想到即可拜見峨嵋優曇，孺慕之情，油然而生，當年還是個孩童，初有記憶之年，已在師傅枯木道人身邊了，那枯木道人不勾漏丹砂，亦不黃庭眞修，雖然穿上道袍，亦有道號，不過是積精累氣，抽坎塡離，必要言道，亦是入世之道，衛道之道，甚至不修五行八卦、太乙九宮之術，不誦那雲篆天章赤文紫字，玉版金繩之經，所誦者，唯道德五千言而已。

當眞是無獨而有偶，這峨嵋優曇，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人尊爲神尼，雖也剃度，終年一襲僧衣，雲鞋白襪，據他師傅枯木道人說，這神尼所居，却非廟宇，亦不拜佛參禪，不過山高林茂，修竹時花，結廬於峨嵋山中，九老洞後山。與枯木道人結識於江湖之中，自從不再在江湖中走動，也時相過從，成了方外的方內之交，一尼一道，竟也論起道來，不過更多時候，却在印證武功。

也許陳淵從小沒娘吧，那神尼一到，便依依膝下，神尼也對他極是疼愛，大了，更當着他師傅枯木道人面前，對他讚不絕口，那是兩年前，那自是說笑，這一尼一道，相聚在一起時，那像是佛門弟子與老道，簡直是非亦非道了。

那神尼笑說：「老道，我向你化化緣。」

枯木道人可就笑啦，顯是見到峨嵋優曇的目光落在陳淵身上，便已明白了幾分，道：「我這窮老道，除了這個徒弟，便別無所有了，不知你要化甚？」

峨嵋優曇道：「正是要化你這徒兒。」

枯木道人呵呵笑道：「我就知妳這老尼姑不會把一身功夫，帶去見佛祖的，敢情好，妳把他帶走，我倒樂得清靜。」

那陳淵從小兒就依依膝下了，兩年前，已是十七、八歲了，眞不明白，那峨嵋優曇一來到，像是連他自己的年齡也忘了，仍還像個孩兒一般，便依偎在老尼膝前，不過，不再在懷裡打滾而已。

不料那峨嵋優曇搖搖頭，說道：「你猜錯了，已是多年前了，我就發了願心……」

枯木道人又打了個哈哈，說道：「敢是釋伽牟尼那佛祖顯了靈，妳這不燒香、不拜佛的老尼姑，竟也發起願心來。」

峨嵋優曇也笑了，說：「佛在心中，我心中一歡喜，自然必生佛了，我就想：這樣一個穎異靈慧又誠篤，天性更仁厚的少年，豈可無佳偶。」

「於是，你就物色尋找，可已找到？」

峨嵋優曇笑着點了點頭，眉兒也掀了掀，道：「而且，我豈能讓你老道獨美，我要教你瞧瞧，我也

能教得出好徒兒來。」

枯木道人大笑呵呵，說：「我明白了，妳和我印證武功，我總要輸妳一籌，要妳指點一下這娃娃，妳總是笑而不答，我明白了，妳這最是要强好勝的老尼，妳不但勝過我不算，也要教出個徒兒來，勝過我的徒兒。」

峨嵋優曇哼了一聲，敢情這老尼眞好勝不過，是眞哼了一聲，說道：「你這老道如何瞞得過我，每次和你印證武功，你總要假裝輸給我，任我如何逼你把眞實功夫施展出來，都徒勞無功，你不是讓我，簡直是小看我，不把我放在眼裡。」

枯木道人叫起屈來，叫道：「沒有的事，妳明知我把壓箱的功夫都掏出來了，腐朽枯木，怎及得神尼劍術通神。」

「你不用賣口乖了。」峨嵋優曇道：「你這徒兒最是誠篤不過，可不像你這雜毛狡獪。」

那陳淵只有在旁張着嘴傻笑的份兒，但不由他不紅了臉兒，因爲又說到他的頭上來了。

枯木道人竟也會認眞起來，笑道：「好啊，妳那徒兒，必是萬中選一，精心考查挑選出來的了，我倒要瞧瞧……」

「不是萬中，」峨嵋優曇說：「而是千千萬萬中挑選出來的，而且，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那峨嵋優曇的眉兒早揚了起來，提起了她那徒兒，顯然大是得意，枯木道人却啊唷一聲，說：「阿彌陀佛，我明白啦，妳欺負我這麼多年不算，還要欺負我這徒兒，一個也罷了，還要找多一個來，佛法慈悲，妳這老尼姑怎麼沒些兒慈悲心腸。」

老道竟口宣佛號，不成話，尼非尼，老道也不像老道，不過那陳淵早已見怪不怪了，只見那峨嵋優曇也笑了，說道：「你倒想呢，沒這麼便宜的事，我不過要他挑選一個，是紅是綠，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那是兩年前的事了，甚麼是紅是綠，他當然不明白，自也不好意思問，只不過以爲峨嵋優曇和師傅說笑，也拿他來說笑而已，也沒放在心上。而且，這峨嵋優曇離去後，竟有兩年不去探師傅和他了，陳淵好生想念得緊，故爾，趁遊鶴鳴山之便，前往峨嵋拜謁優曇，究竟是立意前往峨嵋拜謁神尼，才順道一遊鶴鳴山？還是眞由「負得白雲歸」這祖師張三丰的詩句，而對鶴鳴山心生嚮往，立意前往一遊，才順道前往峨嵋呢？只怕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也許，是他自已不好意思弄清楚，兩年了，神尼和他師傅的笑談，確確實實，沒放在心上，因爲他埋在心底了，只不過怪臊人的，記憶起來，也怪不好意思的，甚至，他眞是想拜謁神尼呢？還是更想……想瞧瞧神尼從千千萬萬中挑選出來的徒兒呢？

兩年前的笑談記憶上心頭，那苦笑，也就從他唇邊消失了，眞是連他自已也不明白，怎生越近峨嵋，情也愈怯，那脚步，反而加快了。

道上簡直無行人，寒冬天，那有晨早上路的，何況是前往峨嵋的入山之路，不過辰末時候，已到了山下的報國寺了。

報國寺，好大一座叢林，他還是個孩兒時候，依偎在峨嵋優曇懷裡，已聽這神尼述說過了，報國寺三字還是御筆，連寺名也是那個皇帝老官兒取的，不，該說是改的，是說他御駕前來一遊，簡直是皇恩浩蕩，峨嵋山的和尚，要時時刻刻不忘報國，當然，朕即國家，跳出三界處，不在五行中的和尚，莫非子民。

陳淵記得，峨嵋優曇說着說着，就惱起上來，還啐了一口，他也有樣學樣，也呸了一口。

一見報國寺，兒時的記憶便上他心頭，他雖沒再呸一口，却也頓生厭惡，不知那峨嵋優曇是否也因這緣故，寧願跑去九老洞後山，結廬而居，也不住在廟裡了。他衣着寒酸，寒冬天，也僅一件粗布夾袍，不料和尚也勢利，只重衣裳，那寺裡的和尚雖衆多，也沒一個來接待他的，其實他心急前往拜謁神尼，那有興兒入寺一遊。

他也不用打聽上山的道路，耳熟已能詳，神尼對他已不知說過多少遍了，還用打聽麼，即刻上了山，不錯不錯，這便是九十九道拐了，那上山的石級，曲曲又彎彎，一拐一拐，啊！雖是首次登臨，他也認得了，那溪澗突出的小潭中的大石，形如牛心，必就是牛心石了，那麼，再上山，便是洪椿坪了。

當眞是峨嵋天下秀，雖屬寒冬，那蒼松古柏，却萬年常青，參天的古樹蔭濃，不過上山才三十里，下望溪澗，已是雲從脚底生了。

當眞是高處不勝寒，那情怯怯的陳淵，可一點兒也不覺寒涼，心兒裡反倒熱烘烘。

想到即可見到神尼，自然也就會見到，那千千萬萬中挑選出來的徒兒，他心兒裡，怎不熱烘烘。

洪椿坪到了，用過齋飯，即刻又上山，咦！已是山高處了，怎麼濤聲盈耳，錯眼間，只見波濤洶湧，水天茫茫。

啊！仔細一看，原來不過是雲海，盈耳的濤聲，敢情是那千山萬壑中的松濤，又豈僅是雲生脚底，

簡直恍若身在雲端。

他知九老洞近了，因爲猿啼聲聲，更見枝頭蕩躍，峨嵋優曇的話聲，又縈迴耳際了。

「你可要當心了，那遊客在洪椿坪，若不帶備猴糧，休想結隊成羣的猴兒放你上山。」

「啊呀！豈不是猴兒也剪徑。」

「也差不多了。」峨嵋優曇就說：「不過，你一見猴兒，距離我那結廬的後山，也就不遠了。」

當眞，他竟忘了携備猴糧，可不是一隻大母猴從林中竄出來，身下還吊着一隻小猴兒，只聽吱吱連聲，刹那間，直像一聲呼哨，大大小小，何止十數隻猴兒，從樹上竄落，攔阻道上。

自從他在峨嵋優曇懷裡聽她述說後，多好玩兒，已不知多少次夢見過了，眞和小時候夢見過的一樣，小時候，他也不怕，何況現在他已捷於猿猴，心中一樂，樂呵呵，說：「却見忘啦，此山是你們開，此樹是你們栽，行得匆忙，沒帶備買路糧了，得罪了。」

振臂一掠，接連幾個起落，已把那羣吱吱叫的猴兒，遠遠拋在身後了。

眞個是耳熟能詳，沿途所見，所經之處，莫不如峨嵋優曇所述，那像是乍到初來，那峨嵋山高，上山一百二十里，九老洞恰是其半，雖是道路曲曲折折，繞山蜿蜒，非眞是山高一百二十里，但回頭一望，羣山巍峨，已盡在足底了。

近了，任九老洞古刹莊嚴宏偉，他那有心情去遊覽參拜，即刻尋路，繞到後山，是了，這就是那參天的千年古柏，有古松盤若游龍，蔭蔽數畝，松下有石桌石櫈，渾然天成，沒些兒斧鑿痕跡，旁有飛瀑流泉，到了，他也怔住了，何來仙樂風飄？

是了，原來飛瀑從山崖高處傾瀉而下，似萬道銀龍，那山崖之下，雲縹緲，霧氤氳，深不見底，那百仞高崖上傾瀉而下的飛瀑，必已化作水花水霧了，水聲在深壑中迴蕩，與那風聲，盈耳的松濤聲，化作天籟仙樂，滌人塵俗。

這是天上？還是人間？驀聽風聲颯然，陳淵喜極，躬身一揖，道：「我知你是誰了，你是來引路的猿伯。」

陡然之間，不知從崖頭，還是從松上，落下一隻大銀猴來，渾身白毛，在陽光之下，閃閃生輝，其白如銀。

那峨嵋優曇曾對他言道：替她服役的，就只有猿伯了。

「其實牠叫猿星。」神尼說：「那是我在九老洞後山結廬後，收養的一隻金絲猴兒，年老了，金絲毛逐漸轉白，終成銀白，也許相處久了，竟然也俱有了人性，日常幫我採摘山菓，有遠客來訪，也命牠迎客引路，不然，你便是到了那松下，也休想找到我那結廬的所在！」

「那一定好玩極了，却不知怎麼又叫牠猿伯？」

「那是我那小徒兒，」峨嵋優曇一提起她的小徒兒，唇邊眼裡，登時出現了笑意，說道：「她天性仁厚不過，說：『替師傅服役的，即使是猿猴，也應該尊敬的，何況老得連毛也白了。』」

「啊！」陳淵立即聯想到他始終忘不了的神尼說過的話來，千千萬萬個女孩兒中挑選出來的，一見神尼唇邊眼裡湧現的笑意，心想：她也是最最美，最最可愛的了，必也是像疼愛他一樣，她最最疼愛的小徒兒。

峨嵋優曇這是怎麼啦？瞧着他，竟揚了眉兒，摩着他的頭，說道：「我可要警告你這娃兒……」

陳淵嚇了一跳，那臉兒也登時脹紅了，心說：我只是想，她一定最最美，最最可愛呀！可沒想入非非。

但他會錯意了，神尼說：「任你那雜毛老道把壓箱底的功夫都傳授給你，至少這輕功上，你必輸給她了，因爲她的輕功，不是我，而是猿伯教的。」

陳淵登時眉也開，眼也笑了，說：「眞的？你騙人，我不信。」

「那猿伯也最喜歡她……」說着，也笑了起來，說道：「自從她叫牠猿伯後，不知怎麼，我們！我和我那大徒兒，也就跟着叫開了，每日練完功夫，那猿伯就帶着她……將來你去後就知道了，我那裡只有崖，四處都是陡峭的山崖，崖上也只有古松老葛，那猿伯帶着她，鎮日從這一株古松，蕩到另一株，甚至連我見到了，也驚心動魄，那麼陡峭的山崖，她竟如履平地。」

「那一定好玩兒。」

這是四五年前的事了，那時陳淵還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兒，好不歡喜，好生神往，是以一見這滿身銀白長毛的老猿，便知是猿伯了。竟然躬身一揖，說道：「我是陳淵，前來拜竭神尼，有勞猿伯帶路。」

他嘴裡說着，眼兒却連望兩眼，這些年來，他連在夢中，也常夢見這老猿帶着個千嬌百媚的姑娘，在滿崖奔跑跳躍，蕩蕩凌空飛掠，但他失望了，只有這銀猿現身，不見有姑娘跟隨。

只見那老猿睜圓了一雙大紅的眼睛，竟咧開大嘴，這是笑麼？若不是早知牠是猿伯，乍然一見，眞會嚇人一跳。

果然是隻通靈的老猿，竟像已

知他是誰了，可惜只聽牠吱吱連聲，啊呀，竟也會拱手，隨向他……向他招手，轉身就落下崖去了。

陳淵忙不迭走近崖邊，往下一望，那知雲縹緲，霧氤氳，雲霧之中，隱約可見……不，是乍隱還現，遊龍夭矯，在隨波浮沉！

但他略一凝神，便已明白了，那不過是夭矯盤曲的古松，在勁風中搖曳，自也霧湧雲推，起伏如波了。深壑不可見底，更無道路，除了那古松，更無落脚之處。

當眞，果如峨嵋優曇所說，若無猿伯接引，休想找到她結廬之處。

不是他技高人膽大，而是峨嵋優曇早已有言，既有猿伯接引，他還怕其下深不見底麼，心知神尼之廬，必在崖下了，那自是雲深不知處，不到近前，是發現不出的。

陳淵吸一口丹田氣，振臂，飛身落下，啊呀！他認定那古松，作他落脚之處，那知……幸好他提着氣，只覺渾身一震，那古松分明還在下面，他的脚已着了實地了！

原來那是一塊突出的岩石，其色灰白，被那如波的雲霧掩蓋了，是以身在崖邊，只見雲霧。

只聽身後吱吱連聲，回頭一看，原來那猿伯就立在他身邊，正衝着他直點頭，顯是對他大加讚許。

同時也才知道，那崖下竟是空的，寬大何祇畝許，雲霧漫漫，乍然一見，那銀猿恰似在雲端，豈僅是靈猿，直是仙猿了。

只見那猿伯伸手一指，隨向他一招。

陳淵一怔，他只不過錯眼間，已失了猿伯的踪跡，也幾乎在同一瞬，已聽到神尼的聲音，說道：「你終於來了，爲何此時才來，我以爲你早該來的，還不進來。」

不僅是從小兒就聽熟了的聲音，簡直就像是聽到了娘親的呼喚。

陡然間，陳淵的眼睛已濡濕起來，心下一陣劇跳，那聲音，仍是他從小兒就聽熟了的聲音，但不似以往那樣响亮爽朗了。

神尼每年多次，或三兩次，但至少每年必去一次武當，盤桓多則一月，至少也有半月，那可就是陳淵最最快樂的日子，甚至大到他已是個十二、三歲的大孩兒了，必在神尼懷裡睡熟了，才能放他到床上去，否則，休想他離開神尼的懷抱。

兩年了，神尼已兩年不去武當，陳淵不禁起了猜疑，那只是可怕的，不敢猜疑的猜疑，兩年了，竟然音訊全無，眞不明白，怎麼只有神尼前往武當，他師傅從不帶他前往峨嵋，從來沒有，是否那峨嵋乃是佛教名山？或老道不便前往探望尼姑呢？但神尼怎又來武當探訪他師傅，從無顧忌？

那陳淵一聽神尼的聲音有異，立即遁聲撲了過去，敢情眞是不到近前，發現不出來，原來是結廬崖下，倚崖而建，其實，不如說以枯竹作墻，也以枯竹隔成幾間居室而已，便以那山崖作了屋頂，那枯竹與山崖的石色原已難分了，再加薄霧氤氳，眞個是霧擁雲環，不到近前，眞看不出來。

屋中又傳出了神尼的聲音說道：「推開竹門，進來吧。」

陳淵那還等吩咐，早推門搶入，一見神尼盤膝坐在竹榻上，已飛撲過去，跪在榻前，把頭埋入神尼懷中，早已是淚流滿面，咽哽得那能成聲。

神尼亦不言語，也把他的頭摟在懷中，好半晌，分明聽到她輕輕地嘆了口氣，却笑道：「抬起頭，讓我……看看你。」

竟然……竟然聲也咽哽，陳淵抬起頭來了，大吃一驚！

因爲神尼的白髮如銀絲，以往，還該說是往年，神尼頭上總是戴着尼帽的，那頭髮雖短，但露在帽邊却是黑髮，現在頭上沒有尼帽，本是短髮，不但長了，而且白如銀絲！

只不過兩年不見而已，黑髮却已成了銀絲！

那臉上，皺紋也更多了，本來也不過不甚紅潤而已，現在，却蒼白之極。

陳淵心裡一酸，那眼泪頓又湧了出來。

那神尼竟也落下淚來，但是眞笑了，說道：「痴兒……痴兒……」

從小兒，就是這樣了，每當只有他和神尼，而他也在神尼懷裡時，神尼總是撫着他的頭，以痴兒呼喚，也許正是這緣故吧，那當然是小得還不懂事的時候，眞當神尼是娘親了。

大了，當他已懂事了，雖然已知神尼怎會是他娘，但這痴兒的呼喚，却仍舊，當然，那是連師傅也不在他們身邊的時候。

那神尼一邊以衣袖替他抹去眼淚，一邊含笑，只不過，那眼淚，仍然汩汩地流落下來，說道：「痴兒，見到我了，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哭啦。」

「娘……啊！」

連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從小兒，他就當神尼是娘了，但即使是小時候，也從沒叫過，也只是心下當她是娘而已，但他也從沒像今日一般，被神尼的眼淚，一滴一滴，滴滴在他臉上，是以毫不自覺，也不由自己，衝口而出，喚起娘來。

待得驚覺，已喚出口來了，一時之間，好不尷尬，却是這麼一來，他那止不住的眼淚，倒反而止住

了，而且，呆呆地，望着神尼，痴痴地，笑啦。

那神尼也笑啦，雖然淚珠兒仍掛在臉上，那笑容，多慈祥，又多光采啊。

「不要緊，」神尼只顧替他抹淚，像是不知她自己也以淚洗面，說：「若是你想到，那就叫吧，只不過，記住了，是要沒人在旁的時候。」

「我一見妳，滿頭白髮如銀絲，就……就再也忍不住……」他仍然跪在榻前，仰着頭，說：「怎麼白了頭啊？不過兩年，兩年啦，我日盼夜盼……那知，今日一見……一見妳滿頭白髮，就就……就再也忍不住，就……」

「哭啦！」神尼說：「你是個……傻孩兒，人老了，自是要……白了頭的。」

但他知道，一定不是的，必有緣故，就像兩年都不去探訪他們一樣，必有緣故，只不過，只是白了頭而已，他曾作過好多好多不祥的臆想，現在見她只是白了頭，此外都無恙，心下安慰，也就放心了。

神尼把他拉了起來，坐在她身邊，待想也替神尼抹乾眼淚，那知她自己已抹乾了，忽然，那神尼笑了，而且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他竟像已知神尼爲何笑一樣，臉兒登時紅了。

神尼笑道：「別望了，你想見見我那兩個千千萬萬中挑選出來的徒兒是不是？她們不在崖下，但也快返來了，這早晚，你必然見到。」

那知一言未了，風聲颯然，陳淵心下登時劇跳起來，但他好生失望，因爲來的不過是猿伯，眼前微暗，那猿伯已站在他身前了。

只見那猿伯挽着個柳條編成的精緻的籃兒，裝着滿籃山菓，咧着大嘴，吱吱連聲，連籃兒一起塞到他懷裡。

原來先前忽然失了踪影，是採摘山菓去了，神尼笑道：「別瞧牠不能作人言，却能明白人的話意，你看，牠已知你是誰，知道我日日盼望的，就是你了。看來，也像當年我那小徒兒一來，就喜歡她一樣，一轉身，就去採摘不少山菓來，塞在她懷中手裡，但大的一個先來的徒兒，可就不同了，來了好久，也不睬她，看來，他也喜歡你。」

神尼點起頭來了，無限慈愛地凝視着陳淵，又笑道：「牠實是一隻俱有靈性的猿猴，一見人，便能分辨出善惡來，這就是我命牠迎客之故，從不用我吩咐，牠也能辨得出，來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別以爲我這裡隱蔽，峨嵋多尋幽覽勝的遊人，偶然也有陌生人闖來的，牠總能一見便能辨得出來，休想能到得那松下，那株千年古柏，便成了不能越過半步的雷池了。」

想到猿伯陡然在那松下現身出來，火眼金睛，咧開大嘴，簡直就是血盆大口，正因是陡然現身出來，若不是早已聽說過，知牠是猿伯了，便他也會嚇一大跳，道：「必是牠把那陌生的闖入者嚇跑了？」

「我不是說牠能辨善惡麼？」神尼說：「若是惡人、壞人，還必然臉腫頭青，那松子必會宛若暴雨一般，打在那人身上，可惜牠喜歡你，不會打你，別以爲你那雜毛師傅把一身功夫都傳授給你了，只怕你也是躲不開的。越是身有功夫的惡人、壞人，牠越不放過，會連牠的影兒也未瞄見，就被牠的長臂抓住了，把他扔在山崖上，那就不僅是頭青臉腫了，簡直遍體鱗傷。」

陳淵笑了，說：「幸好我不是惡人，也不是壞人，我明白了，牠力大身輕，得天獨厚，又俱靈性，神尼你必教過牠功夫，這麼說，其實牠才是妳的大弟子。」

又再是有說有笑，他慣見的神尼了，他也放心了，只不過白了頭兒而已，雖明知她兩年間不去看他，而且白了頭必有緣故，但至少無病痛，總算放心了些。

那猿伯在旁吱吱連聲，大嘴咧得更大了，早從那籃兒裡，挑出一個紅透了的不知名的山菓來，塞在陳淵手中，而抓起他的手來，擧到他嘴邊。

神尼喜形於色，說道：「這是朱菓，雖然不如傳說般神異，但也是益氣輕身的珍菓了，峨嵋山中，僅有對面那絕壁之上，才生有一株，每三年才結菓一次，故爾極是珍貴，我那大徒兒休想碰它一下，猿伯甚至不許她走近樹下，只有小徒兒才得到允許，甚至許她攀上樹去玩耍，只不過這朱菓雖成熟了，她也是愛不忍摘的，今兒你一來，牠竟忙不迭去摘來塞給你，可知眞是喜歡你了，就像牠喜歡我那小徒兒一樣。」

「多謝猿伯。」

陳淵說，心下不免有些悵惘，心想：這神尼的小徒兒，可知最最善良，也最最可愛的了，可惜想望了多年，偏又不在。

這神尼年年前往武當探訪他師徒，聽神尼讚她的兩個徒兒，尤其是那小徒兒，讚得多了，渴望一見之念自也更熾了，那知，今日終於來到，竟都不在山中。

一時之間，竟悵然若失，但陡然間，只覺臉兒又熱了起來，因爲神尼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意，笑道：「吃罷，倒是你要辜負了猿伯的心意，你不用失望，我已告訴你了，我那兩個徒兒，這早晚必會回返來，只不過早晚間，就能見到了。」

神尼不僅笑，而且笑帶深意，當年神尼和他師傅的笑說，頓又浮上心頭，其實，時刻在他心頭，而今被神尼看破了，如何會不臉兒熱了起來。

神尼又笑道：「吃啊，難得朱菓剛熟，你就來了，而且今年結菓還不少，待我那小徒兒回來，猿伯必許她帶你上樹，親自摘取的，只不過，你先得壯壯膽兒。」

「為甚麼啊？」

「因為，她在那絕壁懸崖之上，蕩漾飛騰，甚至連我見了，也捏一把汗，提心吊膽，不過，她一蕩十數丈，却又似飛天仙女，美妙得又愛煞人，不管是愛煞，還是為她躭心，都必會令你這痴兒目瞪口呆，靈魂兒飛上了天。」

啊！便是聽到神尼描述，他已如痴似呆了。

＊　＊　＊

那可是雲海幻奇？抑或是相由心生？錯眼間，陳淵總見到那懸崖絕壁之上，衣袂飄飄，宛若仙女飛天，一掠而逝。

一掠而逝，因為心下一陣劇跳的陳淵，定睛一看，不過是高處垂落下來的葛藤，在呼嘯的山風中迴蕩而已，那是甚麼仙女，好生失望。

仙女，在他心目中，那神尼從千千萬萬人中挑選出來的徒兒，連神尼亦讚不絕口，描述起來，眉兒眼兒都帶笑意的徒兒，早已是仙女了。那眞不是遐想綺思，雖然神尼和他師父的笑談，那總忘不了，常回到他心中，而一回到心中，心下就甜甜地笑了，每當那幻象一出現，也就幾乎同時記憶起來，那心兒也就劇跳起來。

這已是第二天過午了，神尼說早晚就會歸來，也許這就是那雲海的迷幻，葛藤的飄蕩，他都幻想成那仙女的歸來。

仙女，多少年了，在神尼多年的描述，在他幻想了多年之後，那徒兒早已在他心中神化，成了仙女了，那自是美絕人寰的、曠世無雙的仙女。

原來，不過是幻象，就像生活在戰爭的恐懼之中，草木皆兵一樣，由於他渴欲一見仙女，早晚時刻都會降臨，出現在眼前，是以，偶然崖邊飄過的一片浮雲，勁風中崖頭藤葛飄蕩，乍然一見，都成了那神尼的仙女徒兒。

由夜晚到天明，由天明又等到中午，現在，晚霞不僅染紅了天邊的浮雲，令脚下的雲朵也幻彩了，却總不見神尼的兩個徒兒歸來。

那猿伯已帶着他，眞似騰雲駕霧一般，遊遍了那近在的崖之頭、峯之巔，應該說陳淵他跟隨着那猿伯，山高已數十里，已是雲從脚底生了，壑絕淵深，更加流泉飛瀑，自不似前山一般，那雲霧終年不散，尤其是早晚之間，連身邊亦見雲縹緲，霧氤氳，人在其間，眞箇是「幾疑在天上，何似在人間」。更何況盈耳天籟鳴仙樂，但陳淵竟然不渾然忘我。

因為他心中非但不生佛，却坐着一個小仙女，那個百媚千嬌、美絕人寰的仙女，神尼的徒兒。

為何不歸來？當眞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會不會……任她們是神尼的徒兒，即使劍術已通神，輕身功夫已造極，能陸地飛騰，飛渡澗壑，但江湖何其險惡，尤其是如花似玉的美貌姑娘，也倍加詭譎險惡了，會不會……會不會遇到了意外。

甚至，崖外月華生，已掌了燈，陳淵已看得出來，便神尼也不時鎖了眉頭，口中雖不言語，但顯然也已在躭心了，怎不令他倍加不安，那想念、渴望漸漸也成為焦急了。

也和神尼一般，豈僅口中不言，反倒避免提及她的徒兒，但是否又被神尼看透了？

「睡吧！」神尼說：「明兒你睜開眼來，也許她們就在你面前了。」

陳淵反倒不好意思起來。

「是。」

他知道，從小兒就知道，神尼不是打坐參禪，而是月華生時，必運氣行功，當下別過了，回到那枯竹排列起來、間隔成的房中，眞箇是輾轉反側，那能成眠，必是已過午夜了，才合了眼兒。

那知就在那時候，神尼的竹屋之中，傳來了話聲。

登時心下一喜，坐了起來，啊唷，倒嚇了他自己一跳，那崖下不僅是用枯竹間隔成數間竹屋，甚至連床桌用具，莫不是用竹製成，但任如何製作得精巧，竹一枯乾了，便容易發出响聲來，何況他霍地坐起身來，幸是話聲不止，顯然沒被人發覺。

正因間隔房間也是用竹排列，竹一枯，自也有了縫隙，燈光也從那縫隙中交錯射入他房中來，神尼內功精湛，已是造極登峯，達到了暗中能視物的境界，是以從不見她掌燈的。

如今，燈光却從神尼的房中，透射入他房中來。

啊呀！不僅話聲，哭泣聲，分明有哀哀哭泣的聲音，分明是一個姑娘的哭聲。

陳淵大吃一驚，不過仍加了小心，飄落地上，甚至不敢帶動風聲，湊近那枯竹的縫隙，只見神尼盤膝坐在竹床上，一個女子伏在她懷中，在哀哀哭泣。

（未完・二）

香脂寒劍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待嫁閨女魂歸天　晴天霹靂傳噩耗

鐵船帮在大江及黃河間的武林幫會中，除巨龍帮之外，數實力是最强的了，但自年前，巨龍帮發生巨變，上官光明自殺，巨龍帮亦隨之烟消雲散，因此，黃河之下，大江兩岸之武林同道，幾乎視之為泰山北斗了！亦因此，鐵船帮帮主鐵千舟之武林地位亦相應提高，在此地盤之內，他的話便是金科玉律，來鐵船帮「朝拜」的人，亦不絕於途，好不風光。

一年來，鐵船帮有極大之發展，無論是地盤以及人數和船隻，都隱隱然有天下第一帮之勢。鐵千舟對這垂手而得之地位，又驚又喜，不費吹灰之力，而得到的名利，誰不喜？但又恐樹大招風，埋下禍根，這亦是他拚命擴充的原因，只有增强實力，才是立足武林之根本。

武林爭霸，弱肉强食，要成為一方霸主，帮主自身之武功以及質素成一關鍵，因鐵千舟還有一定的條件，是以不但鐵船帮的人雄心勃勃，他本人亦蠢蠢欲動。

當年鐵船帮與巨龍帮之間協議是以淮河為界，互不侵犯，而且共同合作，今日之巨龍帮已為拜月會吞併，但鐵船帮之勢力已經侵入至淮河北岸。

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如今是該輪到鐵船帮風光了。鐵千舟在其睥睨湖海之際，其次女出閣了，新郎是江湖游俠白子華，親家「白頭翁」白天沛亦是武林巨擘，正是門當戶對。黃道吉日是九月十八日，按道理熱鬧的該是男家，但鐵船帮同樣熱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安陽城客棧已全部滿座。

鐵千舟千金出閣，武林同道到賀，不足為奇，奇在來了這麼多賀客，從九月上旬起，賀客便門戶為穿，當然都帶來奉承之意。

鐵千舟見此情況，便臨時決定在九月十七日，於家裡舉行一個答謝宴會，消息傳出去，「萬衆歡騰」，鐵千舟作此決定，離九月十七日只有三天，但以鐵船帮今時今日之實力，辦這麼一個宴會，絕非難事。

鐵千舟是個開拓性的人物，而副帮主梁仲衡，性格內向，又很適合處理帮務，兩人合作天衣無縫，更何況在大事情上，梁仲衡是絕對尊重鐵千舟的，使鐵千舟更無後顧之憂。

鐵千舟次女鐵清宇，長得聰明美艷，自小就甚得鐵千舟之寵愛，視之如掌上明珠，這一頭婚事，不但雙方家長滿意，兩口子也是一見生情，因此更添幾分歡喜之氣氛，鐵千舟亦由早到晚招呼賀客，忙個不亦樂乎，直至二更時分，才能脫身。這時候，他不回房歇息，却去

找梁仲衡。

梁仲衡比他更忙更煩，尤其在鐵千舟決定設宴之後，幾乎連吃飯也沒時間，這時候剛躺下來，聽見敲門聲，便立即下床開門。

進來的正是鐵千舟，不由愕了一愕。「帮主還未休息？」他料到鐵千舟無事不登三寶殿，乃爲他倒茶拉椅子，鐵千舟忙道：「老梁，你我情同手足，不必跟我客氣了，快坐下來，本座有事與你商量！」

梁仲衡在他對面坐下來，道：「帮主有甚麼吩咐盡管交代！」

「老梁啊，如今只有你我兩個人，說話也不必客氣，更不必顧及我的身份，我是有事跟你商量，」鐵千舟頓了一頓，方又道：「答謝宴會不會有問題吧？」

「時間雖然匆促一點，但保証能辦好，不會讓帮主丟臉，也不會損了敝帮會之顏面！不過小弟不知道你是否準備來者不拒，還是另作發帖？」

「愚兄正要跟你商量此事，問題是來者不拒，接待有困難嗎？」

「也沒有甚麼困難，不過此事各有利弊，人少嘛肯定可以招呼得周到一點，來者不拒嘛，則又可顯示一下本帮之實力，再說人多咱們也較有面子。」

鐵千舟搖搖頭：「只宴請好友，一可以給他們面子，二也是表示本帮門檻高了，不是讓人打秋風的地方！甚麼人都請，好友們面上沒多大光采，二則未能顯出敝帮之派頭，老弟，依你看該採取何種方法？」

梁仲衡想了一下，道：「若在平時可採取前者，但帮主千金出閣，若憑柬入席，一則不夠熱鬧，二則肯定有人會說你小家子氣，再說讓多些人到敝帮看看，讓他們看到咱們之規模，對本帮也較有利。」

鐵千舟一拍大腿：「說得有理，正合愚兄之意，還有一個問題，你看會否有人趁此機會上門尋釁？」

梁仲衡微微一怔，道：「不會吧，料仇家沒此膽量！」

鐵千舟搖搖頭：「這可難說得很，總之，你可得小心一點，有備無患嘛！仇人平時不敢來，但此刻就說不定有人會混水摸魚，趁咱們不防之際殺進來，則爲兄這張老臉，也不知擱到那裡去了。」

梁仲衡二話不說，立答道：「帮主英明，又高瞻遠矚，有幾個人能及？小弟加派人員巡邏監視便是，帮主可以放心。」

鐵千舟滿意地點點頭，續問：「其他方面，也都安排好了？」梁仲衡又將各方面之安排扼要地介紹了一下，鐵千舟滿意地離開：「老弟早點休息吧！」

鐵千舟到三妾那裡睡，鐵千舟跟舊巨龍帮帮主上官光明一樣，本性風流，但他們還有一個不同，上官光明不納妾，只在外面找女人解決，鐵千舟對女人用感情。因此已娶了五房妻妾，他三妾姓蘇，小名阿西。妻妾們須五天方輪到一次，因此蘇阿西一早已備了酒菜果脯等候他了，見他進房，忍不住埋怨幾句：「哼，我還以爲，你撇開我，又去找老五了！」

鐵千舟在外面十分威嚴，不苟言笑，但對妻妾，却是另一副面孔，只見他伸手在她臉上扭了一下：「小醋罈子，吃甚麼醋？我忙還不是爲了公事！睡吧睡吧！」

蘇阿西輕哼一聲：「忙公事？哼！別以爲我是傻子，九成九是爲了你那寶貝女兒的婚事，女兒出閣就這個樣子，若是媳婦過門，不是更不得了！」

鐵千舟不大高興：「我嫁女兒爲何不緊張？你也別吃醋了，誰叫你沒有女兒！」到底是一帮之主，有其威懾力，他發脾氣，蘇阿西也不敢再哼聲，一轉身，朝壁睡了，鐵千舟只好在她身邊躺下，一想起近來之風光，內心眞樂得想笑出來，更加睡不着覺。

既然決定宴請賀客，有意風光一下，鐵千舟在次日，便着人把賀客請到帮內客房居住，是番來此道賀的人，有頭有臉的還眞不少，計有四象堂總堂主溫玉華、行義寨二寨主宋千斤、拜月會舵主「紫玫瑰」白小青、「鐵面鏡心」馬不悔、「伏虎拳」孟仲淵、「一劍震江南」馮志鵬帮主。

這些人無不是响噹噹的人物，親自上門道賀，給足了鐵船帮的面子，也給足了鐵千舟的面子。鐵千舟更是樂得合不攏嘴來，他至今日方眞正享受到地位帶來的風光。其實武林地位，完全與實力有關。今日之鐵千舟，跟幾年前的鐵千舟沒有甚麼兩樣，但今日他擁有一大片地盤，手底下有數萬人之衆，地位便完全不一樣了。

吃過午飯，正在大廳品茶聊天之際，門公突然進來報告：「帮主，少林了緣大師蓮駕光臨！」

了緣雖非少林方丈，但地位特殊，是以鐵千舟刷地一下站了起來，道：「快大開中門迎接！」他三步併作兩步走下石階，向大門跑去。

了緣手持小缽，站在門外，笑嘻嘻地道：「鐵施主，貧僧就猜到你會出來迎接，其實是多此一舉，貧僧有脚，不會自己走進去麼？」

鐵千舟知道他說話素來詼諧，人亦隨和，也不在意，含笑道：「大師蓮駕光臨，在下還敢不出迎？將來可得下地獄！」

「罪過罪過，貧僧可不敢叫你下地獄！」了緣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旁人一見都忍不住笑了。

鐵千舟肅手道：「大師請！」衆人剛走了幾步，外面呼地一聲，閃進一個人來，鐵千舟回首一望，却原來是白頭陀！

白頭陀滿頭白髮，其實年紀並不大，他却瘋瘋癲癲地道：「和尚，你又來了？」

「頭陀，你也來了！來打秋風的？」

「你不是來打秋風來唸經的？」白頭陀搖搖頭道：「不好，你一出現就不好了。」

了緣問道：「爲何貧僧出現便不好？」

「一向如此，這是我的感覺，吸，上次金震宇做大壽，結果如何？」

了緣不由叫了起來：「頭陀，你莫忘記，上次你也在場，說不定是你的原因。」

鐵千舟一聽，心中不悅，但對方總是遠道來的客人，何況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不便發作，只好陪笑道：「兩位大師何不進廳再開玩笑？」說着在前引路。

一進大廳，白頭陀目光一及，又叫了起來：「糟了，上次也是你們這些人在場，鐵千舟，你可得小心！」

孟仲淵不明所以，忍不住問道：「大師何說此話？老朽可聽不明白，上次是甚麼事？」

「上次金震宇做大壽，你也在場，怎地這般快便忘記了？」白頭陀手指幾乎指到孟仲淵的鼻子上：「你說那次結果好不好？」

廳內賀客一聽，心中均嘀咕道：「這頭陀瘋瘋癲癲怎地說這種話了？」

孟仲淵道：「那是金震宇家總管幹的好事，與咱們何關？人家千金出閣，正是好日子，你別再瘋癲了！」

白頭陀轉頭對鐵千舟道：「貧僧一向報憂不報喜，鐵帮主請包涵一二，不過你自己可也得小心一點。」

鐵千舟心中不悅：「你這瘋和尚，胡說八道的，當心老夫趕你出去！」嘴上却道：「諸位別爭了，幸好在下百無禁忌，而且古語有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鐵某若有不如意事，也只能怪自己不好！」白頭陀見鬧不成事，只好乖乖找個座位坐下，丫鬟立即送上香茗。

俄頃，又來了兩位客人：却是凌展雲及張建。凌展雲只認識了幾個人，幸好鐵千舟正愁無話題，便一一替他們介紹，羣豪對他反而聞名已久，心中均存着一個疑問：「不知他比之杜一非又如何？」凌展雲自知人微言輕，坐在一旁，不吭一聲。

鐵千舟打起精神招呼各路英雄，在座之人雖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但出身有異，性格亦不同，除了閒聊武林逸事之外，倒沒有甚麼共同話題。羣豪在鐵船帮住了兩天，終於等到九月十七日，鐵船帮內外，早已張燈結彩，打掃一新。

鐵千舟今日人逢喜事精神爽，穿了一件紅袍，看來有點不倫不類，但心情好，若說是因爲女兒出閣，倒不如說是因爲自己之成就得到同道承認。

他一出大廳，賀客們便紛紛向他道賀，鐵千舟大笑，說了一些門面話，然後請羣豪就座。白頭陀道：「鐵帮主，貧僧有一個不情之請，盼你能答應。」

鐵千舟微微一怔：「請說。」

白頭陀道：「明日便是令嬡出閣之大好日子，今日又是帮主爲她設答謝宴，理該請她出來跟咱們見個面！」鐵千舟又是一怔，沉吟不語。

羣豪亦是一怔，心中均忖道：「這頭陀眞是不明事理，人家黃花姑娘明日出嫁，豈有要她拋頭露面的？」

鐵千舟向梁仲衡打了個眼色，梁仲衡會意，乾咳一聲，道：「二小姐明日便要出閣，要她出來……恐怕有所不便，再說好日子前夕，未免事務較多……」

他話還未說畢，白頭陀已輕咳一聲，截口道：「你眞是比酸丁還迂腐，武林兒女，那來這許多禁忌？黃花閨女出來招呼一下長輩，便犯了七出之條？再說白家也是武林同道，人家也不會怪責鐵家！」

宋千斤道：「你怎知道白家不會怪鐵家？」

白頭陀冷笑一聲：「男人若這般小氣的，便不該娶武林俠女爲妻！鐵帮主，貧僧胡謅，幸勿見怪！」

鐵千舟暗道：「他說得也有道理，我若拒絕，反顯得小氣……這還罷了，若認爲鐵某害怕白家的，還能混下去麼？」當下道：「你不說，本座也要請她出來答謝諸位，宴會時，本座要她爲各位敬酒！」白頭陀首先叫好起來。

拜月會舵主「紫玫瑰」白小青接道：「帮主，小妹也有一個不情之請！」

鐵千舟眉頭輕皺：「舵主請說。」

「小妹到貴帮，前後共有四次了吧？」

鐵千舟想了一想，道：「不錯，本座尚記得，舵主第一次光臨是在五年前，斯時舵主尚未出閣，而

本座唯一一次到貴會的，則是四年前，去喝舵主的喜酒！」

白小青粉臉微微一紅，道：「小妹的事且不說……江湖上都傳說帮主艷福無邊，娶了五房妻妾，但小妹來了幾次，連一個也未曾見過，至感遺憾，因此希望帮主今日能讓小妹了却心願！」

鐵千舟哈哈大笑：「拙荊蒲柳之姿，未能登大堂之雅，所謂獻醜不如藏拙，因此未敢讓她們出來露面！」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白小青輕嗔道：「帮主這樣說，莫非在諷刺小妹，沒有自知之明？」

鐵千舟忙道：「舵主言重！鐵某絕無此意，嗯，既然舵主有請，鐵某今晚也只好讓拙荊們獻醜！」

忽然門公又來報：「帮主，『水上大俠』俞曉陽駕到！」俞曉陽名頭甚响，是以門公來報。

鐵千舟尚未開腔，利秉武已冷笑道：「這廝又出現了！」

孟仲淵道：「凡武林有盛會，俞大俠便會出現，今日他若不來，便是不給鐵帮主面子了。」

鐵千舟長身道：「他給鐵某面子，鐵某當然要迎接一下了！」大廳內這許多人，就只他一個出去迎接，那俞曉陽一至，目光一掃，便先打了個哈哈：「老夫只道來得早，想不到諸位比我還早到。」

白頭陀道：「不錯，貧僧也奇怪得很，以為你會比咱們早到哩！俞施主來得這麼遲，眞是少見！」

俞曉陽臉色不變地道：「因為在路上有點事躭擱了。」

白小青道：「那一定是遇到不平事，俞大俠抱打不平了。」

俞曉陽一本正經地道：「那的確是件不平事，唉，說起來可眞長啊！」

孟仲淵道：「那便不要說了，今日是鐵帮主的好日子，不平的事還是少說的好！」俞曉陽嘴角一掀，終還是閉口了。

了緣却道：「貧僧近來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俞大俠可否將近況告知一二？」

俞曉陽先喝了一口茶，潤一潤喉方道：「聽說武當派出現內鬨之事，不知大師知道否？」

這句話果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效，羣豪精神均是一振，了緣道：「正想聽聽俞施主奉告。」

利秉武則搶着道：「此事非同小可，大俠可不能捕風捉影，以免引起難以預計之後果。」

俞曉陽老臉脹得通紅，不悅地道：「利兄此話何意？俞某是胡說八道的人麼？你們既然不聽，老朽也不說了，免得擔當罪名！」

羣豪却知其脾性，你不讓他說，他也會忍不住，是以無人開腔，反弄得俞曉陽有點坐立不安，看得羣豪暗暗好笑，張建掃了羣豪一眼，改口道：「俞大俠消息素來靈通，所知當不止此一宗，可有別的？」

俞曉陽精神一振，吸了一口氣，道：「那當然有，海鹽帮帮主上個月仙遊了，今大權落在其女婿『白面秀才』手中，帮內老臣子不服氣，在雨風飄搖中！」

孟仲淵道：「海鹽帮若有事，揚州一帶可就有一段時期混亂了，最低限度，白沙帮會乘機報仇！」

俞曉陽頷首道：「此乃正常之結果，但老朽却擔心『白面秀才』不會放過他的老婆，那場風波將更大。」

孟仲淵微一愕，問道：「『白面秀才』為何不放過他老婆？請恕小弟愚昧，尚盼俞兄賜教。」

俞曉陽得意洋洋地道：「海鹽帮帮主海長富的獨生女海明珠，自小嬌縱刁蠻，海長富在生時，『白面秀才』廖顯文，懾於其淫威，對妻子千依百順，一副奴才相，令人作嘔，海明珠更加看不起他，後來也不知怎地姘上了泰山派的弟子，只道廖顯文不知道，但廖顯文那小子城府深，佯裝不知，把精神都放在帮務上，其實他妻子一舉一動，他都瞭如指掌，如今他大權在握，你說他還會甘做縮頭龜麼？嘿嘿，說不定先殺淫婦再殺奸夫，屆時情況若何，可想而知。」

凌展雲忍不住問道：「海明珠是否偸漢，俞大俠怎會知道？莫非你在場？」

俞曉陽恨恨地盯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武林中還有甚麼事，瞞得了我。」

凌展雲豎起拇指，道：「果然名不虛傳，但在下佩服之餘，不禁心生疑念，大俠為何這般喜歡打聽別人私隱，又為何常以此作話題？為何武林一有聚會，便有你之份兒，閣下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了甚麼？」

白小青道：「這位凌少俠問得眞好，咱們也有此疑問，若俞大俠能解咱們茅塞，小妹那眞是感激不盡！」

俞曉陽勃然大怒：「你們若不喜歡聽，便別叫老夫說，既要老夫說，又要奚落老夫，那是甚麼意思？」

白小青忙柔聲道：「俞大俠千萬別生氣，聽了你的話，心存疑問，又有何奇怪？」鐵千舟身為主人，恐他們爭執起來，只好打圓場，幸而不久又來了好些賓客，方冲淡廳內之火藥味。

午飯之後，羣豪均回客房休息，鐵千舟亦返到後堂，他先去見二妾金儀，因為明日出閣的是她生的

女兒：鐵清宇。

「你不是說要陪你那些朋友麼？」

「你告訴宇兒，叫她宴會時出現一下，你也得去。」

金儀訝然問道：「你不是一向不准賤妾們在你朋友面前露面的麼？」

「今兒是女兒出閣，自然不同，而且不單止你要出去，她們都得去，稍候你還得勸勸宇兒，晚宴出廳敬酒。」鐵千舟言畢又去通知其他妻妾。

黃昏時分，大廳外的樂工便開始吹打了，伴着鞭炮聲、道賀聲，好不熱鬧，大廳早已佈置一新，十張八仙桌，放得整整齊齊的，廳外鞭炮畢畢啪啪地响着，俄頃，鐵千舟的每房妻妾，便依次出廳，最後一個却是鐵清宇。

鐵千舟揮手道：「諸位嘉賓請入座。」他妻妾及女兒都站在他身後，鐵千舟待賀客們都就座以後，方介紹其妻妾，依次是林惠仙、金儀、蘇阿西、駱雪花、湯小甜。他妻妾各俱風姿，但越小的似乎越漂亮，最大的年在四十七八，最小的約莫二十五六。

那林惠仙首先端起酒杯敬酒，說話十分簡單：「多謝諸位不遠千里到寒舍，為小女兒出閣添光采，賤妾不善辭令，只好以酒聊表心意，亦請諸位乾一杯。」言畢一仰頭，便將酒一口喝光。

也不知誰叫了一聲好酒量，接着都把杯中酒乾了，接着是金儀等婦，每人敬羣豪一杯，最後才是鐵清宇。鐵清宇十分大方，乾脆端起酒杯，道：「晚輩要說的話，都讓各位母親先說了，乾脆便敬諸位前輩三杯吧！」她一口氣喝了三杯酒，臉不改容。

白頭陀道：「女施主若能再喝三杯，貧僧等便覺得不枉此行了！」

有人問道：「頭陀，你到底喝不喝酒？」

白頭陀道：「只要是素酒，貧僧必要喝，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有甚麼不敢的，女施主，你到底喝不喝？」

鐵清宇道：「既然大師有此雅興，晚輩只好捨命陪頭陀了！」羣豪都轟然大笑，笑聲中，鐵清宇又再喝了三杯：「大師，輪到你了。」

「三杯酒才不放在貧僧眼中，」白頭陀抓起一隻酒瓶，仰脖「骨都都」地一陣牛飲，眨眼那瓶子便乾了，羣豪均讚一聲好酒量。

白小青端起酒杯道：「賢姪女，可否陪我三杯？」

鐵千舟乾咳一聲：「你們輪番敬酒，小女可吃不消。」

有人道：「又不是要鐵帮主喝，你緊張甚麼？」

「三跪九叩是行大禮，喝三杯酒也才能証明賢姪女是誠心的。」白小青道：「來來，小姪女乾脆一點。」

鐵清宇舉杯道：「晚輩再喝三杯，也請諸位乾杯，且這是晚輩今夜最後的三杯！請！」鐵千舟亦在旁擋駕。

白頭陀笑嘻嘻地道：「也罷，喝了這三杯，也饒了你！」

孟仲淵道：「賢姪女海量，再喝一瓶，也不會爛醉如泥，誤了佳期。」

鐵千舟道：「諸位均是前輩，豈可欺侮一個後輩？這樣吧，小女再喝三杯，諸位若未能盡興，便由鐵某奉陪！」羣豪這才答應。鐵清宇不吭一聲，又喝了三杯，鐵千舟輕輕揮手，每個妻妾便扶着她進內堂。

白小青道：「帮主只叫她們亮一亮相，又趕她們回去，連菜都不讓她們吃一口，教咱們過意不去。」

鐵千舟道：「男人喝酒聊天，女人在場不大方便，」話說出口之後，猛覺有語病，忙改口道：「鐵某說錯，自罰三杯！」梁仲衡見狀，急吩咐丫鬟們送上酒菜。三杯下肚，大廳內氣氛已經十分熱鬧，菜吃三道，好些人便開始划拳猜枚，鬧得一場糊塗。

羣豪越喝越多，連鐵千舟亦喝得酩酊大醉，舉杯道：「感謝諸兄盛情，小弟再敬一杯！」

梁仲衡低聲道：「帮主，你已喝很多了。」

鐵千舟瞄了他一眼，道：「你連今夜也不讓我多喝幾杯？還不快陪客人喝酒！」梁仲衡不敢再吭聲，連忙斟酒敬客人。

此時羣豪亦喝得七八分光景，醜態畢露，而鐵船帮準備之菜却十分豐盛，連上十多盤，菜多又精美，酒自然喝得更多，鐵千舟更是醉容可掬，哼着小曲，忽然道：「若仍喝不夠的，請繼續喝，若已不勝酒力的，可隨便回去休息，鐵某已經夠啦……明天再會！」他又哼着小曲，身子搖晃不定地往內堂走去，但只走了三四步，便歪身醉臥地上。

梁仲衡向總堂主郝睿打了個眼色，雙雙搶前，將他架了起來，大步走進內堂。利秉武道：「諸位，老夫不勝酒力，也要回房休息了。」他剛走後，後堂突然傳來一道驚叫聲。

那驚叫聲，顯然出自女人口中，又尖又响，教人聽了，心頭均是一緊，就似心房被人揪住不放般。利秉武酒亦醒了幾分，回身道：「恐怕出事了，咱們進去看看吧！」

副總堂主深知鐵千舟之脾性，不喜人家去其住所，忙道：「諸位不必緊張，料是女眷鬧酒而已，待在下進去瞧瞧，若有事，自然會通知諸位。」

金鯨堂主司徒復道：「諸位還是回房休息去吧，就算有事，敝帮也能解決。」武林中盡多規矩，利秉武亦不敢多管閒事，告罪一聲回房去了，好些賀客亦都已醉熏熏，跟着散了一大半，剩下小半人仍留下來。

利秉武返回客房，躺在床上後，腦海裡還記着那道驚叫聲。他年紀已不少，經驗豐富，老認爲那道驚叫聲，絕不是在鬧笑中發出的，那麼鐵船帮是不是出了甚麼意外？心中隱隱然有不祥之感。

可是他喝了不少酒，腦袋有點沉重，過了一陣，也就睡着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又被一陣急促之脚步聲驚醒，利秉武一骨碌爬起來，跳下床衝向大廳。

只見鐵船帮內，人來人往的，人人均是臉色沉重，脚步急促，似有大事發生般，他心頭又是一沉，抓住一條漢子，問道：「如今是甚麼時候？」

「快交五更天了，」那漢子急於離開，但利秉武抓得死死的，只好陪笑道：「利大俠早點休息吧！」

「貴帮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用得着老夫嗎？」

漢子强笑道：「沒事……就算有事，咱們自己也能料理，大俠還是早點睡吧！」

「你別騙我了，」利秉武不悅地道：「憑老夫跟貴帮主之交情，你們的堂主也不敢騙我呢！」

幸好梁仲衡自內堂走出來，利秉武放開了那漢子，快步上前問道：「副帮主，貴帮到底發生了甚麼大事？」

梁仲衡沉吟了一下道：「在下告訴大俠也可以，但請暫時守秘……嗯，二小姐死了……是被長劍殺死的！」

利秉武一對眼珠子瞪得幾乎奪眶而出：「甚麼？二小姐被人殺死！誰是兇手？」

梁仲衡搖搖頭：「還不知道，帮主又爛醉如泥，咱們也不知該怎樣辦。」

忽聞一人道：「我早就料到了！」

利秉武與梁仲衡聞聲轉頭望去，說話的人正是白頭陀。利秉武問道：「頭陀，你憑甚麼預料到二小姐會出事？是何時料到的？爲何不事先告訴鐵帮主？」

白頭陀怪眼一翻：「貧僧敢在他與頭上說這種話麼？」他語氣一轉：「不過，這純是一種預感，貧僧一到不是就說過一句話，而引致施主們一齊反對麼？」

利秉武一本正經地問：「到底你是在瞎說，還是得到甚麼風聲，此事非同小可，可得說心裡話！」

白頭陀笑嘻嘻地道：「哪全是貧僧一時之戲言！嗯，梁施主，鐵帮主既然醉了，請你帶咱們去看一看，如何？」

梁仲衡道：「可以，不過請兩位不要移動任何東西，保留現狀，明天才好向帮主交代！」利秉武和白頭陀一口答應，梁仲衡乃引他倆進內堂。

大廳之後是耳房，隨後是一座院子，兩旁是廂房，再進去是座獨立小院，鐵千舟便住在裡面，此時小院裡全是人，但人人臉色沉重，卻靜得落針可聞。利秉武眼尖，見鐵千舟的妻妾都站在房門外。

梁仲衡將門打開，道：「司徒堂主，你跟着進來。」回首又請利秉武等人進去，只見鐵清宇穿着一身褻衣，上身躺在床上，一對大腿垂在床外，胸口鮮血殷紅，看樣子便可知道她是剛被驚醒，尚未下床，便被人殺死！

利秉武和白頭陀再上前仔細觀察，鐵清宇全身只有胸膛上那道傷口，一劍畢命，兇手出手夠狠夠絕，利秉武問道：「二小姐獨自一人睡覺？」

梁仲衡道：「二小姐性子奇特，自小便獨自一人睡覺，而且她武功不低。」

「當時你們沒有聽見聲音？第一個發現屍體是誰？」

「兩位請先到外面再詳述如何？」梁仲衡禮儀周到，引他們到旁邊一座小廳內坐下，又吩咐手下喚一位丫頭進來：「利大俠，這丫頭喚白帆，是她第一個發現二小姐的意外，你有話就問她。」

就在此刻，一條漢子走了進來，道：「副帮主，凌展雲和張建求見。」

梁仲衡眉頭一皺，問道：「他有甚麼急事麼？」

利秉武卻道：「讓他倆進來，這兩位年輕人很熱心，集思廣益，對破案有好處。」

梁仲衡沉吟了一下，終於答應。利秉武直等凌展雲及張建到後方問白帆：「小丫頭，你實話實說，你是怎樣發現你們二小姐出事的？」

白帆道：「小姐自前堂回來之後，說喝醉了，着奴婢替她弄一碗醒酒湯，等奴婢弄好給她送進房去，便發現她已經，已經……」

凌展雲趕緊問道：「當時門開着，燈也亮着？」

「門掩着，當時奴婢也不留意，只道小姐開門等我哩，燈也亮着……除了二小姐……之外，房內

一切跟平日沒有兩樣！」

張建接着問道：「窗子也沒開着？」

白帆搖搖頭。

白頭陀道：「那可能是內賊幹的。」

「不可驟下結論！」利秉武瞪了他一眼，又問梁仲衡：「副帮主，二小姐在府內人緣如何？」

白帆急不及待地道：「二小姐最受歡迎了，她沒有架子，人又爽快，下人們都喜歡她。」

利秉武再問：「鐵帮主共有多少個子女？」

「兩男三女，」梁仲衡道：「大小姐和三小姐都已出嫁，反而兩個少爺都未成親。」

張建低聲問道：「大小姐、大姑爺、三小姐三姑爺都來了麼？」

梁仲衡道：「當然來了，他們都在外面，不過……」他臉有難色，沉吟了半晌方續道：「有些話，諸位最好直接請教帮主。」

話音剛落，外面有人道：「帮主駕到！」接着便見蘇阿西扶着鐵千舟走了進來。鐵千舟雙眼通紅，一聲不吭，一直走到女兒房內，雙眼死死地瞪着鐵清宇的屍體，利秉武跟着進去乾咳一聲：「帮主，人死不能復生，請以大局爲重，節哀順變。」

「出去！」鐵千舟揮揮手，沙啞着聲：「你們通通出去！」利秉武體諒他悲痛的心情，默默地退了出去，却見外面站着一位少婦，長得與鐵清宇相似，她旁邊站着一位白衣青年，俊朗瀟洒，嘴角微露笑意。

利秉武微微一怔，不由看了他幾眼，那青年笑意已消失，不過利秉武始終覺得那廝有種說不出的詭異。

利秉武剛返回小廳坐下，梁仲衡又進來：「諸位，敝帮主有令，請到外面去……對不起，若有禮儀不週之處，尚請體諒。」利秉武揮揮手，示意他不用解釋，當下隨他到大廳，只見廳內已坐了十多個賀客，料都是聽到消息趕來的。

白頭陀一抬頭，天已亮了，他伸了一個懶腰，往椅上一坐，便閉起雙眼。白小青輕輕推推他：「頭陀，裡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貧僧睡眼惺忪，看不清楚，到時你自己問鐵千舟吧，別再吵我，貧僧要睡了。」

「討厭！」白小青轉頭問凌展雲，凌展雲笑笑：「頭陀說得很對，這還是直接問鐵帮主吧！」廳內羣豪聽他們這樣說，益感到神秘，不斷交頭接耳，諸多蠡測。

過了頓飯工夫，來了一批漢子，把椅桌支了起來，放上碗筷，俄頃，羣豪都已齊集，議論更多，奇怪的是鐵船帮一直無人出來招呼，再過片刻，丫頭們送上豆漿、油條、燒餅、點心。

白頭陀道：「諸位施主，不必再議論了，吃飯吧！不吃白不吃！」桌子上的東西堆積成山，如何吃得乾淨？

俞曉陽轉頭對丫頭們道：「怎地不見你們帮內的頭領們？」

「奴婢們只接到命令，須盡心服侍大爺們，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孟仲淵道：「豈有此理，即使鐵千舟不出來，也得派個代表出來意思意思！」正在吵鬧之際，只見梁仲衡出來。孟仲淵道：「副帮主來得正好，今晨咱們聽見一個女子尖銳的驚叫聲，不知發生了甚麼意外？」

「是發生了一點意外……今早丫鬟發現二小姐被人用利劍刺死於床上……」梁仲衡乾咳一聲：「還有一個棘手的事，稍後白家的花轎將到了，也不知如何打發之呢？諸位不是帮主之好友，也是敝帮之盟友，尚希體諒包涵。」

孟仲淵道：「兇手查了出來否？」他見梁仲衡搖頭，接道：「何不把眞相詳述一下，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你們想不通的事，也許咱們能幫貴帮解決。」

梁仲衡道：「此事待打發了白家再說，諸位若有要事者，請隨便，若留下來的，則請多多包涵，請恕在下失陪。」

梁仲衡走後，也有賀客離開，但大部分人還是留下來，有的是關心鐵船帮，有的則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留下來的。又再過了頓飯工夫，鐵千舟自內堂走出來：「諸位，實在對不起，鐵某有失禮儀了。」

羣豪見他雙眼通紅，臉容憔悴，一夜之間，似乎老了五六年般，都猜得到鐵清宇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孟仲淵道：「帮主說那裡的話，誰會怪你，問題是……咳咳，理該早日揪出眞兇來，這才是最重要的，找到線索否？」

鐵千舟搖搖頭：「老夫傾盡全力，也要揪出兇手，將其碎屍萬段，方能洩心頭之恨！」

俞曉陽道：「殺人必須有動機，令嫒被殺，是她與人結仇？是帮主之仇家？是跟貴帮過不去？還是另有原因？不弄清楚這個，可難調查！」

鐵千舟苦笑道：「老夫甚麼也不知道！但相信小女沒有仇人，大概是沖着鐵某來的！」

孟仲淵說道：「令嫒被殺時，居然無人看見？內堂沒有守衛麼？」

鐵千舟頹然道：「這都怪老夫自己喝醉了酒，連女兒也醉了，否則兇手豈會這般容易得手的。」

孟仲淵續道：「看來兇手對帮

中十分熟悉，也知道她喝醉了酒，因此選擇那時候動手！請恕孟某大膽說一句，兇手根本可能便是貴帮的人。」

鐵千舟又噓了口氣：「目前鐵某還不敢考慮這些。」他用力按着兩旁太陽穴：「不過終有一日，老夫會親手將他揪出來。」

話剛說畢，一個看來精靈的漢子跑了進來，道：「帮主，白家的花轎已至，離這裡只有三里路，姑爺也親自來了。」

鐵千舟回頭道：「把有關喜慶的佈置，全部撤掉，準備迎接！但不可讓花轎進門！」梁仲衡立即交代下去，過了一忽，又有人進來報告，花轎離此只剩兩里、一里，終於來至大門外。

鐵千舟率帮內好手，走出大門外迎接，只見白子華剛從馬上跳下來，抬頭一看，既無喜樂鞭炮相迎，大門簷下也不掛個紅燈籠，心頭不由一沉：「莫非鐵千舟要悔婚？」不過禮貌上，仍然恭恭敬敬走上前。

鐵千舟趕緊踏前一步，不讓他跪下行禮，將他扶住，嘆息道：「少俠你來遲一步了！」

白子華又吃了一驚，一時之間，猜不出鐵千舟話中之意，同時又發現鐵千舟神態有異，更是詫異：「大人爲何這樣說，小婿依時而至，並無耽誤良辰吉日，莫非，莫非二小姐她……她……」

他本想問：莫非二小姐不願下嫁給我，改嫁予別人，但下半句話却說不出口，鐵千舟却道：「你說得不錯，她出事了！」

白子華臉色大變，扯着鐵千舟的袖子，道：「大人，二小姐出了甚麼事？」

「她今晨被人殺死了，屍體尚停放在原處，不敢動她，目的便是讓少俠過目，以免生疑！」

白子華似瘋了一般，叫道：「她停放在哪裡？」邊叫着邊甩掉鐵千舟，往內闖去。

鐵千舟道：「快看着他！」花轎停在外面，他尾隨着白子華進內，拐入內堂，伸手抓住其臂：「少俠且勿衝動，跟老夫來。」

內堂眷屬見到白子華，臉上神情各異，但白子華却旁若無人，直闖進鐵清宇臥室。一至房內，他似被人封住痳穴般，不能動彈。鐵千舟乾咳一聲：「老夫比你更傷心……請冷靜！」

白子華恍若無聞，慢慢走上前，直至床前方跪下，雙眼死死瞪着鐵清宇的屍體。鐵清宇雙眼圓睜，死不瞑目，乃理所當然，他伸手輕輕在她眼蓋上撫摸搓弄了一陣，眼皮方闔上，這時候，他反而放聲大哭起來。

鐵千舟見他這般，有點意外，也有點安慰：「宇兒到底沒有看錯人！」他聽他哭得傷心，有心讓他好好發洩一下。

只聽白子華哭道：「妹子，我來遲一步了！你可知道自從三年前見你一面之後，我一顆心都全放在你身上？你今日撇下了我，教愚夫如何活下去……」

鐵千舟吃了一驚，含淚上前拍拍其肩膊：「子華，你別太傷心了，別弄壞了自己身子……嗯，清宇她命薄，不能當白家媳婦，你前程似錦，須節哀順變。」

白子華一抬頭，道：「不，命薄的是小婿，我若不是命薄，爲何娶不到宇妹。」

鐵千舟一怔，垂淚道：「令尊那裡，還望你將情況告訴他一下，老夫與令尊志趣相投，今日做不成親家，實乃平生憾事。」

「大人，宇妹被殺的情況，到底怎樣？小婿不弄清楚，又怎向家父及親友交代？」

鐵千舟道：「子華，咱們到小廳內再詳談吧！」

「不，大人如今便告訴小婿！」

鐵千舟嘆息道：「實不相瞞，老夫亦不太清楚，因爲昨夜宴請同道，心情高興喝醉了，該把有關人等喚來對証，你亦不願別人來騷擾宇兒吧！」他這樣一說，白子華倒不好堅持，回頭再看了鐵清宇屍體，方跟鐵千舟出來。鐵千舟對門外的手下道：「傳白帆來小廳，派人替二小姐收屍。」

他引白子華進小廳內坐下，丫鬟立即送上香茗，白子華從未進過內堂，對此處十分陌生，但此時心情異常，也沒心情觀賞，他興冲冲地來迎娶淑女，興奮得一夜合不上眼，沒想到玉人已香銷玉隕，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以至於一坐下來，只覺腦海裡一片空白，連白帆進來也不知道，鐵千舟乾咳一聲：「子華，你有話要問便問吧！」

白子華一抬頭見到白帆，臉上一片惘然。鐵千舟又道：「她是宇兒之貼身丫鬟。」

白子華猛吸一口氣，問道：「二小姐是被誰殺死的？當時你在場麼？」

白帆垂首把情況說了一下：「當時奴婢在灶房弄醒酒湯，因此根本不知道誰是兇手……」

白子華再吸一口氣，問道：「內堂的人全部都在大廳喝酒飲宴麼？」

鐵千舟心頭一跳，道：「那倒不是，五位拙荊和宇兒到大廳陪了一陣賀客，便回後堂了，內堂另設酒席，你也知道，因爲江湖風險，是以老夫向來不願家人跟江湖上的朋友打交道，包括兩位女婿，老夫

也勸他們盡量坐在家裡！你知否老夫對你們的婚事，爲何一再拖延。」

白子華慘笑道：「也許大人不了解小婿之爲人，要時間觀察。」

「非也，你人品武功若不好，老夫早就斷絕宇兒與你來往了！另兩頭婚事，老夫事先都要女婿們應允，成親之後，退出江湖，但老夫知道你辦不到……」

白子華一愣之後，忍不住截口問道：「既然知道辦不到，後來又因何答應這頭婚事？」

「因爲宇兒苦苦哀求，說大丈夫男子漢不該整天窩在家裡，哪會出息？以其嫁個窩囊廢，倒不如終生不嫁！」鐵千舟嘆了一口氣：「老夫要女婿退出江湖乃怕萬一出了事故，我女兒要守寡，萬料不到宇兒她還未嫁，反而……」他忽然用力一拍几子：「不管如何，傾盡全帮之力，老夫也要將兇手碎屍萬段！抓不到兇手，老夫從此便退出江湖，把鐵船帮交給你！」

白子華吃驚地道：「這如何使得？小婿何德何能膺此重任？莫說貴帮好手如雲，就是艮欽兄及白泰兄也勝小婿甚多……」

鐵千舟冷笑一聲：「他們如何比得上你？」忽回頭喝問：「誰在外面？」

只見一位青年探首道：「大人，副帮主傳話，了緣大師要告辭了……」

鐵千舟揮手道：「叫他替老夫送客……」揮手又着白帆出去，低聲道：「你看艮欽那廝，鬼鬼祟祟有甚麼出息？啊，可惜啊可惜！」說着雙眼又閃着淚光了。

白子華自然知道他口中可惜兩字之含意，心頭亦一片悽然，耳畔又聞鐵千舟道：「可惜老夫只有三個女兒！」

白子華正容道：「大人，小婿是非二小姐不娶的，不管怎樣，我還是你女婿！」

鐵千舟亦正容地道：「你跟宇兒尚未正式成親，再與老夫糾纏不放，外人會怎樣說？這對賢父子名譽大有影响！是以你以後亦莫再喚我大人，更不可自稱小婿，希望你理解老夫一番好意，有一點必須告訴你的，老夫一直很欣賞你，你比艮欽及白泰都要强！」

白子華吸了一口氣，沉吟了一下方道：「大人說得有理，小婿遵命！」

鐵千舟道：「既然言遵命，爲何又大人小婿的？」頓又道：「你以後仍可常來寒舍玩玩，老夫對你之態度，仍如既往。」

「多謝！」白子華沉吟問道：「大……帮主打算如何調查二小姐之死因及兇手？」

鐵千舟反問：「你看該如何進行？」

白子華苦笑道：「小……侄此時亂糟糟的，何況情況弄不清楚，毫無頭緒。」

「老夫何嘗不是？你先回去交代一下，若老夫尚未查出兇手，希望你加入調查！」

「小侄不打算回去，先查辦了這宗案子，報了殺妻之仇之後再走！」

鐵千舟道：「你不回去，家內賀客如何打發？」

白子華長身道：「小侄如今便出去交代家人一聲，再回來與帮主研究案情……唔，希望帮主讓小侄在府上逗留兩三天。」

鐵千舟道：「好，三天之後，你必須回家，以後隨時來，老夫均無任歡迎！」白子華出去，鐵千舟却把大女兒鐵清寰，三女鐵清珠及大女婿莊艮欽、三女婿白泰招進來：「你們對此案有何看法？」

白泰看了旁人一眼，道：「大人，小婿認爲這必是大人之仇家幹的，因爲二小姐深居簡出，何來之仇家？」

鐵千舟沉聲問道：「你不排除有其他原因嗎？」

白泰結巴地道：「這……小婿認爲應以此原因最有可能，當然……也有可能還有其他因素……」

鐵千舟目注大女婿：「艮欽，你又有何看法？」

艮欽垂首道：「小婿不了解，不敢貿然下結論……」

「誰要你下結論？老夫只要你說出自己對此案子之看法！你平日甚麼都不說，這是件大事，而你年紀又最大，難道你是死人不成？」

鐵千舟語氣十分嚴峻。

鐵清寰心痛地道：「爹，你怎地這樣罵艮欽？他性子如此，一向沉默……」

「還未論到你說，你先給我閉嘴！」鐵千舟眉毛一揚，道：「艮欽，一個人在親戚遇到遭殃時，總不會沒有感覺吧！」

「大人，二小姐不幸，小婿十分悲傷……但我實在想不出像二小姐這般人品，有誰狠得下心，辣手摧花……因此，兇手可能是鐵船帮之對頭，他們以此來打擊大人……」

鐵千舟臉色稍緩：「鐵船帮有甚麼死對頭？兇手來去自如，你們難道都死了不成，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白泰插腔道：「因爲廝時，咱們尚在鬧酒，是故……」

鐵千舟揮手截住他，轉頭問大女：「清寰，你看如何？」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天狼天狐夫婦和王屋散人鬥個平手，日已西斜，再定明天續戰，蘭兒便將今日之事告知江青嵐，他心中好奇，暗中窺伺他們激戰，從中欣賞三人的高招，手中不停比劃，刻意模仿，却被王屋散人發覺，知道他就是破壞自己毒冰輪的小子，便和江青嵐決鬥，敗在他的乾坤一劍之下，只好離去，天狼發現江青嵐的劍招類似黑衣崑崙，憶起黑衣崑崙盗走「坎離丹」，原來是救江青嵐，便勃然大怒……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薛府迎娶失玉鐲　雙傑對話洩玄機

江青嵐又道：「黑大俠認為晚輩是他師弟，可能是個誤會。」

天狼哼道：「此話怎講？」

江青嵐只得把自己如何巧遇崑崙老人，傳授自己一招劍法，以及自己負傷療養情形說了一遍。

天狼臉色稍霽，沉聲說道：「好，你日前曾因救護小女，得罪祁老頭，老夫平日恩怨分明，此事與你無關，自不難為於你。不過，『坎離丹』既為你所服，依理就得為老夫代辦一事。這樣吧！老夫給你三月限期，負責查尋黑摩勒行蹤，到時自然有你好處，如敢知情不報，日後相遇，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凜，隨即朗聲說道：「老伯吩咐，晚輩本當遵辦，不過當日晚輩身負重傷，奄奄一息，多蒙黑大俠千里奔波，才得保住賤命，如此做法，恩將仇報，豈非不義？如果答應了老伯而又不做，是為不信，這不義不信之事，恕晚輩無法應命。」

天狼聽完之後，忽然臉色一變，獰笑道：「老夫言出如山，生平不知甚麼叫做信義？年輕人，你敢故意違拗？」

江青嵐道：「『坎離丹』已為晚輩服下，無法璧奉，不過晚輩必有以報，至於老伯剛才吩咐之事，晚輩實在難以遵命。」

「好，你道老夫斃你不得？」天狼喝聲未畢，左手如鈎，正待抓出。

「爹！」蘭兒一聲驚叫，要往江青嵐身前撲去，却被天狐一把攔住。

天狼左手業已舉起，他望着面前這位青年，凜然而立，毫無懼色，左手不由慢慢的又垂了下去，恨聲說道：「好，你下山去罷！」

罷字出口，突然向天狐一揮手，兩夫妻拉着蘭兒，往石屋中奔去。

「嵐哥哥……」

空山之中，搖曳着蘭兒哭喊的聲音。

江青嵐這些日子以來，見識過不少江湖上人，他覺得這些人，不論年齡長幼，武功高低，全有點悖於常情，不是性情怪癖，便是睚眥必報。

是以他雖然對天狼這種翻臉無情，感到憤怒；但繼而一想，黑衣崑崙把他珍逾拱璧、師門僅存的兩顆「坎離丹」一齊盗走，他遷怒自己，實也難怪。何況他倆夫妻，本來就是有名的狠和狐呀！

只有蘭兒，是一個涉世未深、天眞嬌憨的善良女孩。她被她爹娘硬拉回去，該是多麼傷心？

這樣也好，自己一份情感業已完全付給了紅線姑娘，蘭兒，自己

只不過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而已。

她幾次和自己牽手言笑，自己總想和她說明原委，但又怕傷害了她的自尊，才隱忍迄今，自己這樣一走，自然最好不過。

想到這裡，便大踏步向山下走去。

剛走出幾步，忽聽左首林端，「颼」的一聲輕響，江青嵐此時耳目，何等靈異？急忙舉頭察看時，只見林梢樹枝，輕微晃動，分明有輕功極佳的人打從林中掠過。

這一帶，林木葱鬱，別說人已去遠，即使隱身附近，你也無從尋覓。當下只瞧一眼，依然往山下走去，不多一會，已到了山脚，一徑迂迴，盤嶺而出，方想展開脚步。

「江相公！」有人在身後叫了一聲，那是壓低着聲音叫出。

江青嵐心中一怔，這裡怎會有人認識自己？停步回頭，果然看到一條人影，從路旁閃出，那是滿頭白髮的石嬤。

她瞧到江青嵐停步回頭，連忙三脚併做兩步的湊近身來，一張乾瘦的臉上，綻出滿臉笑容，迎着說道：「江相公，方才你們的對話，老身都聽到了，蘭兒的爹就是這個火爆脾氣，其實人也不算壞，你可別見怪。」

江青嵐忙道：「嬤嬤好說，符老伯因丟了師門靈藥，心中難免有氣，小生怎敢見怪！」

石嬤喜道：「這就是了，江相公你……你眞是少年老成，英俊有為。」

她由衷的讚美着這位少年公子，心中似乎特別高興，一雙眼瞇成了兩條縫，臉上皺紋越顯得深刻，頓了一頓，忽然湊過頭來，又道：「啊，江相公，蘭兒是老身從小帶大的，只有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眞心對你好，江相公，你可千萬別忘了她。」

江青嵐聽得俊臉微微一紅，忙道：「嬤嬤不可誤會，小生一直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

石嬤癟嘴一咧，連連點頭道：「江相公是誠實君子，老身自然信得，只要你不忘記她就是。」

江青嵐被她說得十分尷尬，一時又不好回答，只得說道：「嬤嬤如果沒有別的吩咐，小生就此告辭。」

石嬤「啊」道：「老身差點忘了一事。」

說着右手一探，從左腕脫出一隻黑黝黝的鐲子，塞到江青嵐手上，然後又道：「江相公，你行走江湖，如果到江南去，這東西也許有用，你帶在身邊。」

江青嵐還待推辭，石嬤又道：「蘭兒都給我說啦！你是貴家公子，珍珠寶貝見得多了，這東西當然不值錢，不過，你帶着，日後自會知道，別嫌我老婆子窮酸！」

江青嵐覺得入手甚沉，敢情還是鐵的？但聽她這麼一說，不好再推，只得收下。

石嬤似乎更是高興，一面又嘮嘮叨叨的叮囑他，江湖上人心險惡，千萬要處處小心，大意不得。

江青嵐自然唯唯答應，然後和石嬤作別，向前山奔去。

石嬤好像還捨不得似的，一直站在山邊，直等瞧不見江青嵐影子，才回如意嶺去。

* * *

黃河北岸的沁陽，在古時候可算得上是一個大城鎮，它和南岸的孟津，遙遙相對，為南北交通要道。

這時天色又快向晚了。

大街上的會賓樓，是城中最出名的酒館，樓分上下，樓下價錢較廉，此時早已一堂滿座，亂哄哄的鬧成一片，樓上雅座，也上了八成模樣。

靠近窗口的一個座位上，坐着一個眉目清朗，腰佩長劍的少年書生，正在獨個兒低斟淺酌，一面還在欣賞着別人喝酒，似乎顯得十分悠閒。

其實他一直在注意左邊桌上的三個大漢，瞧他們交頭接耳，低聲細語，雖然聲音極輕，那少年書生却聽得十分清楚，不過聽是聽清楚了，人家說些甚麼？他依然一點也不懂，敢情這三個大漢，說的全是江湖切口，是以更使少年書生注意起來。

因為他正為了一件重要之事，才一路趕回來的，這書生就是江青嵐。他從析城山下來之後，一路上聽到沸沸揚揚的傳說。

潞州節度使的大公子，娶滑台節度使的女兒為妻。因為三鎮聯姻，是朝廷的意旨，所以皇上還特別賞賜了三件大內珍品，作為賀禮。賜給潞州節度使的，是一對龍鳳玉鐲。

這回薛大公子往滑台迎親，聘禮中最珍貴的，當然也就數這對欽賜的玉鐲了。那知大隊人馬，剛出太行山，龍鳳玉鐲便人不知鬼不覺的不翼而飛，薛大公子這份焦灼，可眞是非同小可。

雖然當時各藩鎮差不多全都擁兵自重，沒把朝廷放在眼內，朝廷也鞭長莫及，懷柔為主；但不管如何，天下終究是大唐的天下，丟了御賜寶物，說得嚴重一點，該是欺君之罪。

現在時勢不同了，雖沒嚴重到這般地步，可也不是玩的。

江青嵐在路上聽到這個消息，他猜想這定是田承嗣，使人中途劫去的成份較多。雖然他解散「外宅

男」之後，獨角獸等一干高手也紛紛離去，但多少總有幾個心腹死黨，依然沒有離開。

大表姐已經嫁了過去，兩家結成姻親，可是在政治上他這麼來一手，開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丟丟姨父的臉，也未嘗不可。

第二個推想，秦嶺系的人成份也很大。他們和展老夫子新仇舊怨，越結越深，這回使人暗中盜去玉鐲，讓你展元仁栽個觔斗，自然也有可能。

不問是田承嗣也好，秦嶺系也好，既然大表哥發生了事故，自己那能置身事外？

他知道如果是秦嶺系派人幹的，自己東去這條路，也正是他們必經之路。是以一路上就暗中留神，尤其是茶坊酒肆，稍有生面的人就特別注意。

這天湊巧在會賓樓上，碰上了三個彪形大漢生得滿臉橫肉，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而且交頭接耳的用各種江湖切口交談，江青嵐瞧在眼裡，如何肯輕易放過？

正當此時，忽聽樓下人聲喧嘩，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情，好事的客人都紛紛趕下樓去。

三個彪形大漢也正在這個時候，會賬下樓，江青嵐心中一急，放下酒杯，也立即站起身來，匆匆跟着下去。

只見酒樓櫃頭前面，擠着一大羣人，連門口街上都擠滿了人，亂哄哄的圍得水洩不通。

方才下樓來的三個大漢，這陣工夫已走得不知去向，敢情擠進了人羣。江青嵐四面一望，那裡還有三人影子？

却見賬櫃前面，立着一個年約五旬左右的人，指手劃脚，正和管賬先生兩人爭得面紅耳赤。

細看那人亂蓬蓬的一頭長髮，像是多年不曾理過，身上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藍布袍子，不但破舊不堪，而且極不合身，這時大聲說道：「諸位老鄉，你們來評個理，堂堂沁陽城裡，偌大門面的酒店，原來是一所黑店，不敢吃有錢有勢的大財主，却吃到我窮老頭身上來。」

站在賬櫃裡的管賬先生氣得滿面通紅，用手指着老頭大聲叱道：「你……你少耍無賴！」

老頭瞪了他一眼道：「誰耍無賴？難道你們還不是黑吃黑？開了酒店，只要不白吃你，誰來都得乖乖伺候。你狗眼看人低，覺得我窮老頭外鄉人好欺侮，是不是？我老人家人窮志不窮，沒錢，敢上你們大酒店裡來？可是我老人家畢竟瞎了眼，偌大沁陽城，別家規規矩矩做生意的酒店不去，偏偏找上了你們這家黑店！」

他一口一聲「黑店」，聽得店裡的堂倌一個個都怒形於色，捲袖攘臂，大有飽以老拳的模樣。

那老頭却越說越氣，咳嗆了一陣，續道：「我老人家一進門，你就瞪着狗眼，偷偷的關照堂倌，要是我吃一碗麵，或者幾個包子，也就算了，別讓我點這點那，你當我老人家沒聽到？你這只認衣衫不認人的狗眼，可看錯了人。要吃麵吃包子，我不會到麵館去？我老人家因為聽說你們這裡酒菜還不錯，才到這裡嚐試，我知道自己窮模樣，準會惹人生疑，自己很識相。喝酒要喝得痛快，你不敢讓我點這點那，就是怕我吃了不給錢，這還不容易，我先交錢，後喝酒，總可以了罷？果然我這話出口，那堂倌立即看風落篷，口氣轉變，說甚麼賬房先生並沒這樣關照，不過客人如果怕銀錢放在身上不便，交給賬房保管，等吃完了再還給客人也使得。我老人家懶得理會，當下笑了笑，就把身上十五兩銀子，一起交給了堂倌，當時你親手秤過，這總該沒錯了罷？」

賬房先生接口道：「不錯，我承認當場秤過，諸位街坊，我做了二十年管賬的，手上不知經過多少訛吃的人，我瞧他這副模樣，早就料到他是打算來訛吃的，我關照堂倌，為了我是管賬的，這也沒有錯。他要堂倌拿來一包銀子，我用天秤一秤，足足有十九兩五錢，銀色雖然低了些，但有這十九兩五錢銀子，要吃甚麼，一個人也吃不完，這就要堂倌讓他去點，那知他却大模大樣點了一桌上等翅席，還要了一大罈陳酒，一個人從中午吃到現在，居然全都吃到肚裡，一算賬該要六兩六錢，應該找還他交存的銀子。不料他看了一眼，便說這銀子是假的，是我換了包，他存的是十五兩紋銀，這裡有十九兩多，不是他原來的銀子。諸位街坊，我承認堂倌拿這包銀子來的時候，因為正當生意最忙的時候，我沒仔細瞧，看走了眼，這時經他一說，仔細一瞧，原來這包銀子，果然是假的。我們做了這末多年生意，規規矩矩，那會以眞換假？分明他拿了假銀子來訛詐人的。」

看熱鬧的人瞧着他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時也有點弄不清楚。瞧這老頭穿得這麼破爛的模樣，用假銀子訛詐人，倒也有幾分相信，不過這也只能怪賬房先生太粗心，就是再忙，假銀子怎會看不出來？而且兩個人口裡的數目，也說得不同，敢情賬房先生秤秤，多出了四兩銀子，才利令智昏，不細看看銀色。

只見那老頭這時急得青筋暴起，雙手向大家亂拱，猴急的道：

「諸位老鄉，這是他親口說的，我只交了十五兩，如果不是他們換了，怎會多出四兩銀子來？他說他做了一二十年管賬的，手上不知經過多少訛吃的人，他有經驗，我交存的要是假銀子，他怎會看不出來？我一進門，他不是怕我吃了不給錢，便不會要我先付銀子，天下那有沒吃東西，先付銀子的道理？這也不去管他，如果別人交存的銀子，他還可以推說太忙了沒看清楚，他既然看出我是訛吃來的，我的銀子，自然要比平常更看得仔細，像這種銀子，任何人一望而知，那能瞞得過他？諸位瞧瞧，他這裡不是貼着『銀錢當面點清，離櫃概不負責。』的條子？按說我十五兩銀子，就算是假的，經過他看過秤過，收入賬櫃，也就沒得話說，這時硬說這包假銀子是我的，諸位說句公道話，是不是他不對？」

他這話說得理直氣壯，當下就有許多人隨聲附和着道：「這賬房太沒道理，既要人家先付錢，又說人家想白吃，他瞎了眼睛？這銀子不是堂倌換了，準是他掉的包。」

那老頭一聽大家都幫着他說話，臉上一陣得意，提高着嗓子，又道：「諸位老鄉，方才我說他是黑店，可沒有說錯，他不但換了我的銀子，還要訛詐我，虛報實賬。我只喝了他四兩黃酒，四碟小菜，他硬說我一個人吃了他一席上等翅席，和一罈陳酒，而且全都吃到肚裡。諸位想想，像我這樣一個乾癟老頭，是不是吃得下這許多東西？他欺侮我外鄉人、窮老頭、銀子到了他手裡，硬要訛詐我六兩六錢銀子，旁的東西可以作假，這吃到肚裡的東西，可作假不得，一桌上等翅席，一罈陳酒，就是我老頭肚子漲破，也裝納不下。喏，喏，你們瞧瞧我這個癟塌塌的肚皮，是不是裝得下這許多酒菜？」

他一邊說，一邊撩起寬大袍子，露出他瘦得只剩兩排肋骨的凹肚子，當眞又乾又癟！別說吃下一席上等翅席，和一罈陳酒，就是裝上兩三碗大白米飯，都沒人相信。

賬房先生見他又變了口氣，竟連吃下去的東西，都舔得乾乾淨淨，不由又氣又惱，黃豆般汗珠，由頂門上直冒出來，急急巴巴的道：「這眞是冤枉，我有口也難以分辯，他……他……」

他氣得下面的話都說不下去。

本來這件事論情論理，都說不過他。這樣一個乾癟老頭，乾癟肚皮，一個人吃一桌上等翅席和一大罈黃酒，打官司都打不清，好像眞是自己見財起意，訛詐客人。

江青嵐站在樓梯口，越聽越覺奇怪，瞧瞧管賬先生，是一副老實生意人樣子，決不會訛詐客人。那末這問題難道當眞出在老頭身上？

試想在酒樓裡當賬房的人，銀子眞假，應該入眼便能分別，何況他既存心防這老頭白吃。對方一下交存十幾兩銀子，而且口中說是十五兩，秤秤又多了四兩出來，自然更應該看個仔細。不但當時被他瞞過，而且找銀子的時候，他自己不說是假的，賬房依然沒有發覺，這點已經透着蹊蹺。

一桌上等筵席，即使最不豐盛，大盤小碟，海陸雜陳，起碼總也有二十來道菜餚，一個人食量再大，也斷難全吃下去，何況大罈的紹興酒，一罈五十足斤，遠年的，就算乾了一點，總也有四十來斤。瞧他剛才當衆撩衣服，那個乾癟癟的肚子，也不像裝得下這許多東西，這一點尤覺奇怪。難道……他心中想着，這就分開衆人，走了進去，向那賬房先生說道：「你和這位老丈各執一詞，再爭下去，也難有結果。這件事論情論理，你都站不住脚。所以千句話併句說，你不該一進門，便得罪了這位老丈，不過你替人管賬，也賠累不起，這樣罷，這十五兩銀子就算小生的罷！」

說着從身旁掏出一錠金子，交到賬房先生面前，又道：「你除下賬上六兩六錢，再找回老丈八兩四錢。」

賬房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慷慨的人，瞧着江青嵐一身貴介公子的打扮，那敢怠慢，連連應「是」，顫抖着雙手接過金子。

只見那老頭瞥了金子一眼，冷冷的道：「你仔細瞧瞧，不要過了一會，又說這金子是假的。」

賬房先生笑道：「這位公子爺拿出來的，那會有假？」

說着秤了一秤，然後按照十五兩計算，餘下的交還江青嵐，一面又把八兩四錢找給了老頭。

老頭接過銀子，伸手道：「你把那包假銀子一併還我，免得你再去訛詐客人。」

賬房先生聽得大為氣結，但當着這麼多人，又不能不還給他，否則自己當眞變成了訛詐客人呢！

當下氣憤憤的把假銀子往櫃上一推，說道：「誰訛詐誰，大家心裡明白。」

老頭取回假銀子，在手上掂了掂，然後咧嘴一笑，輕聲向賬房道：「你以後再敢狗眼看人低不？」

說着也不向江青嵐道謝，大搖大擺的往外走去。

賬房先生却對江青嵐千恩萬謝，大家瞧着這位貴公子出手闊綽，都紛紛讚美，也有人說那老頭決不是個好人，白吃一頓，還拿了銀子就走，連謝也不謝一聲。

一干人熱鬧散場，也都紛紛散去。江青嵐給這一躭擱，也無法再

找三個大漢，緩緩的跨出店門。

酒樓中的小斯還沒把馬匹牽來，他負手而立，忽見那個老頭又蹩了回來，走到江青嵐身邊，偏着頭向江青嵐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陣，突然問道：「剛才會賬的就是你嗎？」

江青嵐方才早已瞧出這老頭有點異乎常人，本想當面請教姓名，但因看熱鬧的人太多了，如果眞是遊戲風塵的異人，决不肯在這種地方露出眞面目來，是以並沒開口。這時想不到他又會回頭走來，向自己問話，當下含笑答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不知老丈高姓大名，仙鄉何處？」

那老頭却只翻着兩眼，點了點頭，文不對題的道：「你要找的人就在前面，另外還有要找你的人，也快到了，你跟我走罷！」

說畢，也不等江青嵐回答，忽然很快的往前就跑。

江青嵐心頭一怔，根本來不及騎馬，就往前面追去。

老頭跑得可眞快，一條人影東閃西閃，有若一道輕烟，隨風飄忽，江青嵐那裡肯捨，一直緊跟在後面，亦步亦趨，毫不放鬆。

街道逐漸冷落，老頭的身形也越來越快，江青嵐自知本來並不在他之下，因爲對方熟悉街道，轉彎抹角，比自己靈活得多，但也落後不了多少。

片刻工夫，已奔近城牆，老頭突然拔身而起，一掠三丈，身形往城牆一貼，倏的便升上城頭。江青嵐並不怠慢，雙足一頓，有如冲天之鶴，躍起三丈來高，衣袂飄風，帶着輕微的破風之聲。雙臂一振，眼看半空中勢道將竭的身形竟又突然冲天而起，輕輕落在城頭上，定睛一瞧，那老頭已從左邊城垛上落了下去，一點黑影像殞星般往城外飛墮，也連忙跟着躍下。兩條人影，一到野外，同時加速，一前一後，向前急奔。

江青嵐展開輕功，覺得老頭縱掠雖然極快，但自己和他也相差無幾。他不知自己經空空大師伯打通玄關，武功已可躋入一流高手之列。

這樣莫名其妙的跟着老頭，又跑了頓飯光景。這陣工夫，少說也有二三十里路程，老頭兀自沒有稍停。

「他到底要自己幹甚麼來的？這樣一聲不哼，埋頭疾奔？」

江青嵐心念才轉，老頭一條人影身法突然加快，箭一般往右邊一帶樹林中激射進去。待江青嵐趕入，那裡還有人影？

四處略一打量，這樹林疏朗朗的，並不茂密，林外還隱隱有燈光露出。

對了，他敢情已經穿出林去，這老頭眞古怪！

他微一躊躇，覺得既然來了，去瞧個究竟也好。

正當他穿林而出之際，忽覺身上輕了一些，好像缺少一件甚麼東西似的。伸手一摸，不由一陣憤怒，襲上心頭。

原來自己好好佩在腰間的一支長劍，不知何時，業已不翼而飛。七星劍！這是心上人紅線姑娘從田王府取來送給自己的唯一紀念品。自己視如性命，珍逾拱璧，這回無緣無故的丢了，這老頭太可惡了，自己一番好心，他却如此戲弄自己，還把自己心愛之物盜走，可見他早已存了歹心。

江青嵐又氣又急，猛的雙足一頓，就往由燈光射來之處奔去。

那是大路邊上孤伶伶的一所茅屋，燈光就是從那間茅屋中射出。樹梢上還掛着酒帘，隨風飄揚，原來還是一家酒店。抬目望去，店門前停着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敢情爲了貪趕路程，錯過宿頭，也進不了城去。店門並沒關上，只見窗帘低垂，一縷燈光就從簾隙中透出，彷彿裡面爐火正紅，人聲隱約。

北國的春初之夜，朔風猶勁，凜烈不下嚴冬，擁爐買醉，倒眞是長夜最好的消寒之方；但江青嵐志不在此，他急於找尋那個竊去自己長劍的老頭，無論如何，也得把七星劍奪回。

驀地「啪」的一聲重響由酒店中傳出，好像是甚麼鐵器，拍在桌面上所發出。

接着又有一個破竹似的喉嚨大聲吆喝起來。

江青嵐心中一動，暗想難道裡面發生了甚麼事故不成？心念轉動，人就一飄身閃到馬車後面，一扇僅有的板窗之下。

湊過頭去，趁着縫隙，往裡一窺，只見這家酒店，極爲狹小，一共只放了三張桌子，而且都有一面靠着牆壁。

每張桌上，各點着一支蠟燭，熊熊燭光，照得房中甚是明亮，三張桌子的中間，還生着一盆火爐。三張桌子的座位上，都有人坐着，那是三撥不同身份的人。

靠自己這邊窗下，三個座位（桌子一面靠窗，所以只有三個座位）上的人，這時都已站了起來。

各人手上都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單刀，被燭火一照，更亮得閃閃發光，這三個大漢，滿臉橫肉，反穿皮衣。

哈！正是自己在酒樓上碰到口操江湖切口的三個傢伙，原來他們跑到這裡來了。

其中一個面帶刀疤的漢子，敢情是三人當中的老大，這時正敞開皮衣領，屈着一條右腿，踏在板櫈之上，拉開沙喉嚨，正在大聲說話：「太爺們黃河三義，黃河三義，你們總聽到過？嘿嘿，把你們請來，爲了甚麼？用不着太爺說，你們也都知道。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你們身邊有多少財寶，明眼人一望就知，乖乖獻上，太爺們還行個善心，給你們痛快。哈哈，小娘子，你可別怕，只要太爺高興，就有你樂子。」

他越說越得意，蒲扇似的巴掌，「砰」地一拍桌子，竟自仰天大笑起來。

這情形看到江青嵐眼裡，暗暗冷哼了一聲，黃河三義，這分明是強盜。這檔事自己既然碰上，總得伸手管上一管。

他目光一轉，瞧到進門那張桌上，坐的是兩個身穿皮袍的矮胖商人，油光滿面，甚是發福，果然是強盜眼中的兩頭肥羊。瞧他們愁眉苦臉，又驚又懼，兩團渾身長着膏油的肥胖身軀不住顫抖，震得桌面上的蠟燭也搖晃不停。

兩個商賈人的上首，靠裡面那張桌上，却坐着一個滿身綺羅、滿頭珠翠的盛妝少婦，敢情就是那刀疤漢子口中的「小娘子」。她冰雪爲肌，芙蓉爲臉，春山爲眉，秋水爲目，堆鴉宮鬢上，斜簪着一支通體碧綠、精工雕刻的翡翠鳳釵，瑩光四射，只此一件，已是價值鉅萬。

她身後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鬟，手上緊緊捧着一隻長方形的雕花小木箱，描金鏤鳳，十分精緻，敢情裡面放着的都是珍寶首飾。

江青嵐想不到荒村野店會遇上這樣一位滿身珠光寶氣的貴家少婦，看樣子可能是歸寧去的。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今天要是不遇上自己，豈不殆哉？

他略一沉思，瞥見那艷裝少婦，秋波微抬，像有意，也好像無意的衝着自己盈盈一笑。這一笑宛若春花乍放，春雲乍展，美艷不可方物！

江青嵐只覺眼前一亮，俊臉一熱，緊跟着心頭大凜。難道她已經發覺窗前有人？已經窺到自己？不，不會的，她不過是個富貴人家的少婦，根本不像會武之人，敢情適逢其會，偶然巧合而已。

江青嵐目光向屋中移動，說來話長，其實也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刀疤大漢笑聲才落，兩個矮胖商人中的一個，圓滾滾的腦袋不住亂點，顫動着兩腮肥肉，掛着一臉笑容，兩隻眼睛變成了兩條細縫，但笑得十分勉强，顯然是不得已而裝出來的，雙脚往前湊近了兩步，但又害怕得不敢十分近前，迎着刀疤漢子結結巴巴的道：「省得，省得，你們三位英雄，是黃河三寇，不，不！黃河三……三……」

他心中一急，更害怕得「三」不出來，刀疤漢子不屑的瞥了他一眼，大聲說道：「黃河三義！」

矮胖商人慌忙順着道：「黃河三義，黃河三義，一點不錯，小……小的兄弟，從嶺南到關外，黃河三義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陽間陰世都知道，都知道。」

刀疤漢子哈哈大笑道：「咱太爺們水裡陸上的買賣，從沒留過活口，當然連陰世裡都知道。」

矮胖商人連連點頭。「對了對了，三位英雄，連閻王老子都久聞大名。」

他討上了好，得意忘形，膽子大了一點，嘻嘻的又往前湊近一步。

刀疤漢子猛的一拍桌子：「別嚕囌，太爺們沒工夫和你扯淡。」

矮胖商人剛剛湊近，被他猛然一喝，心中一慌，後退不及，雙脚一絆，一個肥胖身軀「咚」的往後坐倒，逗得盛裝少婦忍俊不禁，「噗嗤」笑出聲來。另一個矮胖商人連忙把他死拖活扯扶了起來，口中說道：「老大，別說啦！我們做買賣的，跑南走北，黃河是我們必經之路，以後只要三位多關照關照就得啦！這次我們都孝敬了他們罷，數目不多，一共也只有三萬來兩，不過還是你去和那位英雄求求情，咱們的兩件吃飯東西，請他高抬貴手，依然留給我們，做買賣的，可缺少不了那個東西。」

刀疤漢子原也只不過想在他們身上弄上個一二千兩銀子，如今聽說有三萬來兩，簡直喜得心花怒放。

胖老大却連連點頭，道：「老二這話有道理，咱們有那兩件東西，以後說不定還會發大財哩！來！我們把這點小意思，先送給他們。」

說着兩個人掀起皮袍，從腰間解了半天，才解下錢袋（古人出門用的錢袋，都圍在腰間），掏出一大堆精光燦然的珠寶，一件一件放到刀疤漢子站着的桌上。直把刀疤大漢瞧得兩眼圓睜，目不暇接，胖老二却依舊把空錢袋圍到腰上。

「嘿嘿，你們還有兩件甚麼東西？一併掏出來。」

刀疤漢子方才聽胖老大說有了那兩件東西，以後說不定還會發大財，敢情比這些珠寶還要值錢，焉能輕易放過？

胖老大這會聽得着急了，囁嚅的道：「那……那是咱們做買賣人用的，大英雄，你……你老用不着。」

胖老二更嚇得面如土色，聲音帶着顫抖，道：「大英雄，你……你這是要了命！」

刀疤漢子瞧他們這副神情，料

定那兩件東西必然更爲值錢，不然那會如此？他突然冷嘿一聲，目射兇光，滿面獰惡的道：「你們難道還要太爺自己動手嗎？」

兩個肥胖商人嚇得面面相覷，還是胖老二推了胖老大一把，道：「老大，我們就給他瞧瞧罷，反正他也不會眞的要我們的。」

胖老大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於是又掀起皮袍，從裡面解下一個長方形沉甸甸的布袋，看外形倒像是個拜盒。

刀疤大漢冷笑道：「你們身上的東西倒眞不少！」

胖老大諂笑道：「沒甚麼，沒甚麼，小的沒敢拿出來，因爲這是小的做買賣用的。嘻嘻，咱們今天算不了買賣，所以用不着它，不過，大英雄一定要，小的也沒辦法。」

他一邊說，一邊拉開繩子，從布袋中取出一面黑黝黝的算盤，畏畏縮縮的走近幾步，右手顫巍巍的向桌上放去。

這時一張桌上，除了幾碟吃剩的菜餚和一個裝酒大碗以外，桌面上零零落落放滿了珠寶，只有刀疤大漢擱單刀的邊上還有一點空隙，胖老大遲疑了一下，只好把算盤往雪亮的單刀上擱去。

「格！」單刀發出一聲脆響，嚇得胖老大慌忙把算盤拿起，但已經遲了，一柄雪亮的純鋼單刀，竟然齊中折斷，變成兩截。

窗外的江青嵐看得眞切，不由暗自「哦」了一聲。「裝得眞像！」

「大英雄，這可怎麼辦？你的單刀給我算盤壓斷了，這……」胖老大一臉驚惶失措的道。

刀疤大漢既驚又愕，臉色驟白，色厲內荏的問道：「你……是鐵算盤？」

胖老二也從皮袍底下再次解下錢袋，雙手捧着，低聲說道：「小的這是鐵錢袋，你也瞧瞧。」

這回輪到刀疤大漢顫抖了。

飛揚跋扈的彪形大漢，倏忽之間，臉如土色，再也不敢去瞧滿桌珠寶，直着兩眼，呆若木雞，口中喃喃的道：「燕山雙傑……燕山雙傑……」

「噗」！突地他矮了半截，朝兩個肥胖商人面前跪下，叩頭道：「小的有眼無珠，冒犯兩位，小的該死！」

另兩個大漢一瞧苗頭不對，也連忙跟着跪下，連連叩頭。

胖老大搖手不迭的道：「沒甚麼，沒甚麼，大英雄你老太客氣了，咱們都是做買賣的，做買賣時有時免不了走眼，就得把老命都蝕掉，嘻嘻！」

他還是嘻嘻諂笑，大談生意。刀疤大漢可聽得直冒冷氣，他知道燕山雙傑向來心黑手辣，要自己的性命，簡直比閻王老子下請帖還要有效，是以只管搗蒜般磕頭。

胖老大並沒理會他們，伸手輕輕往桌上一拍，只見一顆顆晶瑩奪目的珠寶忽然一起跳了起來。他不慌不忙，白白胖胖的手掌，快如閃電，向桌面上一抄，大把珠寶立時一起抄入掌中，回頭諂笑着道：「那末這些小意思，你們當眞不要了！」

說着慢吞吞的撩起皮袍，依然裝入腰間的錢袋之中。

江青嵐身在窗下，自然看得十分清楚，珠寶收起，桌面上立時露出深淺一致的纍纍圓痕。不由心中一驚，原來胖老大方才取出珠寶之時，業已露了一手，只怪刀疤大漢瞧不出來。

不！連自己站得這麼切近，都被他瞞過，足見胖老大手法輕快，而且內功造詣也眞不含糊。

江青嵐一直以玄關未通之前的自己來估量自己，是以處處都覺得碰上的人武功高深。那知他自己也足可躋入一流高手之列，只是江湖經驗缺乏罷了。

正當此時，忽聽「嗤」的一聲嬌笑，響起銀鈴般的聲音：「姜大俠，別再作弄他們啦，我還有事和你們商量呢！」

盛裝少婦此時突然開口，那聲音甜潤得好聽已極，雖然婉轉說來，却似乎帶點命令口吻。

江青嵐覺得非常奇怪，聽他語氣，那像是普通富貴人家的少婦，難道她也是武林中人？

胖老大也似乎一怔，好像事出意外，但他畢竟是老江湖了，詫異神色只是在他肥胖臉頰上一閃而逝，立即又浮起了滿面諂笑，眞是十足的市儈樣子。他瞥了刀疤大漢一眼，呵呵笑道：「三位快快請起，衝着那位少夫人金臉，咱們交易就到此爲止。」

黃河三寇這回眞是死裡逃生，如奉綸音，爬着叩了幾個頭，又朝盛裝少婦叩頭道謝，才悄悄站起。因爲胖老大沒叫他們滾，自己那裡敢走，是以站起之後，就退到牆邊，垂手而立。

胖老大却笑容可掬，裝出十分正經，向盛裝少婦抱拳道：「座有高人，在下兄弟居然有眼不識泰山，請少夫人多多原諒。在下斗膽，還想請教少夫人如何稱呼？」

盛裝少婦沒立即回答，只是「格」的輕笑了一聲，匏犀微露，春花乍展，她本人已是美如天仙，這一笑，更令人目眩心蕩，連窗外的江青嵐也不覺看得呆了一呆。

「相逢何必曾相識？姜大俠賢昆仲做買賣發了福，像我這婦道人家，就是說出來，賢昆仲也不會認

識。」

她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嬌笑起來，緩緩的道：「不過我倒有筆交易，想和賢昆仲商量，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胖老大瞧了胖老二一眼，兩人在心中極力搜索，這位深藏不露的貴婦人，到底是何來歷？但想來想去，江湖上各門各派，黑白兩道，成名露臉的人物之中，可想不出有如此模樣之人；但瞧人家這份雍容華貴的氣派，又不像沒有來頭。何況聽她口氣，却又分明是衝着自己兄弟來的，這可眞把在江湖上混了一二十年的燕山雙傑，弄得糊塗透頂。

胖老大果然高明，他瞇成兩條細縫的眼睛，骨碌一轉，呵呵笑道：「少夫人既然瞧得起在下兄弟，有何吩咐？只管明說。」

盛裝少婦淡淡一笑，纖手輕掠着雲鬢，嬌聲說道：「唷！姜大俠眞是快人快語，咱們這是交易，吩咐可不敢當，我是想請問一聲，兩位新近得來的那件東西，不知肯不肯割愛相讓？多少價錢？兩位只管開價好了，因爲這是買賣咯。」

江青嵐原是爲了聽到酒肆中吆喝之聲而來，遇上黃河三寇在此打劫，還想出手救人，後來胖老大露了一手，已知道用不着自己操心，這時人家只在談着交易，和自己無關，本該走了，但他一時又心中好奇，要瞧瞧究竟，是以依然沒有走開。

胖老大又是一聲「呵呵」！點着肥胖腦袋道：「少夫人果然大有眼光，在下兄弟做的是珠寶生意，多少王公大臣，富貴人家，提起咱們姜老大姜老二，眞是信用卓著，手上全沒劣貨。少夫人說的，當然是指那對玉鐲了，可是不瞞少夫人說，那是大內珍品……」

江青嵐聽得心中猛然一跳，「那對玉鐲」「大內珍品」。他們談的交易，難道就是大表哥失去的「龍鳳玉鐲」？這倒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心念轉動之際，驀聽盛裝少婦又是一陣「格格」嬌笑，攔着胖老大話頭，微露不屑的道：「得啦！得啦！姜大俠你別再說下去了，我可不稀罕什麼大內珍品，那只是世俗之物罷了。再說人家失主，也可能在門外等着呢。」

她那雙清澈如水的目光，這時却似有意又似無意的向江青嵐瞥來。

江青嵐心頭一陣猛跳，這不是明明說自己麼？原來她早已瞧出自己隱身窗下。

不是麼？自己剛到之時，她就瞧着自己微微一笑。果然！她深藏不露，是大有能耐的人，自己又看走了眼！但幸好燕山雙傑被她這份口氣聽得出了神，大內珍品居然是世俗之物。

兩個老江湖驚愕得沒聽清楚她後面說些什麼，兩人怔怔的望着面前這位神秘少婦，一時不知如何應付？狹小的酒肆之內，立時沉靜下來，黃河三寇，自然更瞠目結舌，不知所云。

胖老大突然從兩條細縫中，射出一絲逼人的精光，凝視着盛妝少婦，笑嘻嘻的道：「少夫人如此說法，當眞使在下兄弟莫測高深。」

盛妝少婦依然笑靨生春，「唷」了一聲道：「姜老大，姜老二，你們兩位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一句俗語嗎？」

胖老二早已有點沉不住氣，鼻孔裡一嘿，冷冷的道：「妳說！」

盛妝少婦嫣然笑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

胖老大皮笑肉不笑的道：「少夫人這是什麼意思？」

盛妝少婦秋波一抬，徐徐說道：「我是想見識見識你們兩位從關外得來的那一件東西。」

她笑語如珠，聲音清脆，然而聽到燕山雙傑的耳朵之中，却不啻焦雷！不是嗎？瞧他們臉色驟然一變。

「搭！」胖老二奇快無比的從腰間撤下鐵錢袋，胖老大左手拿起算盤，右手大拇指和中食兩指，「滴滴搭搭」撥了幾下算珠，驀地仰天大笑！他人胖中氣足，這笑聲震得茅屋椽子上灰塵紛紛直落！盛妝少婦依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靜靜的望着他們。

胖老大笑聲一停，突然大聲說道：「姜仁姜義，跑南闖北，這麼多年，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也見得多了。少夫人藏頭縮尾，不肯說出來歷，難道在下兄弟不屑少夫人一顧嗎？不錯！在下兄弟這次從關東得來一枝千年參王，少夫人要想伸手，這也不難，只要勝得過兄弟手上這……」

盛妝少婦纖手連搖，截住他話頭，輕聲笑道：「姜大俠可別誤會，燕山雙傑的鐵算盤，鐵錢袋，江湖上誰不知道？瞧！你這麼一說，我不是變成了見財起意，攔路劫奪的強盜來了，再說，動刀動劍，豈不有傷和氣？你可別忘了，我們是公平交易，在談買賣呀！」

說着微一側首，回頭吩咐站在身邊的小鬟道：「珠兒，妳拿一顆珠子出來，讓他們瞧瞧，到底值不值換他們千年參王？」

千年參王！江青嵐自然聽人說過，這是稀世神品，功能還老返童，起死回生……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合肥神珠現世　明朝朱家鬩牆

時爲公元一四二三年，明太祖朱元璋滅元建國後第五十五年。

亦即朱元璋嫡孫建文帝朱允炆在位四年，被乃叔燕王朱棣率兵攻陷南京，建文帝喬裝爲僧，倉皇出走後第二十年，也就是永樂二十年。

此時，大明已遷都北京，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乃雄才大略，亦復性如虎狠之人，不僅在攻破南京時曾大肆殺戮建文帝的文武大臣八百餘人，同時連年兵燹不斷，南征北討，弄得民窮財盡，人心惶惶。

再者，被迫退位的建文帝朱允炆，雖已落髮爲僧，但仍不甘寂寞，復辟之心未滅，經過了二十年的生聚教訓後羽毛漸豐，亦蠢蠢欲動。

偏巧，絕跡長達百年的武林至寶——神珠，又在這個時候重現江湖，成爲各路人馬爭逐的焦點，益使天下武林爲之風雲色變，草木皆兵，大有山雨欲來，血風將興之勢。

相傳：神靈之珠，光芒四射，碎金斷玉，無堅不摧。持有者的內力可藉由神珠激射而出，在十丈以外取人性命易如反掌，比馭劍術更神奇，比玄功更玄！

相傳：三百年前神珠出現江湖時，曾掀起一場滔天大禍，爲武林帶來一場浩劫。

相傳：神珠是鑲在一枚戒指上，故又稱作魔戒。

相傳：魔戒的主人多數都是國色天香，傾國傾城的絕色女子。

據說：神珠出現的地點在安徽合肥。

因而，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武林世家的人皆到了合肥。

建文帝朱允炆的人馬到了。

永樂皇帝朱棣的手下也到了。

一時，八方風雨會合肥，危疑震怖，殺機四伏。

* * *

狀元樓，是合肥城數一數二的一家飯館。

際此風雲時刻，無形中成爲四方豪傑，各路英雄爭相獲取情報，刺探消息的中心。

不是嗎，晚膳時分未到，已是高朋滿座，一位難求。

而在衆多的賓客中，十之八九都是心懷叵測的武林人物。

有的神情詭異，不時東張西望，若有所待。

有的三五相伴，各自竊竊私語，意向不明。

有一個二十上下，衣著講究，顯得風度翩翩的小伙子則與衆不同，若無其事的正獨自品嚐盤中佳餚，杯中美酒，偶而，有意無意之間，也會對在座諸人不經意的瞄上一眼。

是神州二老之一的逍遙居士方敬之的唯一傳人宋小飛。

宋小飛有一個很別緻，充滿詩意的雅號——豆腐大俠。

號稱豆腐，其實人一點也不軟，是當今武林之世後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技深若海，高不可測，很扎手，也很難纏。豆腐是他的武器，也是暗器，不少江洋大盜，蓋世梟雄，皆栽在宋小飛的豆腐功下，俯首稱臣。

爲人絕頂聰明，擅機變，多計謀，屬智慧型的人物，點子多而妙，主意奇而玄，常常會有令人拍案叫絕的驚人之舉，使不少江湖巨擘，武林大亨頭痛不已。

人却十分風趣、詼諧、放浪形骸，不拘小節，以風流自居，但絕不下流，是姑娘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乃俠義中人，重言諾、講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爲朋友兩肋插刀絕不會皺一下眉頭。

但也不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專門和稀泥的角色，有時候也會談條件，講代價，斤斤計較，一切端視事情的性質而定，取捨悉在他一念之間。

宋小飛與豆腐結下了不解緣，以豆腐成名江湖，他本人也很喜歡吃豆腐。

愛吃黃豆做的豆腐。

更愛吃女人的豆腐。

尤其是年輕貌美的女子。

狀元樓內，此刻就有一位絕色美女。

在右後方，角落裡，一副不易被人察覺的座頭上。

年約十八九歲，面如鵝卵、膚白似雪，一頭烏溜溜的長髮上很巧妙的插着幾朵玫瑰、牡丹與芍藥，彷佛是有意跟鮮花競艷，人比花兒嬌。

一身紅色緊身衣，亮麗奪目，曲線玲瓏，楊柳細腰上纏着一條霸王鞭。鞭身以烏金打造，外面塗上一層釉彩，看上去五色斑斕，宛若一條活生生的大蟒蛇。

這一身打扮，表明了是一位潑辣、刁蠻、機伶、慧黠而又火辣辣的女子。

豆腐大俠宋小飛就偏愛這種品味的女人，命小二哥將酒菜移位，欲與紅衣少女同桌而飲。

說巧眞巧，二人所點的菜全部都是豆腐。

而且，菜色也完全一樣：香辣豆腐、痲婆豆腐、蝦醬豆腐、杏仁豆腐，外加一碗什錦豆腐湯。

宋小飛大大方方的往少女對面一坐，嘻皮笑臉道：「本俠有榮幸與姑娘同桌嗎？」

紅衣少女報以一聲冷哼，從鼻孔裡擠出來三個字：「馬後炮！」

是嘛，酒菜已經搬來，人也坐下了，這時才徵求人家姑娘的意見，簡直是先斬後奏，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不是馬後炮是什麼。

宋小飛這小子的臉皮還眞厚，雖然明知自已理虧，依然若無其事的舉杯朝少女晃一晃，笑道：「令尊姓甚？令堂怎麼叫妳？」

這是什麼話，問姑娘的芳名那有這種問法，拐彎抹角的存心在吃人家的豆腐嘛。

紅衣少女也不是省油的燈，杏眼一瞪，馬上還以顏色。「你猜你外公姓甚？你外婆怎樣叫姑奶奶我？」

乖乖，姑娘好厲害的一張嘴，宋小飛一下子就矮了一輩，變成了紅衣少女的兒子。

我們這位豆腐大俠却毫不介意，就愛這種打情罵俏的調調兒，飲盡了杯中酒，慢吞吞的道：「其實，姑娘頭上的花，腰中的鞭，就是妳的註册商標，用不到本俠來猜，大家都曉得妳是誰。」

紅衣少女一怔神，反問道：「我是誰？」

「百花公主吳小雲，另外，本俠再送妳一個外號。」

「什麼外號？」

「小辣椒。」

不錯，姑娘確是百花公主吳小雲，係神州二老之一的快樂婆婆丁梅香的門下高足。

頭上的花，是她的暗器，頭一甩，百花齊發，如狂風，似暴雨，令人防不勝防。

腰中的鞭，是她的武器，南征北討，所向無敵，出道雖然不久，已經打下了一片大好江山，打響了百花公主的萬兒。

自然也招來了不少欲一親芳澤的狂蜂浪蝶，却被百花公主吳小雲視如敝屣，不屑一顧，不假辭色。

對豆腐大俠算是例外，另眼相看，吳小雲淡淡一笑，主動開口道：「你這人好生無禮，既知姑娘名號，何必多此一問，識相的還不快將姓名報出來，本公主可不願與無名小卒同桌。」

豆腐大俠眼一瞪，頭一歪，擺出一個很神氣的架式，意氣風發的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姑娘如果自以爲是一個人物，不至於太孤陋寡聞的話，應知咱家的來龍去脈，本俠的名頭自信絕不在公主之下。」

這小子好會吹噓，一點也不懂得自謙，百花公主吳小雲抿着嘴，笑笑，冷嘲熱諷道：「嗯，是該曉得朋友的大名，因爲普天之下很難再找到第二個像你這麼厚臉皮的人。」

挾起一塊豆腐，又道：「閣下

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將豆腐送入口中，誇張地，狠狠的咬了兩口。

咬得豆腐大俠好不舒坦，神采飛揚的道：「咬得好，咬得妙，這一咬把咱們之間的距離一下子給咬近了，而且，事實上我們本來就有許多相同之處。」

百花公主吳小雲冷然一哂，語帶愕然道：「那裡相同?你最好不要亂拉關係。」

「我們都是神州二老的傳人，背景相同。」

「這倒不假。」

「妳叫小雲，我叫小飛，都有一個小字。」

「也是事實。」

「彼此喜好相同，愛吃豆腐。」

「未見得，只能說是巧合。」

「本俠愛吃美女的豆腐，但不知公主是否也愛吃俊男的豆腐?」

「如果公主有此雅好，我包大膽的豆腐願無條件的免費供應，不論蒸、煮、燒、炸，悉聽尊便。」

話並非豆腐大俠說的。

而是出自別人之口。

發話的人自然是包大膽。

言語間，一個二十餘歲，身穿海藍色長衫，頭戴寬邊騎士帽，足履千層底快靴的年輕人，已行至二人面前。

此人姓包名天，號涙子。

由於膽大包天，所以又叫包大膽。

更由於吃的是消息飯，識人廣，門檻精，狗皮倒灶的事知道的特別多，故而大家又叫他包打聽。

說穿了就是情報販子，一個專門靠嘴皮子騙吃騙喝的混混。

吃這行飯可不簡單，腿要快，耳朵要長，骨頭要軟，嘴巴要甜，逢人都得叫大爺，事事都得插一脚，別人吃肉他喝湯，別人坐轎他騎驢。

同時，消息的來源有時必須保密，賣與不賣之間尤須拿捏準確。

有些消息可以一賣再賣，一魚三吃，一屋三賣，大發利市。

有些消息卻只能束之高閣，假使一旦風聲外洩，涙子包天馬上就會人頭落地。

販賣情報的人當然情報是靈通。

他知道皇帝老子今夜要找那一個妃子，睡那一張床。

也知道某人的小老婆偸那一個漢子，住那一家客棧。

對武林人物的出身背景，來龍去脈，心性功力，彼此的恩怨過節，以及各門各派不足爲外人道的秘辛等等更是心知肚明，如數家珍。

不過，這些屬於私人檔案的資料，包大膽通常是不會亂賣的。

此乃職業道德。

也是包天必備的生存條件。

獲利最豐，最易脫手的自然是大家所共同關切的事情。

譬如神珠現在何處?

新主人是否也是一位絕色美女?

都有那些知名的武林人物到了合肥?

北京的永樂皇帝朱棣會不會來?

南京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會不會來?

這些事豆腐大俠宋小飛同樣寄予莫大的關注，開門見山的道：「關於神珠的消息本俠要買。」

涙子包天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神秘兮兮的道：「這則消息起碼值十兩銀子，大家都爭着要，但此非其時，亦非其地。」

百花公主吳小雲神色一緊，道：「這是爲何?」

包大膽環視全場一眼，壓低了聲音道：「此地龍蛇雜處，人多口雜，這麼重要的一則熱門消息，總不能白白的被這羣王八兎崽子偸聽去呀。」

宋小飛沉吟一下，道：「其他的情報應該可以說說吧，本俠全部都要，你開個價錢吧。」

涙子包天拍打一下豆腐大俠的肩胛，狀至親暱的道：「豆腐，咱們是老朋友了，談錢財就見外了，只要請咱家吃一頓飯，由百花公主作陪就可以了。」

吳小雲表現得很大方。「小意思，這頓飯本公主願作東請客，包大膽，想吃甚麼自己點吧!」

包打聽不假思索，凝視着百花公主道：「包某想吃豆腐。」

喚來小二，當眞連點了八道以豆腐爲主的佳餚，另外還叫了二斤以鮮花釀造的玫瑰露。

有一道菜很特別：百花豆腐包。

宋小飛拿起菜單來細一端詳，愕然道：「喂，涙子，開什麼玩笑，狀元樓並沒有百花豆腐包這一道菜呀。」

涙子包天瞧瞧宋小飛，望望吳小雲，眉飛色舞的道：「是包某新發明的，做法很簡單，將百花與豆腐瞎攪和在一起，用荷葉包起來上鍋去蒸，保証美味可口，百吃不厭，吃了還想再吃。」

這幾句話看似平淡，實則頗饒趣味，因爲宋小飛是豆腐大俠、吳小雲是百花公主，涙子又姓包，把百花與豆腐包起來吃，顯而易見，言外之意不單又是吃吳小雲的豆腐，連宋小飛的豆腐也一併吃了。

酒菜很快便送來了，舊的撤走，又整好一桌新的，酒過三巡，吃了幾口百花豆腐包後，宋小飛立即言歸正傳道：「永樂皇帝朱棣來不

來?」

包打聽以專家的口吻道：「據包某所知，皇帝老兒正在來此的途中，錦衣衛則已先一步到了合肥，而早在二十年前便與燕王朱棣結盟的北趙擎天堡的人更是傾巢而出，在合肥城裡城外撒下了天羅地網，佈下了十面埋伏。」

「他們想幹什麼?」

「神靈之珠，志在必得。」

「還有呢?」

「欲將建文帝朱允炆的勢力一舉擊潰，徹底消滅!」

百花公主吳小雲接口道：「可知建文帝朱允炆現在何處?」

包大膽以充滿自信的語氣道：「倘若咱家的情報沒有錯誤，願意大膽預測，這位流亡皇帝不久就會出現在狀元樓。」

「來狀元樓作甚?」

「會兩位不世的武林人物。」

「誰?」

「尚待查証。」

涙子包天的情報果然神準，話至此處，忽又改口說道：「來了，來了。」

小飛、小雲聞言展目望去，立見大門之外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僧正大步行來。

豆腐大俠疑雲滿面的道：「會是這位出家人嗎?」

包大膽斬釘截鐵的道：「沒錯，和尚正是流亡在外的建文帝朱允炆，法號應文。」

涙子之言不假，此僧確係朱允炆，二十年前，當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兵臨紫禁城下時，曾打算一死了此殘生，禁不起大臣們的苦苦哀求，這才喬裝爲僧，水遁而去。

之後，爲了行事方便，故而一直未脫僧衣。

當時與他一起逃生的相傳共有二十七人，其中御史葉希賢、大臣楊應能也改扮成出家人，一爲應賢和尚、一爲應能和尚。

江湖上盛傳，這一切乃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的遺詔，是軍師劉伯溫事先一手安排的，果眞如此，這祖孫二人的遭遇也未免太巧合了。

朱元璋當年走投無路，曾寄食寺廟，落髮爲僧，沒料到柳暗花明，時來運轉，居然黃袍加身，當上了皇帝。

嫡孫朱允炆是太子朱標的兒子，朱標早夭，朱允炆以太孫的身份承繼大統，結果却僅僅幹了四年便被他性如虎狼的親叔父給趕下了台。

一個由僧而帝。

一個由帝而僧。

相距何止千萬里!

時耶?

命耶?」

實則乃人性使然耶?

皇宮大內，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那個不想?

大權在握，高高在上，可以呼風喚雨，誰個不愛?

君不聞：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無權的人拚了老命去爭、去搶!

有權的人捨了老命也不肯放，不肯讓!

想朱元璋當年若是能長留佛寺，就此皈依三寶，不會逐鹿中原，爭權奪利，汲汲於名韁利鎖之間，又何至於禍延子孫，骨肉相殘?

建文帝朱允炆已踏入狀元樓，步履穩健，神態從容，四下裡略一掃視後，四平八穩的落坐在豆腐大俠空出來的那個位子上。

小二哥趨前招呼道：「老和尚吃齋吧?」

應文和尚朱允炆豎掌道：「老衲等人，稍待再進齋飯。」

包大膽所言非虛，朱允炆果然是來會人的。

小二諾聲而退，門外又闖進來四名身著官服的不速之客，涙子包天臉色驟變道：「大事不妙，狀元樓有熱鬧可看了。」

宋小飛道：「涙子，你認識?」

包打聽頷首道：「曾有一面之緣。」

「是那個衙門裡的狗腿子?」

「大衙門，天字第一號的大衙門，從北京紫禁城來的。」

「大內高手?」

「不，是錦衣衛，爲首的是錦衣衛指揮黃鐵虎，身後的三名頭目依次是江洋、喬勇、侯建。」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黃鐵虎已大踏步的來至朱允炆的面前，劈面就說：「和尚，你被捕了。」

建文帝穩坐如故，處之泰然，面不改色的道：「貧僧與人無爭，與世無涉，施主何出此言?」

頭目江洋上前一步，粗聲大氣的道：「和尚?哼，少裝蒜，你根本是一個冒牌貨。」

應文和尚鎭靜如恆的道：「施主以爲老衲是誰?」

喬勇單刀直入的吐出來三個字：「朱允炆!」

建文帝微微一怔，一臉冷肅威儀道：「既知寡人身份，還敢在朕的面前放肆?」

侯建語冷如冰的道：「就因爲你是一個跛脚皇帝落水狗，所以才要拿你進京去治罪。」

朱允炆怒道：「大膽，朕乃一國之君，誰敢張牙舞爪?」

黃鐵虎趾高氣揚的道：「本座係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如有唐突之處尚祈見諒。」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聖上之命，當今的永

樂皇帝。」

「住口，朱棣是燕王，大明的江山歸寡人所有。」

「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你的帝位早已作廢，如今是欽命要犯，皇上要拿你進京去問話。」

「燕王有話可以親自來見我。」

「聖上日理萬機，這是不可能的事。」

「寡人戎馬倥傯，絕不會移樽就教。」

雙方言詞尖銳，針鋒相對，態度强硬，各不相讓，錦衣衛指揮黃鐵虎似已不耐，道了一聲：「哼，這可由不得你！」當即下令道：「上，給我拿下！」

「是！」

「是！」

江洋、喬勇齊聲應是，蒲團大掌一張，分從左右虎撲而上，意欲生擒活捉。

孰料，這位跛脚皇帝落水狗已非當年的柔弱樣兒，練就了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夫，沒見他怎樣作勢，已自發出兩股銳不可當的暗力，江洋、喬勇好像撞上了銅牆，碰上了鐵壁，被震得臉色發青，蹬！蹬！蹬！的又退回原處。

朱允炆則仍自好整以暇的端坐如故，捧着小二哥送來的清茶喝起來。

黃鐵虎睹狀大怒，殺氣騰騰的道：「放手去幹，死活不論，這是皇上的意思。」

好一個死活不論，朱棣的心腸也未免太毒了，奪去人家的江山不算，連親侄兒的性命也不放過。黃鐵虎的話一落地，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立與江洋、喬勇、侯建亮出了傢伙，同時跨步而上，遙指住建文帝朱允炆上盤的十二處要穴。

黃鐵虎面籠寒霜，語冷如冰：

「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是死是生悉聽尊便。」

應文和尚朱允炆漫不經心的隨口說道：「不知是那兩條路？」

「一條是生路，俯首就擒。」

「另一條呢？」

「當然是死路，命喪當場。」

「抱歉，兩條道路寡人一條也不想走，再見！」

說走眞走，見字出口，人已彈身而起。

「殺！」

黃鐵虎一聲令下，四支劍抖出無數劍花，滙集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罩向朱允炆。

大敵當前，又是以寡擊衆，朱允炆依然臨危不亂，猛可間僧袍膨脹如鼓，暗力源源而出，硬生生的將那一張劍網逼退開去，趁勢雙脚一蹬，已自騰空而起。

「截住他！」

「斃了他！」

「皇上有賞！」

話出黃鐵虎之口，是說給北趙擎天堡的人聽的。

擎天堡主趙玉璞的四弟趙玉青，與少堡主趙安國就在現場，聞言已率衆離桌而起，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有的騰空夾殺。

有的趨前阻截。

有的則留在地面，蓄勢待發。

與黃鐵虎等四人形成一個三度交叉的戰鬥網，將這位跛脚皇帝團團困住。

觸目皆是刀光劍影。

處處都是拳山掌風。

朱允炆四面受敵，處境大險，黃鐵虎的劍，趙玉青的刀，趙安國的拳掌，眼看就要觸及應文和尚的軀體，可謂險象環生，危在旦夕，隨時隨地都有血流五步，命歸九幽的可能。

然而，朱允炆確有點眞才實學，人在空中，去勢不變，雙掌齊出，連攻了十七八掌，在一片驚叫悶哼聲中，越過了十幾張飯桌，落脚處已在後窗之前。

「殺！」

「殺！」

却不料，江洋、喬勇、侯建早已候在那裡，三條人影，三聲吼，朱允炆立脚未穩，三支劍已如瀉銀潑金般攻至他身前五寸之處。

禍不單行，黃鐵虎、趙玉青、趙安國等人亦咬着尾巴追上來，這位跛脚皇帝却孤立無援，想要活命恐怕比登天還難。

朱允炆不愧爲曾是君臨天下的天子，生死關頭，懼意全無，脚一點地，身形再起，全力向前硬闖。

慘叫聲起，立有數人應聲倒地。

朱允炆已衝至窗前，準備破窗而出。

截殺之人的刀劍也不慢，從四面八方如潮湧而至。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掌，好漢抵不住人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朱允炆本事再大，恐亦將難逃命喪亂刀亂劍之下的厄運。

身子八成會變成馬蜂窩。

想留一個全屍也辦不到。

* * *

事實大謬不然，建文帝朱允炆毫髮未傷的破窗而去。

主要是得力於有「貴人」在暗中相助。

這「貴人」就在狀元樓內。

一個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一個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宋小飛打出了一盤痲婆豆腐。

吳小雲打出了一束紅色玫瑰。

千萬別小瞧這兩樣東西，暗力貫注其中，其堅如玉，其硬似鐵，黃鐵虎、趙玉青等人的刀劍立被震歪震偏，難越雷池半寸。

事情十萬火急，時機稍縱即逝，顧不得找豆腐大俠、百花公主理論，黃鐵虎與趙玉青互望一眼，忙不迭的率衆分頭追去。

* * *

後窗之外，是一個庭院，庭院中也有錦衣衛以及擎天堡的人埋伏，朱允炆一現，立有人如響斯應地圍攻上來。

「不要動！」

「那裡跑？」

「把命留下來！」

喝聲中，人如飛蝗，出招似電，不問青紅皂白就幹上了。

應文和尚朱允炆凌空虛渡，去勢如風，暴喝一聲：「找死！」探懷取出一把菩提子，疾洒而下，趁大家驚惶失措間，式行「八步趕蟬」，再變「一鶴衝天」，人已飛上牆頭，一瀉而下。

牆外是一條大馬路，正對面有一大片高矮不一的民房，巷道交錯，雜亂無章，朱允炆略一遲疑，沒入當中的一條小巷內。

那知，行沒多遠，甫拐過一個彎兒，便被人給堵上了。

爲首之人是北趙擎天堡的三堡主趙玉瑾。

身後還黑壓壓的跟着一羣人，清一色都是擎天堡的一流高手。

趙三堡主年約五旬，留着一臉絡腮鬍子，皮笑肉不笑的乾笑兩聲，首先開言道：「久違了，二十年不見，居然由帝而僧，既然已經出家當了和尚，就當找一座名刹古寺，常伴古佛青燈，爲何塵念未消，六根不淨，還要逆天行事，與永樂帝一爭短長？」

建文帝朱允炆冷哼一聲，道：「趙玉瑾，此事你們兄弟最清楚，燕賊目中無君，簒國竊位，寡人自然不能任令他顚倒黑白，長此張狂，三堡主若是識時務的豪傑，就當棄暗投明，效忠寡人，與朕共進退。」

趙玉瑾從鼻孔中嘿嘿冷笑兩聲，道：「我們父子兄弟，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效忠大明朱家，可惜此朱非彼朱，不是你這個跛脚皇帝假和尚。」

朱允炆臉色一沉，道：「你意欲何爲？」

趙玉瑾道：「好說，皇上有旨，要將你押解進京。」

七弟趙玉郎年紀最輕，還不到三十，火氣也最大，在一旁幫腔道：「聖上說過，逮不住活人抬個死人回京也可以。」

朱允炆聞言勃然大怒道：「小賊休得口出狂言，寡人乃是眞命天子，誰敢把朕怎麼樣。」

附近不遠，停着一輛囚車，車上另有一副枷鎖，北趙準備週全，似乎有十足的信心將建文帝押解進京。趙玉郎指着囚車嚷道：「得了吧，二十年前是一條龍，二十年後是一條蟲，如果不想血染黃沙，就乖乖的上車吧。」

趙玉瑾更進一步伸手作勢道：「請吧！敬酒總比罰酒好，一路之上本堡自當善盡護衛之責。」

好大的口氣，直將建文帝視作囊中之物，朱允炆雙眉一挑，語冷詞寒：「大膽狂徒，此乃欺君之罪，小心禍連九族，囚車寡人用不着，留給燕賊用吧，告辭！」

辭字出口，人已縱起，彷若夜鷹春燕，欲越屋遠走。

走？談何容易，朱允炆的身子才拔起丈許，趙玉瑾一聲喊：「打！」數不清的暗器已在建文帝的頭頂佈下一道網羅，遮天蔽日，密不透風，朱允炆睹狀駭然，只好猛打「千斤墜」，重返地面。

可是，脚未沾地，第二批暗器又已襲至，上下四方悉被不同的暗器重重包起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千鈞一髮之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暗器失去準頭，全部跌落塵埃，連應文和尚的邊兒都沒碰到。

不是趙家的人技藝太差。

而是有人在暗中動了手脚。

暗器是被鮮花與豆腐打下來的。

豆腐、鮮花能打落暗器，已經夠稀奇。

更稀奇的是，漫天的暗器竟能一網打盡，一枚不漏。

豆腐大俠宋小飛，與百花公主吳小雲的身手，簡直已臻登峯造極之境，令人歎爲觀止。

北趙諸人驚魂未定，二俠已聯袂到了現場。

趙玉郎雙眼一瞪，怒冲冲的道：「本俠趙玉郎，兩位何人？」

豆腐大俠道：「區區宋小飛。」

百花公主道：「姑娘吳小雲。」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此話一出，趙玉瑾馬上臉色大變，一本正經的道：「噢，被武林中人視爲金童玉女的豆腐大俠宋小飛，百花公主吳小雲，原來就是兩位，趙玉瑾失敬了。」

宋小飛淡淡一笑，道：「客氣，客氣！」

吳小雲笑盈盈的道：「過獎，過獎！」

趙玉郎也笑了，是冷笑，譏笑，道：「常言道得好，良禽擇木而棲，良將擇主而事，兩位是吃錯了藥，還是昏了頭，怎麼會投靠一位跛脚皇帝，找上一條小毛蟲？」

宋小飛補充道：「只是路見不平，仗義而行罷了。」（未完・一）

上文提要： 方中天將席人鳳與滿天星帶去江大姐住處，約定以此為聯絡點。滿天星往先施賭坊接受汪玉人新任務，當晚即往花園洋樓，以星子鏢殺了一個女人，回賭坊回報汪玉人，立即有阿柳投懷送抱，並賞銀二百兩，古風與白鳳回到太湖龍幫白老夫人見到女兒回來轉憂為喜，更聞胞弟訴說兩位兒子安然在世，更喜出望外，但仍作保密外揚，古風自有打算，見機行事……



文・辛棄疾 圖・可飛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慾海五壯士

跟踪虎丘桃林間 窺見幫主虐女色

尹剛道：「大師呀，那就快把兩位少幫主請回來主持大局吧！」

古風哈哈笑了。

白孝天道：「古風，我再問你，你眞的知道兩位少主在甚麼地方？」

古風和尚道：「不錯。」

白孝天再問白鳳道：「你也見過你的兩位兄長？」

白鳳道：「叔，我眞的見過，他們本來受了重傷，但被人救了，如今傷已好，而且……」

古風道：「夠了，話到此打住，明日你們該幹甚麼，照樣去幹，別來管我。」

他喝着酒又道：「我是出家人，姐夫死了，至少我也要為我的老姐夫唸上幾段金剛經吧！」

* * *

太湖龍幫老當家白長江的靈柩前，白鳳守在一邊，古風和尚一本正經的站在法桌前低誦經文，有兩個女侍在一旁焚紙錢，光景十分淒慘。

二更天了，靈堂外忽然來了幾個人，古風和尚低垂雙目，來人一共四個，其中包括尹剛、刑堂執事石壯、青龍堂堂主張萬年。

這三人陪同着副幫主石敬山走進靈堂。

那石敬山十分禮貌的向古風和尚躬身施禮，他再取香為死者上香。

石敬山每天夜晚都來一次，表現出無限哀思的樣子。

古風看看石敬山，他實在很難發現石敬山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古風心中想，如果此人陰毒，那便眞的是個可怕的人物，這種人怎麼會在龍幫總舵？

古風以為像石敬山這樣的年輕人，應該放在船上去獨當一面的，而不是留在總舵。

* * *

石敬山率領着他帶來的三個重要人物走了。

古風和尚心中塞了個石頭，因為他發現尹剛與石敬山之間似乎不大尋常，而尹剛已經知道兩位少主未死之事。

青龍堂堂主張萬年並不認識古風，古風出家的時候，張萬年還未加入太湖龍幫。

張萬年看的是白鳳，他很想跟白鳳說話，但見白鳳在垂淚，他便不問了。

太湖龍幫仍然準備着三件大事。

這三件大事便是老當家的出殯大典，新幫主的就位，最後便是血洗三光門為老幫主報仇。

只這三件大事，半個月以來龍幫上下兄弟們已在全力以赴，每個人都卯足了勁的準備着。

而白鳳，她却每日陪着老母，甚麼地方也不去。

* * *

夜更深了，洞庭山上微風起，天寒，好像要下雪了。

就在這風蕭蕭中，半山腰上出現一條人影，從方位看去，這人是從一間小樓出來的，那個地方乃是石敬山住的地方。

石敬山與他的老娘住在一起。

那條人影是甚麼人，誰也看不清，天太暗了，只不過人影還是被人發現了。

那人影在附近繞行了一遍之後，忽又匆匆的奔上小樓去了。

於是有人出現了，這個人正是古風和尚。

古風前來太湖龍幫的目的，便是想發現甚麼，因為當他聽了白鳳的話以後，他以為龍幫的內部出了問題，如果不快找出問題所在，白家的基業便眞的完了。

* * *

古風和尚由暗角處移往那座小樓下面，他無法往小樓上去，因為那小樓沒有外廊，更無欄杆可攀，但他在四下查看之後，在附近他找到一枝長竿子。

洞庭山有許多被棄置的竹篙長竿之類，古風和尚找了一隻又粗又長的竹竿。

就在距離那小樓不遠處，古風和尚擧着竹竿猛一挺，他已可以看到十幾丈外的小樓上了。

小樓上有人影在移動，好像裡面只有兩個人，就在古風和尚用力聽些甚麼的時候，忽見小窗開處，只見那石敬山雙手拱着甚麼，他似是浩氣干雲的指向太湖，而他的身後桌邊却坐着一位白髮婦人。

古風和尚似已聽到兩個字：「快了！」

忽然，有一條人影出現了，那人的出現令古風和尚大吃一驚，因為那人不是別人，乃尹剛是也。

尹剛為甚麼這時候來見石敬山？

尹剛直叩小樓的門，而小樓上，石敬山匆匆的下樓，他開門，還把尹剛迎進去。

古風和尚怔怔的道：「果然有陰謀，哼！」

他哼了一聲不大緊，却也令小樓那面的人把頭伸出來四下的瞧，樹枝中的古風和尚立刻拔身而退，匆匆忙忙的轉回前面去了。

眞快，古風和尚趺坐在靈柩前面低誦着經，却見來了兩個人，這二人正是尹剛與石壯二人。

石壯站在古風和尚身側，他低沉的道：「大師，你太辛苦了，早些歇着吧！」

古風和尚道：「二位施主這是巡山吧？你們更辛苦。」

只是淡淡兩句話，雙方便分開了。

於是，洞庭山龍幫總堂，自從古風和尚來了之後，氣氛上就不大對勁了。

* * *

江湖上有許多事會湊在一起的不對勁，就如同上海方面吧，汪玉人這位快活幫幫主就有些不大對勁。

汪玉人派人殺了她的情敵春田洋子之後，她應該很快的去安慰那個日本浪人猪野雄剛的，然而她不但不急於去找那個大塊頭猪野雄剛，反而往另外一個地方走去了。

汪玉人仍然騎着她的那匹白馬，她騎馬在街上走也特別引人注目。

她的高貴氣質，美麗的儀態，白晰的膚色，還有那一雙明亮得如水晶的大眼睛，眞令許多人頓有自慚形穢之感，而汪玉人却十分愉快。

她現在是往蘇州郊外的虎丘附近去的。

汪玉人為甚麼去蘇州，這件事方中天曾對席人鳳提過，如今方中天與他的小玉走回西山去了。

自從那夜滿天星接到刺殺春田洋子的任務之後，滿天星一擊而中，他帶傷回去小屋，而方中天與席人鳳却在江大姐屋子裡吃酒到天明。

方中天帶着小玉回西山了，而席人鳳也要回去東山，因為他想念着他的阿月。

席人鳳是在黃埔江岸發現了汪玉人的。

汪玉人騎的是白馬，白馬也特別引人注目，從遠處就會被人發現的。

席人鳳產生好奇心了。

人都會好奇的，當一旦發現甚麼，總是會打爛砂鍋「問」到底的。

席人鳳暗中跟下去了。

汪玉人在馬上十分愉快，她不時的揮動着手上的小皮鞭虛空打幾下。

小皮鞭發出清脆的聲音像放鞭炮。

汪玉人也偶爾停下馬來，從鞍袋中取些糖果塞在口中吃起來，自在極了。

* * *

席人鳳很小心，他不能叫汪玉人發覺他在暗中跟踪她，那會令汪玉人對他產生不諒解的。

汪玉人如果要一個人死，這個人大概八成活不成。

席人鳳深深明白他是在冒險。

席人鳳也知道汪玉人的武功高不可測，曾聽說她在擧手之間殺死四個圍殺她的高手。

* * *

遠處一片水上落下金色霞光，黃浦江上晚霞是美麗的，只不過席人鳳無法欣賞，因爲他遠遠的盯住汪玉人。

就在一片桃林後面，出現了一座小小的四合院，那四合院的三邊盡是桃花，正面有個廣場，迎面種了菊花，大門前却是兩座花架，修剪得十分整齊。

汪玉人騎馬剛到大門下，只見兩個中年女人已跑出門外來了。

這情況就好像她回到家門似的。

汪玉人下了馬，白馬也跟着她進了小小四合院，蹄聲之中還挾雜着笑聲，燕語妮喃，甚是好聽。

蘇州女人的嗲聲，那是遠近馳名的。

而汪玉人的笑聲也傳出來了。

她笑得眞叫嚇人，宛似天空蒼鷹叫。

汪玉人那麼美，她怎麼會笑出那種聲音來，實在叫人無法瞭解爲甚麼她會變得那麼怪異。

席人鳳就大吃一驚。

席人鳳以爲汪玉人是個高不可攀的美人兒，也可以說是一位人間仙子。

這種想法，方中天過去就曾這麼以爲，但當方中天那夜發覺汪玉人被那個叫猪野雄剛的大男人凌虐之後，方中天已經對汪玉人的感覺改變了。

方中天以爲汪玉人在性慾方面是異於常人的。

此刻，席人鳳却跟着汪玉人來到了虎丘附近的桃花園，他站在這座小小的四合院後面牆外，那是他以爲很安全的地方。

席人鳳決定要弄清楚，這裡住的是甚麼人。

不旋踵間，四合院內傳來輕佻的笑聲，也有豪放的狂笑，而席人鳳更吃驚了。

這令席人鳳急於要發覺裡面到底是甚麼人。

席人鳳以爲這兒沒有男人，這裡住的盡是女人，到底有幾個女人，好像並不多。

於是，席人鳳慢慢的坐下來了。

天尚未黑，他不能躍進四合院，他等，等天黑。

懷中取出個小瓶子，席人鳳旋開瓶子喝了兩口酒，然後把瓶子塞在懷中。

他也摸摸他的刀，那是他曾刺殺三光門錢唐用過的那把尖刀。

席人鳳明白今夜是不會用的，但他却是習慣的把手去撫摸他的刀。

＊　＊　＊

席人鳳只對阿月感到熱愛無比，除了阿月，他對誰也不會多看，他以爲這世上只有阿月才是他的女人，雖然阿月並不常在他身邊。

然而當方中天提到了汪玉人曾與一個高大的男人在一起的那種被虐待的粗野，這種事席人鳳永遠也想不到，即使方中天與阿紅二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也只是二人相互間的又咬又抓，又踢又打，而不是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的欺侮！

汪玉人乃快活幫幫主，她怎麼會任那日本浪人那麼的虐待，如果那時候汪玉人呼救，方中天那天夜裡必定會從天而降，對那個叫猪野雄剛的傢伙出刀。

＊　＊　＊

席人鳳聽了方中天的話以後，他便對幫主汪玉人注意了，當他在歸途中發現汪玉人之後，他相信一時間他不會有甚麼任務，因爲汪玉人就在他的眼前，那麼他又何不暗中跟上去瞧瞧？

此刻，席人鳳靠在牆邊閉目養神了，他相信四合院內還得有一陣子忙碌。

汪玉人是個愛乾淨的女人，清洗是免不了的，當然，蘇州小吃她也會撿可口的嚐。

這情形席人鳳知道，當然那是阿月告訴他的了。

＊　＊　＊

四合院中似乎靜下來了，外面，席人鳳站起來了，因爲他已在牆外面等了一個多時辰了。

輕悄悄的移動着脚步，席人鳳突然拔身而起躍過圍牆而落在後院的暗角處，四合院的門樓下是黑暗的，兩邊廂房中只有微弱的油燈灰暗紅光，但正屋內部是光亮，而且也好像有人在裡面呻吟。

那種呻吟的聲音，席人鳳只一聽便全身血脈賁張。

聲音出自女子之口，那絕不是汪玉人發出來的，汪玉人自來到這兒以後，她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她變得說話粗聲粗氣，就如同男人一樣。

她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席人鳳迷惘了。

方中天早就糊塗了，只有那錢如命與老酒鬼二人，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些。

丁當祥只需要銀子，而張天艮却酷愛杯中物，只不過如果弄清楚他二人與汪玉人之間的關係之後，便會瞭解到江湖上是隱藏着許多秘密的。

＊　＊　＊

席人鳳閃到正屋的邊窗下，他不敢稍動，因爲他知道汪玉人的武功太高，萬一被發現他就慘了。

他雖然看不到，但他却聽到屋子裡面的聲浪。

那聲浪是由汪玉人的喝叱與打捏而令人難以忍受而發出來的哀號。

「你這賤種，你叫呀，你痛嗎？哈哈……」

「啊，唷，不要……不要呀……哎唷……我……」

「你爬下去，快爬下去。」

緊接着便是一個女子的尖號聲，而且十分凄厲，而汪玉人却在哈哈的笑。

這光景好像大人打小孩，也好像男欺女，就好像汪玉人被那個日本浪人欺侮一樣。

席人鳳未見過這光景，他眞想看一看。

就在這時候，大門樓上面忽見一團影子出現，席人鳳看見了。

席人鳳在暗中，他自然吃一驚，這個人的膽子眞大。

只見這人手上還握着刀，頭上黑巾露出一雙炯炯眼神，只不過這黑衣人尚未走近正面屋子，屋內的燈便熄了，屋內也沒有聲音。

「砰！」

正屋內一聲響，一隻杯子砸在地上。

立刻間，從邊廂內躍出兩個中年女人來了。

這兩個女人也是這兒少有的兩個女人，這兒不見男人，大概除了正屋裡的女子之外，也只有這兩個女人了。

兩個女人只一躍出來，立刻便把黑衣人攔住。

這時候那黑衣人冷冷一瞧，低呼一聲：「滾開！」

不料這兩個中年女子不多言，兩個人出手了。

她二人手上也有刀，衝上去便是一陣搶攻。

刀聲在院內叮噹響，正屋內却傳來汪玉人的聲音：「甚麼人？」

院內的拚鬥中，有個中年女人道：「小姐，是個扎手傢伙，不過他走不掉的。」

突然，那黑衣人道：「出來吧，我是奉命來見你的，這樣不是待客之道吧？」

正屋內的門開了，汪玉人披着棉外罩站在門下面。

這正是機會呀！

這機會當然是席人鳳的。

席人鳳轉到後窗，戳破窗戶往裡面看去。

他只一看，便全身繃得緊，眼睛睜得大了。

只見好美的一張大床上，有個女的手上不知拿着甚麼東西，在她那美極了的胴體上「運動」着，當她的手在她的肚子下方搔動的時候，她的嘴巴張大了。

有張小桌上放了各樣「怪物」，席人鳳一樣也沒見過，席人鳳只認得一件，那便是汪玉人的小皮鞭子。

原來汪玉人的小皮鞭子打她的白馬，也打人，當然是打床上的這位美貌姑娘。

席人鳳也奇怪，爲甚麼汪玉人不在，床上的女子還那麼怪？她這是性慾瘋狂了嗎？

那當然不是的，因爲床上的女子吃了一種藥丸，再加上塗了情慾的藥膏之類，便失去本性了。

汪玉人被人虐待，她宛如一位無助的小婦人般可憐兮兮的叫喊着。

她也反過來弄個姑娘受她虐待，她當然要找一位她能看了愉快的姑娘，而這個姑娘，她呀……

＊　＊　＊

情慾也好，性慾也罷，自古以來原本就是天性，人說宇宙有陰陽，萬物有雌雄，有正必有反，兩極各一端，但認眞說到性慾行爲，那就多了，有的是兩情相悅而生慾，有的乃打一架而慾火高漲，有的却是無奈何的任人擺佈。

席人鳳看這床上的女子，她好像不大對勁，她那想逃避又不想躲的樣子，席人鳳一看便知。

這時候，院子裡面正在冷嘲熱諷哪！

＊　＊　＊

「你來傳甚麼話？」

「雄剛先生要見你。」

「他有洋子陪着找我幹甚麼？」

「洋子小姐死了。」

汪玉人心中想笑，她派人殺的。

但她淡淡的道：「洋子小姐怎麼死的？」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被星子鏢打中要害而死的。」

汪玉人道：「雄剛武功高强，他連他的女人也保護不了嗎？」

黑衣人道：「突發的事情總是難以令人防範的。」

汪玉人道：「似你這種高手人物，猪野雄剛身邊有四個，你們都到甚麼地方去了？」

黑衣人冷冷的道：「幫主，我是來傳話的，我不是來聽你教訓的。」

汪玉人突然叱道：「滾！」

黑衣人似是一怔，但旋即回敬一句：「你難道也敢不聽雄剛先生的話？」

汪玉人怒道：「回去告訴猪野，他已經不配再見我了，再見面就是他不識趣。」

黑衣人雙目一厲，道：「你忘了雄剛先生對你的特別服務了嗎？你們是天生一對呀！」

汪玉人聞言，叱道：「那是過去，當他不忠於我的時候，他就已經庸俗得一文不值了！」

黑衣人道：「我還是以爲汪幫主應該去見見雄剛先生，也許那是

誤會。」

汪玉人道：「你已令我不耐煩了。」

黑衣人道：「你的不耐，却也是我對雄剛先生的忠心，汪幫主，你應三思。」

汪玉人道：「你大膽！」

黑衣人道：「如果膽小也不敢追來了，汪幫主，你還是回去見見雄剛先生吧。」

汪玉人道：「爲了表現你對那豬野的忠心，我這裡成全你了。」

她的話甫落，忽然幻化成一團人影快不可言喻的閃過黑衣人的身側。

黑衣人的反應也快，但汪玉人比他快多了。

當汪玉人飄身落在原地的刹那間，黑衣人才低呼出聲，只見鮮血自黑衣人的臉上流下來。

黑衣人的面上留下兩條血痕。

這黑衣人也非泛泛，他出刀發出「嗆」聲，但汪玉人却轉身往屋中走去。

汪玉人根本不看黑衣人，當黑衣人把刀平飛直往汪玉人殺去的時候，兩個中年女人出手了。

兩個中年女人左右攔阻，刀聲叮噹，三團人影幾乎黏在一起了。

於是喝叱之聲驟起，黑衣人被人一腿踢出兩丈外，有個中年女人戟指黑衣人，吼道：「滾，娘那皮！」

黑衣人也吃驚了，他想不到汪玉人的兩個看家婆武功也如此高絕。

他走了，飛一般的投入黑暗中。

他如果想再打下去，只怕命也難保。

* * *

小小的四合院裡刹時間靜下來了。

兩個中年女人也回到廂房睡了，而汪玉人走進正屋的門，她已哈哈笑了。

「小青呀，你嚇着了嗎？」

內室中傳來女子的聲音，道：「有你在，我甚麼也不怕，好人吶，你生氣了嗎？」

汪玉人像個丈夫一般對待床上的小女人，那個叫小青的美人兒。

汪玉人坐在床邊上，她輕拍着赤裸的小女人，然後，那小女人便緩緩的投入她的懷中。

小女人托着汪玉人的下巴，送上香吻，而且溫柔的在扭動着。

漸漸的，汪玉人變了。

她變得粗暴起來了，而且也出掌打過去，打得床上的小女人滾向一邊，小女人反而吃吃的笑。

汪玉人伸手取過小皮鞭子，不疾不徐，不輕不重的抽打着小女人，打得小女人呼痛了。

小女人的呼叫聲，令汪玉人相當愉快，而且她還把皮鞭纏住小女人的脖子，扯拉在她的下面，用力的强吻着，那動作比强暴女子差不多的。

有些男人强暴女子，免不了不出手打女的，汪玉人用鞭子抽，她只手用力，小女人便像個被人捏住脖子的小兔子一樣，只有顫動的力氣了。

這些虐待至少延長半個時辰之久。

然後汪玉人剝光了衣裙，拉開被子，便把那個叫小青的小女人抱進被中了。

兩人在被中的動作更瘋狂了，汪玉人不時的發出男性的笑聲，而小女人則嬌柔得宛如一頭小綿羊。

只有這一段席人鳳看不見。

但席人鳳心中明白，如果不是天冷，如果是在熱天，床上的二人必然會叫人看得血管破裂。

席人鳳再也不敢相信，快活幫幫主的私生活是如此的，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了。

席人鳳突然對汪玉人產生一種陌生感，他再也想不到快活幫幫主是個虐待狂的女人。

* * *

席人鳳走了，他不能再守下去，他要去找方中天，因爲方中天比他還早知道汪玉人的私生活。

席人鳳找到江大姐住的地方的時候，江大姐對席人鳳道：「小方在你走的當天便回西山去了。」

席人鳳笑笑，他還不知道那座四合院被汪玉人當成她的小女人的女子就是江大姐失踪三年多的小青。

原來江小青被汪玉人弄到蘇州虎丘附近住下了。

汪玉人弄了兩個武功高的中年女人，明着是侍候小青，實際上就是看管。

江小青日子過得舒服，但她十分懷念她的娘。

江青也思念她的親生女，這件事方中天已答應爲江大姐找回小青。

方中天以爲，只要江小青還活着，他終有一天會把小青找回來的。

此刻，席人鳳却不知道江小青乃江大姐的女兒，他聽說方中天已回西山，便對江大姐招呼一聲走了。

* * *

席人鳳剛走到黃浦江邊，迎面碰到兩個人。

他碰見了丁當祥與老酒鬼二人。

丁當祥一把拉住席人鳳，道：「走，你別回東山了。」

席人鳳道：「有事嗎？」

丁當祥道：「幫主有令呀，剛來的命令。」

席人鳳吃了一驚，眞快，他到上海半天，而幫主的命令便到了。

他問丁當祥道：「甚麼事呀？去那裡？」

錢如命道：「大街上你別問，快跟我們走。」

席人鳳道：「你二人是怎麼搞在一起了？」

張天艮拍拍酒葫蘆，笑道：「這幾日我二人在江邊看洋船，大洋船還會叫，怪嚇人的，可是咱們那些大帆船見了洋船就躲閃，我越看越心煩，拉着錢如命回永安客棧，唉，正巧幫主有命令下來了。」

席人鳳道：「幫主有甚麼命令？」

丁當祥道：「回去永安客棧再說。」

席人鳳道：「我本打算回東山的，我已經幾天未回去了，我的阿月怕是在等我了。」

張天艮嘆道：「別阿月了，我看咱們這一回的任務不簡單，八成得玩老命。」

席人鳳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花園洋房的那個日本浪人，他已快弄走幫主白銀百萬兩了。

「老酒鬼」張天艮、「錢如命」丁當祥與「八臂快刀」席人鳳三人相繼走到永安客棧的時侯，大門外遇上了那位剛回西山又折回來的「無影殺手」方中天。

方中天又回來了，方中天身邊也沒有小玉，小玉大概又回去江大姐那裡了。

這四個人見面各自一怔間，立刻一聲不吭便往永安客棧中走進去。

四個人直奔後院，只見李掌櫃焦急的站在屋簷下，他見方中天四人一齊到來，臉綻笑意，雙手撫掌，道：「來了就好了！」

張天艮往屋內走，他向李掌櫃道：「老李，什麼天塌的大事，要我們四個人馬上趕來呀！」

李掌櫃指着桌上熱氣騰騰的大菜，道：「四位，你們邊吃，我一邊細說。」

方中天當先坐下來，他自西山奔來，這一路上又飢又餓，如今見了酒菜，他也就不客氣了。

丁當祥拍拍身邊椅子對李掌櫃道：「坐，坐下來你看我們吃喝你慢慢的說。」

李掌櫃坐下來了。

他見四人吃菜喝酒，這才緩緩的道：「接到幫主殺絕令，我立刻分頭把各位找來，因爲事情太急了！」

席人鳳道：「直截了當的說，少加解釋。」

李掌櫃道：「四位，這幾年咱們組合已弄了不少銀子，老實說，這些銀子大部份都是各位拚了命換得的，這一點四位應該比我清楚。」

方中天道：「那又怎樣？」

李掌櫃道：「咱們幫主的計劃，她早就爲咱們想過了，一旦等銀子足夠了，便把快活幫改個行，大家合力在這新開埠的上海做生意，大家當老闆。」

他頓了一下，又道：「幫主說得對，咱們不能永遠爲人操刀，到了收山的時候，咱們便搖身一變而成爲老闆，咱們封刀不再殺人。」

席人鳳帶着幾分驚喜，他絕想不到這些。

就如同方中天一樣，他只需有阿月陪着便心滿意足了，而方中天只想着阿紅與小玉。

「老酒鬼」張天艮哈哈一笑，道：「那好呀，我在這上海開上一家大酒坊，我連下一輩子的酒也喝完，哈哈……」

「錢如命」丁當祥也叫了。

「妙，我他娘一開錢莊，我把床擺在銀庫房，睜開眼便先向銀子問個安，奶奶的，八輩子不再當窮光蛋了。」

半晌，李掌櫃嘆了一口氣。

方中天道：「應該高興呀，你嘆什麼氣？」

李掌櫃道：「四位，咱們快活幫被人玩了呀。」

方中天道：「怎麼說？」

李掌櫃道：「百萬兩白銀被一個東洋浪人施以手段弄去，而且這傢伙憑他的武功，一心想把咱們幫主變成他的俘虜任其擺佈，所幸及時被幫主發覺了。」

席人鳳看看方中天，却見方中天正在看他。

張天艮咬牙，道：「娘那皮，這些東洋浪人騙吃騙財騙到咱們頭上來？」

丁當祥咒罵，道：「奶奶的，老子叫他連本帶利的吐出來，操他先人的！」

丁當祥乃中原人，罵人也罵得直接。

李掌櫃道：「四位，我會教你們個地方，你四位必須聯手，否則……」

方中天道：「怎樣？」

李掌櫃道：「各位，那個浪人手下有四名狠角色，聽說他四人曾在朝鮮一舉殺了五十七名朝鮮武者，如今這四個人又結合一起了。幫主以爲就在這一兩天內會對幫主下手。你們就守在這座宅子裡，你們看看圖！」

席人鳳只一看，便知道是他曾去過的四合院。

他却不能說，只是仔細的聽着。

李掌櫃道：「那浪人曾去過這裡，他也以爲幫主就住在裡面，所以幫主把四位埋伏在這四合院內，如果四個黑衣殺手出現，殺，一個不能放過！」

方中天道：「然後呢？」

李掌櫃道：「再回殺到上海，你們一到，我帶你們去找那東洋浪人去。」

方中天心中想笑，因爲他早就知道那東洋浪人在什麼地方了。

他甚至還見到那大個子東洋人同汪玉人在床上的那種「打鬥」動作，那眞是旣新鮮又刺激。

席人鳳當然也知道，只不過席人鳳只聽到些什麼，但那已經令他此生難忘了。

* * *

李掌櫃把圖上繪的說明白之後，他更對四人吩咐：「記住，不能有一個活的！」

還吃什麼呀，盡早往蘇州去吧。

四個人何用那張圖，只要席人鳳帶路就成了。

四人離開上海，沿着黃浦江邊往太湖方向走，中途才折往蘇州城外的虎丘山，那兒已是柳枝枯梅花開楓葉滿山飄的淒涼景象了。

* * *

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當先到了那座四合院，他二人剛上得台階，門便開了。

開門的是個中年壯碩的女人。

這女人雙目精光閃閃，肥大的手掌像蒲扇，她看了台階上的四個人，立刻咧嘴吃吃笑了。

「請進，請進！」

她閃身讓路，又笑道：「全羊一隻正烤得香，蛇肉也弄了一大鍋，很清火的。」

張天艮道：「妳弄蛇肉請咱們吃？」

那女人笑道：「好精美的呀！」

張天艮道：「妳一人去吃去享受，老夫只要有酒就很好了。」

那中年壯婦把四人帶進正屋內，席人鳳還以爲汪玉人在裡面的，不料汪玉人已不在，便是那個叫小青的女子也不在裡面了。

席人鳳不由得問道：「幫主呢？」

中年婦人道：「走了！」

席人鳳道：「那麼另外的……」

中年婦人眼一瞪，道：「另外什麼？」

席人鳳這是說溜了嘴，忙改口道：「聽說這裡有兩位似妳一般的看家呀！」

中年婦人這才笑了。

「啊！你問的是羅大姐呀，她正爲你們弄吃的了。」

果然，另一中年女子取來一大盤酒菜送上，她笑對四人，道：「快吃！快吃！吃完了睡大覺。」

方中天道：「爲什麼吃完了睡大覺？」

那婦人把吃的擺桌上，笑道：「吃飽睡覺養精神，夜來打仗省力量。」

方中天道：「那黑衣人？」

中年婦人，道：「一個不怕，四個我兩就……」

方中天指着桌上吃的，道：「這是蛇肉？」

中年婦人一笑，道：「你把這道菜當太湖鰻吧！」

四個人誰也不下筷，他們伸手撕烤羊肉，天冷，羊肉熱性，吃了全身會熱烘烘。

這時候外面似乎快下雪了，有一股冷風從外面吹進來，方中天心中一沉。

席人鳳的心更沉，因爲他眞想看看那夜的女子，她叫小青，她是那麼的可人，可是在汪玉人的撥弄下，她爲什麼那麼的順從遷就？

席人鳳幾次想推門伸頭往內室看，但他還是免了。

* * *

兩個中年婦人不但侍候張天艮四人吃喝，還發號施令的令四人睡大覺，那個不睡她們就吵。

四個人分成兩間房入睡，丁當祥與張天艮睡一間，席人鳳與方中天睡一間。

天尚未晚，夕陽照天邊，此刻怎麼睡得着？

房間中，席人鳳低聲對方中天，道：「奇怪，幫主怎麼走了，還有個……」

方中天並不在意。

方中天心中在想他的小玉，因爲他剛帶小玉回西山，便碰上阿紅來了。

阿紅的出現，方中天有些尷尬，但阿紅却不在意，阿紅還對小玉直讚她美吶。

阿紅傳達了幫主的命令後便走了。

方中天爲了這件事，如今仍然耿耿於懷，他不知如何再對阿紅解釋。

有什麼可以解釋？

方中天並不關心別的事，他甚至也不多想什麼黑衣人殺手的出現。

他只關心小玉與阿紅。

席人鳳却並未注意方中天，他還以爲方中天在聽他說的話，人已睡在床上，小聲談談這是常有的事。

席人鳳突然坐起來，他拍拍方中天，道：「小方，你見過女人玩女人的事嗎？」

方中天道：「江湖上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只不過我們沒見到罷了！」

「我見到了！」

「在什麼地方見到的？」

「就在這四合小院的正房裡！」

「你跟幫主來了？」

「不錯！」

「你發現幫主與女人在一起逗樂子？」

「不錯！」

「你好大膽！」

席人鳳立刻小聲的道：「幫主同一個叫小青的女子在床上那麼的狂逗，眞令席某人大開眼界。」

他此話剛完，方中天突然一挺而起，伸手抓住席人鳳的胸口，沉聲道：「你說什麼，你說那個女的叫什麼名字？快說！」

席人鳳道：「咦！你緊張什麼？」

方中天道：「告訴我，那女子叫什麼？」

席人鳳道：「我聽的是叫小……青……」

「小青……小青……」

席人鳳道：「你認識那個女人？」

方中天道：「我認識一個叫小青的姑娘。」

席人鳳道：「小方，天下同名同姓者多的是，你休得那麼緊張。」

突然，外面傳來一聲厲吼：「怎麼還不睡覺？」

席人鳳有點啼笑皆非之感，他以爲這兩個中年女人拿他們當成娃兒對待了。

方中天心中發急，他對於席人鳳提到的小青女人，他定要弄個明白。

他已經早就在暗中查訪了，旣然此地有個女人叫小青，方中天當然要弄個明白。

他聽得外面女人的吼叫，不由大怒，他大吼：「滾開，娘那皮，妳吆唬什麼？」

外面的女子大吼了。

「他媽的，這是爲你好呀，你怎麼不知好歹呀，可惡之極的傢伙，若非幫主交代，老娘才不管你們……」

「轟！」

門被拉開了，方中天一衝而出，他出手便抓那個在院子裡坐地的女人。

她爲什麼坐在院子裡？

女人被方中天抓牢，她出手疾點又戳，却被方中天全都撥開了。

「我問妳，妳們這兒一共住了幾個人？」

「就是我二人呀！」

「我是說今日以前。」

那中年女人叫了：……

「羅大姐，妳快來，這小子違抗幫主命令，他不睡覺還要找麻煩呀！」

於是另一女人披着衣衫出來了。

姓羅的女人走近方中天，道：「咱們是一家人吶，敵人未來先內訌，不太好吧？」

方中天鬆手了。

他放了那中年女人，沉聲道：「妳們這兒是不是還住了另外一個女人？」

姓羅的點頭，道：「有呀！」

方中天急問：「她叫什麼名字？」

「小青呀！」

「江小青？」

「不錯，你怎麼會知道？」

方中天幾乎血脈崩裂了，他自言自語：「小青，小青，原來妳在這兒呀！」

他木然的往屋中走去，他也不再理會那兩個女人了。

席人鳳吃驚的道：「小方，小方，你怎麼了？」

方中天道：「我快瘋了！」

席人鳳道：「你發瘋？爲什麼？爲了那個叫小青的女人嗎？」

方中天道：「小青，唉，她是個可憐的女子呀，席兒，我可以告訴你，小青就是江大姐親生女兒呀，她失踪三年多了。」

席人鳳道：「小青是江大姐女兒？可是你還未看到她的本人，你怎麼肯定就是她？」

方中天道：「幫主把小青帶往另一個地方了，因爲這兒就會有一場大戰，席兒，我突然覺得我們來對了。」

席人鳳道：「我們本就是聽人指揮的，出刀是我們唯一的工作。」

方中天道：「席兄，你以爲永安客棧李掌櫃的話是不是一種虛與委蛇？」

席人鳳道：「什麼話？」

方中天道：「快活幫的銀子。」

席人鳳道：「幫主如果眞的也爲我們着想，她就是一位偉大的幫主，我們爲她出刀是值得的。只不過我怕的是她有一天會來一個鳥盡弓藏，咱們就不是味道了。」

方中天道：「我本來並不在乎未來，更不去管什麼銀子，我只注意阿紅與小玉，但……」

席人鳳道：「小方，睡吧，且等這次任務之後，咱們找個地方仔細的商量。」

方中天不開口了。

方中天的心中充滿了江小青的影子，幾年不見小青了，她到底長成什麼樣了？

只不過方中天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小青必然長得很好看。

江大姐年輕時候也是個美人，她生的女兒當然不會是醜八怪。

* * *

夜深了，深夜中霜落之後更冷，而冷與靜總是分不開的，這座四合院不但冷，也靜得出奇。

似這種既冷又靜的天氣，人們應該抱緊了棉被沉睡在熱烘烘的被窩中才是。然而，却有人自附近的小河船上跳上岸來，飛一般的直往小小四合院撲去。

上岸的人一共四個……四個黑衣人。

如果仔細看，這四個黑衣人均屬矮小精幹，他們腰中插着長、短彎刀，頭纏黑巾，便足上也裹的黑布。

四個人行動快如風，沒多久便到了四合院外的墻下了，只見其中一人拔刀，另外三人也出刀。

彎彎的長刀雙手握，四個人立刻躍過墻落在院子裡面的草地上了。

「啊哈，果然來呀！」

這聲音是姓羅的女人的，上半夜的中年女人睡覺去了，下半夜她守在大門下。

如今她出聲甚大，當然是要呼叫方中天四人的，只不過她聲音放大就成了。

於是，另一女人也出來了。

兩個中年女人四把快刀手上拿，對於四個黑衣人的出現並不驚慌。

有個黑衣人叱道：「去，叫汪玉人出來受死。」

姓羅的女人，道：「不在！」

「找死嗎？」

姓羅的女人道：「這句話該是我說的。」

有個黑衣漢子突然往兩個中年女人殺過去了。

「叮噹」之聲響起，雙方對殺三十六刀又分開。

那黑衣人「咦」一聲，道：「厲害，妳二人留不得！」

他操刀再上，身法也變了，變得虛幻莫測的樣子，兩個中年女人分左右，出刀却是連環殺。

於是，驚叫之聲起處，兩個女人的身上在標血。

「啊……唷……」

「殺……」

黑衣人得勢不饒人，他一心要殺死兩個女人，而另外三人却對着正屋，光景是等候汪玉人的出現。

便在這時候，廂房中傳出喝叱聲：「住手！」

四個黑衣人大出意料之外，立刻迎向從廂房中出來的四個人。

方中天與席人鳳冷冷的走出門，而張天艮還在大口大口的喝酒吶。

丁當祥伸手在肩上搭褳摸出一把大制錢，抖得花啦啦的清脆響。

這時候兩個中年女人相互扶攙着，二人各中了三刀在肩背處，若非二人回殺得快，早死在地上了。

她二人不多言，匆匆的進去治傷了。

* * *

院子裡，張天艮「骨嘟」喝了一口酒，他笑駡的道：「那娃呀，你們這四個鱉兒子，八成是東洋小矮子，殺人殺到神州中土來了。」

有個矮子火大了。

「媽的，找死！」

張天艮道：「別急呀，話說完了再殺也不遲，今天這場面，跑不了我也走不了你，殺個結果才是眞。」

那黑衣人怒道：「汪玉人那賤人呢？」

張天艮道：「什麼東西，汪玉人三字也是你隨便叫的！」

他怒指四人又道：「你們來殺人的，是嗎？」

黑衣人道：「不錯！」

「是那個叫猪野的傢伙命你們來的？」

「他媽的！」

丁當祥道：「猪野騙了咱們上百萬兩銀子，他奶奶的不知足，還要殺人呀！」

四個黑衣人不知說了什麼話，忽然往方中天四個人出刀了。

「老酒鬼」張天艮站在最前面，有個黑衣人出刀也快，刀出刀芒現，張天艮猴叫着往後退，他本來欲噴的酒也來不及噴，却嚥下喉裡了。

黑衣人揮刀一路殺，張天艮退到屋簷下，他躍身上了屋，好像要逃的樣子，那黑衣人跟緊了往上追，却不料張天艮雙足點上屋簷倒栽觔斗又反落回院裡來了。

張天艮就在半空中喝了一口酒，右手也自懷中摸出一把怪怪的把處窄、刀頭寬的尺長刀子來。

他很少用刀，因爲他也不想殺人。

這一回不同了，這一回奉命要殺人，再加上對方都是東洋武士，他不能再開玩笑了。

張天艮落在地上未抬頭，上身一矮便閃過當頭壓下的一刀，緊接着黑衣人落在地。

張天艮不怠慢，「噗！」

一口酒自他的口中噴過去，對方就沒有閃躲開。

「他媽拉巴子！」黑衣人狂駡，伸手去抹臉，但張天艮的人已幽靈似的轉到黑衣人而站在廊上了。

「啊！」半晌，黑衣人才一聲淒嗥，「轟」的一聲摔倒在地上了。

另一邊，有個像是帶頭的黑衣人，他找上了丁當祥。

丁當祥一開始就是又躲又閃，因爲那黑衣人出刀太快了，快得他只有閃的機會，直待有個黑衣人厲叫，他才有機會自搭褳中抽出一把

短刀出來。

他的短刀不但利，而且厚，想砍斷他的短刀不容易。

丁當祥的左手嘩嘩響，右手短刀已撥開敵人十一刀砍，他忽然旋身間，左手五枚大制錢出手了。

只聽得半空中「叮叮噹噹」一陣響，他打出的制錢全都被敵人的快刀擊落。

丁當祥吃一驚，因爲當敵人撥他的金錢鏢時候，他連出刀的空隙也找不到。

但他很快的又摸出幾枚大制錢在手上。

他那搭褳裡面有很多制錢。

黑衣人雙手抱刀、門戶封得緊，每一步好像一個足印似的，金剛怒目的往丁當祥逼過去，這光景很明顯，黑衣人再出刀必然立分勝負。

丁當祥看穿黑衣人這一點，他不急於攻擊了。

丁當祥以守爲攻，從不急進，他見招拆招，閃躍在三丈範圍之內……

這二人一時間難以分出勝負來了。

要知武功高的人，如果採用拖字訣，對方再是精明，也是無可奈何。

黑衣人開始咒駡了。

丁當祥有了笑，因爲丁當祥明白，敵人開駡那是敵人開始急躁了。

丁當祥不急躁，他的掌中制錢又響了。

* * *

再看方中天，啊，他同一個黑衣人殺得凶又殘，那黑衣人的上衣幾已破碎，而方中天的衣襬也不見了，就好像被切掉似的整齊。

黑衣人與方中天在騰撲中，空中在洒血，洒熱血而無人出聲，便也很難看出血是從哪位仁兄身上洒出來的。

而方中天似乎殺紅了眼，他忽然間一頭撞進黑衣人的刀叢裡面。

於是，幾聲「切」肉聲傳來，只見黑衣人蹬蹬蹬地一路往廊前撞去，手中的刀是拖着的，身子是斜着的，當他斜着仆在台階的時候，他不走運啦！

不走運便是倒楣，因爲他被擊倒在喝酒看熱鬧的張天艮脚下面。

似這樣的機會張天艮如果錯過，他就對不起自己了！只見他右足尖猛一踢，黑衣人欲起未起，右太陽穴而被踢中，吭叱一聲倒下去，他再也爬不起來了！

方中天的刀差半寸未切上張天艮的脚尖，因爲方中天的刀也快極了，他就是要抹黑衣人脖子的。

收刀。方中天看了一眼張天艮，他一句話也沒說。

他取出刀傷藥，獨自敷在上臂與胯上。

* * *

「噗！」

「啊！」

丁當祥把與他搏殺的黑衣人引在張天艮附近，張天艮一口酒噴得黑衣人一聲叫，丁當祥在此刻出手了。

一把制錢齊飛，打入黑衣人的頭臉肉裡就有三枚。

黑衣人發了狠欲倒不倒的揮着刀一路狂殺，直到他再也不能支持倒下地去……眞嚇人。

* * *

席人鳳並不急於取黑衣人的命，他也發現就只剩他這一個黑衣人了。

他乃「八臂快刀」，出刀比之黑衣人快多了，但他却十分篤定，因爲大伙已『商量好』了，總得要弄個活的問問口供，他們四個人都想弄個清楚，到底那個東洋浪人他是幹什麼的，他與幫主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 * *

不用商量，也不必打招呼，方中天、張天艮、丁當祥三人分守三個死角，把黑衣人想逃的去路都封住了，只有席人鳳一人，他舞刀與黑衣人糾纏着。

「朋友，你孤單了！」

「殺！」

又是金鐵撞擊聲，然後席人鳳又是冷笑，道：「朋友，你如果想活，最好別再逞强。」

「殺！」

這黑衣人根本不停手，出刀更快，但席人鳳回敬得比他更快，往往刀在中途等候着黑衣人的刀。

這種殺法等於耍人。

席人鳳却冷冷的又道：「朋友，挨刀是很痛苦的事，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有爹娘嗎？」

黑衣人大吼一聲：「媽巴子的，殺！」

席人鳳一聲冷笑，他邊阻來刀又翻手之間，黑衣人的手臂上立刻標出鮮血來了。

席人鳳道：「說吧，朋友，你們是個什麼樣的組合？那個叫猪野的傢伙，他……」

黑衣人似發瘋般大敞門的往席人鳳衝殺上去，這光景定想同歸於盡了。

席人鳳乃玩刀名家，他當然一看便知，任何一種回手，他都免不了流血……

席人鳳一聲笑，弓腰錯步平飛而後閃兩丈，一個大旋身便拋開了黑衣人的狂殺。

席人鳳的身法靈活，喝酒的張天艮也不由叫了一聲：「啊！漂亮！」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李悔下場賭博，小魚協助，果然赢得巨資，全部獻給兵部尚書史可法。李悔又建議行刺馬、阮、吳三國賊，在他們的轄區作案，再藉獻金除國賊，五人附議行事，共得巨金，可惜所謀不遂，馬士英沒有親自接見，阮得蒙面人像白雨亭的人抗拒，李悔又故技重施，褲帶鬆脫，誘開蒙面人，各人才走脫，她不擇手段，色誘趙其杰，盗取庫銀，也是用這一招使小魚很反感，更想知道她到底是何方神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小潑辣來頭不小　大淑女故作豪放

家丁連忙說道：「小的失敬了！」

「不妨不妨，」湯堯道：「兄弟貴姓？」

「我叫秦廉，是府中的馬伕……」

「原來是一位弄馬的專家，聽說士英有一匹寶馬。」

「是的，就是所謂『汗血寶馬』。」

「士英呢，怎麼這半天未看到他？」

「大人被當今召見，還沒有回來，如果回來了，他一定會先去看看那匹寶馬。」

「甚麼都不比寶馬重要？」

「是的，他有一位寡女，父女情感甚好，這位大小姐亡夫之後一直住在娘家，大人回府先看過寶馬後才會再去看他的寡女呢！」

湯堯道：「每人都有他的嗜好，也無可厚非。」

小熊道：「不知姐夫甚麼時候能回來。」

「不會超過午夜吧！」

馬伕走後，小郭道：「湯大國手，我們變成馬士英的小舅子了，你却是他的姑丈，你可眞會損人！」

湯堯道：「一時無計只好如此，你們二人流裡流氣地，很像個小舅子作風，我這麼說也是爲了安全。」

小熊道：「現在怎麼辦？」

湯堯道：「我們既然進來了，就該等他。」

「在何處等？」

湯堯道：「你到馬廐去守候，看到馬士英去看他的寶馬，就上鐘樓敲鐘一響。」

湯堯道：「小郭到他的寡女處守候，一旦發現馬士英到她那裡也敲鐘一響，但若小熊已經先敲了，你就不必再敲，齊集馬廐宰人。」

小郭道：「你呢？」

「我設法和魚得水連絡一下。」

兩小自去，且說小郭找到馬士英寡女之處，這是一個除了馬士英自己的住處以外，最大的一個跨院。

這兒却只住了一個人。

小郭剛剛進院，忽聽到內屋有人走出來。

他一時情急，揭開一個缸蓋往裡一跳，不由心頭一涼。

不知是甚麼，稠稠地。仔細一嗅好像是麵醬。

大概是晒的麵醬，古法作麵醬，是要常常晒太陽的。

小郭本以爲是個空缸。

可是目前也只有認了，在內輕輕把蓋子蓋上，却又把蓋子開一小縫，聽那脚步聲，似是進入廂房中。

不一會，就聽到洗澡聲。

還好，廂房中有浴室，這人洗完之後，他可以進去洗洗一身的麵醬，不知道這女人是不是馬士英的寡女。

大約半個多時辰，廂房中的人洗畢回到正屋去了。

小郭在醬缸內眞不是滋味，未做好的麵醬，說臭不臭，說酸不酸，氣味十分難聞，他輕輕出了缸。

全身麵醬，只有脖子處沒有。

每走一步，地上必有一個麵醬脚印。

馬士英如果來此必有下人挑燈引路，自然會看到地上的麵醬足印，就會露出馬脚來，所以要快洗。

他進入廂房，一共三間。

明間有一套浴後按摩的躺椅和小几。

左暗間內就是一個澡池，一池水看來還是淸淸地。

本來嘛！天天洗澡的人，身上本就不髒。

小郭下池，在水中把衣衫脫了，在池中洗衣。

他沒有第二套衣衫，必須洗乾淨。

這一身的麵醬要洗乾淨還眞不容易。

洗好之後擰乾，到池外來再大力擰一次，因爲他必須穿上這一套濕漉漉的衣衫，隨時馬士英都會來此。

擰好之後，正要穿上，才發現光顧洗衣，忘了洗澡。

如下體上，腋下及脚丫子中還有少許麵醬殘存。

於是他再次下水洗淨。但是，這次出池，衣衫却不見了。他本來是擰乾放在一邊的枱子上的。

這一下可就急壞了他，撩開門帘向外間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明間一個三十多大約不到四十歲的女人，只穿了華麗的褻衣坐在外間椅上。

那套擰乾的衣衫就放在几上。

這女人目注他的身體，一言不發。

小郭也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女人道：「你是甚麼人？」

小郭以爲，只要不說出是來行刺的，看來這女人不會立刻張揚喊叫，可不能再像湯堯那樣胡說八道，冒充馬士英的小舅子了。他道：「我……我只是想進來摸點東西。」

「原來是作無本生意的，你好大的膽子！」

小郭尷尬地笑笑，道：「女士可否把衣衫還我。」

這女人的目光一直不離他的身體，小郭知道，這年紀的寡婦正是慾火最旺的時候。爲了及早脫身，不要把這件事辦砸了，他只有使出低級的方法。

他知道她喜歡看甚麼。

於是他就作出堅如鐵杵的樣子給她看。

秦始皇之母的姘夫，能以那話兒挑起一個車輪，小郭對這一點也頗有自信，所以在田卿府中把水仙弄得死去活來，「玉房指要」有一呼吸爲四脈拍之法，能控制生殖器。

這女人正是馬士英之妹馬琳，三十三歲，守寡已有三年，改嫁過一個給事中(官職名)，不到五年也死了。

她欣賞小郭的身體，控制自如却無動靜。

小郭以爲，這女人一定會忍不住而主動要求。

那知她只是坐在那兒目注他的身體，大約有盞茶工夫，不言也不動。她畢竟礙于身份，不能求一個小孩子。

她還有起碼的身份。

但是，她能無動於衷嗎？

當然不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她混身抖動了一陣子，這才長長地喘了口氣，自袖內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拿去快走吧！」

「妳……妳放了我？」

「看你年輕，放你一馬，可別被逮到，那就沒命！」

「謝謝女士……」

這工夫馬琳已出了廂房，小郭急忙穿上衣衫，正要出屋，忽然發現椅上濕濕地，這才知道，這女人目注他的身體，以另一種方式達到了自瀆的高潮。

小郭不由暗暗一笑，不過這女人總算不太離譜。也許在小郭赤裸之下，未必有幾個人能把持得住。

* * *

小熊在馬廐中守候，終于等到了馬士英。

由馬伕陪他到了馬廐外，小熊就疾奔鐘樓，上去敲了一下。

此刻敲一下，誰也不知是甚麼意思。

但府中的護院保鏢却看出小熊在上面指示方向，有人上去逮人，有的向指示的方向集中搜索。

小熊逃到鐘樓一半處，已被堵住。

由于鐘樓旁有房舍，他躍落屋面上，人家也上了屋面，而這工夫正好小郭也趕了來，二人聯手。

只不過他們聯手對付七八個護院，也極不輕鬆。

魚、湯和李悔三人却到了馬廐，也遇上了馬士英。

馬伕也是練家子，上前一擋道：「原來你們不是……」尚未說出「你們不是大人的親戚」，這時已來了五六個高手。

湯堯見多識廣，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沒有他不認識的。一看就認出，其中二人是「酆都二鬼」焦

天佑和焦天佐。

這二人也算是一流人物，比叟自然是低一級了。

不然也不會在馬士英的身邊作貼身保鏢了。

馬士英以爲「酆都二鬼」的綽號不雅，爲他們改爲「酆都雙英」。另外四個，其中一人更有名，正是勾漏山的「白袍老祖」麥高。此人幾乎和叟齊名。

湯堯心頭一凜，立刻以「蟻語蝶音」對魚得水說了。

于是魚得水對付「白袍老祖」麥高。

湯堯對付「酆都雙英」，李悔接下其餘的。

最吃力的是湯堯，因爲「酆都雙英」加起來就等于「白袍老祖」麥高的功力，甚至還稍高些，他怎麼成？

魚得水眼見湯堯的刀勢施展不開，要助他却分不了身。

李悔也看出湯堯支持不久，而且可能還會有人來此。

此刻是絕對不宜久戰的，立刻離開了戰場。

他一離開，魚、湯二人更危急。

好在以「白袍老祖」的身份對付一個魚得水，不須別人幫忙。

「酆都雙英」對付一個湯堯，也不好意思要別人加入。

正因爲如此，二人尚可以維持一會。他們那知這二人的厲害，尤其是魚得水。

李悔的花梢特別多，即熊、郭二人也不如。

她以爲，要想個辦法使馬士英及一些高手不得不停手，才能使魚、湯二人脫身。

於是把馬士英一個小妾制住剁光，拴在一根竹竿上來到現場，她甩起竿上的小妾道：「誰還敢動手？」

這些人當然認識這小妾是馬士英最寵愛的，紛紛收起兵刃避開，李悔道：「你們退到馬廐去。」

這些人實在不甘，但馬士英不出聲，就表示他在乎這小妾的生命，於是只好一起後撤，退入馬廐中。

正好這時小熊也來了，四人迅速撤退。

到了馬宅之外，發現小郭未出來，只好先回住處。

魚得水道：「小郭不是和你在一起？」

小熊道：「是啊！我去和你們連絡，小郭到馬士英的寡妹之處，他離開馬琳院落，我們二人因敲鑼而被包圍，後來有人以瓦片援手，我和小郭逃走，但不同路。」

湯堯道：「這個援手之人是誰？」

小熊道：「我們也不知道，好像很高明，傷了他們五六個，打得頭破血出。」

魚得水道：「如果今夜不歸，一定被俘了！」

湯堯道：「此刻去救人，只怕救不了人還會被困。」

李悔道：「就等他一夜，明天再研究辦法。」

小熊道：「妳倒是好整以暇，不慌不忙呀！」

李悔道：「驚慌失措又如何，你想出個辦法呀！」

小熊道：「如果他是妳的兄弟，就不一樣。」

李悔道：「他就是我的兒子也是一樣！」

原來小郭和小熊被人援手，以瓦片傷了馬府中的護院，兩小逃離現場。但不久又遇上了三個護院。

二人一打手勢，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他們暗示在馬廐集合。往東的小郭剛剛竄越了兩個院落，一個老人攔住了他。

他年少氣盛，不知厲害，以爲老頭未必有用。

老人手持旱烟管，擋住甬路，小郭往上一撲，蹴出一脚。

老人不避不閃，伸手就抓他的脚踝。

小郭一驚，覺得老人出手看來不疾不徐，却快得出奇。

他一縮脚，襪子都被抓破了，差點被抓住。

小郭知道太低估了這個老傢伙。一時無計，伸手在袋內掏出一把碎銀子，全力射出，掉頭狂竄。

老人冷冷一笑，道：「小崽子，你跑得了嗎？」

閃過碎銀疾進。小郭的輕功也相差甚遠，不久就被追上，堪堪揪住了小郭的衣領，就在這時，突然自左邊院牆上飛來一團火球。

這當然是火器，但馬府中却無人使火器。

這老人自是武林中的名人，綽號「穿雲手」，名孫震，和「白袍老祖」差不多，只稍遜些。他一閃，小郭也趁機越牆而去。

孫震一追，牆外又飛來一團火球，急閃中想隨路追趕，還是一樣，又是一團火球飛來。

他不追，火球就沒有再射來。

孫震知道這是內賊，助這小賊脫身。他此刻較上了勁，不近小賊，反而去找射火球的人，非逮到此人不可。

武林中火器名家只有一人，那就「雷神」苗奎。

孫震却以爲，「雷神」的個性剛烈，絕不會爲馬士英聘用。

那就可能是苗奎的門下了。

此刻小郭落入一個大院中，仔細一看，不由一驚，居然又是那個

放了他那個女人的院子，但地上的麵醬足印却已經不見了。

小郭正要離開，忽見正屋窗子推開，那女人向他招手。

小郭相信，她不會殺他，所以極想儘快脫出馬府。

他正要不理她竄出此院，忽聞院外有奔掠聲，大約不少于五七人，有人道：「那小子就在這一帶消失了。」

另一人道：「誰看到的？」

剛才那人道：「『穿雲手』孫震孫大俠！」

小郭此刻只好入屋暫避，這工夫暗間的女人道：「進來吧，外面抓人很急，此刻你是絕對走不了的。」

果然，不一會有人敲院門道：「大小姐，大小姐。」

女人道：「甚麼事？」

「有沒有奸細進入院中？」

女人道：「沒有，我剛剛還搜了一遍。」

門外的人道：「對不起，打擾了。」

小郭想起不久前在赤裸之下，她的意淫而自瀆，留下了不大好的印象。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我是馬士英的妹妹。」

「妳不是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跟人私奔了！」

「我要走了！」

「你走不了！」

「這麼大的宅子，護院再多，還是擋不住我的。」

「如果我不許你去呢？」

「妳？妳成嗎？」

「難道你要試試看？」

「不試怎麼成？」小郭穿窗而出，絕對想不到她的動作如此之快，雙足被抓住，又被摔在床上。

小郭大爲驚異，道：「馬士英的妹妹也會武功，也會火器？」

「誰應該會？誰不應該會？」

「妳要幹甚麼？」

「我只是不忍心讓你被捉住給宰了！」

「謝謝妳的關心！」

「你來此的眞正目的是甚麼？」

「我對妳說過，不過是順手牽羊，想摸點東西！」

「騙鬼！」

「怎麼？妳不信？」

「你們是來行刺我大哥馬士英的。」

小郭一驚，道：「妳既然知我的來意，上次爲甚麼又放了我！」

那知她淡然道：「因爲你們要殺他，也沒有甚麼不對！」

「妳……妳是說不反對我殺他，願意助我完成志願？」

她搖搖頭，道：「我也不贊成家兄的行爲及作風，但我不能助你殺我的哥哥，這一點你要原諒我。」

「馬士英擁立福王弘光，就沒安好心，不過是由于弘光昏庸好淫，不理政事，他就可以控制弘光，根本不把國家前途放在心上。」

「這箇我也知道！」

小郭冷笑道：「既然知道，妳說我們要殺他沒有甚麼不對！那豈不是說風涼話？」

她又搖搖頭，道：「他畢竟是我的哥哥，家母早喪，他把我養大，這份恩情也不能忘，但作惡的人，必受天譴！」

「又是風涼話。」

「不是！」她道：「一位預言家說過，家兄和阮大鋮已活不多久，他們必然偷偷降清，也必被殺死。」

「眞有此事？」

「眞的，而且絕對不會超過三年！」

「妳不是故意敷衍我，騙我？」

她哂然道：「你現在是我的俘虜，我爲甚麼要敷衍你？」

小郭道：「妳如果是明理的人，就該知道是國家社稷重要還是兄弟手足重要？」

「當然是杜稷重要。但弘光帝自己不爭氣，也不能全怪別人。」

「我以爲若廢了福王，另立潞王，就有前途。」

「你以爲說換就換，說廢就廢，有那麼簡單。」

「只要馬士英和阮大鋮不反對就好辦！」

「小弟，朝廷中的事，沒有那麼單純的。」

「我要走了！」

「你不以爲你欠我的情？」

「甚麼情？」

「先不說我掩護你救你一命，就以你弄了一些麵醬足印在院中，我就整整洗了半夜才弄乾淨！」

「這……這的確很抱歉！」

「該不該還這個人情？」

「應該，妳說吧！如何還法？」

「你明知我現在需要甚麼？」

「妳不以爲一個三十多的女人和一個十七歲的男人上床有點太……」

她揮揮手，道：「我要求過你上床嗎？」

「沒……沒有。那妳需要甚麼？」

馬琳道：「我和我死去的丈夫雖然不是甚麼生死不渝的夫妻，却也沒有甚麼不和，所以我不能和另外的男人上床。」

「妳不是改嫁過？」

「對，又死了！我可憐被尅死的丈夫，也可憐你。」

「可憐我甚麼？」

「我怕和你上床也會尅死你！」

「妳的心地還不錯，那就放我

走吧！」

「我雖然不和你上床做那事，却希望你陪我幾天。」

「不上床却要我陪你？這我就不明白？」

「你是不會明白的，每人都有他的嗜好。」

「妳的嗜好是甚麼？」

「我喜歡嗅男人身上的氣味，尤其是不洗澡時的氣味。」

「這……」小郭道：「男人不洗澡，身上主要是汗臭味！」

「還有一種味，那就是男人味！」

「我讓妳嗅妳就會放了我？」

「對！」

小郭道：「這樣妳就對得起妳的亡夫？」

「我以爲很對得起他們了！」

小郭道：「我上床陪妳不是更好？包妳稱心如意。」

她連忙搖手，道：「不成。」

「爲甚麼？」

「我們沒有婚姻關係，即爲通姦！」

小郭道：「我以爲妳的貞節標準和別人不一樣！」

「你願意幹嗎？」

「可以考慮，妳是何人門下，身手如此了得！」

「家師『雪山神尼』……」

「果然是位絕世高手！」

馬琳伸伸手，要他把衣衫脫了。小郭以爲，上床嘛！還湊合，雖然對方年紀大些，總是正常的男女行爲。

要他脫光讓她嗅他的身體，他以爲這是侮辱。

以上次爲例，她望着他的下體，椅子上濕了一片。

這是甚麼？這就是所謂意淫。

如果說這樣就能對得起她的丈夫，眞是欺人之談了。

小郭心想，我不妨虛與委蛇，抽冷子下手制住她。

小郭和小熊年紀都不大，却都是老油子，也就是所謂：少年子弟江湖老，他一邊脫衣，一邊找機會。

他知道她愛看甚麼，就故意利用「玉房指要」方法，控制下體，使之有如揮動的鼓槌，如果有一面鼓，一定能把鼓敲得「咚咚」猛響。

他緩緩地走近她，意思是要她能嗅得更方便些。

他喜歡看到一些錦衣玉食的女人出洋相，因爲他的老母親是餓死的，像馬琳這女人，靠兄長的勢力，養尊處優，他就十分不服氣。

他要施出全身解數，使這女人現原形。

男人慾潮泛濫是一種形態，女人自然不大一樣。

只不過，他又施行「一呼吸爲四脈拍」的定息基準法，使下體的碩壯造成這女人無法忍受的誘發力。

馬琳似乎還是那樣子，只是目注目的物，且長長地吸氣，就像幾天未進飲食突然聞到佳餚菜香一樣。

小郭再接近些，似想讓她看得更清楚些。

甚至觸及她的鼻尖，使她嗅得更眞實些。

就在這時，小郭出手逾電，疾戳她的「肩井穴」。

本來以小郭的方位，戳她的頭頂「百會穴」甚至她的「太陽穴」等等都比較方便，看來小郭還是不忍。

她畢竟放過他一馬，所以他也不忍。

這可以說是絕對的意外。那知馬琳身子一偏就讓了過去。

小郭本以爲她不會輕饒他，却沒有甚麼反應。

小郭暗暗一驚，心道：「算了！她救我兩次命，她所要求的也不過如此，就順從她吧！」於是不再反抗。

好一會，她才渾身痙攣了一陣，長吸一口氣道：「小郭，穿上衣衫吧！」

小郭穿上衣衫道：「馬琳姐，妳到底是……」

馬琳道：「你我既無夫妻之名，也無夫妻之實，但是，這種事却也有夫妻居室的概念，所以我要告訴你。」

「馬琳姐，我剛才向妳施襲，妳不怪我？」

她搖搖頭，道：「不。」

「爲甚麼？」

「因爲你只想盡快離去，絕無殺我之意，要不，你攻擊我的『百會穴』『太陽穴』及『太陰穴』或額上正中的『神庭穴』等，都比『肩井穴』來得近而順手，可見你居心頗善。」

「馬琳姐，我也發覺妳很值得同情了！」

「謝謝你！」

「姐，我願意和妳……而且一定也不會嫌你比我大。」

「小弟，我很感動，可惜我已經『閉陰』，不能人道了。」

「妳爲甚麼要閉陰？」

「我沒有對別人說過，對你小弟却例外，因爲我兩個丈夫，一個也不喜歡，所以成婚不久就施行『閉陰』。」

「還可以治療呀！」

「可惜我不知治療閉陰之法。」

「馬琳姐，我知道，這是自我的好友湯堯名醫的典籍中看到的，妳記下來：肉蓯蓉、蛇床子、遠志、續斷、兔絲子等各一兩，研成末配酒，每日服三匙。」

她眞的記下來了。

「小弟，如這方子管用，你願意作這下水道的疏濬第一人嗎？」

「願意，而且感到光榮。」

第二天馬琳差小使女外出抓藥回來煎服，連喝兩劑，果然有效。

所謂「閉陰」並非不能交合，而是奇痛難忍，這方子名叫「葛氏方」，服後不痛，且有正常女人的情感。

小郭作了這個下水道疏通的第一人，皆大歡喜。

「列仙全傳」中談到西方王母曾在漢朝元封元年下凡，到漢武帝的宮內，爲了武帝的壽限，獻上七個生長于東海三千年才熟一次的仙桃。

這當然不足採信，不須七個仙桃，一個就够了對不？漢武帝並沒有活幾百年吧？

只不過漢代却有很多人信仰西王母，才流傳這些傳言，例如「兆」字，左右裂開，乃桃字之來源。

這也象徵女人生殖器。西周時，有個歌謠叫作「桃夭」，其中有「灼灼其華，有賁有實，其葉蓁蓁」等句，即暗示少女肉體係花瓣兒，隱着果實，以及茂密的葉子。

後人譃稱少女，也稱之爲「毛桃」，大概也是此意吧。

小郭知道魚、湯等人有多焦急，尤其是小熊。

第三天，他要求馬琳，馬琳含淚把他送出。

小郭感覺馬琳並非把他當作玩物或工具，心存感激，也有些不捨得，就和她約定後會之期及見面地點。

小郭突然回來，小熊最爲高興，兩人交非泛泛。

也可以說兩個人臭味相投，志同道合。

由于其餘的人都外出找他或辦事未歸，小郭對小熊說了一切。

小熊道：「好哇！原來你小子在那兒吃上了甜頭！」

「小熊，也不是吃上甜頭，樂不思蜀！而是她對我不錯。」

小熊道：「你以爲和這三十多的女人比之和水仙如何？」

小郭道：「小熊，其實要是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個，或者屋中無燈，把水仙說成馬琳，或把馬琳說成水仙，絕對感覺不出來。」

小熊道：「可能是因爲馬琳並未生育之故。」

「大概是吧！小熊，你們很焦急是不是？」

「那還用說，魚、湯二位昨夜還分頭進入馬宅，但沒有頭緒，李悔說，八成你已經被馬宅中的人宰了！」

「這個小爛貨咒我！」

「誰在罵我？」這時李悔走了進來。

小郭道：「妳爲甚麼咒我死了？」

李悔道：「你兩三天不回來，誰都會那麼想，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小郭，你到底藏在甚麼地方？」

小郭道：「藏在馬宅的一間儲藏室內，今天才溜了出來。」

「小王八蛋！你騙誰呀？」

「我騙妳？」

「你敢發誓嗎？」

「妳說我藏在何處？」

「你不是藏在馬琳的下水道中嗎？」

小熊大笑，小郭一脚踢去，兩人打了起來。

這工夫湯堯也回來了，大聲道：「怎麼，一回來就打架，小郭，你這兩天在甚麼地方，我們都以爲你發生了危險！」

「聽到了沒有？」李悔道：「這小子在馬府中納福哩！」

湯堯道：「甚麼意思？」

小郭道：「湯大哥，別聽她的，我是藏在一間儲藏室，今天才溜了出來，的確是十分危險哩！」

李悔道：「湯大哥，別聽他胡扯，他在馬士英的寡妹處，兩個人打得火熱，剛才他對小熊說這事我在外面聽到的。」

湯堯道：「你在那兒吃香喝辣的，讓別人爲你焦急！」

小郭也不再辯了，狠狠地瞪了李悔一眼。

小熊道：「其實也不是吃不吃香，而是馬琳也知道她哥哥是個大奸臣，頗爲同情我們，也可以說和我們的看法相同，以爲應立潞王，所以藏起小郭，沒有難爲他！」

李悔道：「小熊，你不必爲他遮遮蓋蓋了！」

湯堯道：「怎麼？馬士英的寡妹包庇了你？」

小郭道：「要不，怎會平安回來。」

李悔道：「馬士英的妹妹有『閉陰症』，是小郭用你湯大國手的妙方爲他治癒的，於是小郭就是第一個……」

湯堯不願往下聽，尤其是一個少女說出這種話來。

李悔正要說出「第一個通下水道的人」。

這時魚得水也回來了，道：「小郭，你的命眞大。」

李悔道：「他是洪福齊天！」

魚得水道：「回來就好！」顯然，他已聽到了一切。

李悔道：「小郭善知過去未來，他算了一下，馬士英和阮大鋮三年內必死，而且是降清後被清人殺死的。」

魚得水笑笑道：「只怕不是小

郭善知過去未來，是馬琳說的吧！」

小郭道：「魚大哥，你知道就算了！何必揭底？」

魚得水道：「這種結局，也頗為可能，李闖竊據北京，必非滿清敵手，最後必被逐出，而清兵一旦入關，也必然大舉南下，就以弘光手下的實力，難實與清兵抗衡。」

小熊道：「必要時馬、阮二人見風轉舵投降清朝？」

魚得水道：「有其可能。」

湯堯道：「老魚，北京的情況如何？」

「李闖仍佔據北京，有人說他要在北京登基，也有人說，他殺掠一番之後會退出北京，按他過去的作風，八成不會留下。」

李悔道：「也不一定。」

小熊道：「妳甚麼都知道？」

李悔道：「至少比你知道得多。」

小熊道：「妳對李闖還知道甚麼？」

李悔道：「闖王本有二人，最早的叫高迎祥，被陝西巡撫擒住磔死，這才又推李自成為闖王！」

魚得水和湯堯同時點頭。

李悔又道：「據說闖王攻陷北京，穿的是氈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及尚書宋企郊騎馬尾隨其後，李自成彎弓指着「承天門」道：「我若能射中「承天門」中央的「天」字，我必能一統天下。」

牛、宋二人當然同意他的說法。

李自成一箭射去，並未射中「天」字而在「天」字之下。

牛金星道：「射中『天』字以下，也必能中分天下。」

也就是可以得到一半天下的意思。

魚、湯二人互視一眼，却沒有說甚麼，小郭道：「連李闖的事妳也知道，李闖的部下有人叫牛金星和宋企郊的嗎？」

李悔道：「當然，不信可問魚大哥和湯大哥。」

魚、湯二人又點頭。

小熊道：「了不起！就像你在北京城內看到似的。」

湯堯道：「老魚，弘光這邊的情況呢？」

「兵源缺，原因仍是軍餉籌措困難！」

李悔道：「咱們到北京籌款去。」

湯堯道：「到北京妳有辦法？」

李悔道：「是的，有點辦法。」

湯堯道：「這是正事，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李悔道：「我在魚、湯二大哥面前不開玩笑！」

＊　＊　＊

魚等五人來到北京。

莫非魚、湯二人眞的相信李悔的話，以為她在北京可以弄到巨款？

可以這麼說，魚、湯二人有某種程度相信李悔不是吹牛。

李悔到底是甚麼來頭？

以魚、湯二人來說，似乎不會一點也不知道，尤其湯堯是包打聽出身的。他們以前都到過北京，可是現在的北京和以前不一樣了。

賊兵所到之處，自然要搶掠一番。

李自成和巨寇張憲忠一樣，所到之處，必然姦淫擄掠。

只不過百姓可以把門關起來，作生意的一定要開門作生意。

當然，賊也有賊的規矩，每破一城，准許搶掠一天或三天，過時則不准再搶掠。這時五人住入了客棧。

小熊和小郭二人對北京不大熟，由李悔帶他們去逛街。

湯堯個人外出打聽消息，只有魚得水在家。

就在這時，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竟是白芝。

魚得水大為驚喜。

儘管當魚得水擊敗了白雨亭為他銬上帶走時，白芝聲言婚約取銷了，魚得水却仍然抱有希望。

現在看到她，自是意外地驚喜，道：「白芝。」

「水哥，我有那麼個父親，有甚麼辦法？」

「芝妹。」魚得水握住她的手，她也落落大方。

二人唏噓一陣，彼此都有說不出的相思，但有千言萬語，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只是珍惜這次遇合。

「芝妹，妳怎麼會在北京？」

「水哥，你們又怎麼會在北京？」

「是李悔帶我們來的！當然，北京我並不陌生。」魚得水道：「我們主要是北上探探清兵的情況。老實說，李闖雖陷了北京，却沒有人相信他能一統天下。」

「當然不會！」

「在南方活動的另一巨寇張憲忠也不成。」

「是的。他們都不具備那種條件。」

魚得水道：「眞正的大敵是滿清。」

白芝點點頭。魚得水道：「芝妹，令尊是不是和阮大鋮也來往甚密，我們在阮府中好像見過他。」

白芝點點頭。

魚得水道：「芝妹到這兒來一定有重大之事？」

「我是跟你們來的，我不放心

一個人。」

「誰？」

「李悔。」

「芝妹知道她的來歷？」

「李悔應該是闖王李自成的女兒。」

魚得水一震，道：「果然我們沒有猜錯。」

「大哥也猜到了？」

「只不過我和湯堯猜到她和李闖有關，却未想到她會是這巨寇之女，芝妹，妳以為她和我們一起有無惡意？」

「也許沒有！難說。」

「怎見得？」

「李悔這名字即可証明。」白芝道：「大概有『悔不該作此巨寇女兒之意』，她的名字就特別怪！」

「是的。」魚得水道：「芝妹以為李闖在北京能躭多久？」

「最多不過兩個月！」

「清兵會把他趕走？」

「很可能是吳三桂的大軍。」

魚得水拍拍前額道：「對對，八九不離十，因為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陳沅)陷在李自成手中。」

「是的，他不惜向滿清求援，可以說即是為了愛妾！」

魚得水道：「世上居然有如此輕重不分的人。」

雖然二人才談了一個時辰不到，情感已有進展。分手時魚得水抱住她道：「芝妹，若非戰亂，我們可以在此成婚了！」

「水哥，我已經是你的人了！我們可以常見面，但最好先不要讓別人看到我。」她說了住處，及連絡方法，然後珍重道別。

第二天晚上，魚得水來到白芝的住處，有金大嬸陪她。

四色小菜，一壺老酒，二人坐在炕上對酌。燈下看美人，更加動人。他以為白芝的美，李悔不能比擬。

李悔的外貌，也不遜色，但她缺乏大家閨秀那般含蓄。

二人四目相接，白芝倒在他的懷中，甚至坐在他的懷中。

魚得水忽然覺得，白芝的熱情不輸李悔。

李悔動不動就綳斷褲帶，但不會坐在他的懷中。一個少女坐在男人懷中，再那麼擺腰扭臀，會磨不出火來？

「哥，抱緊我……」美眸惺忪，箍緊了魚得水。

魚得水忽然有點把持不住了。這是他的未婚妻，本來也不須太拘謹，而且她暗示過，反正已是他的人了，隨時他都可以獲得她，但魚得水並不忍在倉卒之下得到她，他仍然尊重她。

他一直以為白芝是大家閨秀，另有一種更深而含蓄的情趣。

現在他看出，似乎男女一旦動了情慾，談不上深不深，更談不上高不高尚，反正就是那麼回事。

魚得水看得出，白芝表面文靜，內心熱情似火。

當初他去找叟，她佯裝洗澡遇上色狼，要他抱她上床，要是魚得水葷腥不忌的話，馬上就能水到渠成。

現在魚得水有點把握不住，內心却並不像剛才相遇那麼驚喜了。同樣是美女、淑女所與人的感受就大為不同。

當魚得水盡量忍耐，不忍草草佔有她時，她居然以最大膽的方式，伸手去觸摩他的下體。

這幾乎是魚得水不敢相信的事。

魚得水內心一不悅，那股子熱火就逐漸熄滅了。

他有無限感慨，人眞是不可光看外表的。

不過他也不能全往壞處想，也許她能體諒一個年輕男人，在未婚妻身邊所希望得到的那份感受。

於是她想成全他。

如果是這樣，自然很感人，只不過一位淑女，對于自己的形象和熱情總要作適當的控制才行。

魚得水放下她，在後窗外窺伺的金大嬸楞在窗外。

金大嬸不放心的是怕魚得水勾引她的小姐，在酒意之下，玩起眞的來了。却萬萬沒想到，居然是他們的小姐採主動。那份熱烘烘的勁兒，連金大嬸看了都臉紅。

要不是魚得水及時熄火，這工夫八成已經上哩。

「小姐怎麼會這麼大膽？是不是老爺子不在身邊之故？」

金大嬸在後窗外咳了一聲，白芝這才離開魚的懷抱。

泛濫的慾潮似乎很久才褪。

魚得水以前抱過她，那是她洗澡時被色狼所襲(那是金大嬸扮演的)她的胴體之美，當時魚得水以為天下找不到第二個來。

魚得水見過李悔的胴體(僅是下體)之後，這想法略有改變，至少不能說天下找不到第二個來了。

魚得水道：「芝妹怎知李悔的來歷？」

「我爹曾見過李闖，她很像李闖。」

「僅憑這一點就能認定她是……」

「當然還有其他鐵証。」

「甚麼鐵証？」

「反正水哥到北京來不會立刻離開，一定要看看李闖在此有無久留之意？只要小心注意她，不久自知。」

「令尊也到北京來了？」

「沒有。」

（未完・四）